

HOUSE of CARDS®

The Final Cut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著 王幸村 译

纸牌屋

♥ 3 最后一击 ◆



风靡全球的经典政治小说，英美两国两度改编

英剧获选为“百部最佳英剧”之一

美剧获2013、2014年艾美奖、金球奖19项提名，并斩获4项大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纸牌屋

3 最后一击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著

王幸村 译



HOUSE
of
CARDS
3

The Final Cu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牌屋. 3. 最后一击 / (英) 道布斯著; 王幸村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500-1400-8

I. ①纸… II. ①道…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4992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5-091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5

Copyright © Michael Dobbs 1992

Translation © BEIJING RUYIXINXIN PUBLISHING CO., LTD 2014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名 纸牌屋3: 最后一击
作者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译者 王幸村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苏辛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
特约编辑 张宇琼
营销统筹 宗岩
营销推广 杨蕊 徐江宁
封面设计 仙境
责任印制 张军伟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张 12.25
字数 320千字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ISBN 978-7-5500-1400-8

赣版权登字: 05-2015-22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纸牌屋

3 最后一击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著

王幸村 译



HOUSE
of
CARDS
3

The Final Cut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们谁都免不了一死，与其在世上偷生苟活，拖延日子，还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

——威廉·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

作者的话

《最后一击》写于1994年。这么多年过去了，大不列颠的子民们依然被欧洲一体化所困扰，而塞浦路斯人因在地中海下发现了石油这样巨大的财富，令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更热衷于争夺这个不幸被分裂的岛屿的未来。我也希望读者们可以持久地看到F.U.^①首相顽强的劣根性具备着跨越时代的永恒性。

① F.U.：书中主角英国首相弗朗西斯·厄克特英文名字 Francis Urquhart 的缩写。

序幕

1956年，塞浦路斯的特罗多斯群山^①。

这是五月的一个下午——特罗多斯山区最温馨的季节。大雪封山的日子已经远去，再过几天，地中海的似火骄阳会把大山变成炙热的铁板。此时，春天的空气里浸润着浓郁的松香味，飘浮着高大松林因枝叶摩擦产生的习习风声，听上去好像海浪正在扑打布满鹅卵石的沙滩。尽管地中海远在几英里之外，但这小小的塞浦路斯岛还是能听到微弱的浪花声。

在生机盎然的季节里，即便是山区，也是遍地美景。在春天的这几周里，由风化而脱落的岩石碎屑构成的土地会变成鲜花的宝库——挺拔的紫红剑兰，血红色的罂粟，还有那金黄的香雪球，据说古时候人们用这种花的叶子和黄色花瓣入药，治疗疯狂症。

然而，什么都挡不住即将爆发的疯狂举动，它就发生在这鲜花遍野的山谷中。

乔治很快就十五岁零九个月了，他抽打着毛驴沿山路向这美景走来。他的脑子又飘游到女人的胸部去了。最近这段日子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好像只想这一样东西，因此无法入睡，记不住母亲说的任何一句话。只要一见到女人，他就傻呆呆地盯着人家的乳沟，还会脸红。

^① 特罗多斯山：是塞浦路斯最大的一座山脉，位于岛屿中央。山的最高峰为奥林匹斯山峰，海拔1952米。

女人的那个地方就像吸铁石，具有强大的磁场，无论他如何努力想要保持礼貌，目光还是会被直勾勾地吸过去。但是她们的长相如何，他好像怎么也记不住，好像哪怕有朝一日跟一个掉光了牙的老巫婆结婚也不在乎，只要她还有乳房。

为了避免神经失常，或者更惨的，被送进修道院，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干件大事。一定要干！并且要在他的十五岁零九个月之前干，虽然只剩两个星期时间就要到了。

他感到饥饿。在上山的途中，他和十三岁半的弟弟尤里皮兹停下来去打劫一个名叫克罗利兹的干瘦老太婆蜂箱里的蜂蜜。她的眼珠像鸟儿一样犀利刻薄，手指扭曲而恐怖。无论他们过去是否偷了她的蜂蜜，她总在指责他们抢劫了她。这一次他们丢脸了，偷蜜不成却彻底声誉扫地，她的正义算是得到了伸张。乔治为了偷蜂蜜专门带着香烟，企图借烟雾把蜜蜂熏跑。因为还不会抽烟，他差点让烟给憋死了。他向自己保证，很快就学会吸烟，一旦学会，他一定要再来打劫一次。或许这样，晚上他才能安然入睡。

很快，跌宕起伏的峭壁就被甩到了身后，峭壁的岩石上长着几棵衰老的橄榄树。他们已在远离村庄两公里的高山上了，还要再攀爬两公里山路。光线开始变得柔和，大约两个小时后天就要黑了，乔治想在天黑前返回家。

他又狠狠给了驴子一下。驴子背负着重重粗糙的木托和鼓鼓囊囊的托兜，磕磕绊绊地走在碎石密布的山路上，受此重击后，这畜生用它们这一族的传统方式表达了不满：撂下东西就跑了。

“别压坏我的校服，狗东西！”尤里皮兹警觉地跳起来大声骂道。但太晚了，如果他不穿校服上学，就

会受到皮肉之苦。看来即使在贫穷的山区，他们也有自己的规矩。

他们看到枪了，两支司登冲锋枪^①。在托兜的底部用布口袋裹着，这正是他们要给大哥送去的，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补给。乔治非常羡慕与五名埃奥卡^②队员一起躲在深山里的大哥。

埃奥卡是塞浦路斯民族斗争组织的简称，他们已花了一年时间，企图以武力炸开大不列颠统治者封闭的殖民脑瓜，实现塞岛独立。对某些人而言，他们是恐怖主义分子；对另外的人而言，他们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士；而在乔治的眼里，他们是伟大的爱国者。除性器官外，他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愿意加入他们，与国家的敌人战斗。但是最高指挥部不许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战。他想虚报年龄，可是没用，这个村里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母亲是在1939年圣诞节前的某个夜晚怀上他的。那时，对德国的战争刚开始几个月，他的大伯乔治志愿参加了英军的塞浦路斯团。像很多塞族年轻人一样，他希望为欧洲自由而战，战争一旦胜利，自己就会获得自由。欢送大伯的晚会通宵达旦，既有丰盛的美食又有亲情爱情，他就是那个夜晚爱的结晶。

乔治大伯再也没有回来。

年轻的乔治有很多事情要做。从未见过面的大伯是他的偶像，由于他才十五岁零九个月，无法以英雄的步伐前进，所以只能做些送信或送补给的小事。

“你真摸过瓦苏胸部的那个了？说真的，乔治。”

① 司登冲锋枪：英军二战时装备的9×19毫米冲锋枪，一直用至20世纪60年代。

② 埃奥卡：（EOKA，1955-1959）希腊塞族人成立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恐怖组织。

“当然，蠢货。好几次呢！”乔治自吹道。

“什么感觉？”

“像香蜜瓜，软软的小肉瓜。”乔治大声说，同时用手做出一个圆形。他还想发挥想象力，可不知该怎么描述了。伍苏仅允许他摸了摸她胸口附近有扣子的地方，没有他期待的那种柔软水果感。伍苏平胸上的乳头，摸上去像李子的硬核。

尤里皮兹咯咯地笑了，根本不相信。“你没有摸，是吧？”他戳穿道。乔治感到他精心编造的故事无法圆场了。

“摸了。”

“没摸。”

“浑球儿。”

“蒙鬼去吧！”

顶嘴的尤里皮兹扔出一块石头，乔治跳了起来，一脚不稳，跌跌撞撞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精心编织的梦碎了一地。尤里皮兹发出了一阵稚气而粗野的尖声欢笑，激荡在山谷间，如同带着酸气的瀑布，冲刷着哥哥的自尊心。乔治感到难堪，他需要做点什么来夺回旗手的尊严。突然，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乔治解开驴身上其中一个托兜的绳子，把手伸进去，在柑橘的下面、熏肉的边上，手指碰到了圆柱形的包裹。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然后又拿出一个小包裹。在一块巨石的阴影下，他把两个包裹放在铺满松针的地上，轻轻地打开了。尤里皮兹惊愕地张开了嘴。这是他第一次跑交通线，他不知道驴驮的兜里装的是什么。现在，他眼前明明白白地摆着一支暗灰色的斯特恩冲锋枪，枪托被改成了折叠式，便于走私携带，枪边上摆着三个弹夹。

乔治对这支冲锋枪所起到的效果感到满意。大哥一周前曾教过乔治如何组装：手一甩，将折叠枪托固定，

装上弹夹，几秒钟，他就把这支轻型斯特恩冲锋枪搞定了。他又将第一颗子弹顶入枪膛，这样就可以随时开枪了。

“这里面随便哪支枪我都会用，你会吗？”乔治的权威重新树立起来了，他感到舒服了很多。他把枪夹在胳膊肘上，端成战斗姿态，向山谷中搜索瞄准，假装打出一梭子弹，似乎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敌人倒下了。他又对准毛驴，用口哨声“突突突”模仿射击声。驴子不理睬自己的“厄运”，继续咀嚼着一口硬硬的草。

“让我来一下，乔治，该我了。”弟弟恳求道。

乔治像指挥官一样摇了摇头。

“那我就把你和伍苏的事情告诉每一个人。”尤里皮兹开始讨价还价了。

乔治吐了口唾沫。他喜欢弟弟，尽管他才十三岁半，却跑得比村里任何人都快，喷嚏打得比谁都响。同时，尤里皮兹也比他同龄的伙伴狡猾，比他们更会讹诈。乔治不知尤里皮兹会怎样向别人讲他和伍苏的事，就他目前脆弱的情感状态，任何一丁点风声都犹如惊雷。他把枪递了过去。

尤里皮兹的手紧紧握住裹着胶皮把手的地方，无知地用手指扣动了扳机。枪响了！连续五发子弹，吓得他惊慌地把枪扔到了地上。

“注意！”乔治猛地叫喊起来。但太晚了，枪声吓得毛驴惊恐地吼了一声，便沿着山路躲到二十米外相对安静的地方吃草去了。

这种斯特恩九毫米冲锋枪的主要优势是轻巧灵活和快速连发，但威力不是很猛，瞄准率也不高，回流声却很大。特罗多斯山区里跌宕起伏的群山从奥林匹斯主峰向四周辐射出去，逐渐消失在远方的氤氲中。在这水晶般透明的空气里，声音会像海燕一样展翅飞翔。斯特恩冲锋枪“哒哒”的清脆响声被英军的巡逻队听

到了；更为糟糕的是，在乔治或者尤里皮兹毫无感觉的情况下，巡逻队已经接近了枪响的地方。

山的两边响起了搜索的喊叫声。乔治跳起来想把毛驴牵回来，可为时已晚。百米之外，在他们下方，一个穿着卡其布军装、戴着苏格兰高地无边帽的士兵越走越近。他端着一支303式英军步枪，朝他们走来。

尤里皮兹先跑了。乔治擦了擦冲锋枪和两盒弹夹，晚走了点。他们朝树木更密集的地方逃去。荆棘拉扯着他们的腿脚，心跳和急促的喘息声遮住了追赶他们的声音。他们一直跑到无路可跑的地方，卧倒在—块岩石上，两双充满了野性的眼睛对视着，眼中写满了恐惧，肺部也在急促地起伏。

尤里皮兹首先平静下来，气喘吁吁地说：“毛驴丢了，妈妈会杀了我们的。”

往上爬了一会儿，他们磕磕绊绊地躲进一个岩石坑里，周边是巨大的石块。他们决定就藏在这里，趴卧在巨石坑的底部，将胳膊相互搭在对方的肩上，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

“要是他们抓住了咱们怎么办，乔治？用鞭子抽我们？”尤里皮兹听到过很多梦一般杂乱的传说：英军鞭笞他们认为帮助埃奥卡组织的男孩子，四个士兵分别按住四肢，第五个士兵用一根裂开缝的细竹竿抽打。与学校的任何惩罚都不同，因为在学校受惩后还能站起来走路。而被英国士兵惩罚完以后，还能爬起来就算是幸运的了。

“他们会折磨我们，要我们说出这些枪送到什么地方，人藏在哪儿。”乔治翕动着干裂的嘴唇悄悄耳语。他俩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还是在冬天下雪前，邻村有一个埃奥卡队员的隐藏地被发现了，八个人在攻击中被砍死。第九个人还未满二十岁，上周在尼科西亚的监狱被绞死了。

他们都想到过大哥。

“我们绝不能被他们抓到，乔治。抓了也绝不能说。”尤里皮兹很冷静，讲到了事情的关键。他总比乔治沉着些，在家族里最有智慧的人眼中，他是最被看好的一个。家里人已谈到暑假后让他去首都的潘基里恩学校读书，以后当个老师，甚至成为殖民政府的公务员。当然，前提是殖民政府还存在。

他们一声不吭地趴在那里，连蚂蚁和苍蝇都顾不上挥赶了，恨不能把自己融入到滚烫的岩石里去。过了十二分钟，有声音传来。

“他们消失在那边的岩石里了，报告中士，连根头发都不见了。”

乔治觉得很恐惧，好像膀胱被什么爪子抓住了，他竭力控制着。他有些恼怒，担心自己会暴露。尤里皮兹用质疑的眼神看着他。

从岩石那边的声音判断，又有两三个士兵赶到，与三十米外的第一个士兵和中士会合了。

“你说是孩子，麦克弗森？”

“就两个，有一个还穿着校服，中士，全穿着短裤，不可能伤害我们。”

“从驴身上找到的补给来看，他们能够给人造成足够的伤害。那里有枪械、雷管，甚至还有用一段铁管子制作的土手雷。我们要立刻抓住这两个小崽子，麦克弗森？”

“这些婊子养的很可能溜了，中士。”一阵靴子的声音，“我去看一下。”

靴子的声音接近他们了，地上厚厚的松针和树枝残屑嘎吱嘎吱地响了。尤里皮兹紧紧咬住上嘴唇，紧抓住乔治的手给自己壮胆。当冰凉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乔治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有了勇气。他是哥哥，这是他的责任、他的义务。而且，他也知道这是他的错，

他必须承担。

他拍了拍弟弟的脸蛋，说：“等我们回去，我会告诉你怎么用剃须刀。”他笑了，“我们一起去见瓦苏，好吗？”

他爬到岩石坑的边缘，头放得很低，把冲锋枪伸到岩石外，闭上了眼睛。他开枪了，直到把弹夹打空。

乔治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寂静。有那么一会儿，静得心脏不跳了，脉搏没了，鸟鸣没了，风也突然没了，松树叶子的沙沙声没了，渐行渐近的靴子声没了。一切都沉寂了，直到中士低沉的声音出现。

“上帝呀，我们得去叫那个该死的指挥官了。”

他们说的指挥官正是弗朗西斯·尤恩·厄克特，少尉，二十二岁。他推迟了大学学业，先服兵役，是所谓通过实践获得教育成功的典范。而在军官餐厅的口碑中，他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役。的确，他被派往塞浦路斯驻扎的几个月里几乎没有任何战役。他渴望战斗，谁都知道他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急切地找机会来证明一下自己。然而一切总让他感到沮丧。他的上司只想证明自己有慢性便秘，谨慎地拒绝了任何让连队出风头的机会。而埃奥卡恐怖分子到处制造爆炸、屠杀，甚至活烧那些所谓的叛徒。这些人被烧得像火球一样在村子的街道上乱滚，用来杀鸡儆猴。厄克特的连队却只顾忙着在营区里挖茅坑，而不是将恐怖分子从躲藏的狐狸洞里掏出来。这个星期连长休假去了，厄克特负责指挥，战术发生了变化。他的士兵这个下午进行了隐蔽搜索，爬了四个小时的山路。这个战术似乎起了作用。

当打破寂静的第一声枪响时，“机会来了”的冲动差点挤爆了他的血管。他正坐在山下两英里处一个村庄中停放的奥斯汀-潜普越野吉普车里等待。车子没用十五分钟就开到了山上，最后的几百米，他以跳跃

般的步伐接近了现场。

“罗斯中士，报告一下情况。”

苍蝇已经开始向麦克弗森流血的尸体聚集了。

“两个男孩和一头驴？你简直在开玩笑。”厄克特不信。

“从飞出来的子弹来看似乎不像是孩子做的，但枪的确是一个男孩开的，长官。”

厄克特和罗斯天生就是死对头。罗斯出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克莱德河畔的贫民区，厄克特出生在苏格兰高地一个族长家庭。当罗斯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海滩上掩埋战友时，厄克特的保姆还在教他如何打领带。

一年前，厄克特是个爱逞能的管军纪的最低级军官，他把罗斯从上士降职为一道杠的列兵。因为在泰尔-科比尔驻地，定量发给军官食堂的一个月的酒不见了，厄克特奉命把一群怀疑者关了起来。罗斯最近刚恢复为两道杠的中士，还需努力才能恢复失去的军衔和失去的薪水。

厄克特知道他需要注意自己背后是否有人使坏，但是此刻他顾不上中士的无礼斗嘴，他还有更重要的战斗。

孩子们无意中进入了绝妙的天然堡垒，大约二十英尺宽，靠山的一面被一排巨石盖着，正好遮挡住任何方向的视线或来自上面的射击。坑洞的地面微微偏离山谷方向，外面很难进攻，除非从正面强攻进来，此类战术已被证明是代价惨重的。周边茂密的灌木和草丛，提供了更加隐蔽的地形。

“有什么建议，罗斯中士？”厄克特拍着腰带上的勃朗宁手枪。

中士吸吮着他的小手指，好像要嚼出一根刺似的。

“直接投降吧，这或许是最快的方式。要不把这些婊子养的炸飞了吧，如果这是你所希望的，少尉。一颗手雷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我们要活的，了解这些武器要运到哪里去。”

“他们都是刚断奶的小孩，饿到明天早饭时，就会一手举白旗、一手举刀叉出来了。”

“现在，我们必须现在抓到，中士。到早饭时一切都晚了。”

他们知道事情的急迫性。埃奥卡的交通联系是有规定时间的，一旦超过六小时，他们就会转移了。英军需要最快的突破，早期的俘获非常重要，有时甚至连审讯技巧都不必花时间考虑。

“人生中，罗斯，时机就是一切。”

“死的时候都一样。”来自格拉斯哥城克莱德河畔的中士答道，暗指刚死去的麦克弗森。

“中士，你他妈的怎么了？”

“坦诚地说，厄克特先生，我没有杀孩子的胃口。”罗斯自己有个儿子，不比藏在石头缝里的孩子小多少。

“如果必须做，我可以干。但我不会有成就感的。欢迎你为此获得任何勋章。”

“给麦克弗森的父母写信时，我会记得把你这段说教词写进去的。我深信他们会感动的。”

橘红色的太阳很快要落山了，给战场铺洒了一片充满错觉的光亮和温暖。再耽搁天就黑了，厄克特会失败的，他是个不允许别人失败也不允许自己失败的青年人。他从身边一个士兵的肩上拿下一支斯特恩冲锋枪，双脚稳稳地站在森林中满是碎叶的地上，对准石头坑后面的巨石，狠狠地打完一梭子子弹。随后又是第二梭子，直打得金黄色阳光照耀下的巨石上迸出的火星跟石末粉尘一起飞扬。激烈的枪声令人畏惧。

“孩子们，”他喊道，“你们跑不掉的，出来吧，我保证你们都不会受到伤害的。”

一片沉寂。他又指挥另外两个士兵对准石坑边的巨石猛烈扫射，直到把弹夹打空。此时，突然传来一声

孩子的痛苦尖叫。原来，一颗击中石块的弹头反弹下落时碰上了一个孩子。他没有受伤，只是被吓到了。

“你们会说英语吗？现在出来吧，不然会受伤的。”
无声。

“该死的，难道他们真想死？”厄克特恨恨地击了一下手掌。罗斯跪在地上，拆弄着一个米尔式卵形手雷。

“天啊，这……”厄克特惊道，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中士已将保险针别弯，这样手雷就不会爆炸了。他小心翼翼地用冲锋枪折叠托一点点撬动螺旋盖，拧开了手雷。他取出雷管，将里面的火药倒在靴子边的石块上，又装进雷管，然后把这个不会爆炸的手雷交给了厄克特。

“如果这样还不能把兔崽子从洞里吓出来，那就毫无办法了。”

厄克特点头同意了。“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他朝岩坑那边喊去，“出来吧，否则我们要扔手雷了。”

“Eleftheria i Thanatos!”答复是塞浦路斯语。

“埃奥卡的战斗口号——不自由毋宁死。”罗斯解释道。

“小孩也这样！”厄克特恼怒地抱怨。

“胆大的小鬼头！”罗斯用格拉斯哥口音高呼。

气急败坏的厄克特猛地拉开手雷保险针，让带有弹簧引爆针的声音飞向岩石那边，他把手雷扔进了岩坑。

不到两秒钟手雷就被扔了回来。这是自然的反应，本能的自我保护高于一切。厄克特立刻扑倒在地，把头埋在松针和松子壳里，以秒计数着。一声雷管闷响过去，就结束了，没有爆炸，没有弹片和横飞的血肉。

他抬头看了看，发现罗斯站在他身边，傍晚的天空衬得他的人影轮廓十分可怕。

“长官，请允许我扶您起来吧。”每一个音符都充

满了嘲讽。

厄克特推开了伸过来的手，迅速爬起，小心翼翼地掸去卡其布军装上的灰土，以此来遮掩他失准的举止。他知道这个小分队的苏格兰大兵都藐视他，明天军官食堂的每个角落都会谈论他的丑事。罗斯总算实现了他的报复。

一股怒火在厄克特的心中燃起。狂怒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还会烧尽理性之光。

“到车上拿两桶汽油来。”他下达了命令。

一个士兵疾跑而去。

“你要干什么，厄克特先生？”罗斯问道，得意已经从他的声音里蒸发了。

“我们需要情报或者树个榜样。这里的恐怖分子能够提供任何一种。”

罗斯注意到这两个孩子的未来将发生变化。“榜样？什么榜样？”

厄克特从对方的凝视中看到了忧虑，他重新获得了优越感。便携式汽油桶取来了。

“中士，我命令你从后面绕过去，利用这些岩石作为掩护，把汽油倒进他们的藏身处。”

“然后呢？”

“那要取决于他们了。”

“他们只是孩子呀……”

“那你和麦克弗森说去吧。这是战争，不是茶话会。他们可以完好无损地走出来，或者连尾巴毛都被烧焦。由他们自己选择。”

“你不可能把他们烧出来的。”

“我给他们的机会可比埃奥卡给得多。”他们俩都知道这血淋淋的事实，都看到过烧黑的尸体，烧焦的手骨痛苦地伸得直挺挺的，像爪子一样。父亲和儿子被从教堂里拖出来，或从家人绝望的手中拽走，被烧

死或砍死。这是杀鸡儆猴！“这里发生的事儿会成为一种警告传出去，下一次我们就更容易了。”

“但是，长官……”

厄克特打断了他的话，递给他吉普车的便携式扁形汽油桶，说：“我们火力掩护你。”

罗斯后退了一步，摇摇头，说：“我不会去把他们烧出来，我不打这样的仗——杀孩子。”

小分队其他成员一阵骚动，发出了支持他的声音。罗斯能力强、有经验，有些士兵的命还是他救下来的。

“中士，我在直接给你发命令。违抗军令可要上军事法庭的。”

“我也有自己的孩子呀。”

“如果你违抗我的命令，我可以保证下一次你见他们的时候，是你被关押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

罗斯满脸的皱纹中全都是痛苦，却依然拒绝接受汽油桶，“我宁愿那样——不再见到我孩子一眼了。”

“这不是我在命令你，罗斯，是你的国家。”

“那么你去干，如果你有这个勇气。”

挑战来了。厄克特环视了一遍其他人，五名士兵，全都站在了罗斯一边。他知道他是无法把小分队全体人员送交军事法庭的，那样会让自己成为笑料。罗斯是对的，要完成此事，非他莫属了。

“我绕到他们后面时，火力掩护我。”他瞪了一眼中士，“不，不是你。你已经被拘了。”

他走了。一手提了一个油桶，猫着身子，小跑着穿越树丛，直到到达岩坑后面。他发出了信号，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开火了，枪声响成一片，交织成火力网。他尽可能迅速无声地一步步爬上了约一人高的大石块。这块挺立着的石头背面正是两兄弟藏身之处。他拧开了油箱盖，探着身子把四加仑带有臭味的油倒在岩石上，油顺着石壁流向坑底。另外一桶四加仑的油也随

即倒了下去，然后他撤回去了。

“给你们30秒时间跑出来，不然我们就点汽油了！”

在躲藏的石头坑里，乔治和尤里皮兹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他们的惧怕。他们快速爬着躲避流下来的油，又被石头上崩回来的子弹雨给逼了下去。更糟糕的是汽油把石坑的斜面变得滑溜溜的，他们的鞋钉在滑溜溜的石头上再也使不上劲。在这狭小之地，衣服不可避免地，让人恶心的汽油浸透了，让人恶心。

“15秒！”

“他们不会点火的，小弟。”乔治也在说服自己，“如果他们点火，你先跳出去。”

“我们不能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能说。”尤里皮兹被油味呛住了。

“5秒！”

时间长于5秒，不是一般的长。厄克特的虚张声势到头了，无路可退。他手持一条破布，布条的一半蘸满了汽油，中间绑着一块小石头，有油的部分飘动着。他拿出打火机，啪的打出火来，点燃了破布条。

从此刻起，事件急速发展。布条刺啦一下燃了起来，几乎把厄克特的手吞下，烧焦了他胳膊上的汗毛。他赶紧抛了出去，岩石上空高高腾起一道弧形浓烟，随后布条落入坑里。罗斯惊喊起来。一声爆响，热浪从岩坑轰然里喷出，像是从地狱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紧跟着就是恐怖、惨痛的号叫——孩子们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两颗头颅冒出了坑顶，接着是两个孩子的上半身，他们拼命往外爬。士兵们看着那个小一点的孩子脚踩不住了，下滑、挣扎，最后消失了。大一点的那个停在坑边，回头望着下面的烈焰，呼唤着弟弟的名字，又跳了下去。

无法准确知道此刻坑里发生了什么，但两个孩子凄惨的叫声构成了折磨与死亡的伴乐曲。

“你这个卑鄙的婊子养的！”罗斯抽泣了，“我不忍看他们被烧死。”话音落下，一颗手雷离开他的左手，滴溜溜地滚进了那个浓烟炼狱。

火被炸灭了。尖叫声停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厄克特感到他的双手在颤抖。这是第一次，他以国家利益之名，以联邦政府所赋予的权力，开了杀戒，但他知道很多人是不会接受这种借口的。从这件事上，他什么都得不到。罗斯站在他面前，尽量克制自己，他的手已经攥成了巨大的拳头，随时可能挥过来。其他的士兵围了上来，脸色铁青，难受至极。

“罗斯中士，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他慢慢地开口了，“他们自作自受的。战争总会有牺牲的，最好是恐怖分子，而不是像麦克弗森那样的人。我也不希望你被毁掉或者被军事法庭关押起来，你的军龄长得足以自豪。”说完这些话，他觉得有点放松了，手不再发抖，士兵们都在听。“我想，忘记这件事会更加符合我们的全体利益。我们不想要更多的埃奥卡烈士。我不想让你的违纪给宪兵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他有些不安地清了清嗓子，“我的作战报告将反映实际情况，即我们遇到了两个身份不明的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在一等兵麦克弗森牺牲后的战斗交火中，他们被击毙。我们将秘密埋葬他们的尸体，不留一丝痕迹，免得当地村民有报复的借口。就这样了，除非……你希望提供一份全面的报告吗，罗斯中士？”

罗斯，一个高大、勇猛、有爱心的士兵，也是一个父亲，他懂得一份全面的报告可能会为厄克特带来伤害，也会把他未来的一切都给毁了。这就是军队的处理方式——痛苦总是让更低级别的部下承担。对厄克特来说，军队只不过是两年多的国民服役；对罗斯而言，却是他生命的全部。他想喊叫，抗议这跟残忍的野蛮

人有什么区别。但他的肩膀耷拉下来，投降般低下了头。

当士兵们在林区瘠薄的土地上寻找尸体掩埋处时，厄克特到岩石坑现场察看了一下。令人吃惊的是两个孩子深色皮肤的脸几乎没有受到伤害，他为此感到欣慰，但那种人肉被烤焦的酸甜臭气和汽油味令他几乎要吐了。他们口袋里没有有军事价值的东西，但细小的项链上挂着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上刻着自己的名字。他把这些毁掉了，再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他们返回山下时，天已黑了。麦克弗森的尸体绑在车后面。厄克特回过头，最后遥望一眼战场。突然，在这越来越浓的黑暗中，他看见了一点光亮。残余的火苗色如琥珀，莫名其妙地还在燃烧。火苗在晚风的吹拂下，瞬间变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挺立在石坑底部的一棵小松树也随即燃烧起来，像一座灯塔，数英里外都能看到。

此后，厄克特再没有谈过这座山里发生的事。但在、以后的人生中，每当遇到重大危机或要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刻，只要闭上眼睛或偶尔还能进入睡梦中，那清晰的图像和那天的记忆就会回来，一部分是噩梦，一部分是激励。弗朗西斯·厄克特就是这样铸就的。

第一章

我喜欢狗胜过喜欢人类，因为和狗更容易培养感情。

舞台经理工作室的门开了条缝，哈里·格莱姆可以窥视到剧院的观众席。

“还没有到。”他嘟囔着。

哈里是皇家莎士比亚公司里一名杰出的化妆师，他十分厌恶首相弗朗西斯·厄克特。哈里来自约克，性格直率，是个倒霉的娘娘腔基佬。他简单地把宇宙分成两类，一类是属于他的“他们”，另一类是不属于他的“他们”。而首相厄克特，以哈里不偏不倚的标准，不属于他的“他们”。

“如果那杂种再当选，我就爬着走。”哈里在上一次大选之夜向全公司的人宣布。结果厄克特又当选了首相，哈里便丢了面子。

三年来，哈里头发的颜色从纯正的栗色换成了黄绿混合色——未成熟的柑橘的颜色，衣服也从紧身皮装换成了宽松得能让他呼吸时大腹自然下垂的服饰。但他的政治观点却丝毫未变。他正等待首相光临，此刻的心情颇有些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前挖洞躲藏的俄国人。知道厄克特要来，他感觉自己被强暴了。

“玩蛋去，哈里，别在我脚下转悠！”舞台经理吼了起来。这里是控制整个演出的控制中心，蜘蛛网一样的各种线路连接着监视器和麦克风。“去查一查每个人的遮阴布^①是否都合适，要不玩

^① 遮阴布：中世纪的时尚男士为了让自己的两股间看起来更雄伟，用布片在裆部做的衬垫，类似今日女性胸罩内的垫片。

点上档次的玩意去。”

哈里顿时怒发冲冠，想报复，但仔细一想觉得这样不好。上半场准备开幕的号令已传来，后台的每个人都站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了，开场前的最后混乱场面很快便会出现，没人会在此时无事生非。“今晚不行了。”哈里想。他悄悄溜进后台，再次核实快速换装箱里的假发等行头。

当晚演出《恺撒大帝》，观众陆续进入天鹅剧场的演出大厅，尽管入场的速度比平时慢了些。天鹅剧场坐落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①莎士比亚公司的主剧场旁边，是一个松木结构的半圆形演出厅，模仿伊丽莎白风格，多楼层看台有432个座位，随意而又不拘礼节。对表演者来说，它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场所；但对首相的安保来说，却是梦魇之地。万一莎士比亚剧迷更喜欢责骂弗朗西斯·厄克特胜于看戏，甚至比化妆师哈里骂得更难听怎么办？利用机会做出格的事怎么办？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莎士比亚故乡的粉丝虽然没有过旅游外出时在钱包或口袋里藏各类武器的坏名声——但挪威易卜生戏剧的粉丝们可能会，俄国契诃夫戏剧的粉丝们可能也会，谁又能保证莎翁的粉丝们不会呢？没人敢承担这样的后果，尤其是在一大群政要面前。出席观看的有内阁的大部分成员、一小群国务次长、各媒体主编和他们的太太，以及一些挑选来协助欢庆首相弗朗西斯和夫人莫蒂玛结婚三十二周年的当地实权派。

杰弗里·布扎·皮特是这次娱乐活动的召集人，他是弗朗西斯·厄克特内阁里最年轻的成员，这位交通大臣天生就有伺机而动的不安分眼神。天底下什么样的娱乐场所没有，非得到这里来消遣？但仔细想想，能搞定一百个座位来孝敬主子的婚庆日，同时还能邀请到这块王土上最有权势的人来此公开表示敬意，又能摆脱内阁部长日常枯燥的工作，何乐而不为？花两千英镑的票费得到了一百倍回报的个人宣传，人情还能撒遍包括唐宁街首相府在内的整个西敏寺国

①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Stratford-upon-Avon）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威廉·莎士比亚于1564年出生于于此，并于1616年在此逝世。

会区，杰弗里将这一好处丝毫没有隐瞒地告诉了松代世宇公司。这家跨国汽车公司也是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社团赞助商，自然悄悄地给买了单。杰弗里实际上没花一个子儿，这一点他当然是不会说出去的。

首相夫妇晚到了些，此乃君临天下之态。毕竟在唐宁街居住了十一年，别的不说，他们是深谙如何闪亮登场的。莫蒂玛最懂得如何装扮，她被引领着登上台阶，身上的高领黑色丝绒晚装、钻石和绿宝石的项链在剧场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令簇拥着她的女士们倍感灿烂。当观众争着伸颈或探身观望时，木质地板和走廊似乎发出了吱吱的抱怨声。一群美国游客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并崇拜地站起来欢呼。那种蔓延的热情明显到让很多人感觉不爽。

“国王来了！”看廊里有人用法语说道，他把法国查理六世去世时“国王死了”的悼词改了一个字。

“公平些，布莱恩。”他身边坐着两个伙伴，其中一位批评了他。他们坐在二楼的廊台座席里，位于楼下正在入席的首相厄克特夫妇的右上方。

“公平？我们还能把他看成原来的弗朗西斯·厄克特吗？汤姆，对这种作弊后再把它变成埃尔加大师交响曲的人也适用吗？”

托马斯·梅克皮斯（昵称汤姆）没有反驳，只是责备地一笑。他知道布莱恩·福德·琼斯，这位《泰晤士报》总编是对的。他也知道布莱恩·福德·琼斯知道的事儿自己也都知。但是作为外交大臣，在公共场所如何评论首相是有规定的。不管怎么说，首相厄克特是他的朋友，源于友情，更源于多年来一直照顾他步步升迁。

“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手法，一个真正的高手。”布莱恩又评论一句，然后朝厄克特夫妇的方向微笑着挥了挥手。而此时这对夫妇正向周边的人们挥手致意。“这里没有一个人的骨骼上没被你们的首相留下铆钉的印记。好一个老谋深算的F.U.！”

“当然喽，生活还有很多远比给你提供一份报纸更有意义的事情，布莱恩。”外交大臣梅克皮斯身侧的第三个人加入了谈话。他是昆汀·狄格比，一个专门游说国会议员的说客，很优秀。他不仅

加入了专业政治活动，而且不显山不露水地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同时还是很多慈善团体和环境问题的代表。梅克皮斯跟他不熟，但很喜欢他。

“嘿，我想知道我们三个人中今晚谁来充当说教的蛤蟆。”梅克皮斯嘲弄道。

剧场的灯逐渐暗了下来，松代世宇公司的董事局主席走上台，以致欢迎辞的方式在众多要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地位。舞台上强光的余辉折射到梅克皮斯和他伙伴的脸上，半明半暗中，他们露出了阴谋家的形态，看上去像一群正在熬煮魔力大黑锅的巫婆。

“认真点，汤姆。”借着这个跟内阁大臣看戏的机会，布莱恩急切地继续话题，“他在执政第十年时就该退位。霸占了他妈的十年最高权位，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足够了，是吧？”

梅克皮斯无语，假装专心在听那个日本绅士的长篇大论，他正试图解释文化与汽车零件之间的固有精神联系。

“想破纪录，超过撒切尔首相。”狄格比接了话，“我不介意他继续当，但是有意义吗？他想得到什么？我们国家有一半的垃圾桶里填满了哈罗德百货公司的包装纸，而地方政府却无钱运走，另外一半垃圾桶像要饭的一样用来装扔掉的食物。”

“你们这些游说家总是用夸张的手法把自己的案子弄砸了。”梅克皮斯制止了他。

“滑稽，我一直认为那是政治家的特权。”总编接上话。

梅克皮斯开始觉得被捆住了。最近几个月里他一直有这种感觉。坐在主编们身边时，站在选民面前时，他都假装充满激情，其实内心只剩下厌倦和幻灭。某种东西已变味了，某人已经过时了。对于弗朗西斯·厄克特，有太多的东西梅克皮斯想倾囊而谈，但他几乎什么都不能说。

“他已表现过了，汤姆，国家会有感激他的方式。真的到了该换新鲜血液的时候了。”

“他的血。”

“让政府有一个新的开端。”

“让你，汤姆。”

“我们都理解你所珍惜的东西、你所维护的事业。”

“我们愿意力挺。”

“你知道国家已不是过去的国家了，也许还是吧。可这个国家心胸再宽阔也无法只惠顾一个人这么长时间。”

“尤其还是一个那样的小人。”

“把国家搞得像地狱一样，甚至非法移民都想离开这里了。”

“国家应该是你的，汤姆。你梅克皮斯跟厄克特一样能干。”

休息片刻后，松代世宇公司代表回到座位上，演出即将开始。梅克皮斯很感激，但脑子有些懵。他想驳回他们的话，保持忠诚，可是找不出合适的词句来。他们对厄克特的议论或许是对的，也的确到位。他们知道他想得到最高权力，这种渴望常常会让他口干舌燥，干渴得像沙漠里迷路的人忽然看到了绿洲，可是末了发现却是海市蜃楼。权力！得到它，不是为了它本身的意义，更不是像厄克特那样想名垂青史，而是为了现在，为了今天，为了完成很多急需做、急需改革的事业。

布莱恩和狄格比都对变革感兴趣，总编和说客本身就是专业的革命者。在一个停滞不前的世界里，他和他们一样束手无策，梅克皮斯在想。或许某天战争来临，他们可以成为盟友。还是等他的朋友厄克特离开政治舞台后再说吧，否则他们会同一群恶棍一起走向地狱。

此时传来一阵观众的笑声。恺撒大帝首次登场，脸上过重的神秘色彩使他看上去很像弗朗西斯·厄克特：同样的长脸，目光尖刻，高额秃顶，银发，一道象征着嘴巴的伤口横过脸颊，还有一个既无欢乐也无怜悯的面具。听说厄克特马上要到时，后台有过很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哈里大声喊叫罢演，威胁把自己的身体拉成纠察线来抗议。最后道具经理辩赢了，他说：“你说够了吧，亲爱的？很多年来你都在发誓要用上边的头脑而不是用下边的屁股蛮拼。都他妈的多少年了，总不愿动脑子。我敢说，都成了习惯了。这次必须用头脑做事。”

大家找到了妥协的方式，这就是节目将以传统的悲剧形式进行演出，加进表达意识形态的道具。哈里壮了壮胆子，再一次溜到舞

台边观看演出效果。那个生动滑稽的面具掉下来了，他非常失望。与交通大臣布扎·皮特同坐在台前贵宾席位的首相厄克特可是个惯于在公共场合演戏的老手，他看到了破绽，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不仅带头大笑，而且掏出一条白色的丝手帕来让大家都看见，同时还向他的“徒儿”们用力挥舞。

随着剧情发展，梅克皮斯痛苦不堪。对他来说，忠诚非常珍贵，这是事关政治贞操的根本问题。他一直睡不好觉，混乱的脑子和不安的心情剥夺了他休息的权利，疑虑开始涌进梦中。他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干，仅仅在这些疑虑下恼怒，最后连梦想也会失去。

（台词）权力之弊害，自特权而骄、忘记自省时开始。

忠诚。但对什么忠诚？不会只忠诚于某一个人吧？伟人们都有如日中天的日子，但其声誉必然会有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一天，如秋风扫落叶。

（台词）因此把他看作是一颗毒蛇的蛋，一旦孵化，就会如同类一样越来越凶恶……

他所知道的每一个过于恋栈的首相最后都会被挤走，成为伤痕累累的牺牲品。

舞台上的谋杀最终完成了。“还有你，布鲁图？”剧中恺撒临死前发现他的朋友也是杀手时，说了最后一句话。多么冷酷的描述，而厄克特对谋杀的每一步都挥舞着手帕。

“狗娘养的东西！”哈里在快速换装箱前猛地顿足骂了一句，一边帮恺撒换上死后成鬼的装束。

“你的小剧情不成功呀，宝贝儿。”装扮恺撒的演员嘲笑道，“你没看到他？一个劲儿地朝我们笑，快把他的狗牙笑掉了，瞧他那个得意样。”

“别动，大恺撒，否则我就把这根针扎进你屁股里。”哈里吼道，

“不过，你懂什么是剧情吗？上次你写的那个可怜剧本连在打字员那儿都没有通过。”

“它在展开上有点问题。”恺撒承认了。

“你这匹大马骑着小刺猬找到方向了？”

“至少我演出了。可你就算在人生巅峰都演不了《哈姆雷特》里的一具骷髅。”

“王八蛋。”哈里嘬了一下嘴，随后平静下来。

大厅观众席照明灯亮了，中场休息。雷鸣般的掌声表明观众对如此新颖的演出非常赞赏。谁都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从一场悲剧演出中收获这么多的笑声了。但在第一台廊里，狄格比好像走神了，梅克皮斯很关心他在想什么。

“抱歉，在想刚买到手的那辆新车。”游说专家道歉道。

“想它的里程？是否环保？可否再利用？”

“不是。它是一辆饱含男性荷尔蒙的四升马力的车，是这个国家里能看到的线条最柔和的顶级意大利风格，一旦上去，绝不会让你软下来的红色法拉利跑车，这是我唯一的恶习。它就停在剧场外面。”

“你刚才不是还在担心周末之前，是否有人来运走你垃圾箱里的包装纸吗？”梅克皮斯嘲弄道。

“更担心那个我们谈到的勇敢新世界，怕演出结束时被这里的音响系统掀翻了。你怎么想，内阁大臣？”

“悠着点，亲爱的狄。”布莱恩·琼斯总编辑插话道，“世无定事。”

总编辑和游说家分享了这个笑话，梅克皮斯却走神了。他正注视着楼下被热情的助手围着、被交通大臣布扎·皮特服侍着在换手帕的厄克特。

“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汤姆？”布莱恩·琼斯探询道。

“是的，当然。我在想你是对的。你懂的，世无定事。”

* * *

红皮公文箱在后车座上敞开着，文件没有被动过。车一上高速路，

内阁部长就进入了梦乡。一顿豪华工作晚餐后，老男孩的精力毕竟今不如昔了。他打着轻微的呼噜，嘴巴半张，很不舒服地斜躺着，未系安全带。司机通过车内的后视镜观察了一会儿，决定冒险开快车。他将捷豹房车车速固定在每小时 83 英里^①，这样可以使发动机声保持令人舒适的韵律，然后小心翼翼地旋转了收音机的音量按钮。伦敦厄普顿公园的西汉姆俱乐部足球赛就要开始了，九十分钟后将看到整个赛季的努力成果，他当然不想错过。

司机突然关掉了收音机，透过毛毛雨，他看见了前方一辆破旧老式福特车的尾灯。那车仿佛在努力证明自己还能跑完铁人三项全能，不会被累死。开福特车的年轻司机嘴里不停地诅咒，年久变形的胶皮雨刷器把玻璃刷得一片浑浊，车前的高速路像一片乱麻，他使出吃奶的劲儿来辨认前面的路况，根本顾不上车后的情形。捷豹司机决定不急刹车，不能惊醒他的乘客，也决不能影响收听即将开始的球赛。他将车拐进了中间车道，试图超过在慢车道上行驶的福特车。

在生死之事上，哪有什么合理解释！事后，那些有学问、有经验、有医学鉴定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提出看法，而这些看法只能称之为借口，而不是解释。通常，宿命论更容易被接受。据说命运女神有时从午后打盹中醒来，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手任性地一指，悲惨时刻就出现了。捷豹房车距离慢车道上那辆破车的尾部只有六英尺，在中间车道开车的部长司机又倾身去开收音机。福特车突然爆胎了。啊，天哪！他猛地打转方向，车冲到了部长的豪华轿车前。部长的专车司机只有一只手在方向盘上，慌忙打了一把方向躲避。高速行驶的捷豹车撞上中间隔离带的铁板，然后在湿滑的高速路上优雅地旋转了一整圈，冲过紧急停车带，消失在路边的土堤后面。

车被一棵榆树挡住，停了下来。司机惊魂初定后醒来，发现部长破损不堪的文件箱散落在前排坐椅上，部长也翻躺在前座上。

① 83 英里：等于 134 公里。

第二章

我讨厌无谓的暴力爆发。那样，暴力就会变得索然寡味。

“弗朗西斯·厄克特是和平使者？”

总编布莱恩·福德·琼斯丝毫没有掩饰声音中的疑虑，紧盯着外相梅克皮斯来判断其反应。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新世界，布莱恩。一切皆有可能。”

“同意。可是弗朗西斯·厄克特？”

他们在唐宁街首相府的楼道里，与其他客人一起等待着厄克特首相夫妇的正式礼见，随后再被引见给来自分裂的塞浦路斯双边政府的总统们。前一天，在中立的领土上，也就是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兰卡斯特大厦的宴会厅里，由英国首相亲自见证，土耳其族和希腊族的塞浦路斯领导人同意了和平原则，并承诺将在三个月内敲定具体细节。这样一来，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将会诞生，冲突便结束了。而弗朗西斯·厄克特首相阁下将是这个新国家的助产妇，也是和平使者。

欢庆的时刻到了。这个国度中有权势的人物都聚集到了唐宁街首相府的二楼客厅里，他们将按照程序感谢和平的到来，感谢弗朗西斯·厄克特对和平做出的贡献。这是一次不分等级的交流，尽管有人几近恭顺。与会者无论多么富贵或声名显赫，待遇都一视同仁。不许开车，不许张扬，不许特殊，大家一律在白厅通往唐宁街间设置的熟铁锻造的栏杆入口处停下。等通过特警安检后，才可带着夫人走到有警卫的正门。然后将外套交给存衣处，领到一张皱巴巴的存衣牌，排约五分钟的队，再虔诚地一步一步向楼上挪去。两边挂

有很多前任首相的油画肖像，如沃尔波、皮特、帕默斯顿、迪斯雷利、丘吉尔，以及唯一的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为了他们，我们都上了十字架。”总编布莱恩·福德·琼斯小声嘟囔着。他被正式引见时，是由一个身着红色服饰如外星来客的家伙唱名，他似乎对谁都不熟，而且发音不准。结果布莱恩·琼斯被喊成了“比姆付·琼斯先生”，但他居然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很少有这样的感觉。

“法国凡尔赛宫大厅里一定也这样。”布莱恩·福德·琼斯自嘲道，“就跟囚车马上要到了一样。”

“总编，你的玩世不恭可有些过了，巨变中有点无情就够了，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的。”外相梅克皮斯反对道。

“你冷酷无情吗，汤姆？无情到足以把厄克特老东西的王冠一下子夺过来吗？他不会把他的首相位置当成圣诞礼物送过来的。你必须耍夺，像他当年那样，这些人都是这么干的。你真的万事俱备了？”

“搞政治，还需要运气。”梅克皮斯答道，他试图转移话题，但并没表现出急切结束谈话或离开总编的意思。

“人应该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你知道我很想坐那把交椅，但问题是机会。现在还没有机会。”

“你越等待，它越不会出现。想成大事，你就要捧住幸运之神的卵葩^①飞奔，绝不松手。”

“布莱恩，有时我想，你是在诱惑我。”

“不对，不是。我只是把雄心大志呈现给一个人，看这对他是否有诱惑。严格地说我是一个窥探隐私者，这是报业的特权。我把这些肮脏的工作留给你们这些爷们……美女！”他叫了起来，一把抓住挤过来的女宾客的胳膊肘。

柯蕾尔·喀尔森转过身笑了。她见到熟人，脸放光彩。她也是国会议员，三十八岁，比梅克皮斯和这位总编年轻约十二岁。

“你都干什么了，居然能钻进这辉煌的兽群？”布莱恩·福德·琼

^① 卵葩：指男性阴囊，台语“捧卵葩”，被台湾外交部正式列入记录，意近“拍马屁”。

斯不解地问，“我以为低于伯爵或主教级别的是不能到这个水槽里来喝水的，更别说你这个卑微的后排议员了。”

“这是象征意义的，布莱恩。明摆着，像你这样的中年职业鼓动家们，喜欢周围有穿裙子的，这样可以提醒他们失去的青春。你懂的，饱饱眼福，走的时候就高兴啦。这是计划好的。”她亲切地笑了，秋水般的蓝眼睛却在探求。她个子高挑，可以平视这位圆胖的总编，晚霞的余晖在她的金发上闪烁出悦目的光泽。

布莱恩·福德·琼斯大声笑了，他说：“你忏悔得太晚了。我已经坦白了是个窥私者，而且对你，我非常高兴认罪。如果你的那位先生什么时候把你扔出来，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帮忙搅拌一杯晚间可可。”

“若是我什么时候把我老公扔出去，”她纠正说，“我希望晚上要做的不要只是冲杯可可。哎，你们俩在搞什么阴谋？让脱衣舞女给主教会议送信，还是别的下流事儿？”

“我正询问我们的这位朋友是不是具备了政治成功的要素——拥有成为下一任首相所必备的精力和雄心。你愿意在他身上下赌注吗，柯蕾尔？”

她挑了一下眉毛。她有一张极富表情的脸蛋，只要一放松，便立刻显示出别有一番风情的挑逗表情。布莱恩·福德·琼斯的提问让她猛然审视了一下梅克皮斯，仿佛第一次见面，她皱了皱鼻尖表示怀疑，似乎得出了某种结论，却又故意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另一个地方。

“如果精力和雄心就是一切，那么我们的下任领袖当然是站在那边窗旁的那位喽。”

“不会是我们的杰弗里吧？要是那样的话，我宁可移民国外了。”总编咯咯笑了，感到荒唐，但还有点别的莫名感觉。

顺着她凝视的方向，他们转过身来。乔治风格的凸型窗外是园圃，华丽的遮光帘旁边，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被交通大臣杰弗里·布扎·皮特缠住了。

“手法精湛。”柯蕾尔又说道，“他技术娴熟，行长可能还没

感觉到自己被抛弃，他已与名单上的下一个人谈笑风生了。”

“我们的杰弗里还有名单？”总编探问。

“当然。他上衣内兜里有一张打印了名字的卡片。他来这里有一个小时了，并且预先搞了份邀请人名单，知道要向多少人游说，然后把时间算好，六分钟一个，数码技术般准确。”

在沉默中，他们注视着布扎·皮特，他连喘息、看表都顾不上，握了下行长的手就告别了。随后他横穿房间，不停地一边与人握手一边致意。

“有幸碰上某位正深感厌倦的太太时，他才会停下来。”柯蕾尔继续评论道，“尤其是他与自己老婆分手后，这就成了新常态。”

“与他的第二个老婆。”梅克皮斯纠正道。

“太有趣了，我给这个人的评估加分了。”布莱恩·福德·琼斯承认道，“我是被迫给的，但我不会给他太高的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有滋有味的缺德事的呢？”

她噘起嘴来说：“你们知道我们女人是多么喜欢嚼舌根的。你们不会认为那个名单是他自己打印的吧？”

总编知道她过分地嘲讽了布扎·皮特。他注意到整场谈话中，她那双平静的蓝眼珠一直保持着审视和判断，几乎难有东西逃过她的眼睛。他推断她更多地利用男人而不是被男人利用。她的服饰昂贵且考究，出自伦敦骑士桥区一位最时髦的女性服装大师之手。她的女性魅力并不张扬，但又具备明显的个人特色。他对她的渴望每分钟都在增长。但他推测她可不是一个喜欢俗套的女人，会爱听“愿意在吃晚饭的时候一起切磋您的计划书吗”这种话。仅仅因为急于求成而失去这个女人将是一个大错。

“我相信今后应该多跟你聊聊，柯蕾尔。”他建议道。

“你应该的。”

“对啦，你不就是当年那位与布扎·皮特一同进入国会的玉女吗？”他继续说道，“我想起来了，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你们同时进入国会，大约……七年前吧？同样年纪，并且同样富有，是党代会的宠儿，两人都被认为前程远大。”

“假如我有他的才华就好了！”

“你想在梅克皮斯的内阁里当外交大臣吗？”他又回到了原话题。

梅克皮斯稍顿了一下，仿佛这是深思熟虑后的重要表态，“除非启明星掉下来。”他轻声说，“如果这个人挂羊头卖狗肉，他就失去了政治原则或者初衷了。”

“哇，可等到了！虽然你对内阁集体的绝对忠诚出现了一道缝，汤姆，但你还是很有希望的。”总编眉开眼笑了，发现了如此明显的不满之处令他兴奋。他转身对柯蕾尔说：“我有条社论要发。尽管向你说了实话，亲爱的，我还是有些担心他爱谈什么原则、初衷之类的。这对一个有抱负的人来说非常不利，我们必须一起将他搞定。”

她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一副愉悦的真诚表情道：“你会明白的，总编，我想我们会的。”

第三章

如果说伟人通常都是坏人，那么我要成为更伟大的人。

塞浦路斯英国主权领地内的德凯利亚军事基地平民区。

“您好，我的希腊朋友。欢迎光临本木匠简陋的小店。安拉要让他的小仆人与您一起分享何种恩惠？”

“羊，七只羊。下周五要。不能太肥，要健壮，就像你的婆娘。”

“七只？”土耳其人不解道，“一周内每天晚上一只，格拉严科。为了你，我将竭尽全力把塞浦路斯岛土族这边最好的羊给你找来。”

“复活节了，你儿子撒拉丁的日子。”管工格拉严科吐了口痰，“我女儿结婚，大摆婚宴。”

“一千个祝福献给格拉严科家的女儿。”

这位希腊人是位相貌平常耸着肩膀的矮个子，他的表情像被煮过的葡萄叶子。“用你的祝福哄鬼去吧，尤拉珂。为什么上周送的货，短了我五件运动衫？”

这位土耳其人是个木匠，他正在修理一扇门。放下刨子，他在松松垮垮的工作围裙上擦了擦手。这些运动衫均贴有高仿鳄鱼和阿迪达斯商标，是塞岛土耳其占领区这位木匠的二表舅制作的，显然他们合伙干这个营生。但这位希腊人在走私的赝品上加了高价，通过他外甥在律拉村开的一家体育用品店销售，村里有很多体育用品奥特莱斯店。其实管工稍微赚点就可以，他现在就怕哪个希腊人知道他的外甥被自家人给骗了。

“一定是缩水了。”反复盘算后，木匠终于大声开口了。

“你的意思是你又把床单朝你那边扯了过去。”

“好啦，我亲爱的希腊朋友，你们的领导人说我们很快就要成为兄弟了，我们是一家人了。”他的大手抓住了刨子，若无其事地刨那扇门，“哎，或许你女儿能和一个土耳其人睡觉了。”

“那我就先把这里漏污水的见鬼的地下道给堵上，我不用家什就可以。”

土耳其人笑了起来，露出一排黑牙，显示着粗犷的幽默。他们的走私战争是不会中断的。但它发生在他们工作的英军基地内，发生在把希族和土族社区隔离开的军事缓冲区沿线的各类非法进出检查站。他们可以一同走私、生存，甚至一同发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相互喜欢，无论政客们订制了什么样的做爱工具都没用。

“这个希腊人给你老婆一个礼物。”他从一个抽屉拿出一个标有“香奈儿”的小瓶，“愿它保佑你每个夜晚都充满幸福。”

管工格拉严科打开瓶盖，嗅了嗅，往手心里倒出一点。“像是骆驼的尿味。”

“绝对正牌的‘香奈儿’骆驼，非常非常便宜。”木匠尤拉珂回答时转着眼珠。

希腊人使劲把手上的气味擦到衬衣上，然后仔细端详着瓶子。“我来六打，先试试，不能缩水。”

木匠点头同意。

“也不许蒸发。”

木匠尤拉珂又开心地笑了。可刚一笑，他愉快的神情就消失了，眉毛笼罩上一片灰色的愁云。他开始用满是老茧的手指抚摸小胡须，每边摸三次，仿佛要把生活中不干净的东西统统抹掉。

“是你老婆做饭的屁味？”管工格拉严科斗胆问。

木匠尤拉珂没有理会这损人的话。“不，我的朋友。有个念头让我不安。如果要求我们土族人和希族人相亲相爱，用心来拥抱彼此，而不是掐住对方的脖子——天啊，以安拉的名义，你和我会干什么呢？”

第四章

若无知就是极乐，那么国会里一定挤满了幸福快乐的人。

作为个体，他们大都来自中产阶级，一身乏味的温良，而他们却为此感到自豪。然而，当他们聚到一起时，便爆发出强烈的动物性，一起分享嗜血的欲望，整个球场里一波又一波激情的吼叫就是最好的证明。

“变了，是吧？”亨利·庞森比爵士谨慎地谈道，巴拿马帽子给他消瘦的脸颊罩了一层阴影。他认为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了，他不必为此再作补充。作为管理公务员的内阁大臣，他要做的就是让人相信变化只不过是一种破坏。

“您说，您还记得我们英国人曾经常常赢球吗？”

“可悲呀，那都是历史了，如今连网球学校的核心课程都不是了。”他吸了一下鼻子说，“不，我想说，生活的每一部分好像都变成了一场喋血的争斗。政治、新闻、学术、商业，甚至这个温布尔登赛场。”

观望下面的赛场，二十年来第一个进入全英网球冠军赛的种子选手刚为本国球迷扳回一分，进入又一个抢决胜平局，若再连赢两分，就可以进入决赛。粉丝们刚还为他们的民族英雄在第一个半小时表现不佳而生气，现在又有了一次转机。被脚踩秃了的草地上即将出现一个传奇，最好潜在的牺牲者是法国人。

“我也许是个学者，亨利，甚至是个国际法官。但我身体深处还有另外一个我，此刻他真想不顾一切加入进去分享他们的狂热。”

亨利爵士对他突然流露出的情感瞠目以对。克莱夫·沃特灵背景很平凡，却走出了一条令人尊敬的职业道路：法学家、稳健的学

科领袖、御用大律师，头上有文学硕士、法学学士和很多其他荣誉头衔，是传统大学的典型代表。他的权威与他约克人的宽厚腰身成正比，虽然竞赛纪录无法体现他身体里奔涌的激情，但是每个人都允许有点激情，最好是像网球场里飞跃的网球，而不是像个小男孩。

“哎，这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您，老兄。”亨利爵士又开始了，“我想探一下您的口风。您知道，您的国际法庭工作帮您打下了令人敬畏的基础，受到广泛尊敬，近乎完美。”

场地里的球员又为国家的荣誉得了一分。沃特灵情不自禁地举起拳头一起欢呼，亨利爵士把薄薄的嘴唇抿出了一道红线。由于赛手再次打平，一号球场气氛紧张而燥热，任何进一步谈话的企图都被扼杀了。

一球击过，引发一片高举的手臂和狂热的喊叫。球的运行速度之快，眼睛无法跟上，但所有人的心却可以与它同行。地上一团英国的白垩灰被击飞，法国人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所有看台上都爆发出喧闹声。“这一局赢啦！”球场远端传来嘶哑的歌声，加入了军歌《王者，不列颠》的合唱中。亨利爵士不快地抬了抬眼睛，没有注意到他的伙伴正咧嘴大笑。亨利爵士是个很传统的人，不习惯情绪外露，也蔑视他人情绪外露。正如他周末在俱乐部对别人说的那样，这地方他就不该来。此时，他们被迫等着不可避免的墨西哥人浪的冲过。“天啊，沃特灵的屁股也抬起来了？”人浪总算飞过，他们可以重拾话题了。

“真是，我一直非常幸运，亨利爵士。我获得了很多殊荣，当然大部分在海外，国内还不多。先知们老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不得志，您懂的。”文法学校毕业生成功地进入了至今被牛津大学精英们所主导的法律体系。亨利爵士就是一个例子。

“绝不是，我亲爱的伙伴，您可是享有最崇高地位的。我们英格兰人对荣誉历来含蓄低调。”

亨利爵士的话刚说完，立刻就被身后女性们爆发出的歇斯底里的欢叫声给否定了。赛手们返场开始决战最后一局。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周边看台上的爱国热情，与“明显厌恶法国症”正混为一体，

这种赤裸裸的情绪表露令亨利·庞森比爵士非常不舒服。

“我直截了当地说吧，克莱夫。”亨利爵士继续说道，“塞浦路斯岛上的人想了结他们之间的恩怨。本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可以直接谈，可好像对方都不习惯突然萌发的友善和人情。或许是刚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手不知该干什么了，当然更可能是被外国的援助计划诱惑了。不管怎么说吧，大部分问题都在解决，包括边境问题在内。双方都懂得做出姿态来放弃一些要求。”

“他们的观点相差很大吗？”

“不太大。双方都想把铁丝网拆掉，大部分边界线划在毫无价值的山区，只有牧羊人和隐士们对那里感兴趣。”

“还有大陆架上的海岸线吧？”

“真犀利！那才是潜在的障碍。坦率地说，两边都没有划分海疆的经验，所以希望能有个特别国际法庭替他们裁定。您知道，要在和解书上盖上合法性的图章，还要避免双方丢面子。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点能显示民族自豪感的小装饰，这样就好向挤成一团的民众们交差了。他们已经对海域进行了勘测，并同意成立一个由五名国际法官组成的仲裁团，由英方人士担任主席。”

“为何是英国，看在上帝的面上？”

亨利爵士笑了，“谁最了解这个岛？当然是老殖民地的主人了，因为希族和土族岛民互不信任。他们各选了两名法官，英方是中立的第五个。”

克莱夫·沃特灵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深思着认可了这个说法。

“但是我们想尽快搞定签字宣言和协议书。”亨利爵士接着说，“有可能的话，就在他们又要改变该死的决议的前两个月内完成。”

“哎，我有个问题。”

“是的，我知道，您计划夏天到舒适的美国加州去讲课。但是我们这里需要您为和平及公众利益效力，而且，老兄，国王陛下和政府也会十分感激你的。”

“听起来像在贿赂。”

两次发球失误，观众群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亨利爵士的身子

向这边斜过来。

“国家对您的认可太晚了，克莱夫，只有一个部门最适合您这样阅历丰富的人。”他吊人胃口，有意停了一下，说，“您将会在贵族院里做出巨大的贡献。”

亨利·庞森比露出顽皮的笑脸，他很乐意做这类给人恩惠的事。相反，克莱夫·沃特灵竭尽全力想要藏住上翘的嘴角。还是孩童时他就想为约克郡踢开场球，现在离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

“谁还会加入这个裁决小组？”

“土族人提名了一个马来西亚人和一位来自开罗的埃及教授……”

“可能是奥斯曼——一个很好的人。”

“是的，穆斯林黑手党。”

“他可是个好人。”沃特灵坚持他的看法。

“当然，他们都是好人，希族选的也都是。他们挑选了塞尔维亚的罗斯鲍维奇，他是一个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东正教徒，我只能补充这一点。希族人本来是想不到这一点的。”

“第四个呢？”

“由希腊在欧洲最牛的盟友法国人担任，您的老搭档，国际法庭的洛旦。”

“他？！”克莱夫·沃特灵无法掩饰失望，“我跟这个人因审判不和而发生冲突的次数多到我想记都记不住。他的观点乱得像巴黎福熙大道上妓女的性关系。要跟他捆一块儿，太没趣了。”

“但是，克莱夫，应该这样看。根据任命，仲裁团的人数正好一半一半，二比二，您有决定性的一票。该死的洛旦或其他人丝毫影响不了您，您尽管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好啦。”

“我不能肯定，老兄。这才刚开始，听起来就像一出政治扑克游戏。这是个正经工作吗？不会是在威胁我吧？我是不会做任何肮脏的幕后交易的。”法律专家发出警告，下巴上闪着北方人的犟劲，

“如果我参与此事，我会根据是非曲直来断案的。”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由您来做，准确地讲就是因为您这宁折不

弯的公正，我们正是为您的名声而来。因为有您在，裁决才会被视为公正，就用《海牙公约》与和平的先例把他们摆平。从政治角度坦言，您的裁断就算是个无花果干儿也没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在岩石堆上划出一条线的事儿。不管是在东边还是西边划吧，那些地方连一袋咖啡豆也长不出来，但这正是塞浦路斯岛上政客们急需弥合伤口的粘合剂。因此您选择哪边都行，克莱夫，我们不会给您任何压力。我们只需要一个和解协议。”

谈话停了。网球决胜情形又出现了，球迷们再次沸腾起来。克莱夫·沃特灵还在犹豫不决，到了最后推他一把的时候了。

“我也衡量过从我们这边加快速度是不是更合适些。您不必去排长队，我们可以保证让您的名字出现在新年的荣誉名单里，不想让不确定性给您带来什么顾虑。”亨利·庞森比笑了起来，“非常抱歉这么仓促，还耽误了您的加州之行，有压力呀。塞浦路斯人相互残杀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了，该为他们拉起结束悲剧的帷幕了。”

“您认为我会同意？为了一个贵族的爵位？”

“亲爱的老兄，为了英国的公平原则。”

震耳欲聋的噪音阻止了他们进一步交谈。法国赛手拼命挽救这关键的一局，他扑救球时几乎被绊倒，球拍缠到了网上，接球方领先一分。

球迷们同时站了起来，发出了整齐划一的欢呼声。

* * *

“幸福谷”号地震波勘测船长轻轻把烟蒂弹过头顶，接着专注地凝视着它。它先是在烟雾缭绕的空中悬停了一下，随后倾斜着不情愿地落到了船身之外看不见的地方。肺里面像在燃烧，他使尽力气想要控制咳嗽，却徒劳无功，咳得身体发抖，直到吐出一口痰才停止。他向老婆许诺过要戒烟的，也尝试了，但是来到这个地方后，天天面对乏味的晴空，来回勘测毫无特点的东部地中海，他发现自己已在乞求暴风雨，乞求兵变，乞求任何可以改变现状的事情发生。但什么都没发生。

他觉得在被烟草毁掉之前，他早就死于这无聊的生活了。

他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想得骨头都难受了。那时候，他把坦克的配件卖到智利，把偷来的汽车零部件卖到尼日利亚。遇到执法人员时，他交上令人头晕目眩的货运单，却带着整船违禁品从执法人员的两腿之间溜走了，就像小孩子骗过了年迈的爷爷奶奶。虽然当下的工作完全合法，但这种枯燥会彻底摧毁他的勇气。

现在，塞浦路斯岛上拜占庭的龟孙子们居然能忘记过去的惨痛，同意相互妥协了。所有的男人都和平相处，无论希族还是土族，也不管女儿被谁强奸了，还是羊被谁偷走了。或者反过来？见鬼，作为法籍加拿大人，他讨厌他们。但是他们又希望把这些海岸勘测一遍，并且友善地把家分了。违反禁运的生意是不行了，没有了和平，海面上到处都是走私的船只。勘探毕竟也是个活儿，其他的只有等到下次战争再想了。

身后不远处传来了压缩空气的爆炸声。他记得，以前全都是子弹和水雷的声音。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无聊到想死。他瞟了一眼下山的太阳，那边是浮标和水中听音器网络线，拖在“幸福谷”号的后面三千米处。船只和海面上纵横交错往返，这种网格式路线是严格受到卫星控制的，它们一边行驶，一边将收集到的由海床淤泥、页岩反弹的冲击波输入计算机。船上唯有计算机室有空调，船员们热得可以在大腿中间煎鸡蛋了。但是勘探国际公司老板们却不停告诫他：这可是三万美元一天的项目，船长和船员们是这个项目里最廉价、最容易被替换的部分。

一只海鸥落在他身旁的栏杆上，他朝它啐了一口。鸟不情愿地飞向了船后的空中，审视着船尾波中是否有鱼。发现没有鱼后，它蔑视地叫了一声，去寻找真正的拖网渔船了。耶稣啊，可怜的鸟都不在乎这船。这是在干吗呀？人人都知道这海底除了废铁和陶器残片，什么都没有了。自从人们开始使用老式手雷炸鱼和其他滥捕方式后，谈话中就不再出现鱼了。

他无法忍受这种和平的突然到来，他盼望下一场战争。再抽一支吧。他咳嗽起来，上下摸着口袋。

第五章

一个民族的骄傲从来就没有被好人成功地维持住过，因为好人无法到达它所要求的深度。

他穿着正装衬衣站在那里，领结扔在一旁。她进来时，他的目光停留在挂着防碎片窗帘的卧室窗户之外，外面是圣·詹姆斯公园。屋里很暗，楼下公园树上的装饰灯光折射了进来，他的脸看上去犹如蜡像。弗朗西斯·厄克特首相双手插在裤兜里，肩膀下耷，看起来很凄惨。

“他们结束了可怜的弗雷迪的呼吸。”他低声说。

“啊，亲爱的？”

“可怜的弗雷迪·沃伯顿遇到了车祸，躺在呼吸机上。他们认为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莫蒂玛。所以他们关闭了呼吸机，让他走了。”

“不过，我记得你曾说过他是个废物。”

厄克特猛地扭过身来，瞪着太太，说：“当然，他是废物，一点用都没有的废物。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能告诉我他的脑子何时停止了转动。但这还都不是要点，对吧？”

“那要点是什么呢，弗朗西斯？”

“要点是，莫蒂玛，他是我最早的内阁里这么多年来唯一能够留下来的部长。人们会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我的时代呀！你难道看不到吗？”

莫蒂玛摘下她的首饰，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中，一边有条不紊地铺床，一边思考丈夫脆弱的情绪。“你不认为你有点反应过激吗？”

她试探着说。

“当然有些过激了。”他答复道，“但是他们也会反应过激的，可恶的媒体永远都是这样。你知道毒药是怎样滴下来的。他们会叫嚣，他本应该在执政十周年时退休的。一个老化的管理机构需要接受新理念和注入新鲜血液了，一个时代即将过去。倒霉的弗雷迪此时走了，他们又该说这个时代过去了、远离了。”他坐在床边上了，“这让我感到非常……孤单，说不上来，除了你以外。”

她跪在床上，按摩他的肩膀来缓解紧张。“弗朗西斯，你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首相，你赢得的大选不比任何人少。再有三个月，你执政的年头就超过了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执政纪录。你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证明。”

他转过身来。她能看到他的太阳穴被过度劳累的下颌肌牵动着微微抽搐。

“正是这一点，莫蒂玛。我感到我仿佛已成为历史，全是昨天，不再是今天，更没有明天。”

只要他开始对生活的无意义、周边人的忘恩负义和其他无奈之事感到愤怒，就会变得忧郁。以前这种情绪化从不会持续很久，这次却比较长。应战已经没有了新意，他需要屠龙，但它们都爬走了，躲在冗长的政策文件和欧洲管理条例里面。他要把政府沉重的外衣扛在肩上，代表国家的重大场合还要套上大礼袍，在过去还得披上金属盔甲。他犹如巨人傲视国会大厦，没有对手可以触碰到他。可是某些变化似乎已经发生了，他已经变了。他们谋算着他何时下台，谁将是下一个继承者。他最可怕的名声是善于砍断年轻的权力觊觎者的腿，但现在他们好像已经在他的篝火旁围成了一个圈，鬼鬼祟祟地躲在阴影里，恰好在他鞭长莫及之处。他们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躲避方式，等候着自己有能力在光亮处现身的那一刻。几周前，他于首相质询时间来到国会，和往常一样随时防备着他们射来的箭。自信就是他的盾牌——一面斑痕累累的盾牌，上面布满了国会战箭的遗迹。那天，厄克特不怎么认识的一位反对党后排年轻议员站了起来。

“首相，您知道目前国家最新的失业人员数字吗？”

提问后他便坐下了。

太无礼了！居然连“您愿意谈谈”或者“您如何理解”之类的前缀都没有，而是“您知道吗”！厄克特当然知道，二百万上下。不过对这个提问他不能只给出大概，而是要给出准确数字。他在预备好的提纲里搜寻。他不必找也应该知道，这个可恶的数字每个月都在变。就在搜寻时，他的眼镜滑落了，趁他慌忙之时，反对派坐席上爆发出一阵声浪，“他不知道，他不在乎！”他们高喊着。当他找到具体的数字时，一切都晚了。

直接中枪。

这不像弗朗西斯·厄克特过去的经历。他流过的血，证明他是不变的。这让他更加抑郁了。

“我有时想弄清究竟怎么了，莫蒂玛。你和我还要期盼什么？有一天，我们将最后一次走过这扇门……然后又怎么样？在那个该死的博格纳海滨喝着好立克麦乳精等死？”她的手指揉到他脖子后面的硬块上了，他哆嗦了一下。

“别犯浑，”她阻止道，“现在谈那些还早呢。当然，我们已经商量过这事很多次了。我们还要建一个厄克特图书馆，在牛津大学设立厄克特国际问题教授一职。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呢。我今晚在接待处碰到一个出版商，他很热心地要出版你的回忆录。说是撒切尔的版权费有三百多万英镑，你的肯定比这个数字还高。这可是一个开始为这个图书馆筹集资金的好方式。”

他的下巴又牵拉到胸部了。她意识到谈回忆录的话题不对。

“我没把握。不要谈回忆录，我想我很难做到，莫蒂玛。”

“我们需要钱，弗朗西斯。就像我们两个人相互需要那样。”

他转过身来，凝视着她。黑暗中，她无法断定他眼中的那个人是变得欢乐还是更忧愁了。

“不写回忆录。”他重复道，“留下陈旧虚假的故事，同时再创造出新的来。我不能用那样的方式写我的同事，诽谤那些离去的人。上帝是知道的，我说的谎话足够把他们埋起来了，我决不能再到坟

墓里边追赶他们。把国王的赎身钱给我都不能写。”他停息片刻后，问道，“莫蒂玛，我能那样做吗？”

* * *

哈基姆在孤独和枯燥的工作中生气。他的咖啡凉了，小胡子变白了，才华不受赏识，银行对他冷漠无情。大家只知道他是哈基姆，而不是步气枪发明家、土耳其国足教练，也不是老朋友、老同事。他办公室门上的小牌子上面就是他的大名，可他们只会把它刻在他的棺材上：“被遗忘的哈基姆”。从此他一定会被他们遗忘，他的老婆、孩子、老板以及他的银行经理。他想，所有的人都会忘了他，尤其是他的银行经理。

他又喝了一口温咖啡，厌恶地噘起嘴来。这个职业要求他一生都必须艰难而谨慎地工作。在离开人世时，他所能带走的也就是尚未实现的梦想。

他停下手，想了想什么是他最乐意带到来生的世界里去的。女人？黄金？有空调的奔驰车？梦寐以求的葡萄园？大概还是女人吧，他决定了。不，他又一转念，还是把他的银行经理带走吧，到时候他们可以一起去讨饭。

他会心的一笑带来猛烈的咳嗽，该死的污染又一次影响到他的肺。在安纳托利亚^①半岛最差的地区建立起土耳其首都，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污染。人们烧着难闻的棕褐色煤，汽车尾气笼罩着城市街道。这些都在慢慢地、无情地占领他的肺。干了一辈子勘探地球的话，最后他只能被憋死、被遗忘。

如果他从里面插上门，直到尸体腐烂，会有人注意到吗？他的办公室破旧不堪，甚至低于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最普通的标准。架子上塞满了陈旧的说明书和报告，墙上贴满了奇怪形状的表格，办公桌上布满了烟灰和咖啡的痕迹，这些灰不溜秋的东西就是他身为

^① 安纳托利亚：Anatolia，隶属于土耳其，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

地球物理学家的工作伴侣。据他所知，办公室前任的很多东西可能还藏在角落的文件柜里，尽管哈基姆在这里办公已经有十四年了。

他回到电脑屏幕前，重新审视勘测的地震横断面图。似乎都是毫无价值的数字，谁都知道塞浦路斯海域一无所有，如果不是塞浦路斯的海域与土耳其的海域毗连，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是不会购买这些地震数据的。东地中海的其他国家好像都有石油，除了土耳其、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甚至该死的希腊，唯独塞浦路斯没有，而它又比其他国家更需要石油。上帝的奥秘，让黑色黄金的海洋里有一块沙漠，这就是石油生意。

他又仔细审视。连数据图都在笑话他：老哈基姆，你这个被遗忘者。他对枯燥的分析很有耐性，不像那些年轻人只对足球和性感兴趣……他停住了。他把手指都放在键盘上时，隐隐感觉到一种奇特的触电感，很久以前在某个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刺激感。可能是哪里呢？他擦了擦镜片，给自己一点回忆的时间。可以确信这些都是沉积岩，含油的沉积岩就像愿意赠送礼物的希腊人一样少，但这些都是哪类沉积岩呢？

啊，他想起来了。他不仅在地质资料里见过它，还亲自用手摸过这该死的泥浆。三十年前，他还是石油学院的学生，他们参观过塞浦路斯海岸线不远处的一口开采探测井，勘探出来的地质成分都对，三明治般层层重叠海绵状的砂岩，理论上它们含有上亿桶石油，可是后来一滴也没有出现。而现在他知道缘故了。最近探测到多条地震线中有一条突然朝那口井址的方向射去，直接穿过了明显的断裂层。断裂是地壳的移动造成的，它会让地质学变得扑朔迷离。

他又咳嗽起来，这次是兴奋。他知道哪里存放着当时的报告，里面有那口老井的详细记载。对，文件柜里。薄薄的铁皮门发出了吱吱的声音，仿佛在抗议他的急躁。他用颤抖的手指把里面的东西呼啦一下全都拉出来，这里面可没有被骷髅保护着的海盗金币，但依然有远古的宝藏。就在他手里了，一本细环装订的文件册不停地抖动着，被匆匆翻阅的纸张翻滚如秋风中的树叶。

啊，就是这个，正是在这个断裂层，当时取出来的样品显示出

含油迹象，却没有聚集的油层，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天然的财富漏走了。

而此时，电脑屏幕似乎向他大喊着：“断层！”

没有这次地震勘探揭示这个断层，三十年前绝对无法理解这样适合含油的砂石岩为何无油。但若不是了解那口井里取出的砂石岩的详细状况，也绝不可能仅凭这次地震的数据就敢判断出这种结构预示着什么。

但是地球物理学家哈基姆懂得，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得这些要点的灵魂，此刻只有他才懂得将要发生什么。

这个断层扰乱了一切，逼所有的逻辑进入死胡同，让地质结构翘起来，然后把砂岩中的油抽光了。

而哈基姆认为他知道几十亿桶的油躲到哪里去了。

第六章

我将“两面派”这种称呼视为一种恭维。这意味着我能看到问题的两面。

“我厌恶追悼会，言不由衷，虚情假意，言辞空洞，话语肤浅。我厌恶追悼会。”

厄克特的情绪又来了。他不耐烦地跺着地，在圣玛格丽特教堂^①的东门等着教区长将其领入。当他毫无表情地走向特别预留的座位时，一路看到的都是戴着、围着黑领带的人在温顺地点头，脸上挂着阿谀的笑容和做作的同情。他们都会想到自己悲哀的表情，为失去一个弗雷迪·沃伯顿男爵这样的好朋友、好同事而痛苦。他的确很伤感，但是并不怜悯谁。

他恼怒的情绪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的。他打开红色公文箱，发现他的新闻发言人自以为妥当地放进了几份老沃伯顿男爵的讣告。真是一个蠢货。读到沃伯顿男爵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他是“首相十二金刚的最后一员”之类的句子后，厄克特对新闻报道和新闻发言人的期望值降得更低了。

“简直无法容忍，莫蒂玛。一个人刚逝去，他们就骚扰到坟墓里，摸着他们湿淋淋的皮肤，竭力证明他真是一个伟人，他的离去将会如何影响文化、国家以及整个文明。世人皆知，我把沃伯顿男爵一直

^① 圣玛格丽特教堂：（St.Margaret's Church）英国标志性建筑之一。英国的国葬陵墓，许多英国历史上的帝王和政界要人都葬于此地。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的墓室都在这里。

留在内阁，是因为他像头羊一样跟着我。他变成一只死羊后，他们却赞美他是狮子。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血管里的血已经被酒精漂白，也没有人提起发生在伦敦谢泼德市场的小事件。当时他被两个卖淫女扔在那儿，裤子、钱包和唐宁街首相府出入证全都丢了。”

“他还是很忠心的，弗朗西斯。”

“莫蒂玛，我握着他的把柄，他当然要忠心。”厄克特突然闭口，把眼睛也闭上了。他有些过分了。他本该习惯性地去掉念西敏寺国会去世的同事，毕竟过去的岁月里走了这么多人，而这种回忆只能激发他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原谅我，真没有必要说这些。”

“原谅啦。”

“只是……莫蒂玛，当我走后，他们会怎么来谈我？”

“会说你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首相，你改写了很多历史及法律条文，退休后幸福长寿。”

“我不信那些。有多少伟人退休后是心满意足的？”

她想找出个例子来，但一个也想不出。

“全退之后，我不想越老越痛苦。我只是想象不出我退下被别人取代会是什么滋味。”他朝她挥了一下手，“唉，我知道我有些自怜了，但是……退休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凉爽的夏夜，而是与鬼共舞的无穷无尽的夜晚，并且很可能是与不认识的鬼，还有可能是过去的那些旧鬼。”

“我理解。”

“是，我知道你理解。你是唯一能理解我的人，我欠你太多。”

此刻她坐在他身边，在国会的圣玛格丽特教堂里，庇荫于宏伟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①，他们倾听着唱诗班发出的悲哀的圣歌。莫蒂玛盯着那个独唱的男高音孩子——十二岁上下，前额散落着金发，声音如天使般柔和，让礼拜堂里充满了新太阳的光芒。厄克特夫人

^① 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北岸，始建于公元960年，哥特式建筑。威斯敏斯特教堂是历代国王加冕登基、举行婚礼庆典的地方，也是英国的王室陵墓所在地，可以说是一部英国王室的石头史书。

在想，如果他们也能有自己的孩子，该会和他有多大的不同呀。这会让他们俩的生命不朽，灵魂充满欢歌。然而，不可能有了。她将这个伤口紧紧裹住，直到它脱痂变成坚硬的皮，也绝不会抱怨。尽管他也知道，很多时候这事让她有被劈开的疼痛。因为没有孩子，她只好把全部的情感和精力投入到他和他的事业中。实际上，这也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如果没有她，他既不可能成功，也无法维持成功。对于莫蒂玛而言，这是一个无用的花冠，在很多层面上的奉献远远大于死亡，一切都为了他，他欠她的一切。

圣歌结束了。她转头温情地看着他，他理解她那泪眼汪汪充满遗憾的温柔。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规划退休后的生活该会多么容易呀，如今他们只好在身后留下一个图书馆和多变的历史评价。“我不怕死后一无所有！”他曾很坚定地那么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听多了生死有命的论调，他再也不那么自信了。

因主常在，你们才会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让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

神职人员夸张和半真半假的宣教，让他突然发现后排座上的人此刻不再讲政治了，其实是他忘了自己正坐在教堂里而不是国会的下议院里。他感到他们在虔诚地悼念死者，却又像猛禽一样思考着更多的攫取。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坦诚的，公正的，纯洁的……

人们在昏昏欲睡的仪式中跟随着神父们咏颂着这样的调子，而醒来后居然忘得那么干净。到了末日审判时，他的案子该如何论断？他觉得一阵不安，他大脑中的阴影部分里似乎挤满了魔鬼。然而和往常一样，他很快就清醒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人，为了他的国家。人生的事业需要牺牲和奉献，而他牺牲和奉献的动机来自

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毫无疑问，也有牺牲他人的时候，有时要付出血的代价。他和莫蒂玛两人的一生都献给了一个为他人服务的事业，这不就是牺牲和奉献吗？

……万事万物都会如此有序地通过他们的努力来解决，即便在最好和最可靠的基础上；和平与幸福、真理与正义、宗教与虔诚，为了我们的世世代代，是可以争取到的。

胡说。生活就像在野蛮而放荡不羁的大海上驾驶一个网眼筛子，大部分人会晕海，很多人会被淹死。

让我们为悼念佛雷迪·阿奇柏德·圣·约翰·沃伯顿，默哀。

这就是该死的悼念一个死人的最好方式，用如此折磨人的安静默哀。这不是厄克特想要的方式。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就是这样，他在天地之间画了一条线。不，那也不够好，厄克特从来就没有满足过。有些人把难逃死劫当做拐杖，用这个当借口的人，要么一切失败，要么一无所成。必死之命运不是超越沼泽的途径，它本身就是沼泽，等待你的陷入，困住你的手脚，把你拖到泥潭下面。伟大的帝国不是在如此薄弱的地基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或者说，英国人民也不是靠祈祷来保护自己免受充满嫉妒的外国佬的阴谋算计的。最终，谁尊崇软弱谁就是软蛋。伟人是按攀登高度而不是跪地时间的长短来论英雄的。

当劫数来临时，他不会轻易就走。他要大张旗鼓，要让别离的喧嚣声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徘徊。弗朗西斯·厄克特将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阿门。

* * *

在唐宁街首相府的书房里，杰弗里·布扎·皮特面对书桌那边的首相，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忸怩不安。他双手紧扣，手指关节发白，笑容仿佛是贴在脸上的。私下求见首相对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了，厄克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鼓励的。杰弗里是个出了名的爱嚼舌根的人，又惯于剽窃他人的想法。他会根据主子的心情，或者宣布这是他想到的，或者挖苦嘲讽。毋庸置疑，他是内阁里最擅于搞小动作的人。在公开场合他表现了精细的团队合作精神，同时又巧妙地绊倒正在临门射球的同事。当然他会挑一个视觉盲区出此下三滥的伎俩，马上再装出无辜的痛苦表情。厄克特对此很欣赏，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既可提供信息又很搞笑。

厄克特认为布扎·皮特的这次求见，是意图为下一次内阁改组调换部门做铺垫。布扎·皮特是个永远难以静下心来的人。自从他在党代会上以一组礼花式的绚丽表现踢开了高层大门后，不管是让喜欢过他的人来说，还是根据政治准则来说，他对任何工作都没有耐性。这不是他独有的，他那亢进不息的精力，是浅资历者的共同标志，在大部分观察家的眼中，这是明显缺少深度的表现。杰弗里·布扎·皮特去过很多地方，尽管他的演讲很有感染力，却没有谁愿意听。在西敏寺的国会里，杰弗里热衷于调换新职位已经不再是秘密。担任交通大臣两年来，他负责让二十世纪的车辆在十九世纪的交通网络里运行并得到疏导的方案，却难见成效，为此他越来越烦躁。他急切地想离开这个交通堵塞区，跳到一个更富挑战的新区域。只要更换到让人稍微感觉是提升了的工作，他就满意。在屁股还没坐热、别人开始讨厌之前赶快离开是布扎·皮特的准则，他不仅将此信条用在政治上，也同样用在爱情里，他已经有了两条“离婚伤疤”了。他在西敏寺国会地区的家被庸俗而善于嫉妒的同事戏谑为“进进出出俱乐部”。杰弗里含糊地表现出无奈的态度，来避免新的婚姻。目前他以点菜方式挑选性伙伴，长长的菜单是由西敏寺国会里的女士们组成的。他的单身状态，更加深了他充满变数的

形象。

然而在首相书房柔和的灯光下，交通大臣却是另一种形象：新近剪过的黄头发散乱在前额，目光沮丧，宽厚而略微弯翘的下巴平时总是挂着一副强健的体育高手的神态，今晚却耷拉得像来忏悔的学童。

“杰弗里，小帅哥，从前线带回什么消息了？我们赢了吗？”厄克特一直在用棱纹金笔签信件，让杰弗里·布扎·皮特在一旁不安地等待，现在他把笔放在一边问道。

“民调似乎……不太好。”

“可能会改变吗？”

“一定会的。”

厄克特端详着他。他眼圈是红的，厄克特能察觉到他呼吸里含有威士忌味道。麻烦了。

“说要点，杰弗里。”

没有反应。他的镇定无影无踪了，双肩垂落下来，说道：“我有……一个小小的个人问题，F.U. 首相。”

“女人。”

“看出来啦？”

人人皆知这位内阁部长虽然智商较低，却春宵无尽。厄克特预料到了他在公众面前栽跟头只是个时间问题。“干这一行的，不是女人就是金钱，至少在本党内如此。”他以父辈的亲密姿态，朝前斜了斜身子，鼓励他坦白，“她没有死，对吧？除了活的动物和死了的女人外，几乎所有的事都能摆平。”

“没有，当然没死。但是却……比那更复杂。”

还有比做爱碰伤脚趾更严重的？或许，折断一条腿，可能要截肢？“好，我们目前有一个……一个是吧？活着的女人。我需要更多的信息。”

“我的选区党主席要与他老婆离婚，理由是通奸，他要举报我。”

“我想，这是真的。”

布扎·皮特点点头，他的双手依然紧攥在一起，夹在两膝盖之间，

仿佛是怕那怒气横生的丈夫要攻击他的男人之根。

“太尴尬了，下次大选时在他身为主席的选区再次推举你将是很难的喽。”

布扎·皮特长长地叹了口气，尔后又急促地吸了几口，再使劲把气吐出，仿佛想把体内的魔鬼连根吐净。

“他说他不会留任了。他非常愤怒，计划退党，把此事透露给报界。”

“的确棘手了。”

“会出现各种各样荒谬的指责。”他突然脱口而出，不再控制呼吸了。

“你引诱她……”

“我让她代表我投资房地产。”

“是这样？”

“那些因修路方案而跌价的房地产。”

“让我猜猜。那些方案被取消了，彻底放弃了。消除了这个不利因素就会令房地产价格飙涨。内部消息，仅有区区数人掌握，包括交通大臣——你。”

他的沉默证实了首相的推论。

“天啊，杰弗里，你知道这不只是一个辞职的问题，还是刑事犯罪的问题。”

布扎·皮特像鱼钩上扭动的虫子——食人鱼的诱饵。就在他不安地扭动时，厄克特在思考：是定罪还是相助？是惩罚还是保护？刚刚参加了一个内阁成员的葬礼，他就要去埋葬第二个，如此快的速度让人看起来也太不幸了吧。他把笔在记事本上调了个头，像是指南针在寻找方向。

“你能向我保证这些指责都是假的？”

“谎言，全是谎言！我向你保证。”

“但是我想房产证上的日期在那愤世嫉俗者的眼里可不只是碰巧那么简单的事吧。她怎么知道的？”

“或许是枕边话，不会有别的了。我……我可能某一次在她的

卧室里忘了把部长公文箱锁好。”

厄克特对这个年轻人编的故事惊叹不已。“你我都知道，杰弗里，此事若传出去，可没人信你的。他们会紧追不舍，直到把你送进中央刑事法庭为止。”

自来水金笔正对着布扎·皮特，像军事法庭上士兵手中怒视的剑。厄克特递过一页纸，放到笔的旁边，说：“杰弗里，我想让你给我写封信，由我来口述。”

像冻僵在冰原上的人一样，布扎·皮特机械而僵硬地开始写信。

“尊敬的首相。”

厄克特开始口述。

“我非常抱歉地告诉您，我一直与一位已婚女人保持着性关系，她是我选区党主席的太太……”

布扎·皮特抬起头，哀求地看着他，但是厄克特点头示意他继续写。

“另外，她指控我利用政府部长掌握的机密信息去交换低价房产牟利，这不仅违背了部长行为守则，而且触犯刑事法律。”

“另起一行，杰弗里。”

“在我向您郑重地保证这些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之时，考虑到这些流言……”

布扎·皮特停了下笔，扬了扬疑虑的眉毛。

“我除了递上辞呈别无选择。”

死亡执行令。一声悲惨的抽泣从桌面传来。

“杰弗里，签名。”这支笔成了惩罚的工具，“但是不能写日期。”

一丝希望的曙光，一道缓期执行令。布扎·皮特按要求做了后，挣扎着露出一丝笑意。厄克特拿回信纸，仔细审读后，塞到办公桌的抽屉里了。然后他把声音压低成耳语，像是要把地窖的最后一丝气体挤走。

“你这个令人不齿的白痴！你怎敢用你那令人作呕的丑事陷我的政府于危境呢？你不适合加入弗朗西斯·厄克特的内阁。”

“我非常难过，感激……”

“我创造了你，在人生绝境时给你一条出路。”

“永远感激……”

“你永远不要忘记。”

“绝对不会！但……但是，弗朗西斯，我们怎么应付我的选区主席？”

“我也许能救你一命。他叫什么名字？”

“理查德·坦南特。”

“我见过他？”

“去年您访问我的选区时，他曾与您耳语谈旅游补助金的事情。”

厄克特一直盯着布扎·皮特，缓慢地拿起了电话，“给我接新博尔登地区的理查德·坦南特先生。”

他们静静地等着电话。不到两分钟，电话接进来了。

“坦南特先生吗？我是唐宁街的弗朗西斯·厄克特。还记得我们去年见过面，愉快地谈论过旅游业吗？是的，你解释得非常清楚。这样，我想与你谈一点完全保密的事。这有点不合规矩，但是我碰到一点了情况。你知道自己被提名进入政治和公众服务的表彰名单了吗？”

他显然不会知道。

“不，你不该知道，这类事情应该保密。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想与你本人私下里谈谈。我刚刚看了名单，坦率地说，你对党的贡献很大，你应该得到比表彰更高的荣誉——一个骑士爵位。问题是，名额严格限制，需要等候。我很希望你获得‘骑士’，坦南特先生，但这就意味着你或许要再等十八个月。当然，如果你想要的话，也可以马上得到这个小一点的荣誉。”

通话热情洋溢，而他的眼神却冰冷地责备着一口气都不敢喘的布扎·皮特。

“好，你还是愿意等。我完全理解。但是你知道在没有封爵之前必须守口如瓶。这期间不会影响你和坦南特夫人来唐宁街参加招待会。那好。”

一个不自然的胜利的微笑。

“最后一点，这些事情要通过一个资格审评委员会。他们会一个一个地调查，确保候选人家里的储藏室里没有骷髅，确保没有会导致爵位吊销的尴尬事件，以及其他类似的荒唐事。原谅我要问一个问题，由于你是我亲自提名的，我想知道目前你可能会……”

稍等了片刻。

“很高兴听到这些。我必须重复如果万一任何有损你荣誉的风声透露出去……但是党永远知道你是可以信赖的。理查德爵士，我十分感激。”

放下电话，他咯咯地笑了，“这就是你想要的吧！古老的骑士圆桌开局总会让棋法有效的，给他们一个骑士爵位，就有了共同的目标，因此他们就永远和我们同舟共济了。如果运气好，他至少会封口十八个月，或许永不开口。”

杰弗里·布扎·皮特刚要模仿首相的亲密友善之态，厄克特便转身恶狠狠地说：“现在滚出去，不要指望我还会为你再做什么。”

布扎·皮特站了起来，膝盖明显地颤抖着。他问：“这次，您为什么要帮我，弗朗西斯？”

台灯罩里折射出飘渺的阴影，涂在厄克特的脸上，掠走了他全部的活力。一只眼球似乎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眼窝，里面是无限的黑洞。

“因为，弗朗西斯·厄克特，也只有弗朗西斯·厄克特才能决定部长们在他的内阁里何时走，何时留，而不是某个来自新博尔登的发蔫绿乌龟。”

“我懂了。”原来他还以为自己具备某种不可替代的价值。

“因为我拥有你的今天、明天，想保留多久就多久。只要我一弹指头，你就要随时飞奔起来，无论是扑向敌人的喉咙，还是投入自己的坟墓，不能提一点条件，要绝对忠诚。”

“那是必须的，弗朗西斯。您已经得到了。”他转身想走。

“最后一件事，杰弗里。”

“还有？”

“把笔还给我。”

第七章

有些人乐意平息风波，但我更乐意火上浇油。

要不是窗外炙热的太阳和桌子上又黑又浓的小杯咖啡，这种配置简单的家具和拼版艺术品风格的办公室，会让人以为身在斯德哥尔摩那俯瞰海港的老城区。浅色橡木书架上的大部分书籍是土耳其文的，屋里有两个黧黑色皮肤的男人，颇像办公桌后全家福照片中的成员。

“什么事让你这么着急赶到尼科西亚？”

“只有笨蛋才不急盼这样的好消息呢。”

两人真有点正儿八经会谈的气氛，毕竟他们全都是 CEO 式的大人物。一个是亚喀——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另一个叫纽厄斯——塞浦路斯岛土耳其族共和国政治领袖。可事情并不因为石油大亨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同性恋者而政治家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大块头变得简单，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语言和幽默。都市人与岛民之间通常是有差异的，差异之大远远超过了土耳其本土与塞浦路斯岛五十海里的距离。奥斯曼帝国统治了塞浦路斯一个多世纪，使得文化和观念之间的差异增大了。大陆土耳其人总是假装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来佑护岛上的土耳其族居民——1974 年他们派遣所谓的表兄弟入侵塞岛，把他们从希腊极端分子手里解救出来并割走了岛的三分之一土地。在那些混乱日子的某个时刻，土族塞浦路斯岛民发现他们突然面对着希腊族的刺刀，随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土耳其的安卡拉政府却认为那是他们的一个州。

该是脱离他们的时候了，纽厄斯·穆罕默德再一次告诫自己。

一千多年来，大陆土耳其人、大陆希腊人以及帝国主义英国人都干涉过、破坏过塞岛，把塞岛当成为一口为野心解渴的井。他们已经把它吸干了，把这座曾经充满老式友善和百万蝴蝶的岛变成了政治戈壁滩。

或许他们无法走进往日仙境，重回过去，那时双圆顶的教堂和笔尖式的清真寺和谐共存。这一切应该由我们自己改变，是塞浦路斯人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候了，是实现和平的时候了。问题是实现的是谁的和平？

“我非常荣幸地向您提供一份国际地震勘探公司调查报告的草案，这份近期在相关海域勘测的报告，将会在几天后公布。”石油大亨从轻巧的皮箱里拿出一个文件夹，呈放在纽厄斯面前，纽厄斯顺手翻阅起文件。里面全是彩色地图和地震横截面的波纹，附带着他无法理解的技术性语言。

“别把我当海龟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亚喀猛地拽了一下丝绸衬衣的袖子说：“没什么可说的。正如所预料的，地震勘探表明塞浦路斯的海底有很多岩石，岩石下面……还是岩石。恐怕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眼球。”

“我真觉得无可奈何了。”

亚喀在捉弄他，他湿润的嘴唇上藏着一个保留的笑容，“但是总统先生，我有第二份报告，这可是除了我之外，国际地震勘探公司以及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

“现在，您也知道了。”他递过一份很薄的红色文件夹，上面有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的徽标。

“你是说……希腊人不知道？”

“愿我的五脏六腑先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吧。”

“这里说的是……”

“塞浦路斯海域有一个地质断层，它令海床的地质层表面向岛的西北部倾斜。该领域的地质层里的确藏有油母岩。此断层让所有的油都聚集在一个坑里了……就是这里。”他探过身子，用戴有珠宝的手指点戳着纽厄斯正在审视的结构图。

“该死的，会在这里！”

“绝对没错。”

亚喀修剪整齐的指尖指着的地方，目前已经被称为“沃特灵水域”。这正是希族和土族塞浦路斯人谈判代表们争夺的海域，也是那个英国法学教授率领的法律仲裁小组目前要解决的问题。

纽厄斯感觉肠道里钻进了一群惊恐万分的蠕虫。他花了多年时间来摆正和平的天平，一毫一厘地反复平衡。他不知道此时此刻是否要把这成吨的岩石放到天平上去，要石油或不要石油。实现和平对他来说很重要。他要让他一无所有的希族人民得到很多东西：和平、国际地位、真正的独立、繁荣富强，这很可能给他自己带来诺贝尔和平奖。所有这些只需给出一点土地和一片无用海域，可能他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他用一只宽厚的大手揉搓着黧黑的下巴。“储量多大？”他问道，每个字好像都会耗掉一颗牙。

“或许有十亿桶。”

“我明白了。”他说道，其实他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么说吧，现在石油国际现货标价大约每桶二十美金，开采成本约为每桶五美金。笼统点来说，大约值一百五十亿美金。”

石油大亨用小狗呜咽般的声音谈起了土耳其兄弟的手足情谊，他的公司应该得到优惠待遇，竭力哄劝与他签订合同。纽厄斯闭上了眯着的眼睛，好像要隔开这种污秽，其实却在盘算着如何选择。这是一个机会，给他创造了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可以改变过去塞浦路斯人之间的相互仇视，让自己的儿子不再生活在充满了恐惧的土地上。到了孙子那一代，就可能是不同的生存环境了。

这个世界会原谅他破坏和平进程吗？他的人民会原谅他放弃价值一百五十亿美元的原油吗？如果没有抓住这两样，他能原谅自己吗？

定了，不再争辩了。

“亚喀董事长，我想我们要这些岩石。”

“纽厄斯总统，我也以为我们应该如此。”

亚曼·哈基姆感到自己很抢眼，他穿着自己最好的西装，却还有点小，显得有些笨拙，在时髦和自信的巴黎圣奥诺雷街区里颇有些不入流之感。然而，他提醒着自己，他不是为了服装秀才到这里来的。

他原来想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交换，一个人很容易在那里形云密布的人海中消失。后来又觉得，尽管那里有迷宫一样的露天剧场和集市，却到处都是当局的告密者，而且他只要一抬胳膊肘，就可能碰到熟人，风险极高。对这么重要的事，他不相信运气。曾有一次，他借故去安塔利亚开能源会议，其实是与人事部一个叫什丽芙的年轻适婚女人幽会，她渴望与老男人在一起，他们共度过了两个春宵，令他吃惊的是隔壁房间居然被他的邻居包了。上帝，两个男人都为偷腥而来，于是发誓互相保密。因此，他觉得自己的国家里无处不是窥视的目光，而他要办的事远比偷猎艳福更重要更有价值。

因为在这里他几乎不可能被认出来，还因为法国人知道需要什么，哈基姆选择了巴黎。很多年前，他还是学生时来过一次巴黎。英国人保守乏味，屁眼收得很紧，美国人全都是牛仔。想要幸免于难，他需要一个谨慎周到、值得信赖的伙伴，而这个伙伴绝不会在两杯酒下肚后，或者在希尔顿饭店的酒吧里，因为一个恭维的微笑就把什么都说出来。在商业间谍、偷税和诈骗等方面，法国人具有各种必要的手段，他们还能建一个土耳其当局查不到的银行账户。可惜他们的咖啡太淡了。

因为太焦虑，哈基姆到早了。他坐在路边咖啡店里一边等候，一边不停地搅动着杯里的沉淀物。此刻他思绪翻滚，想到那些犹如闪亮的钻石一样镶嵌在神秘大海中的安静岛屿；想到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被勒杜鹃花簇拥着的别墅，中传来一阵阵铜铃般的异性笑声；想到在地中海黑金色羽翼扬起的微风中抖动着油井；又想到伊斯坦布尔臭名昭著的耶第库勒监狱里那爬满老鼠、臭气熏天的墙壁，里面传出忏悔者悔之晚矣的哀哭。他现在退出还不晚，一点都不晚。

他可以离开，回家，明天又回到办公室，还是原来那个“被遗忘的哈基姆”。这样一位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人，单枪匹马地找到了这个时代最大的自然宝库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不可能完成任何伟大的自然探索！但他无比自豪地把报告和分析交给那些人时，他们却只对他说了句“可以下班了”，这就是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对他巨大贡献的报答。竟然连一句肯定他工作成果的话都不愿意说，至少应该道声谢吧？什么都没有，他被遗忘了。

一辆油光黑亮的高级雪铁龙轿车戛然停在他身边，加了黑膜的遮光车窗缓缓滑下。

“哈基姆先生，到这里来。请快点！”

后面的大众车已经在不耐烦地鸣笛了。他们告诉过他这个咖啡店，却没有谈到有车来接。他犹豫不安，可是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了，这位土耳其人慌乱地走过人行道。后车门开了，他坐进柔软的皮革座椅里，一只戴着瑞士金表的手伸了过来。

“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哈基姆先生。”

他坚持要面见一把手，而不是被那些助手喽罗们胡乱搪塞。他需要决策，因此他想要见到做出决策的那个人。

“很抱歉这样做。难以确定你没有被……我该如何说呢……万一有其他什么人在咖啡店里监视我们……新闻摄影师？竞争对手？或许是其他什么人，我想找个私密空间，或许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商谈。”

哈基姆“嗯”了一声。此人架势很大，看上去金钱与权力都稳操在手，哈基姆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我们对你寄来的材料非常感兴趣，哈基姆先生。”那是他从报告里仔细挑选出来的几页，犹如一点能刺激胃口却又不夠大口享用的美味。“我们非常认真地把您查了一遍，您玩的是真的。但是您的报告呢？”

哈基姆立刻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毫不犹豫地递了过去。这是报告的概要，提出了对海床下潜藏的石油财富的估算。

“很棒。我猜这个材料是有价的吧。”

“大价钱。”哈基姆低声却硬气地说，同时一把抢回来那张纸。
“但是很公平。”

“多少？”

“全部的报告？”他咬着自己的大拇指说，“一百万美金。”

那个男人没有畏惧。他直视着哈基姆，像是要从他那张饱经岁月雕刻的脸上找出成交的线索，而土耳其人也挑战式地反盯着他。

“这件事非常简单，哈基姆先生。你的信息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除非它是准确的。对我的公司也没有价值，除非我们拿到了勘探执照。”

“一有机会，你就会买执照。根据这个报告，你知道该用多少钱购买，向谁付钱。”

“离那个机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很遗憾，我没有耐心。”

“那么让我言归正传。我的提议，也是我最后的决议，是这样。”他拿出一个信封，“这里有五万美金，作为我们阅读报告的费用。如果研究之后，我们觉得它的内容是真实的，还会付二十万美金。”他举起一只手来制止哈基姆内心已经发酵的反对，“如果我的公司成功地拿到了执照并且采出了油，还会有一笔酬金给你，但不是一百万，而是二百万。如果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话，的确值那些。”

该土耳其人考虑了，他兴奋地捻着花白的小胡子，仿佛要把它从唇边拽下来。“但是我怎么能相信你们呢？”

“哈基姆先生，我该怎么相信你呢？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拿同样的文件到我的每一个竞争对手面前钓鱼呢？应该有一个互相信任的方法。这么说吧，当那里有潜在的数十亿美元时，我骗你一两百万有什么意义呢？”

土耳其人呼吸急促，大概要给正在思考的大脑提供足够的氧气。

“如果你的文件是真的，我会给你二十五万美金换取你的口头保证，这份文件你只能给我。如果你食言，对我来说可是一个昂贵的错误。”法国人顿了一下说，“但是对你来说将是一个双倍昂贵的错误。”

“怎么，”哈基姆嘲弄地说，“你要用打断我的腿来威胁我吗？”

“当然不会，我的朋友。我只是会告诉土耳其当局你的所作所为。照我看来，到那时你的腿会是你最不关心的问题喽。”

法国人笑了，抬手把装有五万美金的信封小心地递了过来。

哈基姆看着，脑子里争辩着，内心挣扎着，一种撕裂般的搏斗，但是所有挣扎都没意义了。太晚了，无论是良心还是谨慎心都无法斗过五万美金和随后一笔更大的报酬，何况还有今后的巨额美金。他从仿鳄鱼皮的公文箱里取出了报告，交给了对方。

第八章

战胜山峰的意义何在？冷得要死，食物难咽，谁愿意像个站不稳的白痴那样无助，做每一件事都得被绳子绑住？
不，不与山斗。最好是战胜人。

一个明媚春日的黎明洋溢着淡淡的玫瑰色热情，照亮了整个伦敦城，令早起的人心旷神怡。莫蒂玛·厄克特可能不知道丈夫丝毫没有享受到这种普天同乐的氛围。

“早上好，弗朗西斯。管天气的众神好像都在欢笑着祝贺你呢，生日快乐！”

望着卧室的窗外，他没有动地方，只是轻微地应了一声“啊，天啊”，鼻孔里飞出了哼哼声。他在窗前徘徊着，被外面的某种东西吸引了。他摇了摇头，好像要把所有影响幽默感的东西都甩掉，“今年你为我准备了什么？再给酒柜里增加一瓶维多利亚时代的酒？是那该死的十八年的什么酒吧？你知道我已经抵挡不住这类东西了。”他的音调是自责的，自嘲多于愤怒。

“弗朗西斯，你知道自己除了政治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了，所以我当然不会赠你一本装订成册的国会议事记录。你自己保存的资料足够留给他们存档了。看，这个物件尤其可爱，一个精美的鲜翠色药瓶，据说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她噘了一下嘴唇，哄他高兴，“不管怎样，我喜欢它。”

“好，莫蒂玛，只要你喜欢，我就喜欢。”

“别老是像个坏脾气的老头。我还给你准备了其他东西。”

他终于离开了窗子，坐到她对面，她拿出一个系有绸带和蝴蝶

结的小包裹。打开后，他露出了愉悦的神色。“啊，是埃德蒙·伯克^①的《法国大革命之反思》，早期的版本。”他充满了敬仰，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这本皮面精装书。

“是第一版。”她纠正道，“我想，这应该是厄克特图书馆的先期藏书吧。”

他握住了她的双手，说：“你总想得这么周到。这太适合作为咱们图书馆的开馆藏书了，这是有史以来反法国巨著中写得最好的一本。你知道吗，它或许能给我激励。但是……我还得承认，莫蒂玛，谈论生日和图书馆，感觉太像要退休了。你懂的，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些年轻的野心家看起来行事更加果断，弗朗西斯，但如果只有你知道路怎么走，他们还能有什么优势呢？”

“如果我的生活里没有你，准会空虚和乏味。”他笑了，真就这么想的，“好了，该耙下灰了，看看是否还有余火。”他吻了她后，起身又回到了窗前观望。

“外面有什么？”她问道。

“没什么。至少现在没有，但很快就会有的。要知道，撒切尔研究会想在外边草坪上给这位女男爵立个雕像。”他指着唐宁街花园墙外的圣·詹姆斯公园对面那块修剪整齐的草地。“你知道，眼前的这个景观二百五十年来都没有变过。内阁会议室里挂着一张画，所有的都在上面，一样的砖，一样的门，甚至地面铺的石头都是原样的。现在他们想在那里立一个鬼雕像。”

他不可思议地摇摇头说：“建造雕像的钱几乎都捐齐了。”他好像被锡铁皮裹住了，僵硬地站在那里，脸颊因沮丧抽搐着，“莫蒂玛，如果我每天早上打开卧室窗帘看见的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个鬼女人，那我不就到头了吗？”

“阻止它发生，弗朗西斯。”

^① 埃德蒙·伯克：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英美保守主义的思想大师。曾两度进入政府，担任下院议员，并成为英国18世纪下半叶辉格党的领袖人物和主要发言人。

“该怎么办呢？”

“她有资格获立雕像吗？她是因为对自己内阁成员的不忠被赶下台的。难道要用这个雕像展示她背上插进去的刀子吗？”

“他们几乎全都是背后挨刀才失去权力的，亲爱的，被他们的同事或者自己的选区干掉的。就像恺撒，在始料未及的事件中被人从背后做了手脚。野心让领袖们刚愎自用，让懦弱者遭遇血光之灾，而他们却不知该何时退步抽身。”

“那个地方只能安放一位首相的塑像，那就是你。”

她的观点让他呵呵地乐了，“或许你说的对，但是把我这血肉变成石头是不是早了点？别操之过急了。”

两个小时后，他就像被裹在蛇发女妖美杜莎的胳膊里过了一夜一样，呆住了。他的新闻秘书习惯定期给他安排一些短暂会见，邀请一些慈善机构的代表、普通市民或是没有经验的基层负责人到唐宁街10号的门口，让他见见。这样简短的访问，既可防止实质性的游说，又能给相机镜头足够的时间来显示首相的关心。那位喜爱曲棍球运动的新闻秘书叫德拉包尔，他把这样短而快的接见称为“咔嚓把戏”。从早上六点起，他就在办公桌前整理晨报，把认为值得注意的文章精选出来，然后写一份概要。快到九点半时，他在门口遇到了厄克特。

“德拉包尔，今天有什么新闻？”厄克特一边问，一边从内阁会议室轻快地大步走下铺着红地毯的廊道。

“一个生日惊喜，首相。本周见见退休人员，他们有话要说。”

厄克特感到早饭正在胸部的某个地方翻腾，“你告诉过我吗？”

“首相，上周末我给您的文件箱里留过一张便条。”

“很不巧，更重要的国务信件一直让我无暇过问。”厄克特含糊其词答道。真该死，德拉包尔的留言条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如果一个首相无法依靠专业人员处理好细节……

大门突然开了，厄克特走到了亮光处。他眨了下眼，笑容满面，举起手来问候观众，街上仿佛站满了欢呼的人群，而不是街对面挤成一堆的一小群愤世嫉俗的记者。从全国各个地方选出来的十五名

退休人员围坐在他身旁。这是德拉包尔安排的，预先还进行了小鸡围着母鸡式的模拟排练。这种机械般的模式永远不变：厄克特问他们的名字，带着认真的微笑倾听，同情地点头，然后转向下一位。过一会儿他们会被德拉包尔的手下迅速带走，来到令人难忘的白厅某处，相关部委的低级部长会给他们端来速溶咖啡。一周之后，他们都会收到一张与首相握手的照片和一张像是他签名的打印纸条，感谢他们的到访。他们当地的小报也会收到同样的材料。这类会面交谈有时也会提出社会很关心的问题或个案，来访的大部分人都会把这种亲善的经历带到酒吧或者俱乐部里去分享。这就是在赢得民心和选票的伟大战争中的小小战法，它很有效，首相们通常都会这么做。

厄克特马上就完成了问候仪式，走向访问团的最后一位成员。一个大约五英尺高的物品斜靠着栏杆，厄克特轻快地走过来时，一位老者把它移至身前。原来是一个巨大的信封，上面简单地写着：“首相亲收”。

“福寿无疆，厄克特先生！”老者用鸟鸣般的声调说道。

厄克特转身去找德拉包尔，但这位新闻秘书正走向街那边去指挥摄影师们。厄克特身边没有了随从。

“你要拆开看吗？”另一位老者问道。

在厄克特看来，大信封口早就脱落，里面的贺卡已经掉到了他面前。

“我们期待你，F.U.。”鲜红的大字写在贺卡外面的上方，下面写着：“今日65岁！”

退休老者们欢呼起来，此时一位还没贺卡高的退休老者打开了大贺卡，内容展现出来。

“欢迎加入领退休金者的俱乐部”是华丽的手写体，“退休者的力量！”这些字的旁边装饰着拐杖交叉的图案。

厄克特的眼里闪出大理石般的冷光。摄影师们不仅很少见到首相笑得如此灿烂，更少见他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就像瞬间被凿子刻在脸上一样。当他被簇拥着走到门口对面的路上时，这笑容仍旧

一直保持着。他走到这边来，不是像往常一样与媒体人士说句笑话，而是要抓住愚蠢的德拉包尔。

一阵“生日快乐”的合唱与各种各样的叫喊声混在了一起。“弗朗西斯，有任何有关退休的预告吗？”“你要领养老金吗？”点头，摇头，他不停地转换。整个气氛是友善而欢快的，德拉包尔热情四溢，这个笨蛋还不知道自己摊上了大事。

“您是不是太老了，65岁还要面对极大的工作压力？”一个五官挤在一起的小脸女人问道，同时把一部磁带录音机伸到他面前。

“丘吉尔首相大概没这样想过，他是从65岁才开始当首相的。”

“美国总统只有43岁。”另一个声音从混乱中传来。

“还没有讨论要退休吗？”

“本周内不会啦，我的日程都安排满了。”

这顿劈里啪啦不怀好意的问话，显然被幽默的话语挡了回去。厄克特甚至有意地呵呵一笑，表示没当回事。政治或许是在法律允许下被宗教仪式化的责骂形态，最残忍、最无情，应付的妙诀就是假装没有受伤。

“您是如何看待今天的民调的？”发问人是来自《每日电讯报》的狄奇·威瑟斯，一个资深记者，擅长把最敏感的感受巧妙地藏在友好的散装黑啤酒里。

“哦，民调。”

“是的，我们今天刊登的。”

德拉包尔却意外地跳起了捷克舞，两只脚轮换着弹跳，好像踩在燃烧的煤块上。他没有把这个民调放进他的文摘里，还有《镜报》的辛辣社论“该离开了”。天啊，今天是首相的生日，一年只有这一天来欢庆，他觉得该让首相轻松一下了。这并不是因为德拉包尔是一只只有毛病的应声虫，很简单，他秉持着在这样的日子里“小心不犯大错”的哲理。结果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信使们匆忙地把战场失利的消息送到后，反因涣散军心而被毙。

“贵党支持者中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认为你应该在下次大选前退休。”报社记者狄奇解释道。

“那就是说，多数人还是坚持我应该继续留下喽？”

“接替你的人里最受欢迎的是汤姆·梅克皮斯。到时候，你希望他来接替吗？”

“亲爱的狄奇，到接班的时候，我相信汤姆·梅克皮斯必须战胜其他很多有希望当首相的人，甚至包括公交车司机。”

“梅克皮斯 = 公交司机”，记者狄奇潦草地记下这句贬损的话。

“所以你要坚持干下去，坚持，一直坚持吗？”

“你可能会那样说吧。”厄克特开口道，“但是我希望你别这么写。我欣慰自己政绩良好，虽说我不贪恋权力，只要我的智慧和我的牙齿还都可以使用……”

“当你最终退休时，你想做什么，厄克特先生？”小脸女人又突然插话进来。

“做？”勉强温和的褶皱变成了一条不可预测的小河。“做？做？哎哟，像他们一样痛苦和郁闷，我猜想。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我还有一次内阁会议。”

他转身返回，他希望这是个有尊严的撤离，像一头雄狮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洞穴。德拉包尔一只猫一样甩着尾巴，他已做了决定，没有跟随首相。

厄克特碰到刚从电梯里出来的妻子。莫蒂玛问道：“一切顺利？”她刚问完就注意到他的眼神了。

“他们说该改变了，莫蒂玛。”他呸了一下，咬牙切齿地说，“我会让他们看到改变的。从那个该死的傻蛋新闻秘书开始。”

* * *

“令人惊奇。”内阁成员一个个进来前，厄克特就坐在大桌旁思忖，“政治家们怎么都长得像自己所代表的选区？”

安妮塔·伯克，就像一个单行道纵横的毫无计划性的犹太人郊区。理查德·格里夫，像一个破旧衰落的滨海小镇（据说他竞选的口号是“只有格里夫才能救拉仕夫”，可后来他居然忘了）。亚瑟·博

林布鲁克，像一个简朴的散发着强烈的联邦啤酒苦味的北方工人俱乐部。来自西敏寺区的科林·卡奇普尔，一张红润的脸与红砖结构的天主教堂风格一致，可是谣传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在苏豪红灯区徘徊。杰弗里·布扎·皮特，就是那个杰弗里，他幻想着把新斯波登镇变成模范城镇而自己就是那个幻想里的主持人。他整个就是中产阶级的产品，缺少对社会底层和历史的了解，至少不具备他希望尊重的历史。他自称皮特少爷，其实出生于酗酒的会计师家庭，无任何贵族血统。读小学时，他创造了新的姓氏布扎·皮特，据说这姓氏来自神秘的南非家族。在一家咖啡馆里，他以此传说解释他父亲的来历，结果被一些朋友听到。尽管他杜撰的其他想象力丰富的出身和成就也常常令自己陷入窘境，但是杰弗里认为只要能骗一部分人一辈子就可以了。

还有汤姆·梅克皮斯。他有东安格利亚沼泽地乏味的幽默、沼泽黏土的固执以及沼泽区历史上清教徒的说教怪癖。他是个具有社会公德心的伊顿公学毕业生，厄克特则认为那种公德心是过了头的罪恶感，无事生非的世袭特权。此人具有不容置疑的才能，但跟厄克特套路不符，这就是他被派到外交部当外相的原因。他的固执和乏味的幽默有助于在布鲁塞尔枯燥的议事厅里为英国的事业拼搏，他的说教不会给英国带来任何坏处。

厄克特内阁开会了。“你们谁也没有留心过，我不客气地说。”气氛很紧张，虽说德拉包尔失踪了，但是他恶作剧的晦气还在。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内结束，我要赶到白金汉宫去迎接阿曼苏丹王的到访。”他缓缓地环视着长长的会议桌，“我相信会比上次国事访问更为成功。”

他凝视着环境大臣安妮塔·伯克。她既是犹太人也是女性，这意味着权力的大门一开始就为她加了双重保险。当年她凭着一股蓬勃之气冲过了吊桥，如今却耷拉着头僵硬地坐在那里，好像她眼前的写字台垫板上突然出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十分专注。

“是的，很遗憾，环保大臣，不是吗？”

安妮塔，内阁里的唯一女性，挑战性地抬起了头，但一时找不

出话来。难道是她的错？数月来，她一直在筹划一个推广文明美德的宏大计划，以消除首都里的脏乱、低俗行为。宣传公关人员在伦敦某些高档餐厅安静角落的餐桌上仔细做了预测，并且宣布：活动启动日那天要搞一个新闻发布会，组织一次管乐队表演，安排一队移动广告宣传车、散发预制的七百万份小册子。

“伟大的城市将更加伟大。”

可他们谁都没料到——他们也无法预料到，无论祭祀祷告时奉献上多少苞谷粒喂养的鸡肉和高山湖围养的三文鱼都没有用，因为启动日那天，伦敦的下水道系统碰巧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惨的堵塞事件。一段维多利亚时代砖块结构的高大下水通道连续多处坍塌。地下铁被淹了，电网短路了，信号灯没有了，幽默也消失了。愤怒的百万乘客蚂蚁一样从地下涌到街头，造成交通大堵塞，堵住了远至郊区的所有主要支线道路。其中一条主道，从希斯罗机场出来的 M4 号公路上，有刚抵达的墨西哥总统的专车，预计四十分钟后可以到白金汉宫，那里已经聚满了恭候着他的皇室成员和政界显贵。但是一切都被堵死了。卡车组成的大型广告车也卡在路上，丢尽颜面。大部分宣传小册子还没发就被扔在僻静的街道里了。新闻发布会取消了，管乐队没有赶到，墨西哥总统也没有赶到，被堵在路上长达三个小时。

这一天首都的尊严消失了，被愤怒的浪潮和地下的污水冲走了。失败就必须找个替罪羊，而“安妮塔·伯克”最适合做小报的标题了。

“非常遗憾。”她同意厄克特的说法，显得尴尬，“时运不佳呀。”

“你已拿出来一个以照顾环保主义者为宗旨的新方案来重塑我们的名声，《净化空气准则》第 188 条。”听起来他好像在宣读案件记录。

“工作岗位的健康与安全。感官污染。”

“是气味。”

“是的，如果你喜欢那样说。”

“我们是反对这些的，是吧？”

“欧盟建议要对所有城市工作区域出现的严重感官污染实行监

视，对超标地点要采取强制措施。”

“你知道我住的街道那头有一家咖喱店……”博林布鲁克开始用聊家常的风格说话，但是厄克特恰好接过了话头。

“要么净化空气，要么关门停业。这都是你批准的。”

“真心实意地去做，更干净的空气，更好的环境。这样才能兑现我们宣言中的承诺，可以随时答复批评我们拖了欧洲后腿的人。”她用笔敲着写字台垫板，忧虑荡然无存。厄克特好像采取了那种讥讽的幽默。

“你去过特伦特河畔的伯顿镇吗，环保大臣？”

“我十六岁时在那里待过两天，参加一个初中毕业生的论坛。”她的眼睛闪着光，她打算被他在气势上压倒。

“很多年过去了，它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依然保留着五家啤酒厂和一家生产抹面包片的马麦酱^①的工厂。在炎热的夏日，整条商业大街充斥着难闻的发酵味。”

“正是这一点，首相。如果我们不要求他们做净化工作，他们是绝对不会动一下手指的。”

“但是整个镇的生存都是靠啤酒和马麦酱维持的。我担心他们的工作、营生、早点 and 茶饭。不需要提醒你们吧，那些啤酒厂可是本党最铁的社团支持者。”

环保大臣感觉到，坐在她两边的内阁部长们尽管身子还在红色的座椅里，却已经明显地向外挪动了一些以跟她保持距离，躲避交战中的弹片。

“你把他们关了，整个镇就会被从地图上抹掉。上帝呀，甚至德国纳粹空军都没做到这个。”

“这是欧盟的建议而我们有义务遵守……”

“不怀好意的法国人关掉了多少个城镇？八月份水线下降时，整个巴黎臭气熏天。难怪他们都逃到海边去了，把城市丢给游客。”

“这是布鲁塞尔经过精心研究后的集体决策。我们的未来取决

① 马麦酱：用酿酒时提取的酵母沉淀物制造，深棕色，黏稠，风味独特而鲜明。

于欧洲，而且它的……”

她又来这个了，沿着单行线的街道开车，而且方向错误。“让布鲁塞尔滚蛋吧！”厄克特再也无法控制蔑视，但他并没有提高声音，他不能表现出失控。“它现在就像一个官场妓院，整个欧洲大陆聚在那里相互乱搞，搞出的钱越多越好。”

博林布鲁克用手指连续叩击桌子表示赞同，以显示忠诚。咖喱店可以继续开了。

“如果你在那里花了与我一样多的时间，首相，你会发现……”她找到一个词，想了想，掂了掂后果，最终妥协道，“那个描述太夸张了点。”她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的，她不会压住自己有力的观点的，她不能像大部分坐在桌子旁的男人们那样被阉割掉。她是唯一的女性，他不敢炒了她。他敢吗？“这个准则是有关化工厂和炼油厂以及……”

“以及水产市场和鲜花商店！环保大臣，让我明确一下，我不打算让这个欧洲胡乱在我背后通过的。”

“首相，所有的细节都在厚厚的立场书中，我在布鲁塞尔部长委员会批准落实措施前两周提交给了您，我不清楚我还需要做什么。”

“直觉，政治直觉。”厄克特回应说，但争议该到此为止，会议才可继续。“不能都盼着我整天在政策文件堆里寻找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缓和了下来，可透过花镜看到下一个议题时，这个效果彻底被毁掉了。

鬼知道汤姆·梅克皮斯为何要加入这个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搞清的争辩。首先，他是一个天生调停者。其次，他是环保部长的朋友，也是欧洲的支持者，他根本不在乎厄克特的想法和态度。或许，他觉得既然他是主管国家的四个主要部委之一，他的地位有助于协调工作，缓和气氛，息事宁人。

“别担心，首相。”他非常轻松地劝道，此时厄克特在调整花镜，“从现在起，我们会让全部内阁文件文字的行距增加一倍。”

此话反成火上浇油，听起来像是责难。厄克特怎么了？太老了？衰老得不能胜任了？该出局了？对厄克特来说，他根本无法理解这

是幽默，而像是要求下台的呼声的巨大回音。这种突然射来的毒液让他猛然起身，身后的椅子翻倒在地毯上。

“一次民调就能给你如此殊荣，别欺骗自己了。”

空气因斥责而凝固，氧气越来越稀薄，罕有的紧张。梅克皮斯有呼吸困难之感了。一场内心愤恨的舞台静态戏剧场面在屋子里形成了。梅克皮斯也慢慢地站了起来。

“首相，相信我，我没有那个意思……”

其他人抓住了这个机会，两个内阁部长站了起来，暗示会议结束了，这也是个为这种特别的尴尬场面拉下帷幕的机会。一阵收拾文件纸张的声音后，他们很优雅地快速离开了，没说一句话。

厄克特生气了，对生活，对新闻秘书德拉包尔、环保大臣安妮塔和外相梅克皮斯。他生他们所有人的气，但主要还是生自己的气。

“内阁同事”之间是有一些规则的，也适用于那些同事：他们的野心明显得像一头站在肩头的饥饿苍鹰。

“你们要尊重近在咫尺的同事。”

“你们不可作伪证。”

“你们不可窥视同事的秘书或者职务（在某种情况下视他的妻子是可猎之物）。”

“你们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要祝福同事长寿。”

厄克特犯了条律。他发脾气，因而失去了局面的控制权。他做得太过了，显得骄横，但这不是他的真实目的，只因骄横伤人。损害他人时，自己亦受伤，要做很多补救工作。

但是他先要去小解。

他急忙走向内阁会议室外面的盥洗室，在莫蒂玛非常崇拜的亨利·摩尔^①雕塑作品旁，他看到了一脸铁青的汤姆·梅克皮斯，一位同事正在抚慰他。他的猎物还没有逃跑，这是一个可以包扎伤口和

^① 亨利·摩尔：（Henry Spencer Moore，1898-1986）英国雕塑家，摩尔以他的大型铸铜雕塑和大理石雕塑而闻名，受到英国艺术圈的推崇，他的创作使英国在现代主义艺术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相互缓解的机会。

“汤姆！”他向他挥手喊道。梅克皮斯明显不乐意地离开了同事，像小狗一样困惑地回到内阁会议室。“请听我说句话，汤姆。”厄克特向他请求，强挤出一丝微笑来，“但是，先得去方便一下。”

厄克特被憋得相当难受，压力加上早间的茶水，全都赶到一块了。他钻进了盥洗室，但是汤姆·梅克皮斯没有跟上他，而是懒散地待在门外等候。厄克特还真希望他能进来。面对尿池就不那么正式了，没有上下界限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对男人的、完全平等的谈话场所。可是梅克皮斯还真不属于“厕所聊天俱乐部”那类会员，他总是一副淡漠的、与众人保持距离的做派，此时更是不安地在外面晃动着，就像小男生等着校长传唤到办公室受训。真是一个可恨的家伙。

真烦人。厄克特的膀胱在膨胀，但他越使劲，泌尿系统好像被卡得越紧，无法应对紧急状况开闸放水，反而限制流量，滴滴涓流。他在想，难道所有这个年龄的男人都受憋屈之罪？真可笑，快点，就可怜可怜我吧！但它就是不快。厄克特审视了白瓷小便斗，又看了一下天花板，转移注意力，诅咒几句，心想应该咨询医师了，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还是不通畅。他现在很高兴梅克皮斯没有目睹他的窘境。

前列腺——老男人的痛苦。身体执行系统似乎与指挥系统失去了联系。

“汤姆，我晚些时候再找你谈吧。”他冲着门说了一声，知道“晚些时候”将会太晚了。外面传来一阵忙乱的脚步声，梅克皮斯一句话没说，带着怨恨走了。一个时机丢失了，一次机会溜走了。一位同事或许反目成为仇敌。

“你这个该死的，快点呀！”他咒骂着，但是毫无作用。

小便终于结束了，他将衬衣的袖饰链扣摘下，挽起袖子准备洗手时，仔细端详了一下镜中的自己。那个男人内心的感觉还是三十多岁，脸庞却变了——皮肉松弛了，有斑点了，憔悴的神色如冬日夕阳最后的余晖。眼睛与其说是蓝色，不如说是微肿的紫青色，颇

骨的很多部位已经鼓了出来，似乎要把薄薄的头皮撑破。这些都是他父亲的模样。这个战斗他是无法获胜的。

“生日快乐，弗朗西斯。”

* * *

杰弗里·布扎·皮特不会犹豫。在很多事情上，他是一个谨小慎微却又爱卖弄的有心计之人。根据待遇的细微差别，他把同事和熟人编排成一个类似赛事级别的表格。甲级队包括那些已经或即将达到事业高峰的人，他们每年都会收到一张圣诞卡——一份赠给其夫人或伴侣（绝无基佬）的某种殷勤的礼物；一张参加他精心安排的诸多社会活动之一的请柬和附加的某种特别关照，其细节都存在私人秘书的电脑里了，这些是社会精英。乙级队是那些还在向顶峰艰难攀爬的人，他们没有赠品也无特别关照。丙级队则属于那些有前景的年轻人，还在山脚下练习，他们会收到一张旨在鼓励的卡片。丁级队包含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他们从来没上过八卦栏目，满足于坐在后面观赏。对布扎·皮特而言，这个队根本不存在。

环保大臣安妮塔·伯克当然是甲级队的，但是最近遭遇了可能会把她砸进丁级队的岩崩，当然还要等她跌入谷底后再作评估。她站在唐宁街10号贴有黑白瓷砖的入口处一侧，缓缓气，定定神，准备迎接门外世界的关注，突然，她的胳膊被布扎·皮特拽住了。

“真是太糟了，安妮塔，你一定很生气吧？”

无语。但是她的眼睛说明了一切。

“你需要振作起来，今晚一起晚餐？”

面对这个没有料到的安慰，她的脸色有了光亮。她点了点头。

“我会联系你的。”说完他就走了。找个亲密随意之处，他这么想在著名的威尔顿斯酒吧餐厅要个包间是值得的，在那样的环境中受伤的心情和揭丑的火焰会被煽动起来，借着那白热化的炽焰来锤砸出可供政治战使用的小工具，如破碎的信任，私下谈的信息和牢骚话，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强化他或削弱别人的武器。有些人在自己行将死

去时喜欢拖带上别人。

除吃饭和闲聊外，不能再有多余的，即使她可能脆弱顺从也不行。十五年前，他们两人在英格兰东部滨海小镇的费利克斯托的旅店中度过了一个欢乐的下午，因此第二天没有去议政厅参加党的青年工作者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辩论会。他们都深情地记得那段时光，那个受到惊吓的年轻女服务员肯定也不会忘。但是，回忆毕竟是回忆，它应该留在记忆里，现在是工作。

不知为何，杰弗里·布扎·皮特陷入了沉思，恋尸癖可成为复杂的标题。

第九章

当我手捧他的骨灰时，我一定会对他充满信心。

小餐馆坐落于伦敦伊斯灵顿区的一条小街上，正好在完美规划的伦敦内城区以北和杂乱无序的伦敦外城区的分界处，一列列满载上班族、沿着东海岸线行驶的火车进进出出，已上年岁的拱形高架铁道路基被压得隆隆作响。白天小街上车来车往，熙熙攘攘，露天市场里嬉笑声一片；到了夜晚，在黯淡的路灯下，尤其是淫雨霏霏之夜，那街景就像是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书里飘出来似的。巷道幽深，阴影重重，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想穿过这条街。黄昏之后，大概只有伊凡杰洛斯·帕索利兹会在小街上活动。

他的前厅是个极小的躲在厚密窗帘下的餐馆，布满污垢的玻璃窗上贴了一张无情的宣告本店停业的通知。没有菜单，没有迎宾灯光。要不是门槛上有踩踏痕迹，这家小店看上去就像几个月都没生意了。不过，路边的匆匆过客谁会注意这家店呢？希腊文店名“范吉利斯”非常隐蔽低调，他要的就是这个。只有朋友和朋友介绍之人才能入门，绝不可能让还能喘气的地方官员或税务官员进来。对他们来说，“范吉利斯”店跟他已注销的账户一样，永久停业了。五张小桌上铺着褪色的桌布，燃着循环使用的蜡烛，放着多次圣诞节剩下的画有冬青树叶的纸餐巾，弥漫着私密亲热甚至带有阴谋的气氛。

身为小学教师的玛丽亚·帕索利兹看着六十多岁的希族塞浦路斯父亲蹒跚地挤进了狭小的开放式厨房，用关节变形的手指和充足的鲜柠檬汁把早市的产品变成了丰美的菜肴，柠檬蟹、糖汁烤羊、烧烤乳猪、洋蓍菜心和鹌鹑蛋……这个小小的酒馆与其说是在做生

意，不如说是帕索利兹从事个人爱好或逃避现实之处，玛丽亚知道对他来说这是更大的逃避。小厅里混乱地布满了勾起回忆的小古董、小摆设：一边墙上挂了一张渔网，网后面贴满了希腊明星签名照片，尽管有些人已经过气或过世；墙边放着堆满杂物的架子，架子上摆放着各种绘有特洛伊猎手的盘子，它们跟塞浦路斯爱神阿弗洛狄忒石膏像们争夺着地盘，还有各种各样的玻璃杯；门后有一顶破旧的英军头盔。

丰富的军事纪念品随处可见：一部战地电话机、一副仅剩框架的望远镜、褪色的希腊天青蓝国旗，以及爱尔兰的三色国旗。

主墙最显眼处挂着一幅粗糙的温斯顿·丘吉尔油画肖像——他得意地叼着雪茄，做着胜利的V形手势。下面是一张涂满潦草字迹的白色卡片，在希腊人心中这些字令英国二战首相丘吉尔与英国大诗人拜伦齐名：“我认为希腊血统的塞浦路斯人民，应该把自己祖国的合并当作一个理想来认真地、虔诚地、猛烈地拥抱……”

墙上只有这么一幅肖像画。画旁是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人靠在粗糙的白石灰墙上，敞着领子，凝视着一个角落，嘴角微微下撇。没有任何表明他身份的东西，因为不需要，他就是迈克尔·卡洛利斯，当年塞浦路斯分离主义运动的九位烈士之一。他是一个受过英国教育的前程似锦的乡村孩子，在殖民政府已是一位年轻的税务局科员了，后来成了独立组织埃奥卡的成员。这是他被绞死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他在尼科西亚监狱被英国人套住脖子勒死了。

这就是“范吉利斯”小餐馆。

自从几年前埋葬了妻子，伊凡杰洛斯·帕索利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严重地被往事折磨。阴沉沉的白昼与回忆漫无边际的长夜相连。在烛光小桌旁回想他的同志和乐意听话的年轻人，尽管在过去几个月里可想的人更少了。他被封闭在时间和痛苦的回忆里，灵魂和肉体不停挣扎。此刻他已弯腰驼背，他的整个成年都是瘸着走过来的，无情的断腿越来越痛。正如玛丽亚观察到的，他似乎正在萎缩，酸性物质正从内部将他掏空。

得知他的岛国即将实现和平，他愈加难受。“这不是我要的和平。”

他用浓重家乡口音轻声嘟囔。他过去的战斗为的是让塞浦路斯岛上所有的希族人回到希腊祖国的怀抱，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宗教、同一个政府。不管这政府如何腐败无能，只要是自己就行。为此他舍命战斗，直到那天身负三十磅重的迫击炮炮弹跌入深谷，腿骨刺穿了皮肉，腿关节从此不能弯曲。因为上了英国当局通缉名单，他无法到医院就医。很幸运，他的腿居然保住了。但坠入山谷摔裂了他的精神，他从此沉浸在悔恨中，因为自己和自己的残腿让人民失望而愧疚，自责自己做得不够。现在有人要把他热爱的岛永远分割开来，一半给土耳其人，不管怎样也都是他的过错。

玛丽亚想找到某种可以让他摆脱懊恼的东西，疏导他炽热的怀旧情怀，否则就只能坐在那里看着父亲慢慢萎缩，直到无影无踪。

“你什么时候结婚呀？”他又嘟囔起来，端着一盘腌制海鱼从她身边摇摇晃晃地走过，摆动得比风浪中水手的步态还夸张。“难道你没想过成家？”

家，是他一直重复的话题，一个自豪的塞浦路斯父亲关注着他唯一的孩子。在母亲给自己哺乳时，她也被灌输了很多故事，大山和乡村，会说话的神秘森林，热情、愚蠢而勇敢的祖先……难怪她总是找不到意中人。她出生在一个燃烧着神奇传说的家庭，而北伦敦街上哪有什么传奇故事，甚至连一个深黑眼圈的漂亮女人都见不到。

这就是家。她吃了一片凉爽的生萝卜，品尝着撒在上面的盐的味道，突然有了想法。她说：“老爸，”探身拽住了他长着厚厚皱皮的手，“坐一会儿，跟我谈谈。”

他“嗯”了一声，愣住了。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按她要求的做了。

“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讲的故事，那村里的情景，冬天雪花飘下，并被冻住时，你妈妈围坐在篝火旁给你们讲民间传说。干吗不把这些写下来，写成回忆录？你的家，也是我的家，这样就别管我什么时候成家了。”她笑了。

“我，写作？”他轻蔑地哼了一声。

“别这样，你只管谈，只管回忆，其余的我来做。想想，如果你读到你爷爷的，甚至你爷爷的爷爷的故事，会是什么情景？古老

的山里的生活方式已经消失殆尽，或许我孩子都接触不到了。但是我想让他们了解到它是什么样的。就算为你自己吧。”

他皱了皱眉，但没有立刻表示反对。

“这多好玩，老爸。只有你和我，利用这个暑假。这将是我们将再次拜访那里的理由。已经很多年了，我不知道你父亲在房后修建的谷仓、你母亲栽的葡萄藤是不是还在，你和你兄弟们打破的教堂玻璃是否已更换。”她开心地笑了，就像母亲去世前他们在一起欢笑那样。他的眼神里出现了一丝茫然，她从那目光里看到了烧焦的灰堆里迸发出的琥珀色火星。

“去老家扫扫坟吧。”他低声说道，“千万别让他们荒了。”

这样可以祛除一些鬼怪了，她这样想。记录，会消除罪恶感，让光亮进入他的心底，释放所有恶魔。

他吸了一下鼻子，仿佛已闻到了松树的香味。“没有什么坏处吧，我想。”他这句话可是数月来最有人情味的了。

第十章

我看不出妥协有何意义，简直就像建议以蹦跳来治疗眩晕症。

首相的座驾驶入了白金汉宫东南面的一条林荫大道，莫蒂玛再也无法利用街灯来查看妆容了。“那么柯蕾尔·喀尔森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问道，同时咔嚓一下合上了粉盒。

“与众不同。”厄克特停下来思考着，“党鞭们不关心她。”他推断，似乎还没有成型的看法。

“惹是生非？”

“不。我想是老男孩们的关系网出了故障，无法给一个开着价值五万英镑奔驰跑车又不按他们规矩玩的女人定位。我还听说，她能言善辩。”

“连你这个前党鞭长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赴宴？”

“因为她很坚持，她的邀请好像总能悄悄地爬到名单第一位。她与众不同。”

“听起来你好像还真认可她啦，弗朗西斯。”她挑逗地探问，好奇心被挑起来了。

“或许我是。作为首席党鞭，我欢迎蠢才和庸才。但作为首相，角度不同，需要多一点的人才。哎，我说过她四十岁以下又非常招人喜欢吗？”他回敬了她的挑逗。

“想给她一个职位？”

“不知道。这就是赴宴的理由，更多一点了解她。我想我的船

上该增添新成员了。”

“但是要在救生筏上腾出空来，就得扔下去几个老水手。有志愿者吗？”

“如果把那该死的蠢蛋德拉包尔甩到河里，我会很高兴。安妮塔生来就是当鱼饵的。”

“我以为她很忠诚。”

“我们的拉布拉多狗也很忠诚。”

“想开些，弗朗西斯。再多想开一些，把它找回来。”

“找回什么？”

“找回恐惧。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变得又懒又胖，你的成功让他们做事太容易，都有时间去梦想兵变了。”他们路过白金汉宫，王旗在灯光照耀下自豪地飘扬着。“甚至连国王都不会觉得王位是安全的。”

一时间，他们都陷入了回忆。

“要提醒他们恐惧和党纪鞭子的滋味。让他们夜不能寐，梦里也想着你的意愿，而不是他们的。”粉盒又掏出来了，离要去的地方很近了，“好几个月我们都没有好好实行船底拖曳的惩罚了吧，你知道小报的鲨鱼们喜欢这种惩罚。”

“有你在，亲爱的，生活好像充满了机会。”

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她转过身面对着他，说：“我不会让你成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被自己的船员绑缚在船底下受拖刑。弗朗西斯，你比他们更伟大。”

“他们会立碑纪念我……”

她又转身照镜子。“所以找几个人惩罚一下，以儆效尤，吸收一些新成员，否则你就得像我一样吃医疗激素了。”

* * *

位于伦敦市贝尔格拉维亚区中段的乳白色房子的门被两个小姑娘齐心协力地打开了。她们穿着紧身睡衣，扎着小辫，干干净净地

迎接客人。

“晚上好，厄克特太太，厄克特先生。”年龄大点的女孩伸出手来，说：“我是艾比，这是戴安娜。”

“我快七岁了，艾比九岁。”戴安娜说话时口齿不清，因为两颗门牙还没长齐。“这是汤格尔。”她从身后拿出一只毛茸茸带斑点的玩具狗来，说，“他马上就三岁了，而且完全……”

“好了，孩子们。”柯蕾尔一脸笑容地从她们身后出现了，“你们已经问候过了，现在该上楼睡觉去了。”

立体音响般的催促声回响在过道里。

“快点，要不下周就没有爆米花吃了。”

两个女孩的抗议被母亲的威胁镇住了，咯咯笑着上了楼梯。

“明早的新校服已经放在外面了，别忘了穿。”妈妈对着上楼的背影喊完后，转过身来面对客人，说道，“抱歉，只好先工作后娱乐。欢迎您，弗朗西斯。还有您，厄克特太太。”

“叫我莫蒂玛。”

“感谢您。我了解您的丈夫远胜过了解您，所以有些尴尬。”

“别担心，我不会吃醋的。我不得不与世界上的其他人一起分享他，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迷人的年轻女士。”

“嗨嗨，谢谢你。”柯蕾尔小声回敬了这种恭维。在廊厅枝形玻璃吊灯的光线下，她有一种让莫蒂玛嫉妒的光彩，莫蒂玛想，这种光彩就是《时尚》杂志里面展现女性与母性合二为一之美。柯蕾尔也做过广告上那种脱光了的大肚子孕妇，用形象来指导那些出虚汗、腰背痛、手提森宝利超市袋子的孕妇该怎么做吗？

柯蕾尔引见了在她后面一步之遥的丈夫约翰尼斯，尽管这是妻子的活动，他的风采却也不容忽视，他看上去深思熟虑、淡定从容、实际能力很强。这也是他多年练就的，因为他的年龄更接近厄克特而不是柯蕾尔。他说话特别慢，带有美妙的北欧口音。约翰尼斯·喀尔森老谋深算的站姿，意味着他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已得到了的男人，而她展示了一个壮志未酬的女性的青春活力。多大的反差呀！然而莫蒂玛很快就明白了，尽管表面差距很大，喀尔森夫

妇却好像非常般配，能相互理解，相互体贴。也许她嫁给他不是为了他的财富。

柯蕾尔把他们引进一个空间很大的粉彩墙的客厅，这种结构是展示欧洲现代艺术家作品的理想之地。其他八位客人已到齐了。厄克特认识其中一人，其余的也都听说过。柯蕾尔给了他一份手写的来客简介，包括她老公约翰尼斯。人员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简介很容易看懂。一位粗犷的北部兰开夏实业家，他很成功地把废弃纺织厂改造成了写字楼和居民住宅，所以他老婆有钱去美国佛罗里达玩半年，再去法国马赛玩半年。下两位客人是BBC-2 晚间新闻栏目主编和她从事酒类进口生意的丈夫，他不仅为晚宴带来了美酒，而且用他最近一次去格鲁吉亚山区葡萄园碰到的趣事给聚会添乐。因被控酗酒，他在监狱待了三晚，直到他同意从警察局长的兄弟那里购买一批酒后才被释放。幸运的是，那批酒竟是佳酿。

还有一对毫不掩饰的“爱尔兰男士和美国情人”伴侣，他们合开了家公司，声称他们发明了最新的离婚程序——“法律后勤”。“也就是另外诉讼策略的选择。”爱尔兰男人解释说。“律师的话都是胡说八道，对证人作辅导和诱使陪审团说谎。”女人插话道。

下一个是纽厄斯。厄克特知道他会来，而且是后来才增补到客人名单上的，此次他以看牙病的私人身份来访。他的家族果品公司十多年来一直依靠着喀尔森运输力量。外交部通常会厄克特在无官员在场的情形下与土族塞浦路斯国的总统见面觉得不安，虽说一旦签署和平条约，纽厄斯很快就不是国际弃儿了。不过，外交部这次没有反对，因为厄克特没有告诉他们。在实现和平这个无休止探讨和妥协的过程中，外交部应该努力与尼科西亚、安卡拉、雅典、布鲁塞尔以及其他若干国家去落实和谈。若不把这些事交给外交部，他们都会因无事可做被饿死。

柯蕾尔递给厄克特一杯麦芽威士忌——他喜爱的布鲁莱迪，她预先做了功课——同时把他推向晚间新闻的总编和开发商，因为他们在餐桌上不挨着他坐。

“施压集团就是个祸害。”开发商思勒舍抗议道，“我说的对吧，

乌库特先生？”他把“厄克特”以原汁原味的苏格兰音发成“乌库特”，而不是深受BBC喜爱的软绵绵的英格兰口音“厄克特”。他觉得BBC常常既不懂发音又不懂政策。

“过去曾经是安静而无邪念的主流民众，乡亲们，大家修剪着草坪一起打赢战争。现在好像每个人都成了少数民族什么的，喊着奇怪的口号躺在路上，试图阻挡其他人的正常生活。环境保护者们……”开发商思勒舍说话时强调着每一个音节，就像被拧着脖子，“……会让这个国家瘫痪。”

“只要是传统，我们就必须得保护吗？”晚间新闻主编温迪优雅地接受了争论，实际上她扮演的是孤独的卫道士。

“无休止的绿色争闹。”厄克特猛然开口，加入了这个游戏，“现在到处都是绿色议题，本能地怀念用木叉子、马驹、夹子捕猎的日子。你们知道的，十年前北部城镇很多街道都被废弃了，现在因为人们匆匆地去购物，到处交通拥挤。我更乐意在这些交通堵塞自豪。”

“我能引述您的话吗，首相？”温迪笑了。

“我不确定。”

“或许可以转述，但是你最好别这样做，姑娘。”一谈自己的事，思勒舍来劲了，“我在西南伦敦的旺兹沃思镇有开发计划，围绕一家破烂不堪的电影院，它既不能使用，也不是装饰性建筑，实际上已经破败不堪了，但他们会让我拆了它吗？抗议者说他们宁可要凋零的电影院，也不要新工作机会和便利设施，以及价值数百万英镑的多功能购物中心。愚蠢的混蛋们不想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他们只是坐在外面的街道上鼓动请愿，强迫我走一个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完成的咨询程序。这是对中产阶级的打劫。”

“我相信不会来我家打劫的。”柯蕾尔请他们去餐厅用餐，他们跟着她的招呼离开了。厄克特发现他和思勒舍单独在一起了。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思勒舍先生？”

“这样我就只好揣钱走人，存到某个加勒比海的银行里，然后买副太阳镜得啦！”

“太为你感到惋惜了，对国家也是个损失。”

“那政府会为此做点什么吗，首相？”

“思勒舍先生，我很吃惊，像你这样阅历丰富的人竟然会以为政府有能力帮忙。”厄克特有个谈话习惯，谈到他的同事时总有一种神态，像个看穿人生的校长面对该挨板子的学童。

“所以，只好远走加勒比海喽。”

“也许，答案在更近处。”

“有多近？”

“或许是布里克斯顿？”

“我觉得有点意思了。”

“我只是想，为什么抗议者想要一个电影院，而你却偏不给他们。”

“要什么给什么，可没法这么玩。再说，没人要看电影。”

“你显然放错了影片。举个例子说，如果你放映具有强烈少数民族风格的崇拜性电影呢？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塔法里教^①和其特有的发型吗？”

“那我就得免票了。”

“很多很多。我建议整个黑人区都要给。”

“上帝啊，整个地方都会被人海淹没的。可有什么意义呢？”

厄克特在餐厅入口拽住对方的衣袖，让他晚进去一会儿，压低声音说：“关键是，思勒舍先生，连续搞上四周的黑人雷鬼音乐大师鲍勃·马利^②的专场和西非的‘啾啾’咒语声专题后，如果旺兹沃思镇的可爱的镇民们，改变了对你建一个电影院的想法，我不会吃惊的。确实，我确信他们会匍匐爬到你面前，乞求你开推土机来吧。”他的眉毛富有暗示性地扬了一下，“这就是中产阶级可怜的生活，他们开明的自由主义不知为何一到晚上就消失了。”

思勒舍颇有些目瞪口呆，柯蕾尔再一次来请他们入座。“这可

① 塔法里教：由非洲人组成的致力于解放黑奴的群体。他们的发型被称为 Dreadlocks，也就是脏辫，将头发结成许多粗糙而风格强烈的小辫子，后来因摇滚音乐盛行而流行全世界。

② 鲍勃·马利：(Bob Marley)牙买加人，被誉为牙买加的民族英雄，对牙买加以及世界流行音乐的贡献，使他站到了最伟大的音乐家的行列里。

是一个正派的聚会场地。不论你们俩在搞什么阴谋，最好还是停下来。”她调侃着说，“否则没有布丁甜点了。”

“我刚明白过来，宝贝。要知道，你的老板是一个杰出的人。”思勒舍激动的声音里透出从未有过的敬佩。

“你同意了，我很高兴。我女性的本能感觉到，一张有分量的支票正要写给党的总部吧？”她问道，在领他入座时，晃了晃他的胳膊。

“我这辈子第一次，我想会的。”

柯蕾尔在桌子那头的主人席位坐下，左右分别是厄克特和纽厄斯。“我非常敬佩您，弗朗西斯。五年来我一直无法让他解囊相助，而你五分钟就搞定了。你是把整个党都卖给他了，还是只卖了几条原则？”

“我提醒他政治的草根里有很多杂草。”

“在贸易市场里有很多生意可做。”纽厄斯补充道。

“某人私访时就可以玩世不恭呀，纽厄斯先生。”她挑逗着说。

“是呀，如果不做交易，到贸易市场里去有什么意义呢？”他笑了。

“浏览商店橱窗不行吗？”

他欣赏地扫视着她，她散乱卷曲的秀发垂在肩头，并不需要头饰。他在眼神令人不快之前，他就转移去观察餐厅了。这里的现代艺术品已让位于维多利亚经典作品，漂白了的橡木镶板取代了柔软的粉彩墙壁。“你可没有给人那种印象——花一辈子时间只是把鼻子贴在橱窗玻璃上的美女。”

“那倒是真的。但这样至少可以让我把手放在胸前，否认我有野心夺取你的职位，弗朗西斯。”

“怎么会呢？”他用一种根本不可能的语调质问。

她在远处，嘴一撇，“我无法住在唐宁街首相府，离哈罗德百货公司太远了。”

晚宴非常成功。

厄克特正要和妻子一起离开，纽厄斯把他领到了一边。

“首相，我一直想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帮助我们岛实现了和平。我想让您知道我们永远都无法报答您。”

“私下里说，总统先生，我是多么地敬佩你的毅力。正如我们吃了苦头后才知道，希腊人绝对不是最容易对付的。你知道吗，雅典卫城坍塌声在他们耳边轰鸣时，他们还要索回埃尔金浮雕像？简直是放荡的破坏。”

“不过，希族塞浦路斯人是不同的。”

“可以那样说。但巴尔干半岛的血还是浓于水的。或者说，脑波一致。”

“还有石油。”

“什么？请原谅。”

“您知道海域地震勘探报告发表了吗？”

“知道，但它没说有石油，对吧？”

“一点也没错。”纽厄斯停顿了，两人沉默了一下。“但我一直在想，要让您知道那里有石油，如果石油归我管理，我非常渴望让我的英国朋友帮助我们开采。”

“说了半天，听起来好像只是你希望有油，但报告却说没有油。”

“或许是本能的感覺？”

“为了你的面子，就算这些本能都是对的，但是结果还要取决于边界划分决议。”

“一点也没错。”

“噢，我想我理解了。”

“在石油方面，我有非常强的本能感觉，厄克特先生。”

厄克特很清楚他的脚此时就站在交易市场的中间。“我无权干涉，哪怕我想做。”他轻声地回答道，“裁决是一个司法程序，不归我管。”

“我完全理解，但是，如果我的感觉是正确的，而国际仲裁出了差错，那可就成了千古罪人，希腊人会把所有的开采权给他们的好朋友法国人。”

“是个悲剧。”

“对你的国家和我的来说都是巨大的财富……”为什么厄克特

会觉得他说的“为了你和我”是真话呢？本能感觉，对，就是它。“巨大财富的损失，而我失去的最多。想象一下，如果我的人民发现我把石油财富给了人，我会面对什么？我会横尸首都尼科西亚的大街的。”

“那我们必然希望财富之神垂青你，而智慧之神爱慕法官了。”

“我将会有无数个理由万分感激您，厄克特先生。”

他们的信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保持着平衡，动得稍微快点、急点，两人都会掉下去。是厄克特逃走呢，还是纽厄斯推进？他们悄悄耳语时尽量保持着优雅姿态，突然有一个随意的声音插入：“感激？你们不认为这在政治里是稀罕商品吗？”是莫蒂玛。她告别完毕后，悄悄来到他身旁，“你宁愿被痛打也不能让法国人偷走任何东西，你必须找到一个帮助纽厄斯先生的方法。”

“我会为他祝福。”他点头向土耳其人告别，厄克特从独木桥上退了下来。

柯蕾尔在前门等他。

“真是非常好的晚宴。”他拿起她的手，致谢道，“如果我能像你组织晚宴那样组织我的政府该多好呀。”

“但是您能呀，弗朗西斯。完全是一样的。您邀请客人，安排食谱，排好座次。窍门是厨房里得有两个好帮手。”

“正好，我一直想重新安排座椅，玩个抢座位游戏。好帮手我也要。你有什么想法？”

“您想让我随便说？”

“当然。例如，新闻秘书德拉包尔。”

“灾星。”

“同意。那么巴利·克拉沫呢？”

“名如其人。”

“你认为在内阁厨房里不能有什么泡沫？”他笑了，很享受这个文字游戏。

巴利·克拉沫是首相的国会私人秘书，简称“国私秘书”（PPS）。担任国私秘书的人也须是国会议员，被认为是国会里最低级的生命形式，其性质是一个非官方的、听命于内阁大臣的奴隶，只要内阁

部长要求干的都必须做，从端茶到监视同事的举动。忙成这样却没有薪水，而且对个人而言代价极高，因为国私秘书在国会里不能独立存在，在一切事务中只能按照政府既定政策办事。因此这也是让逐渐成为惹事精的后排议员为获得此职而闭嘴的绝妙方式。

然而，这个职位很受追捧，因为它提供了零距离观察内阁部长工作的机会，被视为通往内阁的第一级台阶，也是提拔新部长的培训基地。干这些活的人把自己比作二战轰炸机的“尾部机枪手”，若几经大难不死就会被提升为导航员，甚至机长。更有玩世不恭者，称其为剥夺一位后排议员独立思想和行动功能程序的开始，凡通过此程序者，可迅速成为担任高级职务的更适合人选。

国私秘书寄生在内阁部长的阴影里，不再独立存在，其投票权都由部长代理了。如果是阴影足够高大，国私秘书不仅有权进入威斯敏斯特宫和所有政府部门，还可以经常参与到部长的私生活中去。

先不说做首相的国私秘书，单说做一个内阁部长的国私秘书，就有很多成名机会，例如站在部长的右边或坐在其后面，这对很多年轻的国会议员来说，是最充满诱惑力的机会。这就是为何他们毫无顾虑地用独立性作交换，就是为了得到领悟的机会和初步发威政坛的捷径。

很遗憾，巴利·克拉沫在该止步时却跳了起来，在该走开时却徘徊不动。他热衷此项工作却又谨小慎微，他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剥夺了他的主动性和可以读懂厄克特心情和情绪的能力。此人不机敏，不聪慧，不会有美好的未来。

“他不称职，是吧？”厄克特说道。

“是的，但我是称职的。”

他拿过外衣，听到她的冒失之言后呵呵笑了。整个基督教世界里从来就没有过女性国私秘书，首相也没有过。男人们不会喜欢女人干这活，他们会制造出很多跟床事相关的低级笑话。但是，厄克特深入思考过了，他正有破除这些清规戒律的意图。得罪几个人又怎样？事情会更好的，同时还可提醒他们谁在掌舵。他需要新的跑腿的，至少这腿既年轻又有诱惑力，比克拉沫那样的腿容易相处。

他觉得她的作用远超过人体模特。

“你愿意放弃奔驰车去玛莎店买服装吗？”

“不放弃。我也不会为了当你的国私秘书去剃光头、让腿上长毛或者每月有三天头痛。”

他向其他宾客挥手告别，辞别的事情代替了答复，“该走了。”他呼唤正在与纽厄斯道别的莫蒂玛，而柯蕾尔还在他肩旁等待他的关注。

“我胜任此职，弗朗西斯。”

他在门口回过头来，“你知道，我的确相信你能胜任。”

第十一章

天下政客皆损人利己之徒，我卖友故我在。

她不再有高潮时那种销魂的快感了。床垫里一根松懈了的弹簧发出有节奏的抗议声，一下子把她拖进了黑暗的童年记忆中。她的肢体难以掩饰失去了快感的不协调，满屋子都是暴风骤雨般的疯狂声，处在癫狂状态的他也一定注意到了她的变化。

她的记忆里大都是这些混合的声音。童年的她住在伦敦北部一个小小的薄板房里，采用的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取暖方式，夜里经常被肉体 and 床垫弹簧挤压的呻吟声吵醒。八岁的她曾问过这声音是怎么回事，妈妈羞怯地低声说可能是孩子们常做的梦和音乐。或许这就是激励哈里森·伯特威斯尔成为英国当代大作曲家的原因吧，她还是比较喜欢听床垫弹簧的摩擦声的。

现在还有人用那种烦人的装满了嘎吱响的钢丝圈的沙发床吗？她睡过很多年那种床，对此没有遗憾。她也不怀念起居室的毯子，因为上面有烟头烧过的密密麻麻的痕迹、斑斑油迹以及其他说不清楚的污迹。“我会到哈德威克地毯店给你买块新的。”父亲总是这样许诺母亲，但从没做到。

柯蕾尔·喀尔森已经甩掉了许多往事，但遥远的思绪还是会把她拽回去。她记忆最深刻的是恐怖，而不是身体的疼痛。那些憎恶，后来发现里面可能还有爱；那些泪水，三个孩子在一起谈论生活现状时怎么都无法止住的泪水。她逃离了那个环境，她的姐姐也是，弟弟却没有。他在伦敦南部的街头市场做鲜鱼批发小生意，在酗酒和家暴之中轮回，会沿着父亲的老路走到头，只有在醉驾被拘时才

会中断一下酗酒、家暴、卖鱼的生活模式。那天，父亲像平时一样很晚才回家吃晚饭。他诅咒家里的每一个人，在扔掉热过的饭菜时，突然跌倒在播映着英超足球大赛的电视屏幕前，口吐白沫闭上了眼睛。

医生宣布是严重的冠心病。“无痛苦，戴维斯太太。”他确信地说道。她们都觉得他这样死去太便宜了这个混蛋。在火化混蛋父亲的同一天，她们也把起居室的毯子一同烧掉了。

记忆像野草一样随处生根发芽，不论怎样铲除和翻耙，它们的根永远会深藏在里面。

“你怎么啦？”汤姆·梅克皮斯气喘吁吁地从枕头上露出红扑扑的脸问道。

“啊，不好意思，想起了遥远的三十年前的事情。”她一边道歉，一边把被他压住的身子挪开。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不记得你谈过你的童年。在这里，你大门紧闭。”他用一个手指轻轻地将她前额的头发拨开，“我不喜欢你对我隐藏什么秘密。当我与你像这样共享芙蓉帐暖时，我要你的全部。你知道的，在很长很长时间里，你将是我的生活里最重要的部分。”

她望着他，那对体贴而深情的双眸中仍然保留了一丝小男孩的固执劲，令他的政见和个性充满激情和感染力。她知道就是此刻了，而且必须是此刻，还没有发生更多伤害的此刻。

“汤姆，我们得结束了。”

“你要回到国会去？”

“不是。你和我所有的这些事，不要再继续交往了。”

她看到了惊恐，然后是痛苦，无法掩饰地呈现在他的脸上。

“但是，为什么……”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你，落入鸳鸯被下并不意味着我会坠入爱河。我无法填补你生活的空缺，在我还没有伤害你之前，我最好还是结束吧。”她可以看到她已经伤害了他。

他离开她的身体，平躺下来，看着天花板，担心她会看到他眼

中的迷惘。很多年来，他第一次想抽支烟。“你知道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

“我无法成为可以稳住你的锚。”这的确是他迫切需要的。政治激流在他身边卷起的漩涡前所未有的不稳定了，有的把他拖进来，有的显然嫉妒地把他扯回去，他私生活中缺少坚定的关系，令他的缺陷暴露得更为明显。他最小的儿子已经二十岁，读大学了。从事学术的妻子是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沉湎于新的自由自在的空间中。她不过就是他生活中的匆匆过客，两人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了。他感到孤独，五十岁对梅克皮斯而言是一个残忍时期。

“别这样，柯蕾尔。让我们再坚持一个月左右，然后谈谈该怎么办。”他尽量不表现出在恳求她。

“不行，汤姆，必须现在。你没有婚姻风险，但我有。再说，还有其他复杂的事。”

“你有其他人了？”痛苦让他变得易怒了。

“算是吧。我今天早上同首相待了一个小时，他想让我成为他的国私秘书。”

“那你答应了？”

“别把这弄得像是在指控我，汤姆。天啊，你是他的外交大臣。”

“但是他的国私秘书，这也太……近身了。”

“你嫉妒我。”

“你好像有喜欢老大伯的怪癖。”被她的话激怒了，他恶狠狠地回了一句。

“你混蛋，别把我老公扯进来！”她的斥责像是给了他一记耳光，而且伤得很深。

“原谅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关心你。别靠弗朗西斯太近，柯蕾尔，别把自己捆绑到一条下沉的船上。”

“这是对我的幸福不带偏见的关心？”

“我从来都没有胡乱给过你忠告呀。”

这是无法否认的。初入政坛时，梅克皮斯一直指引着柯蕾尔。在连续几个专任委员会都确定她的长相太令人分心或者她应该负责

儿童事务时，梅克皮斯力挺着她；当她凭借坚韧特质有所收获时，他又帮助她在国会立足，让她做好应对国会中带有性话语攻击的准备，甚至成功地把她引到其中一个VIP俱乐部式的餐厅——在这些地方通常都会获得有用的关系和支持。“像是在电影《要塞风云》里把一个印第安人引荐到阿帕奇城堡一样根本不可能。”他曾警告过她。他总是可以随时可以获得鼓励的源泉——尽管她透露过，他从来都没有奢望过让她成为自己的国私秘书。

“弗朗西斯的国私秘书。”他继续说道，“从政治上说，就是一个妥协的位置。”

“我们都需要做一些妥协，汤姆。没有必要在盛宴上假装圣人。”

“难道为了道德目标就可以采取妥协的方式吗？”他又在指责了。

“你不介意我离开裹着你的床单后，再来谈论道德准则吧？再说，你我都知道政治是一个团队游戏，你要妥协才可能有赢的机会。用不着假装靠自己就可以实现所有目标，我想在团队获得机会，汤姆。”

“厄克特想玩的某些游戏，我没有兴趣参加，更不要说帮助他了。”

“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结束这种关系的理由。已经有很多风言风语在谈论你们俩正向着冲突的方向发展，你一定听说过这些咬耳根的话了吧？”

“更像伴随土著人战斗舞而来的鼓声。《卫报》的托尼·弗兰克斯赌我或厄克特会在一年之内离开政府，他可能是对的。”他的脸在她的上方，痛苦地皱着眉，失去政治上的位置会令他很受伤害。他担任过的公职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他的曾祖父是一位将军，坚持领军冲锋陷阵，为荣誉战死在法国和比利时交界的佛兰德斯领地的泥浆中。政治远比战争危险，在战场上他们只能杀死你一次。“这才是你想停止我们俩交往的真正理由吧？分裂了的忠诚？你支持厄克特而反对我？”

她双手捧着他的头，试图用拇指抚平他沮丧的皱纹。“我成为他的国私秘书，汤姆，不是被他雇佣。我没有出卖我的原则，我还在支持我们俩共同为之一奋斗的那些事，我也还关心着你。”

“你真是这么想的？”

“绝对是，下辈子我们或许会更加亲密。这辈子，我只想和你保持朋友关系。”

她亲吻着他，他的热血开始涌动了。

“来最后一次吧？”他在她耳边悄悄说，手从她的脖梗移向了腹部。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关系？只有性爱？”

“不！”他反驳道。

“真可怜。”她说道，又狂吻起他来。

* * *

老帕索利兹被两声突发的高频嘀嗒声吓住了，急忙放下泼洒的咖啡杯，他没料到 BP 呼叫机响了。玛丽亚急忙斜身用她的餐巾将桌上的咖啡擦掉。

“爸爸，呼我们了，是时候了。”

他们已在伦敦西部国家档案馆的一个小咖啡厅里等了半个多小时，此刻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发给每一个探索真相的来访者的红光屏幕 BP 机——至少，它代表大不列颠英国的档案给出的都是真相。对他而言，任何沾上大不列颠英国官方的东西都令他不安和冲动，这个习惯是很久以前在山里战斗时养成的。甚至在伦敦伊斯灵顿区，他觉得不列颠的官员们总是想窥探和控制他，给他发来很多装在浅棕色信封里的信件，充满威胁地要求他付钱。这么多人，为什么他要给不列颠交钱？而他们欠了他那么多都没有偿还过。有一个卫生检察官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前门悄悄监视他，以验证老帕索利兹确实是在经营生意，直到被流感击倒才放弃盯梢，后来又被更加危害伊斯灵顿区公民们福祉的紧急情况叫走了，这才算完事。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老帕索利兹家有后门。

当检察官在阴冷的街道上受罪时，老帕索利兹的朋友们却坐在严密遮盖着的窗帘后面，每夜都在聚会中庆贺胜利，又一次击退了大不列颠宿敌。“为范吉利斯店干杯！”

这位衰老的塞浦路斯老头现在根本不信他的敌人会帮他。走访档案馆是玛丽亚的主意，让他继续追求从前感兴趣的事，以重新启动他的记忆，纯属把他从严密的窗帘后拖出来的借口。来到此地，或许还能看到当时大不列颠帝国的文档里对此事有什么信息、解释或辩解，于是他们穿过伦敦来到国家档案馆。这是一座用钢筋混凝土修建的档案陵墓，记载了一个帝国的诞生、成长和再一次消逝的历史。

阅览咨询室里和蔼的馆员并不乐观，“塞浦路斯的埃奥卡运动时期？这种资料属于军事或国安类。通常需要五十年的解密期限。你知道，任何盖有‘秘密’之印的资料都被认为对保证国家安全很重要。例如，那些古老的气象资料或者希腊总统抠鼻子的信息。”他耸了耸肩，“但是军方现在每十年评估一次，自从国防预算削减后，我想他们没有足够的弹药房来储存档案箱了。因此，只要能放弃，他们不是把资料销毁，就是扔到我们这里，或许你们运气好。”

的确，他们很幸运。7438 档案架上有军事行动和情报的目录，其中索引号 WO-106 是 1956 年 4 月至 10 月塞浦路斯的特罗多斯山区安全局势，以及对埃奥卡组织拦截的报告。

老帕索利兹的手指直戳着记录，“他们在山里追剿了两天，我躺在担架上，嘴里塞着碎布，免得忍不住疼得叫出声。”他耳语说，“那就是我。”

他们计算机上输入所要查询的那份报告的编码，等待着结果。

他们失望了。

英国国家档案馆似乎并非名副其实。幕后档案馆的库房离阅览咨询室很远，资料的电脑化交给了辛勤的职员，他们需要从布满粉尘的纸板箱里将文件或物品一件件地输入或扫描到电子数据库里。全部档案架长近百英里，而国家档案馆库房又太陈旧了——在需要控温控湿的环境里找一份文件，需要具备摇滚音乐歌手罗伊·奥比森^①和苏格兰歌手芦芦飙高音时的耐力。年轻的馆员需要耐力在浩瀚

^① 罗伊·奥比森：（Roy Orbison, 1936-1988）。美国著名歌手，作曲家，蓝调摇滚音乐创始人。

无边的巨大档案架子上放着的数百万份文件中寻找那份卷宗。一旦找到，会小心翼翼地用电动车运过来，然后放在传送带上运到阅览室。等文件到了，玛丽亚和她的父亲才会被召唤进来。

但这里是不会有被迫剿的记录。在寂静的空调和白色灯光下，馆员们查找了与 WO-106/7438 卷宗有关的所有涉及老帕索利兹寻找的、那年盛夏时他和埃奥卡同志们的资料：如何躲在离英军士兵只有六英尺的地下，一颗手榴弹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报销；当年他如何乞求被同志们开枪打死，也不要留下做敌人的俘虏，战友们也想那样结束他的痛苦，而不愿冒他叛变的风险。

这些记忆的记录并不存在。老化的牛皮纸卷宗夹里装满了单页纸张，一根线绳标签将它们穿钉在一起，大都是一些含糊不清的复写纸留下的版本，更像是随意编排在一起的，而不是有规律地保留着，或者按照事件的完整性来保存的。馆员解释说，这是一个特殊困难时期。苏伊士战争于 10 月爆发了，英军的目标已从保卫塞浦路斯改成了进攻埃及，局面一片混乱。整团整团的兵力被调走，塞岛成了英军入侵埃及的中转站。整理文件从来就不是交战中士兵的强项，很多时候没人管这事儿。对英军来说，帕索利兹好像消失了，就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还有些别的东西——一段记忆。他的手再一次指着在卷宗前一张单独的索引。

物品 16；5 月 5 日；斯皮利亚村上方。

日期，地点。他吃力地翻查着文件来确定它们所涉及的事件。查到时，他颤抖得更厉害了。这张复印的单页文件，是一份军情汇报：战斗发生的地点相距已经确定的埃奥卡分子密集的藏身处不远。两个不明身份的恐怖分子被拦截了，他们在运送武器和其他补给。枪战发生，一名英军下等兵丧生，两名塞浦路斯人被击毙。焚烧和就地埋葬尸体是为了减少报复的风险，没有进一步指明藏身处，建议对此地区作进一步的清剿。报告最后是指挥官的签名。

指挥官的名字被涂掉了。

“这些文件是复印件，就是为了保护英国军人的身份。”馆员

解释道，“这不是掩饰，是规范的程序。绝不可能公布名字，只要他活着就不可能公布。总之，你想想如果这个人是你呢？”

但这就是我和我的兄弟！

老帕索利兹试着解释和强调，以期获得更多信息，但是因为情绪激动，他说不出完整的句子，表达得乱七八糟，馆员觉得这个喋喋不休地谈论山边谋杀案的老头很搞笑。不管怎么样，没有更多信息可查了。没有其他的档案和记录了。英国档案体系所必须提供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除了名字外，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找的了。而他是无法得知这个名字的。

“他们还是孩子，被埋在坟墓里。”老帕索利兹抱怨着。

“是这样啊，那你不需要找档案馆。”馆员觉得这个满脸泪水的老人的想法有些简单，主动建议，“你需要找战争罪行委员会。”

“但是我首先需要找到名字。”

第十二章

不要和政客上床，他们翻脸时，会把铺盖都卷走。

“该死的！你觉得他们换了个新主编吗，莫蒂玛？”

她从拿着黑麦饼干和信件的两只手的缝隙中看过来。

“《泰晤士报》的拼字游戏变得这么……”他在找合适的词语，“飘忽不定，难以理解，他们一定是换了主编。”

不会的，她心里说，拼字游戏没变，弗朗西斯，是你变了，你也曾有过喝粥前就把那些提示和变形字全部解决了的时候。

他烦恼地把报纸扔到了一边。头版已经搞得乱七八糟，而最后一页现在也是这样。他在堆满早点的桌上搜寻，顺手拿起另外一张报纸。“这个几乎没有问题。”他很感兴趣地小声嘀咕道，根据提示开始忙着填字，然后停下来寻找灵感，“下来四个或五个，你觉得怎么样？”

“你想谈什么？给点提示，弗朗西斯。”

“玩玩换将游戏。我想，该枪毙几个舰队司令以鼓励其他人努力奋斗了。正如你建议的那样——恢复一些敬畏之感？”

“明白了，重新组阁。”

“我想换掉四五个人，足够引起一阵骚动，而又没有多到让人觉得我们害怕了什么。”

“你想让谁走？”

“亲欧盟的铁杆派。卡特、约科，还有彭索普——他太让人厌恶，只要他一开口，几乎就是把刀片磨快了对准自己的喉咙。再有就是威尔金森，你知道他实际待在法国的时间，几乎跟在选区里的时间

一样吗？他的判断力被廉价酒和与敌交友搞贬值了。”他果断地一戳，用笔划掉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特里·惠廷顿，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爱喝个半醉或烂醉的。”

“是，这位负责公民宪章的部长有问题，如果不是访问者事先给他灌药，他连字都说不清。他很平庸，却有一个交际花一样的老婆。我没告诉过你吗？”他内疚的目光从眼镜架上面看过来，“她沉溺于布鲁塞尔欧盟工业大臣的欧式风情时，可怜的老特里只好整夜困在酒吧里与欧盟的其他部长一起消磨时光。”

“真有出息。可惜这个委员会失去了一个有趣的杠杆支点。”

“尤其是关于汽车额度的残酷口水战要来的时候。”

她嘎吱嚼了一口黑麦脆饼干，渣屑掉下，有几秒钟时间她专注于把渣屑撮到一块。

“那么还有谁？”

“当然是安妮塔喽，我知道她是唯一的女性，但她在内阁会议桌的一端叽叽喳喳，我几乎听不到其他人说话了。”他恼怒地摇头，“这不怪我吧，莫蒂玛？”

“弗朗西斯，选择性地听取汇报不仅是首相的特权，而且是他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你多年来已经把它修炼成一门艺术了。”

她觉得说得多了些，但他好像再一次获得了自信。她拿起餐刀，灵巧地、不那么女性化地抖了一下手腕，削下了一片柔软的煮鸡蛋。

“那么汤姆·梅克皮斯怎么办？”蛋黄止不住流了出来。

“把他解职是危险的，莫蒂玛。我宁愿他留在船上，用他的炮向外开火，而不是让他跑到另外的船上来对准我。但可能甲板上会有……”他手指舞动，好像在指挥乐队的第二小提琴手，“某些调整，给他一个新的目标——或许是环境大臣。”

“把他踢出外交部？我喜欢这个安排。”

“他将为我们绿色宜人的土地与河流奋斗，这类工作能净化人们的心灵，一个有道德心的人难道不想接受更大的挑战吗？”他已经在演练新闻发布了，“同时给布鲁塞尔的小人们提醒一下，我们

是认真地将外交工作交给刺猬亚瑟·博林布鲁克的。他患有肠胃气胀，半夜把自己锁在欧洲兄弟的怀抱里，这个位置非他莫属了。”

“真棒！”她把一根手指饼干插入了鸡蛋的中央。

“让杰弗里·布扎·皮特转到内政部。”

“那个不怀好意的小油混混？”她脸上亮起警觉的光来。

“正是他。他虽然愚笨粗鲁，却很懂得如何照顾党的支持者，抓住关键。”

“也是呀，他同样也能抓住一半内阁部长的老婆们。”

“但是我反过来也能够抓住他的要害。我把他的忠诚攥在手心里，只要使劲一掐就行，杰弗里是不会出状况的。”他突然在椅子上坐直了，嗅着空气，像船长感觉到了不安分的天空里飘来的天气新变化。

“弗朗西斯……”

“正好！你知道了吗？第八列，提示是‘欧洲危机’，填进12个字母。”

“什么？是‘博林布鲁克’？”她掰着手指计算着有几个字母，对他突然转换主题迷惑不解。

“不，是‘Nein.Nein.Nein.’（德语的“不”）！”他发出了胜利的欢呼，猛地扑向报纸，以大潮初涌的速度填上了空格，“莫蒂玛，你看，老弗朗西斯依然合格。”

“那是当然。”

不过，以防万一，她决定还是备下某种保险为好。

* * *

权力的走廊犹如戈尔迪之结^①——婚姻、家族、肉欲、氏族血缘、

^① 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希腊神话中的物品，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结，谁就能成为亚细亚之王。亚历山大大帝挥剑将其劈成两半，解开了戈尔迪之结。常用来比喻难解之事。

校友会俱乐部之盟誓、世袭特权与偏见互相扭结缠绕，不可分解。这些因素远比那些专业人士定期相聚或相互影响更加根深蒂固。还有出生日同喝的传统祈福蜜露，或是下午运动场、晚上宿舍里分享的嫉妒闲聊，都会为参与者的一生提供一个关系圈子，甚至有助于实现某个目标。大不列颠权势阶层的永久性绝不是偶然的。

解开这些内部之谜，寻觅权势之源，最有用的工具就是名人录了。大部分可信的蛛丝马迹都可从书中找到，还能听到偶然闯入的盛气凌人的刺耳嗡鸣，这些人犹如进攻蜘蛛网的飞虫，极少能长留于书内。

莫蒂玛手里的名人录已是两年前的版本了，但仍然能满足大部分需要。从书中获知，对付克莱夫·沃特灵法官将会是一个问题。他非望族、非名校、非正统，全凭个人努力成功。对达成莫蒂玛的目的，这些信息是不够的。他非常自豪出身于约克漠斯原野上的卑微冷卡比小社区，因为他担任了冷卡比自然保护学会的主席和其他当地组织的会员，他读过的小学因此上了荣誉名单。这个穿着靴子的人，双脚坚实地踩在这片荒原大地上，在那里，飘游不定的线索比兰花还要稀少珍贵，不过……

巧啦——不，这是家族关系带来的幸运——莫蒂玛·厄克特婚前的全名是莫蒂玛·卡胡恩，也就是说，她的娘家姓卡胡恩。远在苏格兰娘家排位第二的表兄，不仅在冷卡比以北很近的地方拥有土地，还因为这块地拥有了贵族封号，为此莫蒂玛特地邀请这位贵族表兄来国会的露天平台酒吧相聚。

威斯敏斯特宫的露天平台坐落于泰晤士河北岸，是当年亨利八世国王散步之地，他穿过鲜花盛开的树林，沿着当时皇家花园的篱笆边缘悠闲漫步。这里有个问题，因为紧挨着人口发达的中世纪伦敦城，河道上长年漂浮着尿盆。或许正是臭气烘烘的夏日，让于此处散步的亨利八世对位于上游汉普顿的高大庭院心生妒忌。香气袭人的庭院里住着大法官沃尔泽红衣大主教，此人当时权位仅在国王一人之下而在万人之上。这浊气熏天的水被泰晤士河的潮流一会儿冲得很远，一会儿又倒流回来，居然漂流到国王的门口，从此这个大主教的财运和家运就开始衰落了。不管历史事件如何，在维多利亚

亚女王时代之前，此地都不令人喜爱。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建设者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创建了下水道，筑起了坚实的沿河大道，令泰晤士河沿岸出现了无数亮丽景观。建筑师巴里和普金，在河边为国会修建了一座金橘色宫殿大厦，设计理念是沙滩城堡式的，配有悬挂王旗的角楼。靠近河边的外围修建了一个平台，供国会上下两院议员于炎热夏日坐饮消暑，希望河流中涌起的浪花陪伴他们度过轻松悠闲的立法时间，而不再像古代议政那样频发有损五官和身心的全方位攻击。

有着贵族“蹦极”勋爵头衔的卡胡恩少校很少到伦敦来，但他知道，贵族院其实是贵族们非常便利的俱乐部。接到表亲的邀请后，他很愿意在国会的露天酒吧搞一个小型聚会，仅邀请几位精心挑选的人。他还不知道他在冷卡比的近邻很快也会成为贵族兄弟，但是很乐意与他相见。表亲首相夫人莫蒂玛也是如此。

克莱夫·沃特灵法官是一个随和的人，他谦恭而谨慎，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里更是步步慎重。像英国著名板球投球运动员杰弗里·博伊克特在海丁利球场要玩很多轮后才去吃午饭那样，他也不是个匆忙行事的人。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静静地站在露天平台上，凝视着浑水滚滚的泰晤士河的对岸，一群工蚁般的建筑工人正忙着把圣·托马斯医院改建成带有多个影院的办公楼和购物中心。

“有进展？”她站在他的胳膊旁询问道。

“你是指此时我的心脏突然停跳，他们还需要再额外增加十五分钟才有机会给我治疗？”他冷幽默地暗讽医院变购物中心，接着摇摇头说，“既然你问我，可能还没有。”

“不会的，你要知道，贵族院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这里每个哥特式的角落和缝隙中似乎都备有各种特殊的复活设备，每一个壁橱都是一个心脏病治疗室，不会让你在此仙逝的，你不知道吧？绝不能在皇家宫殿里发生此类状况，那是违规的。”

他咯咯笑了，“真让人安心，厄克特夫人。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官，我最好按规矩做事。”

“我不懂法律体系……”

“你不应该懂的，否则我们这些律师们花着大量纳税人的钱拼命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有些羞涩和底气不足。该轮到她笑了，“那你此刻是吃国王政府的官饭了？”

“塞浦路斯的官饭，准确地说。”

“噢，那个案子是你接的？”她故意让风吹散头发，以此掩饰焦虑的表情——其实内心非常焦虑不安。她反问：“这个案子难度大吗？”

“不太大。有分歧的地方非常明确，也并不多，一个需要精细平衡的案子。所以国际法庭每周工作十二个小时，其余时间不在一起……思考各自的方案。”他自嘲地举起香槟酒来。

“原来还是个国际法庭？我还一直以为它完全是英国事务呢。”

“要是那样，可就再好不过了。有时候，我觉得‘政府之间友善谅解’协议既不‘谅解’更不‘友善’。”昨天好像是法国法官洛旦逻辑最混乱、最好斗的一天。其实，他平时也是那样的。

“这么说法国人也介入了？”

“还有一个马来西亚人，一个埃及人，一个塞尔维亚人。尽管实际上犁铧的边缘跟刀锋一样锐利，但理论上我们争议的热度应该是为了世界和平应该把犁铧重铸为刀剑。”

“我想你私下里肯定很为自己的工作自豪。但是——原谅我的无知——这种多国人员的混搭，尤其还有法国人，难道不会让你的任务有些……尴尬？”

“所有这样的案子都如此。”他完全同意，“但为什么这个就会尴尬呢？”

“我是说，牵涉到石油……”

“石油？什么石油？”

“你不知道？你一定知道，他们肯定告诉你了。”

“告诉我什么了？地震探测结果是没有石油。”

“可是显然还有另外一份报告，高度商业机密，我听说——或

许我不应该说——那个报告揭示整个岛漂浮在巨大的油田上。如果判给了希腊族，法国人就可以得到开发权。”她看上去非常不解，“这难道不会令法国的那位法官为难吗？”

原来那个法国的布里多尼小人是为了这个……沃特灵法官的脸上笼罩上一片阴云。此时，伟大的泰晤士河从眼前奔流而过，而莫蒂玛站在他身旁。

“原谅我。忘掉我所说的一切。我只是无意中听到的，本不应该的……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真的注意过这件事，也没什么兴趣，不管我该不该知道。”听起来她变得不安了，“我是个笨女人，怎么就掉进了自己不懂的地方呢？我还是应该关心扑粉和女性节目。”

“这可能是我们本不应该谈的事情。”他承认道，一脸酸苦，好像手里的饮料掺了假，“我必须按照呈交给我的事实来公正处理，完全排除外来信息和流言蜚语，请原谅我。”

“希望我没有让你难受，请告诉我，你会原谅我的。”

“当然，你并不知情。”他温和地说，但刻意显得很正式，恢复成标准的法官姿态，眼睛看着河对岸却视而不见，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莫蒂玛沉默了片刻，努力让自己恢复平静，只是不安地用手捻着长长的高脚杯。该换个话题了，随便什么话题，只要没有石油就行。她露出“女主人最佳笑容”，“我很高兴你带着母亲来了，我想‘蹦极’勋爵一定给你们俩都上了茶。”

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我母亲尤其喜爱这里的烤茶饼，就是不惯伯爵茶，她说下次带自己的茶叶来。”沃特灵法官心头掠过了一丝不安——“下一次”。这位即将被封的男爵是不是表现得太过自以为是从而错失了信任呢？首相的夫人知道新年封爵吗？但是到国会平台饮茶的邀请，不就是一种让他轻松加入圈里的方式吗？

“你父亲呢？”

“惭愧，他与我们分开了。这确实是一种永久的遗憾，我从来不知道他，他也不知道我。”

“真是太难过了。”莫蒂玛又一次窘得脸红了，好像没有办法

找到合适的话题，她为自己的粗心而烦恼着。她深吸了一口气，“听我说，请不要认为我那些关于石油的无稽之谈，是在暗示石油或许会影响那位法国法官。我尊敬法国人，他们非常勇敢，非常独立。你说是不是？”

沃特灵差一点被香槟酒呛着。她揽住他的胳膊，忐忑不安。他的眼睛鼓得血红，皮肤青一块紫一块。她开始想到那些复活生命的设备了。

“抱歉。”他咳嗽起来，“恐怕我不能完全同意你对法国人的看法，我有些个人小偏见。”

“啊，原来你是个吃了约克布丁后连卷心菜也不剩下的狭隘爱国者，是吧？”

“不完全是，厄克特夫人。你知道，1943年我父亲死在法国。”

“二战期间……”她苦着脸，这本不是要谈的话题，而换到这个话题上，他居然那么容易被引导了。

“是的，他是英军特别行动（SOE）成员，当时被空降到了敌后。被当地一个悄悄通敌的法国市长出卖给德军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了。你知道吧，他们大部分人都被出卖了，直到英军完成诺曼底登陆那天。法国人得到了国家，而作为回报，我母亲得到了一份小小的养老金——即使在约克郡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养活四个孩子都不是很充裕。我希望，这么解释下，你可以理解和原谅我个人的小小偏见了。”对这种自我克制的提示，是绝对不会被误解的。

现在话题更多了，石油，法国人，还有那个布里多尼小人。现在沃特灵知道洛旦为什么如此固执了。突然，他感到一切都乱了。他怎么能够怀疑和评论同事的诚实呢？没有证据，除了被认为是某种偏见的怀疑外，他手里什么都没有。在任何情形下，只要一丁点事儿跟石油搭上边，都会将整个程序搞得底朝天。不行，那样的话，他必须辞职脱离此案，而因为这个，他的判案能力会被坊间流言和窃窃私语损害，进而造成进一步的混乱。或许，会让和平计划遇到风险。他可能为此在约克原野的边界上与冷卡比男爵的头衔失之交臂。

“我可知道你立场公正的声誉，沃特灵教授。”他听到笨女人的争议，“我觉得这些都不会影响你的看法……”

还有另外一条路，他可以安静地继续工作，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正如人人都乞求他把这个案子办成。尽管有那个法国人，该正义还得正义吧。

“啊，对于你的父亲——我很抱歉。”她继续说，“我真没有想到。”

虽然她翻阅过《名人录》，阅读了几分钟沃特灵剪报的资料。

* * *

老帕索利兹用东正教的方式很费力地在胸前画着十字，他跪在妻子坟前新修剪的草地上，跪姿让他看上去比年龄老得多。“愿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用希腊语自言自语，手抚摸着大理石的边缘，忘记了腿部的难受。身旁的女儿玛丽亚用鲜花更换了枯萎的花束，他们一起静静回忆往事。

“来悼念死者，”他说，“这很重要。”

希腊的传奇都是建立在地下世界的，而且像老帕索利兹这样年纪的人，知道自己不久也要踏上地下世界的旅途，对死者的尊严和敬意就更有崇高的意义了。纵观整个古希腊人的历史，生命是那么随意地被放弃，而冥河摆渡船上的黑色艄公也经常为此获得报酬，所以，精心为这个通道安排的祭祀礼仪反映着这个文明的标准，虽然这尺度反映出来的时常是野蛮和不文明。而乔治和尤里皮兹这两个弟弟没有追悼礼仪，没有荣誉，也没有尊严。

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过两个兄弟象征性的坟墓时，老帕索利兹心中又生起了新的欲念。他确定了一个新的行动目标。对玛丽亚来说，这目标似乎有点过分了。但是对他，至少是一个目标，一个使命，一个延续。这在他内心激起了一股活力。玛丽亚只在母亲活着的幸福时光里见过他的这种活力，他的腿疾甚至都得到了改善。白天，他离开那个庙堂似的小屋，经常在摄政王公园跛着脚散步，一个人

嘀嘀咕咕，再次珍爱着这片绿色天地。于山楂树下聆听着松鼠争论，在湖畔寻觅湖水拍打石灰石激起的浪花。在伦敦中心，这里也就是他最可能接近山区回忆的地方了。

玛丽亚一边打磨凉凉的大理石墓碑，一边仔细审视她的父亲，看他有多少变化。他圆圆的小脸像是一个从树上摘下来很久的果子，因年老而干瘪了。他的头发灰白无光，脸颊因身体的长期臃肿不适而深陷。然而眼睛却因有了新目标而再次精神了，像一只从梦里醒来的老狮子感到了饥饿。

“爸爸，这有何意义？英国人想掩藏什么呢？”

“罪恶。”

他很了解自己的想法。他曾感到自己生命里除了罪恶一无所有。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对不起所有人的感觉，对不起亲人和同志们。作为长子，他没能保护好弟弟们。由于伤残，他也没能继续举起倒下的同志们手里的反抗大旗。他从没有对任何人坦白过这些，只在某些时刻自责，但背地里他怨恨成为烈士的弟弟们，尽管他很爱他们。乔治和尤里皮兹英勇就义了，而他伊凡杰洛斯却艰辛地活着，挣扎在他们的阴影下，时刻回忆着过往。是否还能找回与他们同样的勇气？他对此缺乏自信，甚至放弃了尝试的机会。他绝不会成为英雄。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世界证明他的奉献与他的兄弟们一样，而他甚至在喝茶、喝酒、喝咖啡时都在责怪他们。责怪完兄弟，他又反过来责怪自己内心这种嫉妒和无理取闹的蠢虫。而现在，终于有了另外可以谴责的人，有了解脱的希望。

“罪恶。”他一边重复说着，一边揉了揉腿部以促进血液循环，“一个士兵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吗？没有。战死，那是他的职责。只有罪恶才需要埋藏或者烧毁。”

她边听边拔掉坟墓周围一些越了界的杂草。他认为玛丽亚不知道自己隐藏的耻辱，而她从生下来就感受他的苦恼，即便帮不了什么，也会理解他，“继续说，爸爸。”

“他们有权在英国法律下枪杀我的兄弟，因为乔治和尤里皮兹有枪和炸弹。除了几个没牙的希腊人外还有谁会抱怨呢？英军曾吊

死过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帕力卡赖兹^①，因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枪。这就是他们的法律，强制性的。”最后一个词他用得不对，但意思没错，“不，他们不是在掩盖死亡，一定是死亡方式有问题。”

“这就是烧毁尸体的原因，因为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儿，用刑了？”

“这种事发生过。”他沉默了，眼睛注视着一个遥远时间点上的土地。“或许烧的不是尸体，或许被烧时他们还活着。这也发生过。”交战的双方都干过，尽管他不愿想这些，尽管有另外的理由，他也不会向女儿坦白的。可是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要抹掉用汽油烧人报仇的记忆是不可能的。“Piodoti”是希腊语“叛徒”，只要被确认是告密者，就会遭火焚报仇。他们歪扭着身子在村子的街道上挣扎，烧焦的嘴唇嘶鸣出无辜的惨叫，眼睛被烧空了，全身燃着篝火般的烈焰。这是给所有看到的人一个恐怖信号：不忠诚的下场。但乔治和尤里皮兹没有背叛任何人，不是“Piodotes”，他们不应该那样死。

“爸爸，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也许有更多坟墓被掩藏了。”

漫长的冬日之夜，塞浦路斯岛上的希族主妇们点燃回忆的炉火，讲述古老生活的故事时，对“失踪的人们”的回忆是最深刻的。1974年，首都雅典的希腊极端分子对希腊政府统一塞浦路斯岛一事缺乏进展非常失望，于是策划推翻了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领导的尼科西亚政府。这一疯狂的举动让塞浦路斯岛每况愈下。五天之后，土耳其人报复性地入侵了塞岛，将其分割成两边，采用少数民族的拼图方式确保此岛不再回到从前，或者被希腊统一。在入侵攻击阶段，上千希族塞浦路斯人消失了，被挺进的土耳其大军从已知的世界上扫掉了。他们令人怀疑的命运永远是希族人愤怒的源泉和土耳其人的尴尬——战争中经常发生这种事：厄运、孤立的野蛮屠杀，甚至成批量的错误。但事后谁会承认呢？为了和平，土耳其人承认了，屈服地交出他们所知道的“失踪的人们”的全部信息。近半个世纪后交出的东西少得可怜——分散各处的一些坟墓、旧日的骨头、

① 帕力卡赖兹：塞浦路斯希族人推崇的抗英民族烈士。

残缺不全的记录、褪色的记忆，但就是这一小点可以照亮这个岛上最黑暗时刻的亮光，都会带来理解，有助于减缓痛苦，让家人总算可以悼念、告慰死者了。命运呀！随后好像有了更多坟墓被发现，包括更早以前被英军挖掘出来的。

玛丽亚从来都没见过她的叔叔们，因此失去他们也不会让她痛苦。这对她而言，就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而对于父亲，却有更多的含义——是名誉和报复。

“爸爸，我们要倾尽全力找到这些隐藏的坟墓。”

“以及找到他们掩埋的罪行。”他努力挺直弯曲的身子，像一个阅兵队列里的士兵，“要找出埋了他们的那个杂种来。”

第十三章

神断法是封建社会的一种酷刑，除了西敏寺国会外，其他地方都已废除。

下议院议事大厅的南面入口是一扇华丽而古老的拱门，即丘吉尔拱门。它那古董般的痕迹其实并不真实，烟雾熏染的白色不是时光岁月悄然穿梭留下的。1941年5月10日，德军空袭炸平了下院议事大厅，拱门是那次轰炸后重建的。两边各立着一尊当代战争领袖的青铜雕像，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大卫·劳埃德·乔治首相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乔治首相正在口若悬河地演讲，丘吉尔首相的雕像则显得更加霸气，这个老斗士看起来正要急匆匆地赶去向敌人屁股上狠踢一脚。门旁不远处是没有雕像的基座，或许是有意留出的，用来鼓励每天从这里经过的议员们，期望他们通过努力取得斐然成绩，加入杰出政治家的行列。

罗杰·嘎力克无论有多少次生命，都难以成为其中一员。当然，他很自信自己能做好一个小党鞭，任务就是拉拢政府议员们，在投票厅把他们聚集起来。嘎力克是个挺着小油肚的男人，不善于雄辩，也清楚自己获得高度好评的可能性很小。他很珍爱党鞭的角色，企图利用黑箱魔术赢取更多发挥影响力的机会。他喜爱收集、品尝闲言恶语，还有花边传闻，新议员和女性议员是他食谱里的最爱。

“罗杰！”交通部长杰弗里·布扎·皮特一声赏识的呼喊，正从国会议员休息大厅穿过来。这个大厅是议员们收发信件、咬耳闲谈、领取工作材料的地方。布扎·皮特友好地紧握了一把小党鞭的胳膊，但没有停步。嘎力克是个有用的联络人，他愿意私下里，尤其是在

第二瓶波尔多红酒下肚后，分享他从同事们那里挖出来的个人隐私，但不是在议员休息大厅的中央。交通大臣匆匆离去，寻找其他可以闲扯的地方。

大厅里人头攒动，每次首相质询时间开始前的半个小时都是如此。议员们常聚此地，像在举行一种溅血仪式——偶尔是首相厄克特的，更多时候是发问者的，尤其是年轻而无用的反对党领袖迪克·克拉伦斯的。他看上去总像个小男生：总是无缘无故地对长期受折磨的校长无礼。课堂上必须有秩序，这正是嘎力克的工作，颇像一个维持秩序的学长。柯蕾尔此时进入大厅，他立刻把眼睛瞪得像玩具熊的眼睛那么大。

“亲爱的，昨晚投票时没有见到你。当然，我竭力掩护你，但是党鞭长大发雷霆。耗了我半瓶威士忌酒总算让他安静了。”他把她堵在劳埃德·乔治首相雕塑的基座边。

“抱歉，罗杰，昨日约会时间紧迫，我无法分身。”

“理由不是很充分，你懂的，老妹。我为你可是冒了风险，你欠我的。明天晚宴桌上道歉如何？”他把粗壮的胳膊搭在她身后的雕像上，离她更近了，他觉得这是党鞭赋予他的一种亲昵特权。他身上散发着男用“酷龙风情”爽身除汗液和一些无甜化妆品的混合味道。柯蕾尔的眼神飘向大厅，急切地搜寻某个人——能转移罗杰·嘎力克注意力的任何一个人，但没有机会。罗杰并没有注意她的表情，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内衣。

“抱歉，罗杰，明天不行，我要做头发。后天也要出去，如果我先生允许的话，我想参加自信培训班。”她笑着说，希望嘎力克能够接受这个暗示。

“那么下周吧。”他坚持道，“会很开心的。将会有即将改组的提示，新的职位，我们可以谈谈你的未来，很可能还会把你添加到党鞭新星名单里去。”

他说话时，一位议员同事从他们身后挤了过去，罗杰·嘎力克趁机更贴近了她，用身体摩擦着她。柯蕾尔没有出声。在这个情绪紧绷、夜晚无穷无尽的温室大厅里，性骚扰对她来说不是什么稀罕

事，尤其是议员们享受完大餐后。若是疏远每一个用手揉过她膝盖或者搂过她腰的同事，她就会变成一个几乎无人理睬的议员了。男人俱乐部自有男人的规矩，而她加入了就要入乡随俗。虽然对罗杰·嘎力克的骚扰无奈，但她可以不听他的废话。

“下周也不行，罗杰。我要安装新厨房。”她依然微笑着，更加坚决了，同时把手放在他的胸前，使劲推开了他。

罗杰·嘎力克的嘴角和态度都变了。“该死的女人！在这个地方你跟别人是一样的。没用的东西！每次只要你有偏头疼或者孩子得了腮腺炎，就取消投票，鬼才知道我们该如何管理国家了。”周围的议员们开始看热闹了，嘎力克知道有人在听，于是提高了嗓门，“到了你该搞清楚的时候了。这里不是钩针学习班，不是托儿所，这是下议院，你在这里就要按规矩去做。抬腿，躺下，翻身，就跟在大锅里活煮传教士一样，多换几个姿势。你当选议员是来支持政府的，在投票大厅可不能跟在玛莎超市里挑选内裤一样悠闲。我们要求你来，你就得来，还得按照要求去办事儿！”

今天的溅血仪式好像比平时提前了。周围聚集的议员中传来了移步声和窃窃私语声，混合了尴尬和意料之中的意味。

“罗杰，我错过了昨晚的投票，非常抱歉，我别无选择。”柯蕾尔小心翼翼地费了很大的劲儿不让声音颤抖和动情。

“呃，有什么让我们失望的重要事儿？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别告诉我你跟倒霉的妇产科医师有个急约。”罗杰·嘎力克继续紧逼她。

“没有，我还没有陷入那种困境，罗杰。我和弗朗西斯在一起。你知道他是首相吧？他让我担任他的国私秘书。”

看热闹的人被搅动了，嘎力克脸越来越红，看起来已无法控制下巴，“首相让你去当他的……”他讲不下去了。

“他的国会私人秘书。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女人，罗杰，我很难开口对他说。”

“但是党鞭长一点都不知道呀。”他结巴了，暗自祈祷自己是被逗着玩呢。

党鞭长当然知道了，这是不可能拿出来公开讨论的。他就是

贴好了标签要被放进锅里煮一煮的传教士中的一个，跟着被煮的还有几个小党鞭。

“F.U. 首相今天午餐时给他打了个招呼，显然还没传达下来，至少还没有传到你这一级。”

人群里一位资深议员拉了一下嘎力克的衣袖，“我说，游戏结束了，把睾丸收起来吧，老男孩。”随后咯咯笑着走了。

罗杰·嘎力克看起来像一只被刺穿了硬壳的齐柏林飞艇，无力地挥动着胳膊发出各种杂音，然后瘪皱下来，他的地位和他的人一起缩小了一半。柯蕾尔知道，他很快又会膨胀得比他本人还要大。柯蕾尔突然得到了能够接触内部信息的特权，她知道自己是多么喜欢这个位子。嘎力克失去了讲话能力，像所有的通讯设备都被击坏了一样，他转身拖着脚步向党鞭办公室走去，他需要从那瓶威士忌里找回自己。

“我真的很兴奋，柯蕾尔，我一直在想是否拖延了对你能力的认可。前些日子，为了你我给老板垫了句话，很高兴还真管用了。”交通部长杰弗里·布扎·皮特不知从哪里突然钻出来，站在了她身边，他的触须太可怕了。

“我无法相信最近有这么多人为我说好话。”她的回答令人难以捉摸。

“我希望我是第一批向你祝贺的人，快让我们聚餐庆祝一下。”

布扎·皮特发出了邀请，根据他对人的分类，接下来他会渴望了解柯蕾尔的丈夫，给他们的孩子送小礼物。就这么一跳，她直接从布扎·皮特的丙级队进入了甲级队。这种从大约二百多人的头上——大多是男性——跨过去的蛙式跳跃，布扎·皮特并不喜欢。柯蕾尔把他的系统弄短路了，这个系统是他设计出来保护自己，提升事业的。她不符合标准，他不理解她，不能控制她。他有掌握部长大权的办公室，但是柯蕾尔却掌管着权力通道的钥匙——实际上她可以住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她是竞争者，浑身充满性欲和性感——谈这些不是为了勾引她上床，布扎·皮特已试过这招，不灵。

他们的谈话内容像新闻一样已在大厅里环游了一圈，布扎·皮

特知道有很多眼睛盯着他们，于是他以一种拥有者的姿态挎起她的胳膊，说道：“你和我在一起会心情愉快的。”把她领进了议事大厅。

* * *

厄克特首相夹着红色公文包，跌跌撞撞地挤到他在政府方面的前排座椅前。他也愿意从议长的座椅后方体面入场，阔步进入议事大厅，但这里总挤满了等他出场的人，因此他只好挤过人群。不是撞到别人的身体、胳膊和腿，就是被没注意到他的议员们挡住。快靠近自己的座位时，他抬高了脚，斜靠着汤姆·梅克皮斯的肩膀作为支撑，迈向自己的座位。突然，一个财政部副部长痉挛着摔倒，一脚踢到了首相的下巴。该他倒霉，成了下一个被削职发配到最后排的志愿者。

尽管如此，厄克特的感觉还是不错，他情绪很好。午饭时，他告知党鞭长，在未来的航程中，将不再需要他起水手长的作用。此人非常理解这个提示。国家这个巨轮极少会停下来去捞救落水者，更别说到去救那些被推下水的人了。他最好还是像附在船底的甲壳生物一样，平安离开。然而就在人生最悲惨的时刻，他居然得到一根救命绳索：如果他守口如瓶没有带来任何麻烦，下次大选之后他将受封贵族头衔。有了这个允诺，他安坐下来，显得非常享受党鞭长最后的晚餐，并且在开胃汤之后、正餐的鱼上来之前，协助首相筛选坐在桌子对面的人，排列出首相新团队的最后名单。这种责任感和纪律性自然被灌输到大部分党鞭心中，党鞭长看到裁员将造成流血，还是自己人的血，而坐对面的小党鞭们的胃口却丝毫不受影响。

首相厄克特坐在公文箱旁边的椅子上，审视着对面一排一排的反对党议员，突然觉得这真像游乐园里的打靶场。分行排列整齐的鸭子们掂起脚来拍拍翅膀表示自己准备好了——那么，开枪吧。充当裁判的媒体人从楼上新闻大厅望下来，他们估算着有多少只鸭子会被拔毛烧焦。今天，厄克特要让他们大忙特忙。他可能走神了，但是他用直觉感受的目标是不会漏掉的。

第一只呱呱叫着从隐蔽处跑出来的鸭子是一个威尔士人，他的声音带有北威尔士海滨温和轻快的调子和煤块般坚实的韵味。他精神饱满，似乎要无休止地发言，表达对首相不太关心欧洲事务的忧虑。厄克特厌烦地深深吸了一口气，眼睛转向天花板，他的思绪穿过房顶的平台，向更远处飞去……很快，他把思绪强行拖回下议院的公务里来。

威尔士人的发言仍在继续：“最后，首相说他信仰一体化经济市场，我也是。但如果他真信，为什么对一体化货币不管不问呢？所有的英镑、奥地利先令和西班牙比塞塔都是不……不……不经济的。”

他讲话的声音很美，首相厄克特想，绝对是威尔士的乐人比赛大会的标准——一派威尔士空谈。他站起来，胳膊肘靠在文件箱上以便更好地瞄准。

“或许我可以打断下这位议员的独白……”厄克特的笑颜显示他没有任何敌意。随后，他果断地把眼前有关政府简要汇报的红色文件夹“咔”一下关上，显然这不是一次对政府有关工作的答辩。“我愿意让他知道，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

一片惊愕的嗡嗡声。从什么时候开始，厄克特竟然会同意反对党的呼声了？

厄克特再次确认：“嗯，几乎完全同意他的主要观点。那就是我要……”不等那位威尔士人完全明白过来，厄克特巧妙地改变了射击方向，玩一场完全不同的游戏——“那就是我要让欧洲出现一个有效的一体化市场，这不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吗？尽管我无法理解他为何那么渴望放弃英镑，废除硬币上的国王头像。”

那位威尔士人扑动着翅膀，无奈地想自己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他该知道穿着保皇卫士盔甲的弗朗西斯·厄克特的厉害吧？

“但是让我告诉他。”厄克特的手点着那个方向，指着目标，“如果我们建立一个一体化市场，消除浪费和低效率，有一个远比一体化货币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统一的语言。”

整个下议院议事大厅都在消化这全新的小口食物，所以尴尬地

沉默着。议长座椅边上为公务员保留的包厢里，一个助手飞快地翻查着简要汇报材料，像是一个台词提示者，竭力要把演出拉到既定的剧本台词里。

“哦，是的。”厄克特提高了嗓音，重点放在副词和形容词上，“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说，没有比与多种不同语言打交道更浪费、更昂贵的事了。无论你用哪一种货币衡量，每年的费用都是数十亿。经济逻辑无可置疑，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用同一个声音讲话。”他耸了耸肩，仿佛碰到了一个无法处理的问题，“我想这完全是历史的偶然，而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语言恰好是英语。”

内阁大臣博林布鲁克坐在与首相座位并排的前排座席上，发出了兴奋的吼声。厄克特把他的吼声调侃为“周六之夜特别之音”，是一种比牛肉腰花布丁还高出几个八度的噪音，特别适合用在曼联队庆祝胜利的场合。尽管如此，厄克特还是转身致谢，并且立刻得到了身后议员的大力欢呼与捧场。他注意到汤姆·梅克皮斯一点儿也不想欢呼。

“所以，欧洲人用英语来跟我谈一体化货币时，才是我要倾听的时候。”他得意洋洋地高声演讲，撇开了该死的外交礼节，如果布鲁塞尔缺乏幽默感，难道是他的过错？“我期待着那位议员的坚定不移和威尔士的衷心支持。”精彩的一击，这话也会在他的选区里得到高声喝彩。

在四周的喧闹声中，厄克特笑眯眯地坐回了他的位子。他坐下前，反对党领袖克拉伦斯站了起来，扯直了阿玛尼牌上衣，脸气得通红。此时，厄克特正舒适地背靠真皮沙发坐着。克拉伦斯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打得羽毛飞落，此刻只有火鸡一样的蠢货才会去替代他。可是克拉伦斯就是这种火鸡，他蠢得都可以直接进烤箱了。

“在下议院，我几乎还没有听到过如此廉价、如此贬损欧洲的观点。首相今天的表现，对国家来说是一种耻辱。几天后，首相会乘飞机去会见法国总统。他难道没有意识到法国总统能否忍受这种致意？如果首相在巴黎大街被人嘲讽，我们国家的声誉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害？”他身后的支持者爆发出欢呼声，厄克特也仁慈地认可

了反对党议员的欢呼，对方却产生了困惑。欢呼很快停了下来。克拉伦斯继续反击：“就是因为首相顽固不化、否定新思想、拒绝做欧洲好公民！我们不知这位首相何时才能认识到，这会给国家利益造成多大的损失。”

喧闹声大起。议长花了很长时间，反复要求众人止息，才给了厄克特首相发声的机会，其实他并不急着发言。

“也许恰恰是这位议员如此年轻有活力，才导致他如此鲁莽。也许也是因为这个，他明显很乐意每周来下议院，使用过去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痛打的方式来学习。但年轻是否足以作为无知的借口？”厄克特把西装袖子轻松地朝上一抻，摆出一副老师要在黑板上写字的架势，“他似乎已经在欧洲巴比伦花园的铁塔上爬得太高了，所以眼睛花了，看不清方向。我会再次把他带回地面，提醒他，很多时候，这个世界非常感谢我们大不列颠民族勇敢而有种地顶住了欧洲的风气，那就是我们运用否决权，大声说‘不’、‘不’，还是‘不’，表明我们的顽固和绝不屈服的时候，正像1940年我们所做的那样。我们孤独地挺立着，只有上帝和大海在支持我们，而所有其他国家，”他用手划出一个大波浪弧形蔑视他们，“都向纳粹德国投降了。”

博林布鲁克狂暴地欢叫起来，决心让自己支持的吼叫声远远高于周围所有杂乱的呼喊。厄克特被喧闹声打断时，想到了下议院入口处丘吉尔铜像的姿势，决定模仿一回：左脚在前，上衣敞开，衣摆朝后，两手抓住臀部，身体朝前倾斜，迎接枪炮的呼啸声……

“我们的‘顽固’——我相信那是他用的词——挽救了当时的欧洲。大不列颠的首相在巴黎解放后的街头没有被‘嘘’，相反，所有人都跪下表示感谢！”

天啊，在法国这些话会造成混乱，但首相能够承受。因为此地的大选之夜法国人没有投票权。厄克特可以看到楼上媒体专区有很多热切的脸伸出来想看个明白。更重要的是，他身后一排排的议员将白色议事日程表挥动成了咆哮的海洋，似乎在表达执政党准备抵抗另一次入侵的决心。梅克皮斯坐在那里，双腿僵直地伸着，脸上凝固着阴沉的表情。如果他冻僵了，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厄克

特认为他有方法来摆平。

* * *

厄克特迈着轻盈的步伐顺着下议院通往他办公室的通道前行，同时幻想着各种大标题。

“你怎么看这些标题？《F.U. 首相轰炸布鲁塞尔式的巴比伦花园》《弗朗西斯 - 6，法兰西 - 0》；你再看这条《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语言问题吗》，是的，我喜欢这条。”

柯蕾尔努力跟在后面。在议员们足以令演员谢幕十几次的热情中，厄克特离开了议事大厅，注意到柯蕾尔跟在后面。通常他都会被一些公务员围着，但这次他们决定留下来，像是要清点死亡数字。他快速进了办公室，为她拉开了沉重的橡木门，门立刻关上了，发出砰的一声炮响。他立正面对着她，等她审视。

“我的表现如何？”

“你完全是……”她在找合适的词。她能说什么？他驾驭议会炉火纯青的技能令她惊叹和鼓舞，同时他语言中狂热的沙文主义又冒犯了她曾经看重的所有东西。但是她的看法此刻并不重要，她是为了学习而来的。“弗朗西斯，你完全是既可恨又不可思议。”

“是的，我是这样的，对吧？打得羽毛乱飞，几个世纪以来的一场最佳枕头战。”他跺着脚指头跳起来了，仿佛年轻了四十岁，无法控制激情。

“弗朗西斯，你真那么想？统一语言？”

“当然不，也绝不可能发生。但是这会让那些关于一体化货币的废话中断一阵，而且我们的选民会高兴的。由此，我们的民意调查会再提高三个百分点的，你等着瞧。”

他不同寻常地兴奋活泼，都是肾上腺素在作怪。首相咨询时间实行的是神断法的折磨，把这块土地上权力最大的人拖到高高的悬崖边，让他看看下面密布的岩石——总有一天他将面临的命运。她听说过为了能够承受这种折磨，有些首相会预先喝醉，还有一些人

则让自己预先得病，但在议事厅里，厄克特好像总是可以非常镇静地控制局面。而在这个紧闭了的门后面，她可以感觉到从他汗毛孔里溢出的紧张。他血脉贲张，情绪激昂，情欲亢奋。此时，或许她可以分享一会儿与伟人的亲密。

“你是我的幸运符，柯蕾尔。我能感觉到。”

他伸出双臂，把她搂在怀中，喃喃地呼喊着她，同时希望得到她的刺激，因为此时他体内的欲火开始消退。她竭力装出此刻没有冲动，但是失败了——这里是力量的核心：最大的禁果，最高的权威，最猛的激情，最弱的神经，全都混于一体。在政治中她梦想过一切沉溺，而今她却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她端详着他的眼神，此刻，特权令她敬畏，她知道从此她的政治生涯绝不会再那么简单了。

这时，一切都被破坏了。外门处传进了抗议声，一个身影没有通告就疾奔进来，显然还处在非常恼怒的状态，来人正是汤姆·梅克皮斯。看到自己的老板和旧情人正在亲密，他的恼怒似乎进一步膨胀了。他原想就突然闯入说句道歉，却决定放弃已经支离破碎的礼节，怒视了一眼柯蕾尔，转向首相。

“弗朗西斯，那个演讲太不光彩了，是对我们欧洲伙伴的羞辱。您只用了一个下午就把我当外相期间所取得的全部成果给毁掉了，而且全都是为了无意义的议会殴斗。”

“你还要学着点，汤姆，在欧洲并不全是‘拳击的公平竞争规则’。偶尔需要你在拳击手套上抹点胡椒面。”弗朗西斯回答。

“如果事先不咨询我，您是不能随意谈外交政策的，我无法接受。从此以后，你还能期待我与那些外长打交道时有信誉可言吗？”汤姆轻轻一扬头，将前额的头发甩到后面，借此来调整自己的脾气。

“哦，说到点上了，我没这么期待过。”弗朗西斯说道。

柯蕾尔向后退了一步。她知道等在后面的是什么，自己可能不适合在场。她也经历了非常尴尬的刺痛，因为梅克皮斯几天前还是她的情人，也许是她尚不适应被羞辱？他怀疑的目光紧跟着她。

“汤姆，你是我这些部长里最有能力、最虔诚的一个，确切地说，是我动力的伟大源泉。你也是政府里对欧洲最有激情的一个部长，

从政治角度来讲，激情很容易导致混乱。因此……我把你调到环境保护部，在那里你的虔诚可以得到回报，你的激情也会更少被伤害。”

这话对汤姆·梅克皮斯有冲击力，但效果没有瞬间出现。他的头发渐渐地再一次遮住了前额，表情逐渐变得迷惘，头僵硬地来回摇着，似乎要摇掉迷惘和疑惑，让自己变得清醒点。

“考虑一下，汤姆。在一个大部分人都无情无义的政府里，你是一个兼具管理能力和社会道德的人。这必然会给你我带来同样的苦恼。所以，还有比环保部能更好地显示你个人信誉、政府最好愿望的地方吗？”

汤姆的头还在颤抖。“我不接受。”他吼道。

“这不是讨价还价的事。”

“不去就要离开？”汤姆·梅克皮斯问道。

“如果你想让我那么说的话。”

梅克皮斯深深吸了口气，极力想镇静下来，他很快便做到了。“那么我辞职。”

柯蕾尔重新审视着他。天啊，他玩真的了，他不会妥协。他错了，但是她感到自己对那种固执有了更深的理解：它既高贵又天真，这就是汤姆·梅克皮斯让人感到可爱又让人恼火的最主要特点。厄克特，不管怎么说，并没有受到太多感动，下午的愉快感早没了，一脸未加掩饰的恼怒。

“汤姆，你不能辞职！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再耍性子了，看一下这意味着什么。离我决定退休的时间不会太长了，那时党会寻找一个新的领袖。我猜他们也想换一个风格。找个比我要少打棍子多给糖的人，对政治有不同见解的人，这就是换人的快乐。这些听起来像是对你的不错的描述。去环保部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双手接住它吧！”他停顿足够的时间，让梅克皮斯可以消化他的想法，然后继续说，“汤姆，党不会把它的未来交给一个过去两年一直坐在后排生闷气的人的。”

汤姆·梅克皮斯如一根紧绷的钢琴弦，两脚分开站立着，双臂抱在胸前，以免颤抖的双手做出不该做的事儿。他脸部表情僵硬，

看起来正在挣扎着控制自己。慢慢地，在他的唇边，柯蕾尔察觉到了微笑的迹象——眼前呈现出一个男人正与自己的重要事务道别的画面。是什么呢？职务，还是原则？

“弗朗西斯，您的逻辑几乎无懈可击，它只有一点很小的瑕疵。”

“是什么？”

“您低估了我已经有多么厌恶您。”说完，他走了。

他留下的沉寂变得越来越压抑。“我觉得他是在说‘不’。”厄克特终于小声说话了，“我应该去追他吗？”

柯蕾尔坚定地答道：“不，我不会乞求的，他也不会原谅。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这么干，是不吉利的。”

* * *

如果梅克皮斯能得到一点安静思考反省的时间，事情或许会有不同结局，这样他就有机会把现实状况和他受伤的自尊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也能用最好的方式结束这一天。但是西敏寺国会大厦中的命运之风太任性了，它不按套路走。首相下议院办公室的走廊与直接从媒体专区下来的井形楼梯相连，梅克皮斯只顾生气了，差点从楼梯下来的《每日电讯报》记者狄奇·威瑟斯撞倒。

“逮捕这个恶棍，警官！”狄奇·威瑟斯向守卫国会敏感通道的警察呼喊。

“不可能，狄奇·威瑟斯。我在他身上压了五英镑，赌他成为下一个老板。”

“钱扔得有点可惜。”梅克皮斯一边给记者掸去身上的灰表示歉意，一边答复说，“上午的时候你的赔率会更好些。”

狄奇·威瑟斯细细打量了这个袭击者，注意到他不同寻常的狼狽表情。“你看上去超级慌张，汤姆。告诉我，你是要飞走呢，还是要逃走？”

“有区别吗？”

“肯定有。一个外交大臣会这样冲撞犯规被抓，一定跟女人

或战争有关。是哪一个？你知道你可以向我忏悔的，我只能告诉一百万人。”

梅克皮斯将记者西装翻领上的康乃馨摆正，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把你的哥们儿都给我找来，狄奇。十五分钟后在议员休息大厅见。那样我可以告诉整个该死的世界。我无法给你独家报道，但是会后你可以得到第一个采访权。”

“听起来像是一场战争。”

“正是。”

* * *

梅克皮斯向厄克特宣战

外相“厌恶地辞职”

本报政治编辑：理查德·威瑟斯

外交大臣托马斯·梅克皮斯因政府政策方向问题，与唐宁街发生激烈争执后，昨日离开了政府。至于他是辞职了还是被炒了鱿鱼，目前还有争议。

“我厌恶地离开了。”梅克皮斯在西敏寺国会仓促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

唐宁街首相府后来努力否认这点，宣称他一直“坚持不跟随”政府在欧洲的政策，首相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开除了他。一个忠于政府的人昨晚描述梅克皮斯是一个“欧洲怪人”。

这是西敏寺特别紧张的一天。在首相谴责之后……这个轰动性的辞职/开除事件立刻引发了下议院的愤怒。

昨晚梅克皮斯宣布在执政党内成立一个新的亲欧洲团体——“协和俱乐部”。他说：“它将是现代的、进步的、最新的。它将会反

对政治上的极端守旧主义。”观察家丝毫不怀疑那个“政治的极端守旧者”指的就是弗朗西斯·厄克特。

尚不清楚“协和俱乐部”能得到多大的支持，但如果广受敬重的梅克皮斯有能力得到有分量的拥护者，这将对首相形成严重威胁，影响他继续当首相的机会。

党的一个资深人员评论此事说：“不亚于一次宣战。”

第十四章

要小心那些只谈政治原则的政治家，他们通常是掏你口袋的人。

她在门口突然大声说：“他在电视上，弗朗西斯。”

从浴室洗手间里传来了冲水声，弗朗西斯·厄克特小解后走出来说：“开着门，好吗？把音量开大点。”

莫蒂玛按要求办了，给他的玻璃杯续了水。他们搭配得如此和谐，她若有所思，他们那么心有灵犀，对家庭和家庭中的小缺陷的看法简直像是一个人的，她都无法想起两人最后一次有严重分歧是什么时候了，是唐宁街官邸的重新粉刷还是解职他的第一任财相？在这两件事上他想采取传统的方式，而她却鼓励他更加大胆地处理。对此，两人最终达成了妥协：她更换了家具，而他留下了当时的内阁同事（她记得是让他多待六个月。弗朗西斯在她生日那天辞退了他，在此情形下他居然很浪漫）。

厄克特一般不会出错——那天早饭时，他做的几个预测都很好。“汤姆·梅克皮斯会有一个繁忙的周末。”厄克特预测，“可怜的失败者都有个标准的办事规律，周五他们跑到选区人民的怀抱里，显示得到了道义上的支持。周六将在花园里与妻子和流浪儿散步，来显示家庭价值。那么周日则外出见教区牧师，以表白其问心无愧，展示艰辛的心路历程，但是在此心路历程上，似乎总伴有一位化妆师和几个带有摄像设备的蒙古人。天啊，这样做必定会令图像编辑恶心，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好像都能完成。”

“汤姆的老婆不是消失在异乡美国了吗？”

“是的。但他可能还会在哪儿有个隐藏的女友。你知道，我想我们应该关注年轻的汤姆，或许他还藏有更深层的东西。”

此时，正当晚间新闻播出“曾经的——或许——未来的”内阁部长梅克皮斯在妇女午餐委员会的会面中受到热情接待时，嘲讽的叫声和放水声从浴室飞出。厄克特裹着毛巾出来了。

新闻跟踪团队显然对汤姆·梅克皮斯超感兴趣，梅克皮斯出现在电视上，他正在离家不远的超市里购买广柑。

“干得漂亮。从高层的部委降到低层的集市——显示出他是百姓需要的人。”厄克特感慨道。

“我赌他会用二十英镑的纸币付钱，我敢肯定他一点都不知道广柑的价格。”莫蒂玛不厚道地小声嘀咕。

“梅克皮斯先生，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吗？”梅克皮斯刚拿出钱包，就有一位气喘吁吁的记者强行提问。

“回家轻松一下。这是十年来我没有被红色文件箱包围的第一个周末，我期待着未来。”

“但是你肯定留恋办公室吧？那你想什么时候回到政府去？”

“我才 50 岁。我希望未来某个时候还有一次服务的机会。”汤姆答道。

“当然不会是在弗朗西斯·厄克特的政府吧。昨天你说他的政府没有原则，你认为首相到了该下台的时候吗？或者被迫辞职？”

梅克皮斯没有马上答复。他站在那里，手伸着，等着找零钱。一大把钢镚零钱，他连数都没数。

“梅克皮斯先生，你认为应该强迫首相退位吗？”采访记者紧逼着问。

他转过身，面对镜头前宛如审讯官的记者和这个国家，眉头沉了下来，思考着这个让自己进退两难后果严重的问题，突然露出了小鬼般顽皮狡猾的一笑。

“或许你可以那样理解，”他答复道，“但是此刻我没有心情评论……”

厄克特伸手拿起遥控器，关闭了正在折磨自己的那张嘴巴。“这

件事我处理得太糟糕了。”他反省道，“本应该对他好点，从来就没有想过让他离开。但是……有原则的政治家，他们就像高速路上的大洞。”

“今早的新闻报道还是可以的。”她鼓励地补充。

“莫蒂玛，那也不过是打了个平手。一个首相应该做得比打平局要好些才行。”

此刻他倒是对自己诚实得无情。但她却惶惑地想，他能够对自己诚实吗？他身上除了浴巾什么都没有，看上去非常脆弱。她再一次回看正在流逝的岁月，辉煌的夏日逐渐变成褪色的秋天，到了高大的橡树也会掉光叶子，光秃秃地站在寒风之中的时刻了。他付出了那么多，他们俩共同付出了那么多，可是在生命的季节变化之时，他们对未来却没有什麼可期盼的了。看着他逐渐衰老，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呀。

即将来临的冬天，就像一块用五颜六色的布头拼缝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当眼前到处都是修剪树木之人时，也就是大地元气开始消退、夜晚开始变长的时刻，之后留下的将是瘦弱娇小的嫩芽和萎缩的干树皮。

“弗朗西斯，你为什么还想继续干？”

他惊愕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因为这是我唯一会干的事。干吗，你不想让我干啦？”

“不是，可是继续干会让你比以前付出更多，我想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还要继续干下去。”

“因为我很诚实地相信我是这个工作的最佳人选，或许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自己，我必须干下去。我还没有准备好靠回忆度过余生。现在市面上的回忆录已经够多了，我们还是不要去做为好。”

“你不可能永远继续干的，弗朗西斯。”

“我知道。但是很快我将成为当代任职最长的首相。弗朗西斯·厄克特在历史上的地位将是确定无疑的。莫蒂玛，取得这样的成就，对我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在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想，这才是我

们将来可以分享的东西。”

“这是在为过去的奉献作辩解。”

“正如你说的，为过去的奉献辩解吧，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呢。”

* * *

“妈咪，为什么厄克特先生不把癞蛤蟆关起来呢？”

柯蕾尔放下书，给了她的小女儿艾比一个快乐的拥抱。“亲爱的，我想厄克特先生那时还不在此。”

“但是他一直都在。”艾比回答。

柯蕾尔突然明白了，弗朗西斯·厄克特当首相的时候，两个女儿艾比和戴安娜都还没有出生。时间太长了，简直是女儿的一辈子。

“我想厄克特先生就是癞蛤蟆。”大女儿从沙发另一端加入了谈话。

“你们不喜欢厄克特先生？”柯蕾尔问道。

“不喜欢。他很不慈祥，从来不听别人讲话，就像癞蛤蟆。还有他太……老了。”

“他没有那么老，”柯蕾尔辩解道，“只是比老爸老一点。”

“比爸爸稍老一点点。”丈夫约翰尼斯·喀尔森嘲弄地评论道。他在浏览晚报的金融版，同时又顾着看电视新闻、偷听他们讲话。

“你小时候，你妈咪给你朗读过《柳树下的风》吗？”戴安娜问柯蕾尔。

“没有，亲爱的，没有读过。”

“妈咪，你的童年不幸福吗？”女儿戴安娜开始挖掘她妈妈没有说出来的故事。柯蕾尔的母亲很少说话，不想让女儿分担痛苦，尽量保护她，不让她知道真相。但是回忆还是很痛苦的，即使没有发生家暴，母亲不挨骂时也会沉默不言。那就是柯蕾尔度过的日子，她的孩子绝不会有那种经历。互相压制对方的嘶喊比赛，歇斯底里的争论，吵声和拳头并用，闹得她心都撕裂了。吵架过后是长时间的寂寞，彻底的寂寞。在寂寞中吃饭，过着寂寞漫长的日子，母亲

在寂寞中哭泣。还有楼梯下面可恨而又寂寞的储藏间，她被关在里面很多次，更多的时候是她自己主动躲进去的。一个受虐而寂寞的童年。吵架的声音伤人，更伤人的是寂寞的声音——或许，最终一切都回到了正常。她挺了过来，她是一个幸存者。

“买他的股票吧，你觉得呢？”约翰尼斯问道，他的注意力此时在电视新闻上了，“还是他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电视屏幕上，汤姆·梅克皮斯正在付钱买广柑。

她在沉思，她的丈夫知道多少，或者猜出多少。他俩结婚前公开地讨论过他的担心，一个比妻子大二十三岁的丈夫，总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力不从心的时候，从而带来不快。当他开始领养老金时，她却处在人生巅峰。在几乎所有这类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鸿沟，唯有靠信任和巨大的理解才可以跨越鸿沟。“如果床的两头都冰凉了，婚姻不可能保持热度。”约翰尼斯曾这样说过，他真有远见。那都是很久以前的话了，之后他有没有在心里把他的抽象理论转换成现实呢？如果他做了，即使是她怀疑他已经做了，他也没有流露出一点暗示。多么忠诚的骑士、丈夫、向导、父亲和圣徒，从来都不是一个审讯官。柯蕾尔对丈夫的爱和尊敬从来都没有如此强烈。

“没有，”她回答丈夫的提问，“至少现在还没有。”

“汤姆·梅克皮斯可能是一个危险人物。”

“你真那么认为？”

“我是个商人，我的老婆虽不是政客，但是可以搞一个你自己的市场分析。大部分首相任期会有多长——三年、四年、五年？他却已经当了十年以上。没有人可以永远稳操胜券，你的弗朗西斯在未来两年中，还可以执掌大权的机会非常小。年龄、事故、疾病、民意下跌，时间越长，这种对他不利的盟友就会越多。”

“但是他好像还处于权力巅峰。”

“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就是在权力巅峰时，从马上摔下来死掉的。”

“你在说什么呀，亲爱的？”

“我想我的意思是小心为妙。你做国私秘书期间，弗朗西斯·厄克特摔死在战车轮子下的可能性极高。换句话说，不是摔下来，更可能是被车下怒吼的人群捅死。不要贴他贴得太紧。”

“你认为汤姆·梅克皮斯会飞出这一刀？”她觉得约翰尼斯的用词尤其令人不舒服。

“梅克皮斯，或者类似梅克皮斯的人会干的。你应该留意他。”

他的逻辑推断一如既往地无可挑剔。一丝苦恼的寒意顺着她的脊骨向下流去。

“你会如何做？如何留意他？”

他丈夫看上去没有听到她的问话，把报纸放在一边，拥抱了两个女儿，让她们去睡觉，惹来女儿们一阵惯常的抱怨。艾比和戴安娜拖着柔软的玩具和自己喜欢的物品离开后，他才又回来面对妻子的问题，“如何做，取决于有多么重要。”

“据你看，很重要。”

他搓了搓手，像奥斯曼帝国的某个大臣在毫无星光的潮湿之夜隔着篝火发出警告。他的嘴唇张合着，在遇到柯蕾尔之前，他就喜欢这样吸吮同性的命根，后来则更喜欢吸吮她了。“对一个爱说话的朋友，或许还是亲密的同事，不能采用电子设备或非法手段监听。你想使用别的东西？”

她端详着他，害怕向他承认那就是她想要的，甚至更怕对自己承认。

“一个司机，司机知道所有的秘密。他们宁可用美国中情局的情报员交换一个克里姆林宫车队的司机。我可以找个友好的商人送他一个司机，这司机只要在车里竖起大耳朵，出来是个大嘴巴就行。”

“不违法？”

“更像是个事故。”

她紧咬住下唇，脸皱得像吃了柠檬。“假设，只是讨论下，假设某个商人对这个协和俱乐部极其感兴趣，想给汤姆某种支持的表示——奉献一点对行政支持的小捐助，借给他一辆车和一个司机，来弥补他失去部长车辆的空档……”

“一个舌头不受控制而且不知该忠诚于谁的司机。”

“你觉得如何，亲爱的？”

“我认为这会极大地改善厄克特先生的输赔概率，利好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吧。”他答道。

“怎么做？”她温柔地问。

他仔细地看了看她，审视她，假定她，以便形成一个解决方案，他需要确信。

“我觉得挺容易的。但我觉得你这么忙的女士没有心情知道细节吧。”

“你说得对。”

他停顿了一会儿，琢磨着生活中出现的新机遇。“看起来不只是你的工作变了。”

“什么意思？”

“我以为你情愿喜欢汤姆·梅克皮斯。”

他知道确实如此。很多时候，他好像有一面可以照到她心里的镜子，而她无处可避，甚至连在心里都不行。

“我过去是喜欢，我想现在仍然是这样。”

“但是？”

“但是……”她耸了耸肩，突然变得厌倦了，“但这是政治。”似乎这就可以解释一切，然而也没有什么好原谅的。

第十五章

地中海充满汹涌波涛，处处可见船舰碎片与残骸随浪漂浮。

老帕索利兹一边哼着祭祀小曲，一边企盼着奇迹发生，木槌可以尽快把猪肉条敲砸成晚上的一道美味。砰——哧——啪！他好像又在战场拼搏，又将昔日数以千计的战士抛进了阴间地府。

玛丽亚摆好了晚餐的桌子。教了一整天的课之后，她又来照料他了，她越来越担心他。他情绪多变，不时显示出攻击性的暴躁。这是一种因内心痛苦爆发而引起的情绪外泄，因为他觉得有关当局的军队再一次围在兄弟的坟前，用沉默阻止他接近。

父女俩竭力想要寻找那个不知名军人的更多线索和坟墓的准确位置，但有关部门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他们总是说，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小姐，迄今为止除了疑问外，什么也挖不出来。请你把细节写下来吧，看看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玛丽亚写了信，可是没有答复。这封信在权力的走廊里转悠，直到筋疲力尽被扔掉为止。

此时，老帕索利兹唱着哀悼的歌曲，做着饭，怨气更大了。

都是她的错。她介入了父亲的沉默和悲痛以后，虽挑起了他的希望，可随之而来的总是黑色的记忆。玛丽亚现在比父亲更难放下对此事的探究了。

家庭是忠诚的纽带、血缘契约。这种联系把她拴了很多年，身处女人的金色年华时，她先是照料垂危的母亲，接着照料忧郁的父亲。而父亲呢，一根绳索把他绑得太紧，把他的命都快勒掉了。为了他们共同的意愿，她要寻找某个途径或某个人来获得帮助。这个人知

道该如何对付那些推诿和借口，他可以帮忙找到两个兄弟的坟墓，甚至还可以找到其他人的坟墓。可这个该找的人是谁呢？

挂衣钩上方有个架子，上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正一闪一闪地播放新闻。她在画面中看到了一个身负权威和责任的男人，一边谈论着决心坚持保护普通老百姓免受麻木不仁的傲慢的政府欺负，一边买广柑……

* * *

克莱夫·沃特灵法官环顾了午餐桌子的四周，不解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天真。他太轻信庞森比爵士说的话了，他说这是一个轻松的美差。议题简单，证据明了，结论几乎显而易见。可是现在法官们连吃什么都无法达成共识。两个穆斯林，其中一位口腔溃疡，另一位是素食主义者，他来自约克郡，喜爱的食品跟喜爱的法律条文一样——量大、丰富、不作假。当然，还有法国人洛旦，他坚持要吃犹太食物，盘子里任何如法国雅各宾党一样傲慢的食物都令他怏怏不乐。对这个圈里的大部分东西，他似乎都已经形成了稳定不变的看法。

裁决几乎不依照国际法，而是依据对文字的解释，和混乱的案例进行，同时希望还能不脱离常识和基本原则。这事儿怎么会交给洛旦？他就像还没开窍的野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事情的真正意义。

几个星期以来，那些装扮得像律师一样的学者、地质学家、政客、历史学家、海事专家和专业说客蜂拥而至，长篇大论地阐述着本质上非常简单的事情。在受人青睐的塞浦路斯海滩，有一东一西两个有争议的大陆架区域。把它们交给希腊人，或者土耳其人，或者找到以产权自然公平法为名义的某种划分方式。那片区域拥有数英里的咸海水、海葵和沙子。

还有石油。

沃特灵法官相信石油的存在了。他确信这个法国人也知道。否则，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他的极端无理？任何可能让土耳其人得到可

观的大陆架海域的建议，都会受到他的猛烈抵抗，甚至从中间画一条直线平分大陆架的建议都要被贬损和谴责。“狮子王的那份”，如他所言，即最大的那块归希腊人。在专用餐厅等待第一道菜时，洛旦还在自我辩解——他说还能够举出国际正义的新原则，来证明他的现实存在的不平衡性。

“这是很简单的，不可否认的。”洛旦开始讲话了，同时摇晃着玻璃杯中的水，仿佛在检查英国的酒，“土耳其人入侵，靠武力抢走了希腊族人的领土。为此很多人丧生，这是土耳其对联合国的挑衅，给他们奖励将是对这种血腥暴行的最大姑息。”

“我们不是来商讨战争的。”埃及的奥斯曼法官斥责道。

“确切地说，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法国人洛旦争辩道，“如果我们偏爱土耳其人，那么我们就是在认可未来的国际恐怖主义。我们在告诉世界什么？攫取人家的领土、强奸和抢劫当地居民，并让他们流离失所，二十年后让国际法庭向你祝贺，并且确认你掠夺的赃物合法吗？”

“天啊，几个世纪以来，边界不就是这样确定的嘛。”马来西亚籍法官小声说道。

“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优越于中世纪野蛮方式的解决方案。”洛旦冰冷地答复道，“哦，别给我列举美苏的白令海和智利的比格尔海峡的例子，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参考这些陈旧案例？”

“因为这是法律。”奥斯曼法官轻声说道。

“但这不是正义。”

正义，沃特灵法官默默地想着，他也配谈正义。就是这个人，他激烈地为法国渔民企图霸占英国代管的根西岛渔场的案件争辩时，在公众场所引证拿破仑协议和大谈国家荣誉，而关起门后却在商讨着肮脏的妥协。现在又要求别人妥协，“只要让土耳其人远离油页岩一百英里”，他模仿着断头台上纺织女工聆听鹅卵石路上囚车的声音来指责他人，就以为正义在他那边了。

沃特灵打量着这个法国人。当然，洛旦心里肯定明白！沃特灵不由自主地思考着洛旦究竟是当真拿人家的钱财来谈判，还是确实

只为争取法兰西的国家利益。不论是哪种情形，都没多大关系，如果沃特灵允许发生的话，结果都一样。

法国的正义？他的父亲已经被这类正义裁决过了。吃了几口饭后，沃特灵与他心里的某种冲动搏斗着，一种企图把他的偏见观点渗透进来的冲动——但是此处没有利益冲突，也不矛盾，他裁定，他的原则感与他的抗争是一致的。无论法国人的偏见还是他的个人利益都不能影响公平的游戏规则，这不能发生在沃特灵的法庭里。既然洛旦这么激昂地谈正义，那就把这个法国人钉在正义的柱子上吧。相信沃特灵一定能做到。这件事具备高度的原则性，也应是件快乐之事。

第十六章

所有的政治都是追求胜利的艺术。

他认为，政府的内阁跟一群密集编队飞行的猪非常相似。在奥威尔动物庄园式的西敏寺国会中，领头猪有个高于其他猪的特权，即决定检阅人员。有点儿遗憾的是梅克皮斯的辞职让内阁重组黯然失色，因为这让人觉得改组是强制进行的，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自然。厄克特坚持认为，梅克皮斯是一头被布鲁塞尔配方养肥的超重野猪，几乎再也没有能力跑起来，更不要说在空中做体操动作，赢得海峡这边的英国公众的尊敬了。现在是市场决定一切的时代。“应该提醒其他人经常保持饥饿和消瘦。”厄克特给新来的新闻发布官格里斯特解释道，“别忘了给他们送上培根肉切片机的祝福。”

格里斯特为如此有意义的一天安排了很好的开端。他建议首相沿着圣·詹姆斯公园的湖边轻松散步，给摄影师提供充满活力、满足不同要求的形象照。其中一个摄影师建议首相搂抱一只鹅的脖子，“厄克特先生，这样可以使公众觉得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但他拒绝了。

他回到唐宁街首相府时，一群急不可耐的报社记者和电视台要闻部记者全都沿着栏杆探伸着身子，想要伺机抓住第一只猎物。血会溅上他们的靴子，而他们已经开始争吵内斗了，为了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一口食物，他们争先恐后从路对面冲向首相。对此，厄克特只是向他们摆了摆手，真诚地看了一眼，这些动作他已经练得炉火纯青，随后就走进漆黑发亮的门。

《为了英格兰和它的守护神圣·乔治，需要乞求上帝吗》这是《每

日电讯报》记者狄奇·威瑟斯文章的标题。这个聪明的老油条把他积蓄的精力和想法全投注到了一个特别的时刻上。

听到喊声，厄克特回到门口再一次观察这个场景，朝威瑟斯的方向点了点头，狄奇·威瑟斯领会了其中的含义。

“鲜啤酒，白崖壁和飞起来的野猪群。”厄克特嘟囔了几句，在进门之前，他没再说什么，而是思考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将是漫长的一天，挥着长刀去拼搏的一天。

* * *

对交通大臣杰弗里·布扎·皮特而言，这一天以美妙的方式开始了。他去伦敦最有名的瑞兹酒店垂钓了美人鱼，在熟悉的水域里斟洒香槟酒、抛送炒蛋，直到她天真无邪地游上来吞下他撒下的饵。与赛莉娜共进早餐，无论怎么说都是很愉快的，尽管她的身体对交通大臣几乎没有诱惑力。诱惑他的，是她的内心——更明确地讲，是她记忆里的东西。她是党主席办公室的一位秘书，是若干个布扎·皮特经常请客奉承的政治雇员之一。他喜欢采取共进早餐的方式交往而不是上床，因为与尚处在天真岁月的女人睡觉需要非常谨慎。与她们的风月之事，往往不是真情的开始，就是小报上闲谈专栏含沙射影的序篇，布扎·皮特对这两样都没兴趣。共进早餐能使精力更加充沛，是一种不会留下烟灰和眼睫毛痕迹的枕边谈话，既可获得内情又不用施舍男人体内充沛的梨花雨。

布扎·皮特的政治哲学是很怪异的。例如，他不相信情报会属于谁，至少不会属于那些它们可以摆脱的东西。也就是说，情报无主，谁得到就归谁。所以，布扎·皮特东偷一点西窃一点，算不上江洋大盗，但是将零散的东西最终融合到一起，照样硕果累累——他当学生时就是这么干的。他给他所知道的每一个犹太人慈善机构写信，解释说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学生，尽管靠每晚打工来维持生活，过着清贫的日子来保持收支平衡，但确实还缺少资金保障，还差二百英镑学费，能帮一把吗？跟不同犹太人慈善机构的回复一起来的捐助，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涓涓细流最终汇成洪水。如果他还有良心，就绝不会与犹太教沾边，因为他的双亲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卫理公会教徒。不管怎么说，他一直毫无羞耻地躺在由此得到的舒坦的床上酣睡。

在迷宫般的西敏寺国会内，情报就是财富——比金钱还值钱的财富，赛莉娜还非常慷慨地为早餐埋了单。她打印过所有在中央党部起草的新文件，了解所有每一处补充和修改，知道其中体现的所有想法和重新考量，掌握每一段分析、论证以及结论。她谈论往事时涉及的信息量大得惊人，哪怕香槟酒的泡沫碰到了她的鼻子让她咯咯笑，喷出来的都是信息。看来新的宣传攻势并不是很激进——只发出内部小批量的第一手信函，一句分量不重的口号——但是它的确有新的民意调查基础，很像赛莉娜——外包装很吸引人。她热情洋溢，坦荡善良，毫不怀疑和戒备，真诚相信布扎·皮特会给予她帮助。

布扎·皮特开心地笑着，斟上酒，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全都灌进他卓越的记忆里了。

送他俩回各自办公室的路上，车被早晨混乱的交通堵住了。这个自作聪明的笨蛋司机决定走最快的路线，结果被堵在特拉法尔加^①广场边上不动了。广场里成排的鸽子睁着一只眼，郁闷而病态地站着值班守卫。交通大臣摇上车窗，背靠着车后座上坐着，他生命中只有这么一次心甘情愿不想抛头露面。他尽量避免被其他车里的人认出来，然后对司机发火，骂了他一顿。赛莉娜在后座调整着优雅长腿的摆放姿势，令他的注意力很快发生了转移——面对这样的美腿，他真是个傻子，或许下次他应该建议一起吃晚饭？电话突然响了。另一头传来了下议院秘书的声音，谈的是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他的包厢里的客人名单，下周晚些时候有场有逍遥音乐会，贸易大

^① 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英国伦敦著名广场，坐落在伦敦市中心，东面是伦敦城，北接伦敦的闹市索荷区，南邻白厅大街，西南不远的王宫，适中的地理位置和美丽的建筑使它成为伦敦的名胜之一。

臣临时取消出席。他要到日本贸易顺差的树上摘树叶去，到了那里他也会像前任们一样，只要一谈到“自由更加贸易”的承诺，那个东亚国家就永远是丰收的秋天。

电话扰乱了布扎·皮特的心情，转移了他欣赏精美香踝酥腿时想入非非的念头。他憎恶那种约会前最后一分钟取消预约的行为，这通常意味着忙碌几个月的计划被打乱了。他很恼怒，就像英国惠灵顿公爵收到了一张破纸，告诉他德国的布鲁克将军不能及时赶到滑铁卢参战一样。布扎·皮特决定向送信的人开枪。

“那你都干什么了？”他抱怨地问秘书。

“是这样，我想我们可以邀请另外的高层人物，于是我一直在检查这个名单。你已经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邀请了内阁其他的所有成员，除了汤姆·梅克皮斯……”

“这是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包厢，不是该死的教堂地窖。”他恼恨此时她还敢提梅克皮斯。

“再就是亚瑟·博林布鲁克。我已经与他的秘书联系了，她认为他和他夫人那天晚上可能无其他公务。”

“博林布鲁克，一只胖猪！你究竟为什么会认为我从来没有邀请过他参加其他活动呢？我不能让他坐在美国大使和独立电视台主席身旁。他会从序曲开始放屁，同时整瓶整瓶地往肚子里灌我的香槟。你知道那会喝掉我多少钱吗？”

秘书尽量给他解释，但是布扎·皮特没有兴趣听。堵在旁边的一个司机认出他了，朝他竖起食指和中指来表示敬意。交通大臣尽量谨慎地强行抑制住想突然冲出去给那家伙鼻子上来一拳的冲动。

“或许我们最好等到明天再说吧。”他听到她在建议。

“干吗这样呢？”

“等到明天内阁改组后吧。”

“改组……”他的声音卡住了。赛莉娜不解地想，是不是一根遗落的三文鱼刺突然插到他嗓子眼里了。

“你不知道吗，电视都播了。”

只要涉及改组，布扎·皮特总是浑身不适，哆哆嗦嗦。第一次

改组时，他刚进国会不到十八个月，整整一天都不敢离开电话机二十米远，就连他的二婚太太都认为他资历太浅，晋升机会不大。电话铃响时，他正在屋外的后花园中——“哎，唐宁街电话。”他太太隔着厨房的窗户敬重地宣布。他跑起来——以冲刺的速度，脚被绊住，摔倒在地，伤了手指，蹭破了膝盖和裤子，可什么也阻挡不了他接电话的意念。话音传来，首相办公室问他是否愿意相助。“当然，当然，我可以！”首相原先约定到附近的一个选区讲话，但是很遗憾，因为改组之故去不了了，你理解的。布扎·皮特可否明天晚上代首相去？布扎·皮特的眼睛因痛苦而充血模糊了，然而对此被请求相助之殊荣，立刻表达了无限的愉快和情愿，而他那位很快将要成为前妻的太太，此时也笑得瘫坐在沙发里。

可此刻他更无法冷静了。从那以后，他卷入了每一次改组，现在危险的猎狗又一次溜出了套住的链子。警报声响彻西敏寺国会，再强的人都会胆战心惊。他盯着手里的手机，露出了不明所以的表情。他不知道今天改组，就在此时，唐宁街首相府马上会有电话约入阁者和离任者谈话，而他的秘书小姐却在占线与他胡扯，什么她非常遗憾，因为她所敬慕的汤姆·梅克皮斯……

于是布扎·皮特嘶喊起来：“把这该死的电话放下！”

第十七章

忠诚具有速溶咖啡之特点：廉价和最终令人失望。

他打开了前门，衬衣尚未系完扣子。衬衣上的褶子看不出是熨过还是没熨过，她怀疑可能是他自己熨的。

“骚扰到您家里了，您可能会讨厌我。”

汤姆·梅克皮斯离她只有两步距离，嘴里嚼着烤面包片看着她。她不安地把乌发甩到侧面，在清晨的阳光下折射出抛光黑煤般的颜色。丰满的嘴唇为难地翘着，好像碰到麻烦似的双臂紧抱在胸前，无意中向他托起了前胸。她的那种羞涩在西敏寺国会里可是稀有之物，她的牛仔裤也是。

“我期待的是什么事情，小姐？”他注意到她没有戴戒指。

“我叫玛丽亚·帕索利兹。坦率地讲，这事儿生死攸关。”

但是，真该死，他正在吃早饭。“如果你有问题，或许最好先写个详细的书面材料。”

“我写了。我收到您一个助手的回信表示感谢，但是回信说您目前太忙无力处理每个个人的艰难困境。而且他把‘困境’也给拼写错了。”

“在过去几天里我们收到了大量信件。我很高兴告诉您，大部分都是表示支持的，但是那么多的信我无法全部亲自处理，为此我道歉。或许你愿意给我的办公室打个电话，预约一次见面。”他以拒绝的姿态搓掉了手上的面包渣，。

“也打过了，约了五次，您永远都没空。”

这轮比赛他得零分，居然输在有发球权的一局。“似乎我很可

能要用整个早晨给你道歉了，玛丽亚·帕索利兹小姐。请简单地说一下您需要我如何帮助您。”他没有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没有邀请她进来。有困难的人太多了，愿意帮的政客又太少了，他已经有太多的事需要分心，那些尚未打开的信封已经高高地堆在他的餐桌上。然而在谈话中，一丝电流触动了他内心的某处。几分钟后，他意识到这是一种怜香惜玉的欲望。

“帕索利兹小姐，你必须认识到让政治家调查失踪的坟墓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塞浦路斯现在就要实现和平了。”

“这就是您错得不能更错的地方。”随着谈话，她的分歧完全消失了，“透明公开不会威胁和平，一直模糊不清、遮遮掩掩，才会威胁和平。甚至土耳其人都认识到了这点。”

他思考着她的话，而他的注意力仍然被那些未拆封的信件和未答复的电话所牵制着，这可是要耗掉他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处理的。没了内阁机器系统支持的生活被证明格外无聊和艰辛，新的十字远征军的支援遥遥无望。“塞浦路斯距离我的选区太遥远了。”他无奈地说。

“别不自信。这个国家可是有三十万希族塞浦路斯人，每一条大街上都有羊肉烤串店或希腊酒馆。只要一夜之间，一个政治家就会拥有一支站在自己身边的大军。”

“或者掐住他的脖子。”

“但是千万要注意希腊人会怀恨在心的。”她站在路面上大笑。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淳朴的能量，热情、急迫、激情、奉献，初显生活锋芒。他喜欢并欣赏她和她身上的这些特质。

“要把你和你的大军从我的门口赶走，好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邀请你进来喝杯茶。或者，我们继续站在这里谈如何站队的问题，猜测到底谁会扼住谁的脖子。”他身子一偏把她请进了屋里。

* * *

厄克特首相踏进唐宁街10号的门槛时，一位门卫对着他低了一

下头。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注意到自己一开始只是对首相尊敬地点点头，现在却发展成了某种近似战战兢兢的鞠躬。作为一个忠实的工会成员，门卫们对这种趋势是反对的，却发现已不可阻挡，因为它来自世代流传的等级观念，它会使你自然本能地辨别权威。这些统统都该见鬼去。唐宁街的气氛变了，尤其是莫蒂玛·厄克特在的时候，时间流逝，这里也变得越来越正经。国会也成了穿着民主外衣的皇帝一言堂。门卫多次信誓旦旦地告诉老婆，总有一天，伟大的乌合之众会翻滚摇动，厄克特就像站在千百万粒沙子之上，终究会跪下倒地消失，被变化的命运大潮淹没。总有一天会的，这一天或许很快就要到了。但到目前为止，他还要对首相笑脸相迎，鞠躬一样更深地弯腰低头，这样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地面上移动的沙粒。

门关上了，隔断了媒体兵团刨根问底的饥渴呼叫声。过一会儿他们会被喂上几根骨头的。此前，还得先切好菜。厄克特看着表。好，时机完美。他有意让麦金托什等了正好二十分钟。

贾斯珀·麦金托什在门厅的角落里站着，手工制作的皮鞋在黑白瓷瓷砖铺的地板上敲击着，难以掩饰他的恼怒。作为这个国家增长最快的第二大报业帝国的拥有者和出版人，他更习惯于让别人等他而不是他等别人，从事了一辈子扶持和摧毁政治家的事业，周围已经没有人敢对他不敬了。几个月之前，他已经得出结论，到了该切断弗朗西斯·厄克特电源的时候了。原因并不是首相犯了政治错误或冒犯了他，而是很简单，他在位时间太久，关于他的报道已无法提高发行量了。变动、不稳定的局势才能刺激报刊发行，商业运作需要一个小的动乱出现。麦金托什身居高位，公事繁忙。也就是上周，他终于同意了购买《论坛》报系——这是一个庞大的亏损企业，衰败的办公室里挤满了落魄的记者编辑，为衰落的读者群苦熬，但它有很多著名刊物，盈利潜力巨大。他计划用钱补偿被裁的记者编辑，建立新的印厂，通过广告和优惠吸引新的读者群，可这些成本很高，要花费几千万英镑。麦金托什的世界里没有等待，他需要甩脱金融大鳄的烦扰。这意味着要把新颖标题、新奇事件、新秀表演和新新

狂人当成吸引力。任何怀旧的多愁善感都是罪孽，都得被淘汰。

麦金托什已作出判断：厄克特输了今天早上的游戏，绝不是失约二十分钟那么简单。他以为首相想重新点亮昔日私交关系的灯光，或许是安排单独给他介绍内阁改组的内情以换取他的同情。没有机会啦。在麦金托什的明日世界里，没有弗朗西斯·厄克特表演的地方。不管怎么讲，他期盼着一个乞求者对他应有的恭敬，但是厄克特的礼节在哪里？厄克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在过道里对他连推带拖。

“贾斯珀，很高兴你来了。我时间不多，还得送走几个因内阁改组被裁了的人，所以我有话直说了，你为什么把你的大粪机器开进唐宁街来了？”

“大粪机器？”麦金托什迷惑不解。

“是你的那些主编们指使的。”

“首相，他们是有独立见解的灵魂，我给过他们无数次……”

“无论心态如何，他们就是一帮傀儡，你掐着他们的死脉呢。他们的看法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厄克特一步不停地走过通道，突然在摆有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作品的小厅里止步，直盯着贾斯珀·麦金托什的眼睛，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写我该离开了？我做错什么啦？”

麦金托什考虑了一下，决定放弃敷衍搪塞的方式，厄克特需要直接的答复。“没做错，这不是你做的事儿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你是个巨人，影子遮盖着整个政界，令他人活在阴影之中。弗朗西斯，你是一个伟人，但是已经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给其他人一个成长的机会。”麦金托什温柔地笑了，他想他这样说还是很得体的，“这是经营运作，弗朗西斯，你懂的。政治的经营运作和报业的经营运作，绝不是针对个人的。”

厄克特好像没有被这篇悼词打动。“贾斯珀，你如此直爽，我非常感激你。我一直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强大而坦率，可以经得住动荡岁月的冲击。”

“您真是绝对的宽宏大量……”麦金托什开口了，可被厄克特直接打断了。

“谈到动荡岁月的冲击，我想只有在真正的公平——同样坦率和坦诚的情形下，才能跟你分享几个财政部就要推行的新计划。你也知道，我并不擅长金融财务，所以还是把这种事交给你们这样的专家吧。真不可思议，这个国家怎么会把国民财富的命脉全部交给了像我这样连加法都做不好的政治家。”他耸耸肩膀，似乎抖掉不喜欢的负担，“不过，据我了解，你已接手购买《论坛》报系，准备向你在金融城的朋友们发行大量债券来实现这次购买。”

报业巨子点点头。这些都公布于众了，是一种直接的举债融资计划，利息从他目前公司盈利中直接支付。他的总体利润会下跌，但税单也会相对缩小，实际上最终是国家税务局在替麦金托什帝国的扩张埋单。几年之后他的帝国就会变成这个国家里最赚钱的企业之一。也就是说，今日的债务由税务警察埋单，来换回明天直接付给麦金托什的巨大利润。创意性的账目，而且完全合法。投资家们喜欢这类创意。

“核心是，”首相继续说，“仅限你我两个人知道，作为老朋友……”

提到友谊时，麦金托什身体内的某处突然感觉到早上吃的果蔬燕麦粥在翻腾。

“……财政部计划做一些修改。从下周开始，大意是说一个公司的亏损将不能用另外一个公司的利润去顶替。我不能自称我理解此修改，您呢？”

麦金托什当然一听就明白了。理解之后，就需要扶住墙才能站稳了。这个修改建议会把他的创意性账目砍成碎片。按此法规，他的税单将急剧高涨，甚至最愚钝的承购代理人都会认识到他不会再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他已经签约了购买《论坛》报系的合同，绝无可退之路了，然而法规变化的一丁点迹象若被金融投资商知道，他们就会立刻洗手不干，回到酒吧喝完香槟酒，开上保时捷溜走，留下他一个人……

“破产！你们会让我破产！我会失去一切！”麦金托什喊道。

“真的？那可真遗憾。但是财政部那些玩弄纽扣计数器的精算

师们非常热衷于这个新主意，凭我的资质怎能够辩赢他们呢？”

“那个该死的财政部！你可是管他们的首相啊！”

“是的，我是首相。但很明显，按照某些人的逻辑，我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不会待太久的首相，马上要走的首相。”

“噢，天啊！”麦金托什的肩膀塌落下来，定制的西装像是挂着的麻袋，人突然缩小了。他抬起眼睛寻找救世主，看到的却只有幡条式的窗帘，它们守卫在廊道高大的拉窗旁边，颜色像波尔多的红葡萄酒，或者不如说像血，他的血。此刻应该把傲慢、已经说过的话以及自尊吞到肚子里去。他艰难地清了清嗓子说：“我的主编们好像非常可恶地误判了您，首相。您看起来依然对职责很敏锐，对工作充满热情。我会马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我可以向您保证，今后只有对您各方面的智慧充满崇高敬意的主编才会被允许在我麾下的报刊内工作。”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厄克特一直没有说话。他嘴唇紧抿，抿得越来越细，很像会咬人的甲鱼那带皱纹的尖嘴，眼睛里闪着爬行动物般恶毒的火星，那是一种可以让麦金托什切身体会到伤害的欲念。这一幕通常出现在孩子的噩梦里，麦金托什能尝到自己的恐惧。

“好吧。”他的嘴唇终于张开了，“你可以走啦。”厄克特已要转身离开，垂头丧气的麦金托什刚走了一步，厄克特突然又转过身来补充了最后一句话，脸上露出那种久经实践的笑容，像是刚刚洗浴后那样鲜亮。

“顺便说一下，贾斯珀，你理解，对吧？所有这些都公事，绝不针对任何个人。”

说完，厄克特走了。

第十八章

希腊人有一部英雄史诗般的历史，却从没有人知晓他们的未来在哪儿。

这是一群老男孩的外出之夜，通常都是亢奋、喧闹、粗俗的，几乎无交际礼节，更不要说是遵守教会的规矩了。谁也没料到塞浦路斯的马里恩主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大使会出现在这里。这个塞浦路斯主教是神职人员的新品种之一，他们仅在自己的宗教里寻求正统合法性。

“欢迎，大使里最大的大使。”身着黑色教士长袍的主教展开了双臂，欢笑着迎接他。英国外交官休·马丁进来时，坐在主教边上的四个人都站了起来，三个人隐退到一边。第四个人如同主教一样粗壮，却更高大，他是主教的兄弟，名叫迪米特里。

“很高兴您能来，在天恩眷顾下，您一定会享受我的球队大胜之夜。”在与主教的寒暄中，两位笑而不语的女子端上了酒和手抓食品。

“你有球队，你的天恩？”马丁轻松地问道。

“是的。”主教以极为认真的语调回答，“我拥有球队。当然，是以主教辖区的名义。这是把天父的慷慨转给众生的好方式，您不这么认为吗？”

恰在此时，成千上万拥挤在尼科西亚马卡里奥斯体育场的球迷爆发出一阵热烈喊声，二十二名球员排队入场了。球迷们用震耳欲聋的跺脚声高兴地迎接他们出场。塞浦路斯杯决赛即将开始。

体育场高处一个包间的角落里，手机响了，一个身着西装的助

手对着话筒低声私语。马丁重新观察此地。虽说他新近调到塞浦路斯首都任职，但已听说过性格外向的西奥菲勒斯（即马里恩主教），仅有四十多岁，已拥有了一个帝国，他不仅控制思想灵魂，而且控制着钱袋——一家报纸、两个酒店、几个主编，还有有一伙政客和一个客观上来说岛上最好的葡萄园。但是马丁没有听说过他有足球队。显然，对这个受过哈佛商学院教育、衣着整洁的宗教领袖，还有很多需要去了解的。

那台转起来带着声音的电扇保证了包厢里的空气通畅，这点让这位英格兰人满意。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首都好像选错了地方，尼西亚就是其中之一。它躲在凯里尼亚山脉后广阔的美索奥利亚平原上，既无波涛翻滚的海风，也缺清爽的山风。进入五月，高温和汽车尾气就在这里形成令人窒息的热气压。此时马卡里奥斯体育场已成了接近沸点的水泥大汽锅，汗水和狂热一起奔流在拥挤的观众们脸上。然而身着遮足主教长袍的西奥菲勒斯居然非常冷静。他很有范儿地给坐在身后的助手下达指示。据介绍说，他们都是神学教师，可根据他们在电话中说的话判断，他们也同样精通恶神世界的贪欲敛财法术。他的兄弟迪米特里手指动个不停，舌头不停地舔着嘴角，看上去高度神经质；只有他并排坐在主教和大使身边，其余的人全都坐在后排的椅子上，除了那个一声不吭站在门边的警卫。马丁想，自己的腋下都汗水淋漓，一个满身裹满了布的人居然会不出汗？他判断，可能是他们一起喝的甜味很重的酒让他有点发了狂。

球赛顽强地进行着，球员们忍受着高温和偶尔爆发的紧张气氛。马丁以外交方式表达了鼓励欣赏之意，迪米特里的姿势语言却露出了焦躁不安，他嘎嘎发声的手关节和拍击着的手掌也代表了包厢里所有的塞浦路斯人。此时，赛场内气氛紧张，跌跌撞撞的球员顽强地带球过人，强行闯过对方防守。只有主教没有任何反应，他貌似专心地剥着开心果的壳，然后准确无误地把壳掷入附近的一个碗里。一个快速切入，突然的机会，场上情绪高涨，举旗，越位，又一个暂停。外面响起跺脚声、揶揄声，以及一片混乱的哨声。从布满装饰性褶

皱的主教长袍里面伸出来一根手指，很像从黑暗的巨大地洞里逃出来的一只粉色小兔。

“把领队找来。”他只说了一句话，一个心灵世界保持着永生和宁静的人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急迫，一个神学士消失在门外。

此时离半场结束还有一刻钟，然而不到五分钟就传来了敲门声，一位兴奋的身穿运动服的男人获准进来。他立即给面前的主教深度鞠躬。因为不熟悉东正教的方式，所以马丁很不习惯，好像刻意地停顿了一会儿，主教才把他的右手伸出，让领队吻了一下他的戒指。

“科斯塔，”主教一边与领队说话一边起身了，“这是上帝的球队，而你却让他们以老太太的动作踢球。”

“我为此道歉，向上帝的朋友——主教您道歉。”领队嘟囔道。

主教的声音提高了，仿佛是在警告广大听众正面临下地狱的危险。“没有进球，上帝的工作是无法完成的，大地也不会开口把对手吞下。他们的左后卫转身速度如同牛车，把埃里维亚兹放到他身边，从他身后过去，可以进球。”

领队犹如被鞭子抽了一下，一脸痛苦。

“如果我们赢了，奖你一辆新的奔驰车。”

“谢谢您，谢谢您，啊，圣洁的礼物！”他再一次弯腰亲吻他的戒指。

“如果我们没有赢，你们坐公共汽车回去。”

领队像不小心弄洒了汤的服务员一样被赶走了。

马丁尽量把自己那种哭笑不得的表情掩盖起来。这分明像是剧舞台的剧情，不知这表演是为了娱乐他还是娱乐领队，他完全搞不懂了。他对足球没有兴趣了，但对这个身着奇异黑色长袍的幽灵越来越好奇。他看起来不仅控制着灵魂的命运，还掌控着足球杯决赛的命运，犹如地狱的门卫决定着绝望的堕落者的希望。“你对足球很认真。”马丁评论道。

主教从长袍的褶皱里拿出一包烟来，几乎在助手打着火的同时，他就消失在一阵蓝色的烟雾中。马丁在想是否这是娱乐的第二部

分——让他见证基督升天。牧师重新抬起头来时，呈现的却是一个恶作剧的笑脸。

“我亲爱的马丁先生，上帝赋予的灵感。偶然需要来点额外的积极性才好帮助他工作。”

“我真诚地希望，阁下，我从来没有什么原因让你对我特别关爱。”

“我们会是最棒的朋友。”他开怀大笑。一个女孩又给他们的杯子添满了酒，她长得真漂亮。主教西奥菲勒斯举起了杯子。“厄运属于上帝和塞浦路斯的仇敌。”

他们俩都一饮而尽。

“哦，马丁先生，有件小事我想向你提出来……”

* * *

“好啦，还有另外一件小事我要提出来，麦克斯。”

此时麦克斯威尔·斯坦布鲁克感到他真心喜欢这个人。弗朗西斯·厄克特站在内阁会议室的窗边，犹如照片里的超级舰队元帅在瞭望中指挥舰队出海。斯坦布鲁克来到首相办公室还不超过二十分钟，此前，他主管的农业、渔业和食品部的办公室的私人秘书焦急不安地告诉他立即赶到唐宁街首相府。

“索尼娅，什么事？”

“我不知道，部长，我真不知道。”

斯坦布鲁克坚信政府就是文官们悄悄玩弄诡计的地方，他们躲在木偶后面扯线绳来蒙骗人。所以，他对任何说“不知道”或表示无能为力的文官立刻表示出不可思议的厌恶。他会向文官们扔回——确切讲是狠狠地甩回去——各种文件报表，外加一顿劈头盖脸的粗俗脏话。为此，他在整个白厅臭名昭著，背地里被称为农渔食品部的恶棍。因此，权力走廊里的很多人都希望看到他的报应，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现在那个时刻到了吗？

一年前，他以为自己患了癌症。他还记得自己是如何尽量掩饰

恐惧走进专家的诊所，尽量放松发抖的膝盖，装出一副勇敢面对死亡的表情。不知为何，他觉得面对致命疾病要比今天面见首相容易。患致命疾病的恐惧与进入内阁会议厅的悲惨感觉相比，真算不了什么。厄克特首相独自在那里，对他也没有客套话。

“我不得不赶走安妮塔了。”首相先开口了。

天啊，他也在这个名单上……

“我想让你接下她的工作，当环保大臣。准备一根好一点的棍子，麦克斯。你知道那个部门里那些只吃饭不干活的公蜂们热衷于把自己看作是思想警察。一会儿跑到这儿当环保监视狗，一会儿溜到那儿充当污染巡视员，有什么意义？他们刚给每个学校的孩子讲了全球变暖的噩梦，我们不得不马上派军队去抢救被埋在雪堆里的退休老人。紧接着是索求数十亿英镑经费抗旱，而就在十四天前——十四天！——北威尔士及整个板球赛季都被洪水淹没了。白日梦，纯粹是他们在布鲁塞尔漫长午宴里幻想出来的白日梦，目的就是为保住饭碗。替我把这些都给处理了，行吗，麦克斯？”

“非常乐意，F.U.首相。”

“尤其是另一件事。这个《净化空气准则》你还记得吗？布鲁塞尔竭力要把全英国工厂的味道变得如同法国妓院的味道。无聊透顶，我不会接受它。”

“但是这个准则不是通过了吗？”

“是的，它将铭刻在安妮塔的头盖骨上。她不喜欢这个准则，其实一点都不乐意去做。这样评价她，我得小心从后面捅过来的织衣针了。尽管这是欧洲的政策，但是由各国政府来负责落实。”

“他们把我们变成了探寻气味的警察、拾狗粪的铲子了。”

“精辟。现在，外面都风传我们是可怜的欧洲人，你可以想象我听到后是多么的难受。所以我希望得到你的保证，一定要用心安排空气质量的监测。我建议每年一次，通常安排在一月份，最好是狂风期。”

“在城镇迎风的那面检测。”

“麦克斯，你能干好。”

“我一定全力而为。”

厄克特和善地笑了，心里琢磨着是否发现了一个新的潜在对手。他会关注他，正如关注所有内阁部长一样。他从椅子上起身，走到窗户边，望着圣·詹姆斯公园的树。

“还有另外一件小事，麦克斯。有些棘手。你上任后要处理的第一批事务之一就是有人会要求你签署一份文件，允许为已升天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安放一座雕像，就在那个地方。”他用手指着公园的方向，“款已捐够，雕像也预订好了，万事俱备了。”他转过身来，“而我却想让你找个方式阻止此事。”

“F.U.首相，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还是希望你能提出某个建议来。如果他们认为是我反对，会很尴尬的。他们会说我是嫉妒，当然不是这么回事。这事关原则。本政府不是从不搞偶像崇拜。我想让你知道，以我的地位绝没有为个人捞好处的念头，尤其在这件事上……”

* * *

“我坚决要求你考虑，亲爱的马丁先生，所有这些事儿都不是用来为我个人谋划利益的。在这个岛上荒芜绝望的未开发地区，它会给很多贫穷的农民带来新的工作。”

“但是卡西卡斯角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不能开发，是为了保护兰花和其他稀有植物。”马丁反驳道。

主教手舞足蹈地谈论着，宽松的长袍袖子往后缩了一截，裸露出强壮得令人吃惊的前臂。“有兰花的山岭成千上万，但是卡西卡斯角只有一个。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愿景……”

卡西卡斯角，它好像不仅拥有特别罕见的当地兰花——塞浦路斯蜂兰——的理想生长环境，也是适合建造双塔酒店的度假胜地理想场所，周边可以配上直升机停机坪、高尔夫球场、会议中心和游艇码头。位居这个西部海角的居民们，生活在世代与世隔绝的贫困中，

又被那些充满憧憬的致富故事煽动，情绪高昂到了要造反起义的地步，他们强烈希望把自己的贫瘠土地改建成球场引道、沙坑、障碍物、员工宿舍和那些凯普洛斯海岸上的各类店铺。如果这样，会令以西奥菲勒斯挂名拥有此地绝大部分土地的教堂获得巨大好处，似乎完全是上帝在保佑他们的投资事业。

除了兰花以外，主教面前还有另一个障碍：这个海角是英军打靶练习场。塞浦路斯条约不仅允许塞浦路斯岛从1960年独立，也允许英军每年使用此地21天作为靶场，因此海岸上的岩石和周边地区都被米兰式、旋火式反坦克导弹打得如同蜂窝一样，高耸的酒店和游艇码头肯定也会被摧毁。

“你们真需要一个靶场吗？”西奥菲勒斯问道。

“正如我们需要一支军队一样。”

“那么我们将会找出另外一个供你们行动的场地。岛上还有很多其他地方适合你们。”

“例如？”

“英国一定不愿意阻碍我们塞浦路斯人发展自己的经济。”主教回答道，但避开了直接问话，“这会引起很多不愉快的回忆。”

“我认为产生阻碍的是塞浦路斯人自己，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是那些把这个地区作为国家公园来珍惜的人。”马丁说道。

“那是一小撮自作多情、好管闲事的人，他们心胸狭窄，缺乏想象力，就像午餐时的蝗虫一样，他们是从食物来了解野生世界的。我们可怜的乡民该怎么办呢？”

“兰花该怎么办呢？”马丁问道。

“我们的乡民要求与兰花一样的平等！”主教说道。

谈话没有答案。马丁妥协地一笑，沉默了。

* * *

杰弗里·布扎·皮特急促地讲着话。他特别紧张时，语速就会更加急促，一点空隙都不留。他不喜欢在谈话中留下空隙。还是个

孩子时，这类谈话就折磨过他。母亲讲话时，会在一连串的急速喘气停顿中滔滔不绝地抱怨她的命运，令他应接不暇。所以，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方式，他学会了让自己随时可以加入任何谈话，可以打断、可以高声盖过别人的谈话。他是一个杰出的演讲家，从来没有忘过词儿。但问题是他从来没有学会倾听。

杰弗里·布扎·皮特进来时，厄克特正独自坐在内阁会议室的大桌子旁沉默不语，布扎·皮特走向桌子对面自己的座椅，厄克特的目光紧跟着他，好像在努力地做出判断，那么不确信，那么不安。对，是令人不安，所以布扎·皮特先开口了。

“弗朗西斯，我有这样的想法。一套新的党的竞选运动方案。我反复揣摩过，这方案建立在本次内阁改组的基础上，能让我们应对今年剩下的时光。我跟党主席交流过了，我想他会整理出一个文字材料给您。主要的观点是这样……”

“闭嘴，杰弗里。”

“我……”杰弗里·布扎·皮特闭嘴了，不清楚该如何应答。

“就在我炒他鱿鱼之前，主席已经把他的宣传想法告诉我了。我不得不说你是个非常优秀的贩炒别人主意的聪明小贩。”

“弗朗西斯，请原谅，您必须理解……”

“我特别理解。我太理解你了，或许是因为我们有点儿像。”

“您确定要换掉我吗？”布扎·皮特的声音软了下来，他尽量地不想去乞求。

“我已想过要换掉你。”

布扎·皮特脸色惨淡无光，头垂了下来。

“但我是决定换你去当内政大臣。”

一种奇特的咕噜噜的响声从布扎·皮特的嗓子眼后面冒出来。才38岁就要进入政府最重要的四大部门之一，这个被安排的前景似乎突然搅乱了他的自我控制机制。

“我离开首相职位后，他们会说我在培养你去接掌领袖的地位，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让你去那儿，是为了阻止任何其他他人利用那个职位去历练自己，以夺取领袖地位。记住你是去工作的，用你的

聪明和天分去倒卖别人的思想吧，包括我的思想。”

“弗朗西斯，您吩咐吧。”布扎·皮特竭力发出了嘶哑的嘎嘎声，喉咙干裂得如同身处阿拉伯的瓦地伦沙漠谷地。

“我们将很快面对一次选举，而我决定修改一点规则，一个新的选举运作法案。这个举措非常包容、民主，它会让反对党背过气去。”

布扎·皮特使劲地点着头，却不知道自己的领导在说什么。

“我想让少数党派的候选人更容易出来参加竞选，是为了……”厄克特把声音降了半个音阶，好像要作讲演，“更加全面而平衡地表达公众观点，确保政府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人们的希望。”厄克特自我肯定地点头说，“好，我喜欢那样。”

“但那意味着什么？”布扎·皮特问道。

“这意味着任何获得两千人以上提名的候选人都可向国家报销他们的竞选经费。”

新任内政部长的脸上写满了重重疑虑。“您在开玩笑吧，弗朗西斯。有这么便宜的事，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疯子和闲人都会出来参加竞选的。”

“一点没错。”

“但是……”

“但是这些少数派和不满分子，如果不给自己投票，还能给谁投呢？”

“肯定不会把票投给我们的。即便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了脑叶切除手术，也不会给我们投票的。”

“好极了，杰弗里。他们原本会给各种反对党投票，因此鼓励他们自己参加竞选，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将会在每一个选区给反对党造成数千张票的流失。我推测，大概至少值五十个席位。”

“您，您……”

“你可以视我为一个阴险狡诈的杂种，如果你想这么做。我会把它看作是一种致敬。”第一次，在他们的谈话中，厄克特的脸变得开朗了，他笑了。

“弗朗西斯·厄克特，您是一个狡猾的、诡计多端的、才华横溢的杂种。”

“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冠军。他们会那么说，所有的报纸都会，甚至反对党。”

“最新版的分而治之。”

“完全正确。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管理一个帝国。对一个小国应该是足够的了。内政大臣，你不那么想吗？”

* * *

一束聚光灯照射到包厢，主教西奥菲勒斯高高举起双臂，鸣谢中场休息时人群对他的关注，他下垂的长袍犹如黑色的翅膀。马丁大使想：这是一只巨大的乌鸦，有着同样巨大的胃口。

“那么我期待你的合作和支持，马丁先生？”主教一边继续向身后问话，一边对前面的人群画了个祝福的十字，“这是一个罕有的机会。”

“对兰花也是罕有的。”

主教的胳膊在焦虑中静止了一会儿。当谈话转回原点时，迪米特里露出了独特的斜眉怒视的表情。他仔细查看着粗大的长满老茧的手指关节，仿佛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指缝里找到。

“我不希望被看作没有同情心的人。”英格兰人继续说道，很满足自己作为第四级外交官员，还是可以控制大部分举止言行，尤其是掌控任何“不同意”、“不高兴”的表述。英联邦外交部的工作可不是用来说“不”的。“你的问题与我们英国无关，与你们自己的政府有关，与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有关。”

“但这是很荒唐的。”主教的声音里含着嘶哑的愤怒，“我跟我们那个驴一样固执的总统交谈时，他声称这个问题与你们大英帝国有关。那些环保主义分子，还有大英军队，躺在床上跟绿色环境睡觉时，我们可怜的农民在挨饿。”他突然转过身来，像突然出现在卧室窗边的不速之客。沉重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蓝色珐琅闪

烁着抑郁的荧光，他的眼神也一样。“不要低估了此事对我的重要性，马丁先生。”

“谨表歉意。大不列颠政府无法卷入塞浦路斯内部的争议。”

“但事实是，你们卷入了！”主教西奥菲勒斯生气地坐回到椅子中，下半场开始了，“你们有两个军事基地在我们的岛上，你们有权穿越我们的岛并向它发射导弹。你们唯一选择不愿卷入的时刻就是我们最需要你们的时候，比如土耳其军队入侵我们的时候。”

谈话停止了，主教努力试着找回自己的幽默，年轻的女仆又来添酒了。马丁不再续添了，他暗自决定只要主教西奥菲勒斯在场，他绝不再喝，因为对付此人的殷勤需要用上全部心智。主教又开口了，他声音平静，似乎依然热情如故。

“很多塞浦路斯人无法接受，你们不列颠居然继续在我们的领土上享有军事基地。”

“两个基地属于英国主权范围，而不是塞浦路斯。这点在塞浦路斯协约里是有明文规定的。”

“土地是塞浦路斯人的，很多世纪以来塞浦路斯人为它流淌鲜血，协约是不公正、不平等的，是不列颠殖民主义者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以此换取我们的独立。我忠告你，马丁先生，不要把协约当成借口，因为很多塞浦路斯人对它既不理解，也不接受。如果鼓励他们思考这件事，他们可能会把它要回来。你们最终会失去射击场和基地，一无所有。”

警告出现了，就像厌倦的教授在训斥笨蛋学生，不允许回嘴，不容忍辩解。没什么好讨论的了，一阵不舒坦的寂静悬浮在两人之间。全场突然爆发了一阵欢呼声，终于冲掉了他们之间的痛苦和不快。埃里维亚兹进球了。

“你失去了一辆奔驰车。”马丁试图幽默点。

“而你，马丁先生，可能失去了塞浦路斯人民的友谊。”

* * *

“谁在那里？”

“一个朋友。”

“都这样了，还有什么朋友？”

“算我一个吧。”

开在史密斯广场后的拉米科餐馆深处的包厢门拉开了，出现了哈里·门蒂普高大的身影。他听说安妮塔·伯克和索尔·威尔金森不想在公开场所交头接耳，因此私下一起午餐，相互倾诉失去内阁职务的哀怨与愤懑。门蒂普知道他们的感受，他自己就是上一轮内阁改组的牺牲品之一。

“哈里，你和我们一块吃吧？”

“我不想吃东西。”

“想什么？”

“行动。”

“报仇？”

“报仇。”

“有人是这么说的。”

第三只杯子斟满了酒，另外又叫了一瓶。

“一切都是因为厄克特，该死的家伙。”

“流氓小恺撒。”

“他的举止像个任性的王子，而不是首相。”

“而我们卑躬屈膝，就像他的臣民。”

“贱民。”

“但是，除了冷酷无情外，他凭什么可以这么高高在上？”

“除了冷酷无情外，有什么可以把他拽下高位？”

侍者来收盘子时，他们的谈话停顿了一会儿。

“他升得太高了，几乎无法脚踏实地了。”

“但他们爬得太高时，地面却浸透了鲜血，面对湿滑的土地，他就脆弱了。”

“这么多年了，屠宰得太多了。”

安妮塔·伯克把大家的杯子都斟满了，“我们都是一条心吗？”
其他两人点点头。

“那么谁来领导这个事业呢？”

“约科怎么样？他最适合搞诡计和谋反。”

“一盒快乐万金油。”

“但他缺少面临大事所应有的魄力，没能力去鼓动人们并指明方向。”

“那么彭索普吧。”

“他胆小怕事，鼠目寸光，总让人觉得他会自愿上绞刑架。我认为他不行。”

“安妮塔，那就你啦。”

她摇摇头。“这可不是我干的活，女人的刺耳话语永远不能作为战争的兴奋剂。就我而言，没有人不知道我的犹太背景。不管怎么说，我都不具备尖尖的脚趾和才智来领舞。”

“那么只有一个人了。”

他们都知道这个名字。

“梅克皮斯。”

“他是很难说服的。”

“一旦他能够被说服，那可是再好不过的领袖了。”

“挑战首相的地位吗？”

“挑战的要点是什么？厄克特已经安排那些死掉精神卖掉灵魂的臭虫们把持了党的机器。”

“如果我们不能把厄克特从党里拿掉，就必须把党从他那里夺回来。”

“什么意思？”

“新的领袖，新的政党。”

哈里·门蒂普吸了一口冷气。“这事非常危险。”他说得非常慢。

“也非常光荣。至少，梅克皮斯似乎可以胜任此事。”

“我宁愿做一只被撕碎的军犬也不愿意当一只被宰的羔羊。”

安妮塔举起了杯子，说：“干杯，让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让我们一直奋斗到地狱之门。”

* * *

高度兴奋的布扎·皮特从内阁会议室慌张地冲出来时，差点撞上肥胖的博林布鲁克。他正在欣赏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威廉·皮特的半身白色大理石雕像。这个雕像栖息在墙上的一个壁龛里。

“你不认为他干得不错吗？”博林布鲁克问道，眼里充满了敬意。他朴实的家乡口音把元音拉长了，讲话时似乎嚼着一嘴黑蜜浆太妃糖。

布扎·皮特急忙调整自己的举止，尽量接近十八世纪首相的姿势，同时不解博林布鲁克这家伙正在像孩子一样叨叨什么。

“特拉法尔加之战时期的首相，你知道吧。当时我们把拿破仑的舰队打得溃不成军。我曾听到过一些无聊传言，说他是你的一个亲戚。这是胡说八道。不是真的吧？”

面对这样直接的挑战，布扎·皮特不愿意说假话，他模棱两可地耸了耸肩。该死的博林布鲁克，咕噜不清地叨叨着走过来，而杰弗里·布扎·皮特本想显摆一下他的新身份，但是情绪被破坏了，只好任由别人大谈海战时的水花和船舱漏水。

“杰弗里，你还记得他说过的话吗？”

他摇了摇头，不知博林布鲁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怀疑那是对他家庭底细的某种探测。

“‘英国通过她自己的努力解救了自己，而且会以她自己为榜样来拯救欧洲。’那就是威廉·皮特说的，一定是他。真的，在今天也是个不错的座右铭。你知道，法国佬从来不会改变的，我会记住这话的。我现在是外交大臣了。”

他技巧娴熟地自我炫耀一番后再把升迁的消息顺势告诉了布扎·皮特，而此时的布扎·皮特像是怀里突然被人倒进了一桶池塘里的小鱼一样惊跳起来。

“你？外交大臣？”布扎·皮特尖叫起来，“亚瑟，我太为你高兴啦。你一定得来跟我分享一瓶堡林爵香槟酒。”

“喝不了那玩意，我是一个最扫兴的人。”

布扎·皮特再一次觉得被愚弄了。“让我接管内政部了。”他底气不足地回应说，想到将要和博林布鲁克分享当天新闻的大标题，倍感窝囊。

“是的，我听说了。”外长回答道，顺便练习了某种他将对法国人施展的不屑表情，这类表情不用开口说话就能感觉到。“我走了，不得不离开，要去处理那些混蛋的专权者们。”他唐突地转身就走。

“嗨，宝贝。”他欢快地跟对面来的人打了个招呼，随之消失了。

柯蕾尔出现了，她可能一直就站在那儿，布扎·皮特也搞不清楚。

“祝贺，内政大臣。”柯蕾尔开口说道。

“上帝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比自己早知道被提升？”

“但是，给你一个词的忠告，”她接着说，“领带。”

“你喜欢它？”他的手指摸着鲜亮的丝绸图案，“澳大利亚的。我听说，这是当地一个土族的生殖象征。”

“可是有点太……”她在找合适的表达，“猛了。”

“我的领带怎么了？”他自卫般反问道。

“记住，杰弗里，内政部长的职责是去分享痛苦和减轻失望。为何警察拖走购物者的车而不是砍下足球流氓裤裆里的东西，诸如此类的事情吧。你不能让别人觉得你很乐意去干那些事。”她狡黠地笑着走向内阁会议室的门。

见鬼，就没有一个人期待与他分享这一时刻？“那并不是一个内政部长要做的全部事情。”他朝着她的身影反驳道，“弗朗西斯和我早有了计划。”他的声调中含有共谋的友谊和巨大的秘密，一个谁也不敢嘲笑的同盟。她停下了脚步，他看到后很是欣慰。

她转过身来，瞪着他说：“如果你去找选民发泄性欲，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别戴着一条广播真相的领带去。”随后，她走进了首相房间，连门都不需要敲。

* * *

仲裁法庭
对塞浦路斯共和国
与北塞浦路斯临时共和国
双边海域边界划分的
裁 决

仲裁庭庭长：克莱夫·沃特灵先生

仲裁庭法官：安卓阿斯·罗斯鲍维奇先生、米戈尔·洛旦先生、
素可里·奥斯曼先生、法洛克·阿布杜·伽南先生

本法庭由以上五人组成，特作出如下判决：鉴于希腊族塞浦路斯渔民历来在此海域捕鱼，因此双方同意采取配额制以使目前在此水域的希腊族塞浦路斯渔民继续捕鱼以确保其生计，这种传统的进出权力和由希腊族塞浦路斯方提出的其他“特殊情况”都不能推翻边界划分程序中的自然的地理特征。

另外，尽管实际上独立的地震波勘探调查表明在大陆架上几乎没有潜在可开发的矿产资源，但是，不管怎样都没有理由把这种矿产资源作为筹码来影响边界之划分。

仲裁法庭认为，任何一方的海洋权限应由与岛上历史相关的公平性来决断的争议是没有根据的。1974年土耳其入侵的合法性不属于本仲裁法庭的考虑范围，尽管它认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当局在岛的北部地区的长期实际的司法管辖权。

当事双方在反驳对方的主张中，出现了有悖于他们所祈求的维护他们相应地位的原则的做法。本法庭要确保做到解决方案的达成必须既是合理的又是公平的，为达此目标，会遵循土耳其族塞浦路斯当局提供给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捕鱼权益的法律性保证。

有鉴于此，本仲裁法庭以三票对两票，沃特灵庭长、奥斯曼法官和阿布杜·伽南法官赞成，罗斯鲍维奇法官和洛旦法官反对，通

过以下划出的边界线……

在审定词句准确无误后，沃特灵在最后的文件上签了名。此时他快乐得无法形容。这是一个历史性协议，可以帮助巩固世界上这个动乱之角，也确定了他在未来若干代国际审判员的教科书和案例里的地位，当然还有贵族爵位。他的母亲可以随时到国会的平台去享受那里的烤茶饼了。他不仅希望美国加州更多大学邀请他，而且可以以贵族的身份去任何地方，甚至是家乡的对抗赛。回到漠斯荒原边上的冷卡比家乡，他们一定会因他而自豪的。沃特灵海域裁决书，一个完美的裁决，也是公平的裁决，这种事可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一切都完成了，而且与他们是否又发现了石油、古董或者人身牛头怪的骨头也都他妈的没关系了，其实原本就不应该有关系。这是一次法律的宣判，不是赌石油钻井执照的抽牌游戏。

公正——显示了英国司法的公正。如果它还导致了那个法国人的屁股挨扎，那么这结局真是圆满得再好不过了。让洛旦腐烂在地狱里吧。

第十九章

外交的基本技巧就是得与失。得到，得到，再得到……

此时，一场意志较量之战正在静悄悄进行。为了抓拍到首相不受干扰的完整图像，BBC 摄像师不停地调整着角度。首相在唐宁街 10 号门前发表讲话的现场报道——毕竟，这是厄克特的时刻——新任外交大臣却总刻意站在阳光般的电视灯光下享受周边响起的掌声。博林布鲁克外交大臣那圆滚滚的身材，总能像无孔不入的麻疹那样巧妙地找机会进入镜头，直到首相来了，他急忙改成立正的姿势，扣紧紧绷绷的西装，站到首相的右肩后面去，像是厄克特的古罗马禁卫军。

首相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建议这个声明或许到国会里发表更好些，而不是直接发给媒体，但是格里斯特坚持这样的安排。好一个新来的新闻发言人，他的直觉非常好，一下子摸准了厄克特的脉搏。唐宁街门口是不会有反对党领袖扔来傲慢提问和评论的，也不会有刚被裁掉的前内阁部长来争夺荣誉，更不会出现任何东西阻挡厄克特独自霸占午间新闻最好的时间段，当然除了博林布鲁克之外。或许下一次他们会把他捆在椅子上。

在首相府门口搞新闻发布会，为一个感恩的国家得到了一次展示的机会，见证 F.U. 首相把那些僵硬好战的脑瓜变成伸展的友谊之手，见证和展示他国务活动家的形象。他正式邀请了塞浦路斯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八周后飞往伦敦来签署最终达成的和平协议。因此会给他提供另外一次五彩缤纷的媒体狂欢，进而确保了他在一个从来没有英国政客参与的领域里获胜。

弗朗西斯·厄克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 * *

唐宁街10号顶层有一个贴有花卉图案的小房间，它坐落在居住区的东部，却是这样小，这样不适合西方主要大国的首领，而又这样贴切地展示了典型的英式含蓄风格。此时，莫蒂玛·厄克特坐在一个摄政时期的书桌旁，这个桌子曾经是她祖母的。她把正在答复的信件推到一旁，用一把小钥匙打开了抽屉，拿出一个私人地址本。她的手指微微有些发抖，有一种狩猎时即将打倒雄鹿的预感。内心里涌起的是激动、恐惧，还是良知？手已伸出去了，不再是拿食物或者缰绳，而是电话机，一部很多年前他们刚入住此地时安装的电话。这部电话不需要经过总机，是为她自己单独安装的私人电话。一直追踪的猎物被逼到了角落，这是个好消息，她想去分享。但是能够分享到的人却不多。

* * *

“我很遗憾，总统先生，空调设备又坏了。”

助手满脸焦虑，浑身大汗淋漓，刚和维修师吵得吐沫横飞。一切无济于事，温度急速上升，已到华氏八十度（约三十摄氏度）以上。两台临时放在房间角落的风扇似乎对沉重的尼科西亚的空气毫无作用，这种空气就像被反复呼吸过很多遍了，陈旧而疲惫。

作为性情中人，纽厄斯似乎没有一丝恼意。他脱下衣服，解掉领带，喝了口甜甜的薄荷茶，用大红手帕擦了擦逐渐稀疏的眉毛。他正在仔细研究地图，看上去欣喜若狂。

“很快会有新的空调机的，有新的道路、学校、房子，还有新机场。我们所有人不再是被遗弃的人了。”他的黑色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新的开始。”

“我们非常感激。”助手满头雾水地答道，尽量躲开这意外的

幽默浪潮。

“还有一位好朋友，”纽厄斯答复道，“我们欠他的无法用谢意表达了。”

* * *

主教西奥菲罗斯抓住毛巾在脖子上擦了一下，朝理发师不耐烦地一挥手让他离开。

“你有什么问题？”迪米特里在门关了后烦恼地问道。他坐在主教华丽红木办公桌上摆着的电脑前，用粗大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入指令，屏幕亮了。“股市涨了，它喜欢和平谈判的进程。瑞士银行利息连续涨两天了。这周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一周。”

“政治资本，那是我们必须盯着的，小弟。”西奥菲罗斯回答道，一边揉了揉刚修理好的胡楂，“如果我们要除掉一个弱智的总统，就需要尝试一下混乱。他手中的和平会迎来霍乱爆发那样的爆炸性效果。”他扫了一眼手表，十分钟后有一个电视采访。他把劳力士表摘下，换成了一个朴实的皮圈，套上黑色主教的长袍，脖子上戴上沉重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他又蜕变成了简朴的上帝使者。

“那我们该做什么？”

“祈祷。向天上的主和你在身后壁橱里找到的任何神灵祈祷。而且需要跪下，让你自己感到卑微。然后乞求土耳其人再次蹂躏我们时被抓住。”

* * *

电话机轻微地震动了。拥挤的巴黎街道上，一辆雪铁龙房车的后排坐着一个商人，他伸手拿起电话，仔细地听着。他什么也没说，专注地理解着传来的消息。他已经给出了二十五万美金，那个土耳其内奸叫什么名字？他早忘了，那钱全都打水漂了，赌输了。真痛心。即便在石油工业，无收据的二十五万美金在零用现金账上也会产生

一个大洞。而那还不是最痛的地方，因为他会失去更多，难以计算的多。价值数十亿美金的机会没了。以海为单位计算的石油没了。他好像永不能到那里去钻井了。

他一语不发地放下电话，轻轻挂上听筒。豪华房车深色的车窗和厚厚的隔音层让他免于被街道的喧闹干扰。这是一个隐蔽的世界，一个特权和安全的世界，从外围就被保护起来了。

他是一个寡言的人，极少有事能让他动容，他只对一样东西有胃口——石油，地球的牛奶，比他的血液还宝贵。他无声的怒火像静止的发动机，他的拳头紧握如大锤，他开始猛击皮子做的车扶手，忘却了疼痛，直到把它砸断了为止。

* * *

床单沿着她胴体的线条滑落了，她朝一边滚去，他感觉到他那里再一次抖动着。在遇到玛丽亚之前，他都不确定他的腰去哪儿了，而今好像到处都是，只要他解开一粒扣子或后面的挂钩，腰肌就充满奇异活力地震颤着。他在玛丽亚这里找到了理想伴侣的感觉，一个天生好奇的智慧女人敢于承认她经历不足并且急切地愿意改正。他们是探险者，一起艰苦跋涉到新的区域，共同分享着探索成果的喜悦。

他很惊奇他竟不觉得内疚，因为他现在才知道他的婚姻已经结束了。它只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空壳。妻子是他效忠的无影房东，房子不再是一个家，至少不足以成为一个家。他尝试过用很多东西来填补他生活的空虚，雄心、尊严、拼搏、成功，但只要独处，这些似乎都毫无意义。玛丽亚·帕索利兹的出现——在他床上出现——让他明白了。

当她撑起半个身子仰起头来时，他看呆了，一粒汗珠沿着她橄榄肤色的脖颈慢慢地流向乳沟。“你在想什么，白人？”她顽皮地问。

他的手指尖顺着小水珠流过的路线摸下去，突然肚脐下一阵冲动。“我在想我能为你做什么。”

当手指慢慢向下摸过了她的肚脐眼时，她闭上了眼睛，呼吸急促了。“天啊，你早饭吃的是什么？”她喘着粗气。血液再一次涌了上来，她的躯体烦躁地扭动着，极度渴望把过去的丢失都弥补回来。

不情愿地，他的手指偏离了轨道，滑到大腿外侧后消失了。“不能这样。”他小声嘀咕道，“你来是求我帮助的，寻找坟墓。”

“当然，”她说道，“但你为什么突然焦虑了呢？”她寻找着他的手，但他滚到一旁去了，好给两人一些喘气的空间。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他继续道，“如果在未来的八周内，也就是和平协议签署之前，我们没有找到答案，那就再也找不到了。之后，不会再有人对这个感兴趣，尤其是，这个国家不会再感兴趣了。其他的一些事才会成为新闻。他们会说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要洗手走人了。塞浦路斯将再次变成一个遥远的岛，成为人们某天到那里寻找新酒和老旧物品的愉快休假场所。不会再有其他什么了。因此，必须是现在，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找到答案了。”

“那么我们干什么？”

“我们小题大作，施加某些压力，试着看能不能激起一些人对往事的回忆。”

思考他的话时，她本能地把被单盖到了脖子边上。过去的几天里她身不由己地忘记了来求助的初衷，因为她总觉得他帮助自己的理由会太多。他们第一次做爱是在他厨房的椅子上，她的青春疯狂居然把椅子扶手都给弄断了。风住雨晴后，他们都哈哈大笑，于是她自告奋勇要把它拿回著名的哈比泰家具店修理，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猜想他们一定会问是怎么弄坏的，她害怕难以保持一本正经的表情。不知为何，她觉得每个人都能根据她笑的样子猜出来。因此他们把断了的扶手扔到了角落里，尝试在厨房的另一把椅子和书房古典式的切斯特菲尔德沙发上云雨，而她湿润的皮肤粘在沙发的皮子上，嚓的一声撕裂了一道缝。只有当他愿意欣赏比出汗的肉体更多的她时，他才邀请她上了床——他妻子的床。他帮忙不是为了交换性关系，如同她不愿以性关系交换他的帮助一样，但是他们的不同动机越来越纠缠不清了，到现在反而是她被提醒当初来敲门

的目的了。她有一种负罪的痛苦，可是性高潮的兴奋却又如此令人发疯。这真是捉弄人。

“如果我还是外长的时候遇见你，这事就非常容易了。”他忧郁地说，“我可以从里面开很多门而不是在外面的街上把门踢开。”

“那样你就会从官方的角度骗我，而不是个人的角度了。”

“从个人的角度骗你？你什么意思？”他有一些被冒犯的感觉。

“还记得第一天我们见面你请我到厨房喝的那杯茶吗？我还没有喝到呢。”她斜靠过身来，吻了他后，离开了床。

“现在起来吧，梅克皮斯，有工作等着干呢。”

* * *

老伊凡杰洛斯·帕索利兹独自坐在他的黑暗厨房里。最后一位食客离开很久了，他敷衍地清扫了一下，感到一片凄凉。他所热爱的一切都离他而去，已有几天没见到玛丽亚了。他自己的尼科西亚政府将把一大块他热爱的土地让给土耳其人。这是他曾经为之奋斗、两个弟弟乔治和尤里皮兹为之牺牲的追求吗？

他坐在那里，沉浸在这些事的回忆中，喝醉了，空空的科姆马迪尔酒瓶挺立在胳膊肘边上。玻璃酒杯倒在一旁，桌布上都是洒落的红酒斑点，而很多年前这可能就是血迹。他啜泣着，一手拿着一张揉皱的相片，上面两个头发蓬乱笑嘻嘻的男孩子是他的兄弟；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擦亮的韦伯利左轮手枪，这是他从一个英军中尉的尸体上摘下的，他曾发誓要用这把枪来报仇。但这是他腿残之前的事了。

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为之奋斗的所有事都失败了，其他人却成了英雄，生活把他的荣誉和自尊都给剥夺了。他孤独地被遗弃在那儿，一个沉溺于回忆中、脸颊上流淌着泪水的老人，手里举着枪，心里一片仇恨。

第二十章

所谓领导者就是变革者。改变事务、改变人类，包括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能力，必要时，还将改变他们的命运。

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其实很简单——一个定点，浩瀚无垠宇宙中一个孤独的点。像一颗宝石，无论被擦得多么亮，最终还是会在丰富无比的宝库中。一粒沙子亦是如此，会消逝在玻璃沙漏计时器里。

对厄克特而言，下院议事大厅是一个神圣的场所：闪亮的皮面长椅上留下了焦虑的指甲刻下的痕迹，用古老新西兰牡荆木制成的镶着铜边和花纹的公文箱也被湿润手掌的成千次拍击摩擦得油亮，橡木和立柱的装饰仍无比优美。如果一个人能用微调过的耳朵仔细听，这里依然回荡着那些伟大领袖们被追打的呼喊声，直至销声匿迹。所有人的政治生涯似乎都以失败告终，这个宏大的哥特式宣判大厅的裁决，历来都是一成不变的。提出罪行，谴责罪行，一番激昂的讲道，通过宣判和最终判决执行，只是每次名字不同罢了。

最近几天，只要他一离开灯光，黑暗处就会发出窃窃私语，说的是总会有一天轮到对他的宣判，只是时间问题。他坐在长椅上，这些窃窃私语又来了，而且越来越自信、粗鲁，甚至是直接质问。在这些窃窃私语声里，他能听到汤姆·梅克皮斯的声音。

“我的这位议员朋友是否知道，”原本友好的故事经过梅克皮斯的嘴后变成了酸楚，“这个国家的希族塞浦路斯人社区严重关切坟墓的去向，因为这些坟墓从五十年代解放战争时期就被隐藏起来了……”梅克皮斯说道。

余火未尽的塞浦路斯往事开始复活。那山上闪烁的火苗猛烈地燃烧起来，爆裂的火焰几乎淹没了梅克皮斯正在讲的事情，可是现在他正用这故事要求大不列颠政府摊开它的档案，公开所有未登记的死亡和掩埋场地。“……这样很多年以前的悲惨者能得以最后安息？”

有那么好一会儿，整个下议院都注意到了首相的异常表现：他僵直地坐在位置上，似乎既没有被打动也没有任何反应，而是沉浸于另一个世界，直到不耐烦的呼喊声将他猛然惊醒。他僵硬地站了起来，仿佛年事已高，关节不灵了。

“我不知道，”他用一种完全不像他自己的、缺乏自信的声音回答，“是否有任何足以表明这些藏起来的坟墓牵涉到英国的……”

梅克皮斯挥着一份文件在抗议，高喊着此文件出自国家档案馆。

其他人也加入了呐喊。厄克特听到了一片嘈杂、混乱的矛盾喊声：梅克皮斯谈到坟墓、秘密，这些东西将不可避免地随着骨头挖出来。谈到某些事，某些必须永远埋藏起来的秘密。

此时，厄克特心底飞出一个更为熟悉的声音：“拼搏！”这声音告诫他：“别让他们看到你的脆弱。说谎、嘶喊、摆脱、辱骂，看准对方盲区的后脖颈子猛击，尽一切所能，只要你拼搏！”这声音似乎还补充了一句：“祈祷吧。”弗朗西斯·厄克特不懂得如何祈祷，但他知道如何在地狱里拼搏。

“我相信打开太多陈旧的柜橱，将存在很大的风险，会闻到已变得污秽和不健康的空气。”他开口了，“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用高尚的希望来展望未来，而不是停留在遥远的过去。不论那场悲惨的久远战争中发生过什么，让它深埋于地下吧，伴随它去的，或许还有双方的魔鬼，而目前留给我们的的是由此建立的纯洁友谊。”

手里挥舞着那张单薄的纸，梅克皮斯再次站起来抗议。厄克特用最冷酷的笑意压住了他。

“当然，如果那位尊敬的议员心里有什么具体想法，而不是建议通过探究陈旧的档案来寻找溃败的军队，我会考虑他的提议。他只要写一个详细的材料即可。”

梅克皮斯沉默地退下后，议长宣布辩论结束，为此厄克特很感激他。他的脑海中充斥着嘈杂的声音：呐喊声，爆炸声，子弹的乱飞声。他似乎瞎了，被回忆里古老岩石反射、的地中海的阳光弄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同时觉得鼻孔里进出的空气中充满了烧焦的生肉的甜味。

弗朗西斯·厄克特顿时觉得自己非常衰老了，历史的玻璃沙漏计时器已经反转过来了。

* * *

“大胆去尝试，弗朗哥。”节目制作人兼主持人弗朗哥受到了鼓励。他坐在椅子上，用凉了的咖啡浇灭了烟头。这会很有趣的。

坐落在枯燥的伦敦北郊的荒芜教堂，因被某地毯公司租用为库房而明显地获得了新生。教堂后面是塞浦路斯伦敦广播台（LRC）的总部，但是他们自己总愿意签下“城市塞浦路斯人之声”，来表示自己位于百里之外的国际大都市伦敦，罔顾他们距伦敦核心金融城只有六公里的事实，讽刺地讲，还要走完那么远的沙漠从能到达富裕的城市。无论怎么宣传，作为总部的“布什胡同18号”地下室都无法给人启迪——广播台所在的房子是套墙皮剥落的爱德华特式连体房，与一家外表合法却干着可疑会计生意的旅行社合租。电台名字的缩写还与一家避孕套厂巧合，与一家叫拉斯塔摇滚乐的调频台共享频道，所以一直要等到那个震耳欲聋撕裂脑袋的节目午夜停播后才能开始播放。这就是社区电台的环境，不是通常为那些电台新贵和媒体审查官准备的摇篮。LRC台的编辑和记者们为了给他们很少但是很忠诚的听众提供激情横溢的节目，艰苦卓绝地努力工作着，他们每天用的是二手甚至三手的设备，喝快过期的咖啡，离开时尽量不忘记打开电话录音器。

今天的节目居然很轰动。那个女孩的音质很美，伶牙俐齿后是智慧的头脑。而那老头的风格可称得上是播音技术的奇葩，他的声音和感情可以提高到像歌剧演员在练习咏叹调。激情赋予他流畅的

声音，弥补了浓重口音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节目本身是独家的。

“请记住，你们从 LRC 电台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有证据显示埃奥卡战争中留下了很多坟墓，但是他们还都埋藏在大不列颠官僚的肠子里……”

这时，主持人抽搐了一下。弗朗哥平时像一个大便秘禁者，周一和周三下午滔滔不绝地倾吐，谈的都是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他做酒类进口商的舅舅是该电台最重要的赞助商之一。

“那么你们想干什么？”弗朗哥问这两位嘉宾。

“我们想让尽可能多的人写信支持托马斯·梅克皮斯议员和他要求公开全部真相的呼声。我们至少可以证明两个坟墓的存在，是我叔叔他们的。我们想知道是否还有更多的坟墓被藏起来。”女嘉宾说道。

“你呢，帕索利兹先生？”

短暂的停顿，不是播音的空缺和失误，而是一阵悲哀的沉默，时间长度正好抓住了听众的心，听众们猜想这个老头一定有极度痛苦的难言之隐，才令他一时说不出话来。甚至一旁的玛丽亚也去抚摸他的手，他最近举止很奇怪，难以相处，不剃胡须，总是陷入沉思，这些明显的变化是从她大多住在外面而不是待在他身后后出现的。他终于开口了，语音犹如大锤敲打坚冰。

“我希望找回我的弟弟们。”

“好，太好了。”弗朗哥懵了，赶快在他的节目提示单里搜寻线索。

“我还想知道是哪个杂种谋杀了他们。”他的声音突然升高了八度，到达情感的最高音节，“这不是战争而是谋杀，两个无辜的男孩。你们不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烧毁我弟弟的尸体，为什么他们从不承认发生过此事，为什么这个卑鄙的英国政府要继续掩盖它。邪恶！这种邪恶让他们跟那些杀人犯、纵火犯一样有罪。”

“哇，没错。”主持人弗朗哥有些慌了，揉搓着胡楂，不习惯节目比天气预报的温度还要高，“因此，我想最好是都给我们自己选区的国会议员写信，助梅克皮斯先生一臂之力。”

“把弗朗西斯·厄克特这样的杂种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背

叛了我们的岛，把我们出卖给了那帮土耳其基佬……”

节目制作人是第二代移民，他不熟悉所有涉及表达人类各种器官古怪行为的希腊口语，但是语调已经足以令他警觉，尤其是在执照续签就要到了的时候。他大声祈祷但愿这节目没有被无线电管理局的任何人听到，同时飞快去按声音控制键。没按住，碰倒了冷咖啡杯，咖啡泡沫四处横飞，记录簿、香烟、他的新牛仔裤一片狼藉。开战了，老伊凡杰洛斯·帕索利兹在近五十年的停战后，又回到了战场。

第二十一章

一切反对派都会报复，我更情愿我的报复先开始。

法国大使开始对美国武官卡斯特将军有了很强的亲近感。自从亚瑟·博林布鲁克升任英联邦外交事务大臣后，法英关系一路衰落，几乎就要进入该死的战争状态。这场法国人发起的胜算不大的战争，用来对付一个放弃了惯常的修剪式外交而采取了剥头皮式外交的仇敌。法国大使让-卢克·戴卡姆瓦先生毫不怀疑英国皇家法庭是个充满了敌意的地方。他愿意用红草莓和香槟酒开展外交，而不是像美国武官那样，来一队端着44口径温彻斯特步骑枪的骑兵。不过，跟这位金发美国将军一样，他已下定决心，假如一定要战死，他宁愿是跟西部印第安人作战冲杀时死在战友之中。此时美国武官站在可以俯瞰肯辛顿皇家花园的法国大使官邸的草地上，正在指挥编队作战，客人们都听从他的指挥，以战斗队形笑嘻嘻地围着他转悠。

“享受这安静的环境吗，汤姆？”

汤姆·梅克皮斯望了望挤满客人的花园。“是的，跟你一样。”

“唉，可是我们的生活是有区别的。”戴卡姆瓦叹了口气，举目寻找着他热爱的卢瓦尔河上的太阳，“我偶尔有好像已经卖身为奴的感觉，对每一个斥责都要笑脸相迎，对每一次侮辱都要表示谦恭。”一位手上有着黑寡妇蜘蛛般黑白斑驳刺身的侍者端来了一满杯酒，他停下话头，扯着梅克皮斯的胳膊，领他走向酸橙树撑起的僻静藤亭下。“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谈。”

“我嫉妒你，汤姆。”

“下野人士的自由，你嫉妒这个？”

“有时我真想不顾一切地跟你分享表达心声的自由！”

“跟什么特别的事儿有关？”

“你的厄克特先生。”他脸上的表情好像看见盒装牛奶漏了。

“绝不是我的厄克特先生。”

“那么恳请您告诉我是谁的。”

酸橙树枝扭曲地纠缠在一起，好像编织着阴谋。他们都清楚大使的言论已经越过外交礼节的边界，停在英国外长博林布鲁克和法国外交部的交叉火力战线之间，而大使完全没有想停步的意思。

“汤姆，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从那天你召见我到外交部接受正式驱赶的照会起，”大使边说边把袖子上不宜见到的线头掸掉，“因为英国航空航天公司保密计算机上的磁带不见了。”

“与它一起失踪的还有两名法国交换技术员。”

“啊，你记得？”

“我怎能忘记呢？那是我到外交部的第一周。”

“你当时严肃得非常可怕。”

“我依然怀疑在整个事件背后，有法国官方机构的间谍之手，大使。”

大使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用法国人的方式假装糊涂地耸了耸肩。“但是召见结束后，你让我坐下，给了我一杯酒。雪莉酒，你们的叫法。”

“只用于有公开分歧和见非洲外交官时的标准外交程序。”

“我想我会去布鲁塞尔要求重新分类，把这个酒定为油漆刷子清洗剂。”

“这没有挡住你喝干整瓶酒啊。”

“我的朋友，我当时认为那是对我的惩罚。我记得回到家时，我晕得像一块被东风吹得起伏动荡的麦田似的。老婆安慰我说，你们把我整成那样太过分了。”

就像老战友那样，他们笑着为旧时光和挖掘战地的往事干了杯。法国人掏出一个香烟盒来，一头装着高卢人牌香烟，另一头装着更能让人镇静但不可告人的东西。梅克皮斯轻声诅咒了一句，拿起一支高卢人牌香烟。他又开始抽烟了，他其他的个人习惯也有了一些变化。上帝啊，一个小时前梅克皮斯才离开她，尽管剃须后用了润

肤水，他还是觉得自己身上仍散发着她的味道。真是快乐和痛苦交织，一下子涌过来这么多事，他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他眼中幽默的泪流渐渐枯竭了，消逝了。

“米珂隆如何？”梅克皮斯问道。

“怀孕了。你的呢？”

“在美国教书。”他用了一个他想象中的法国式耸肩动作来回答，但显然缺少热情，无法让人相信他的回答。

“听起来你像是碰到麻烦了，让我来问问你……”

“以大使的身份还是老朋友的身份？”

“有关政治方面的，我无权窥探个人私事。”其实大使都不用问，仅仅提了一下他的妻子，梅克皮斯的回答都已经写在脸上了。他永远都不能成为外交家，不具备含而不露的能力，全身都是热情和原则。

“我听到了很多种说法，弗朗西斯·厄克特的时代快到头了，早一点晚一点罢了。关于谁会接班、如何接班的议论沸沸扬扬的。许多人告诉我，接班人应该是你。”

“什么人说的？”

“忠实的英国男人和女人，你的朋友们。今天下午其中的很多人会来。”

梅克皮斯扫视了一下周围。那一大群人中，很多都是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时政记者和编辑、政治家和其他时评家，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些人会忠诚于厄克特。远处一个高大的玻璃窗后，前环境大臣安妮塔·伯克直接观望着他们，没有掩饰她对这边的兴趣。

“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大使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推波助澜的人最多，也许我命中注定会被这么多人关心宠爱。他们会说，时刻到了，站出来吧。但老实说，我不知道我的双脚是站在了历史的边缘还是该死的悬崖边上。”

“他们是你的朋友，他们尊重你。在政治领域中，美德是珍稀物品，有时它会悄悄展现自己的魅力，但绝不会没有说服力，它会把你与其他人区分开。”

“跟弗朗西斯·厄克特这样的人区分开？”

“作为一个外交官，我不能评论。”

梅克皮斯心情严肃而紧张，无法理解讽刺。“我考虑过这件事，让—卢克。准确地说，现在还在考虑之中。我的这些朋友有没有跟你提过，他们的……他们这个想要帮我的雄心壮志该如何实现呢？也许这些话就是就着香槟酒的闲话吧？”

“我认为这不是空谈。目前确实存在一种迫切的理性要求，就是希望顶层能发生些变化。这不只是我从你们党内听到的，还是我从整个政治生态环境中感受到的。”

“毫无疑问，巴黎也包括在内吧？”

“算是吧。但你无法否认英国的政治出现了巨大的真空。你可以填上去，很多人会跟你走的。”

梅克皮斯开始用食指顺着水晶酒杯口边缘转圈，仿佛在追踪生命的轮回。“为此我需要有一辆运输车，也就是一个党派。这样我才有可能抓住方向盘，迫使厄克特离开跑道，但这样做会带来很大伤害，党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运转，而最终党绝不可能把方向盘的钥匙交给肇事者。”

“那你就去造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一辆比厄克特的跑得更快、性能更好的车。”

“那是不可能的。”梅克皮斯答道。这时，谈话被另一个客人打断了，原来是卫生部长来向主人道别。在一阵客套和正式致谢后，部长转向梅克皮斯。

“汤姆，我只有一句话。”他停顿了一下，推敲用什么词来向同行表达，“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挺住。”说完，他离开了。

“你看，你没有意识到还会有更多的朋友。”大使鼓励道。

“就他而言，不算是个朋友，他纯属是只两头下注的老鼠。”

“或许吧。但他们现在紧张不安，都等着跳槽。仓鼠都预感到这船在下沉。”大使说道。

梅克皮斯的食指又开始在抖动的玻璃杯口转圈了。“很多时候，我们似乎都在原地踏步，让—卢克。需要怎样做才能不只是空喊，而颠覆整个宇宙？”

“行动。”

大使接过梅克皮斯手里的精美水晶酒杯，抓住长长的杯脚，把它高高举起，旋转着对准了午后的阳光，酒杯折射出万道金光。突然间，他好像失了手，手指一松，梅克皮斯还没来得及惊呼，更来不及出手接住，水晶杯就落到了草地上。它优雅地弹跳了一下，丝毫无损地躺在了绿草上。

梅克皮斯充满谢意地弯下腰，单腿微曲要去拾杯子，“真是一场虚惊……”

他猛然警觉地缩回了手指，穿着手工优质皮鞋的脚立刻后退了一步，那位法国人已把杯子踩成碎玻璃片了。

* * *

直升机沿着塞浦路斯岛西北部克莱索绸湾褐色沙滩的海岸线低空飞行，掠过了一个他们孩童时代就知道的小渔村。青春岁月早成往昔：章鱼丰收的夏季里，女孩子水汪汪的眼睛渴望着更多收获；竖有防波木的码头边，帆船在温和的海浪中往返。不久前，通往山里的路还是布满了车辙的土路，很快就变成了飞旋着的高速柏油公路，带来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和他们的喧闹声。现在，哪怕是在半夜，渔村的心脏也在随着迪斯科舞跳动。鱼价高涨，人们笑容的价格也自然随行就市。这就是进步。帆船却依然停泊在破旧而过时的港湾里，这些港湾收的更多的是漂浮垃圾而不是喷气式水翼船。投资机会落空了，否则，主教西奥菲勒斯在附近海岬的帆船游艇码头可以改变一切，如果他可以把英国人从他头上搞掉的话。

直升机向内侧盘旋，缓缓下降。“五分钟后抵达主教的山庄。”耳机里传来驾驶员的铿锵语音。迪米特里伸手抓住扶手。他厌恶飞行，认为这是对上帝规条的冒犯。只有上帝的使者坐在他身旁时，他才愿意忍受这种愚行。头疼的是他兄长去哪儿都乘直升机，时不时还亲自驾机，这就更加重了他这种天生的焦躁。他愿意为哥哥献出生命，但此时他又祈祷最好不是现在。发动机的噪音盖住了所有谈话，他安静地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

主教西奥菲勒斯却与他相反，显得非常兴奋。他正仔细阅读一份报纸，不时地用手敲击着，报纸就戳到迪米特里的脸颊上。迪米特里确信这是有意在转移他的注意力。大家都知道，让他僵硬地注视地平线会诱发他突发呕吐，让他丢脸，因此任何转移注意力的行为都是在保护他。在很多方面，他们兄弟依然像过去在海边岩石上嬉戏的孩子，一起设计着更冒险的新活动，试探着对方的勇气，讨价还价地放宽规则。迪米特里记得哥哥任职神父那天回到家里的情景：身穿教袍，手抱十字架和圣经，门口被宗教法庭的全套阵势围着，一片奇特的黑色。迪米特里被此场面震慑得不知所措，立刻跪倒礼拜祈求佑护，而西奥菲勒斯抬起腿，把靴子平稳地放在弟弟的肩膀上，一使劲把他蹬了个后滚翻。那天晚上，他俩豪饮家酿美酒，醺然大醉，像过去一样。哥俩的关系还是没变。西奥菲勒斯永远都是聪明和雄心勃勃的哥哥，在哈佛商学院历练一年后，他挑起了家族集团的重担。迪米特里随遇而安，就一直跟随着哥哥，甚至愿意跟着他上直升机。

他们降落在山庄后面的停机坪上。又躲过一次死神的迪米特里，这才感觉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哥哥依然沉迷在那张《人民之声》报纸中，这是一份伦敦塞浦路斯人喜欢订阅的主流报纸。报纸本身不会有问题，他们家族在海外侨民社区有“精心豢养”的商业关系。西奥菲勒斯非常关心报纸，确保有关他的报道不仅要放在版面重要位置，还要有好的形象和文字表达。但今天这条与他无关。这是一篇与失踪坟墓有关的长篇报道，占了很多版面，主教不停地嘍着自己的手指尖，他说话的声音全被飞旋的机翼压住了，听不清楚。从机舱里面出来时，他们本能地压低了身子。迪米特里舒坦地想亲吻大地，而他的主教哥哥却竭力护着耳机，手里仍拿着那份报纸。

“什么？你说什么？”迪米特里在哥哥耳朵边上大吼，身后的飞机声渐渐小了。

主教西奥菲勒斯可以挺身站立了，他神圣的教袍还把他的身高和权威各加高了几寸。他笑容满面，露出镶金的牙齿。

“我说，小弟，振作起来。我们要玩一回与骨头有关的病，这可是严重的胫骨热呢。”

第二十二章

西敏寺国会偶尔可以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变成诱人的度假胜地。

“推波助澜的人最多”的现象适用于梅克皮斯，他曾同法国大使抱怨过的这个现象已发展到了令人非常失望的地步。无休止的电话、无预约的谈话、记者问的非常严肃的权力问题，似乎有个阴谋正要把他推向他不想去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不想呢？不是因为缺少雄心大志，也不是惧怕对厄克特团队的挑战会带来自杀性的恶果。他被许多自称朋友的人簇拥着，却觉得自己从未如此孤独，犹如独自在大海上漂流。十年来，他第一次失去了为部长服务的团队——秘书组、顾问组、茶点服务员，以及无数可以随时提供服务的助手。每天做出的大部分决策都使他明白自己只是团队中的一员。如今，哪怕是他这样的长期从政者也痛苦地发现，有了新的支持者，原来那些曾以为是朋友的人就完全变了，只要他一出现，他们就假装很忙躲开了他。在分裂的政党中，所谓友谊可能会因国会中的强制性礼节而显得可敬，却远不可信。

还有他的婚姻，虽然空洞虚伪，至少还有个外壳，哪怕一年中只不过是每周一个电话，至少还维持着一种安慰性的规律。他也就打过两次电话，而她从来不问为什么。

这样的自由让他很满足，却也很困惑。每次独自思索这种自由时他简直觉得恐惧，就像登山者第一次爬到顶峰前遇到了裂缝，而紧随身后的人们却一直在催促他快上，快上，尤其是安妮塔·伯克。她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国会说客昆汀·狄格比则坐在前排。狄

格比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媒体如何喜爱新面孔和新故事，而梅克皮斯的故事是多年来最轰动和最新鲜的。长着黑色眼眸的安妮塔在仪表盘的反光下像个巫婆，坐在边上不停地煽风点火。“这个逻辑是势不可挡的。”她说道，“人们全力支持。最近我同一大批人交谈过，只要有一半的机会，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

“你是说匿名的支持。”梅克皮斯尖酸地回应道，“因为害怕F.U.而缺少实质的帮助，这可以看出他们的人格。”

“不，这不是一个秘密政变，没有，那是不可行的，而且也不符合你的处事方式。”

“那么，是什么呢？”“一个公平竞争的糖果店，一个新的政党。”

天啊，这些都是他与法国大使谈话的印证。他想起花园聚会时安妮塔表现出的兴趣，开始琢磨是不是她让法国大使来谈的。她是一个玩世不恭的阴谋家，还有多少推波助澜者、暗送秋波者和咄咄逼人者，碍于面子被她组织、哄骗或说服来表达支持的？

“你会在数个星期里占据各媒体头版头条，形成一个势头。”狄格比鼓励道，“厄克特执政这么多年后，人们希望有一个变化，那就给他们一个吧。”

“有十二个前内阁部长告诉我，他们会支持你，还有一个现任内阁部长也支持你。”安妮塔继续道。

果然是她在组织，“谁？”

“克雷斯韦尔。”

“噢，那个又白又软的油肚子，他唯一不变的政见是对布丁和波尔特酒的。”梅克皮斯说道。

“但是他可值一个星期的头条。”

“公开地？”梅克皮斯追问道，“他可以出来公开表态？”

“时机才是一切。”狄格比又来这个了，从来没有确切的答案，“只要第一批支持者跳出了圈，其他人都会跟上的。势头是一切，就像腮腺炎一样，蔓延起来非常快。”

“人多保险。”梅克皮斯喃喃低语，“第一步成败非常重要。”

“时机是一切。”安妮塔共鸣道，她很高兴梅克皮斯已经聚焦

于实际操作层面了。他已经动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如果我们保持主导权，汤姆，你可以一直干下去。我们必须立刻组织策划，但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在一切准备就绪前，先别暴露你的拳法。你的问题就在于一旦做了决定，就太急躁，太情绪化。换句话说，你过于诚实了，它就是你最大的缺点。”

一点也不为过，这正是柯蕾尔告诫他的话。“要拼赢一场大选，我们需要选举机器和选区的基层组织，绝不是国会内有一个辩论团队就行。”梅克皮斯考虑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时间。”

“还需要机会。”

车停在了老帕索利兹的餐馆门口，梅克皮斯邀请他们来吃饭，却更像是来密谋。这个场景让他想起玛丽亚在他家门口与他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每一条商业街都有随时可用的指挥部，一夜之间就会有一支军队集结在他身边。

他唇边露出一个诡秘的微笑。他生活中的所有画面好像全都凝聚起来了，或者说至少都纠缠在一起了。厄克特、雄心、玛丽亚、激情等等，所有一切都把他向一个方向推去。他猛然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去推辞和拒绝，最好是乐享其成吧。正如玛丽亚前一天晚上说的，他的时机通常都如圣灵感孕那样来临。

“米奇，十一点左右来接我吧。”下车后他告诉司机，“恐怕不会更早的。我有一个感觉，这顿饭会很漫长。”

米奇举了一下帽子。这个新工作非常刺激。工钱也比坐在公司车队里挣的多，梅克皮斯又是一个和蔼周到的客人。乘客们闲聊的内容也更他妈的有趣，比听生意人没完没了地谈忘恩负义的客户和他们的老婆钟情于肌肉饱满的网球教练的闲话要爽得多。

* * *

路上的行人不是被推着往前走就是被揉到路边。四十多岁的英国大使休·马丁却健步如飞。他曾经是橄榄球边锋，惯于使用发边

线球时用胳膊肘拐人的动作。他没有料到，在尼科西亚民俗博物馆的外面需要使用同样的战术才能走动。这个博物馆位于威尼斯城墙后宛如迷宫的小街窄巷中，正在为最新的展览项目搞推广活动，城里有才华和权势的人都会受到邀请，英国大使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想跟妻子优雅地漫步于展厅，和老友们打个招呼，再结识一些新朋友，或许还能发现一些可以激发妻子灵感的东西，因为她现在开始收集陶瓷了。大约二十人在馆外散发传单，他还没来得及弄清传单内容，这群人一看到他的路虎牌官用轿车，就立刻注意上了他。

他的贴身警卫德雷吉从前门先下了车，“我去查看一下，长官。”

马丁觉得又好奇又有趣。这个首都的游行多少有点像它的下水道系统，噪音远比流量要大。况且这里是尼科西亚，好客的、文明的、正宗的塞浦路斯人的城市，不是伊朗首都德黑兰或者叙利亚的血腥首都大马士革。因此他跟了过去，很快他就后悔了。

“英国杀人凶手。”一个干瘪老太婆从没牙的嘴里发出嘘嘘声，她被身后年轻人的手推到前面来了。一条横幅出现了，上面涂抹着“坟墓”和“战争罪行”之类的文字。抗议者们在马丁周围聚成了一圈，干瘪老太婆身后的人冲马丁吐了口吐沫，没有击中目标，但有人挥来一拳，击中了他。拳头出击的地方比较远，所以没有造成伤害，却让他吃惊地吸了口冷气。德雷吉已在他身边了，推喊着让他朝车那边退去，但他们又被更多的人反推回来，英国大使还没有分清方向，突然抱着肚子跌倒了。德雷吉一把抓住他，扶着他竭力冲向汽车。马丁觉得这次打击肯定比自己感觉到的严重，因为他都被打得看到金光了。让他惊愕的是，他发现这光不是轻微脑震荡造成的，而是电视摄像的灯光。游行的每一部分都被摄入了镜头，尤其是那些老迈母亲们愤怒的镜头。她们挥舞着横幅，要求停止掩藏英国殖民主义的罪行，关闭军事基地。英国大使跌跌撞撞地后退着，贴身警卫像保护孩子一样，带着他逃走了，顶着人们的咒骂消失于夜幕中。这是塞浦路斯人挑衅的第一束火花。这不愉快事件的爆发与电视新闻记者的出现如此巧合，电视新闻摄制组竟然能那么精确地到达现场，出现的时间却错了位。胫骨热爆发了。

第二十三章

主动妥协就像是建议让鲨鱼先舔你一口。

“饮茶室总是有叽叽咕咕的声音。”

“又是老鼠？我听说上周《加冕街》的一个女演员看到两只小野兽瞪着她，她吓得差点儿从窗户跳到泰晤士河里去了。它们在镶板后面很猖狂，该是把猫找回来的时候了，你认为呢？”

“不是老鼠，是骚扰的谣言。”杰弗里·布扎·皮特对老板随意的调侃很生气。

“没有人准确知道汤姆在搞什么名堂。”

远处嬉闹的童声如小夜曲般从游泳池那边传来。游泳池附近还有十二个内阁部长，像一窝孩子似的，在乡间别墅惬意思中偷得浮生半日闲。环境大臣在外面平整如镜的草地上挥杆练习高尔夫球，身旁走过一个穿着蓝袖衫、套着厚重防弹衣、胸前还抱着一支黑克勒—科赫半自动枪的巡逻警察。这个可爱的伊丽莎白式庄园久经风霜，红色围墙上长满了苔藓，搭着遮棚的院子里，来自皇家空军的空勤们正忙着端送饮料。气氛很轻松，午餐很快就开始了，厄克特决定不去催促。这里是他的官方隐居别墅，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这里的事情。

“他可能策划秋天挑战领袖地位。”可怜的布扎·皮特自信地认为，同时用力把眉头皱成一团来表示关心，颇像俄国小说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人物。

“不会，不会是那个时候。那样他会失败，他懂的。”柯蕾尔啣了一口美式冰镇薄荷酒——酒吧管家最近刚从美国新奥尔良回来，

然后坐了下来。她在暗示内政大臣，厄克特心里明白却被逗乐了，只有布扎·皮特太迟钝看不出来。对他而言，这个谈话成了争讨厄克特欢心的竞赛。

“不管怎么说，汤姆·梅克皮斯可能会那样干的，出口恶气呗。在消失到阴影里之前，他要造成一些小伤害。”

“不会的。汤姆还有其他打算。”她又坐下了。

此时厄克特自己也好奇了，柯蕾尔看起来如此自信，一副敢在画布上泼洒新鲜油彩的口气，但是他一时还看不透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有什么打算？”布扎·皮特挑衅地问道。

柯蕾尔看着厄克特。她打算到更加私密的时候再说，但是厄克特露出让她继续的意思。此时，一个高尔夫球咣嗒一声落在他们脚边，接着，草坪那边传来了迟到的警告声，环境大臣显然还需大量练习发球。厄克特离开了花园的木头椅子，引领着他们沿着花园漫步，这样既不让他人听到谈话，又远离了球道。

“汤姆要搞一个新的政党。”她开始继续说了，“让某些有希望的人出面搞个大的宣传攻势。随后几周，会有更多人纷纷出来表态支持。有几个来自本党的人，甚至还有一两个来自政府的人。”

“疯了！”杰弗里·布扎·皮特轻蔑地哼了一声。

厄克特的目光更加凝重，一边走路一边低头沉思，仿佛在琢磨地面上是否有一扇可以窥视个人地狱的活板门。“他希望来两个中期选举，这样可以聚拢我们新裁掉的人员。一口接一口，蚕食掉我的多数党的席位，让我更难管理政府。”

“汤姆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柯蕾尔说道。

“他想让我流血，以千刀万剐的方式置我于死地。”

“他能做到吗？他真能吗？”杰弗里·布扎·皮特终于抓住了变化的风向，“听起来好像是只有妇女杂志才会感兴趣的一个政党。”

“我们女人也会放下涂抹指甲这件事去投票的，杰弗里。我们不都是只会涂涂红脸蛋、搞搞插花的。”柯蕾尔反驳道。

首相的步伐变快了，杰弗里·布扎·皮特发现自己被甩在了后面。

“但是他们从哪儿搞钱来做这些？”他急喘着气追问。布扎·皮特把生活的实用性全都归结为一个“钱”字。他曾经在学校的越野赛跑中发现了一条捷径，让他懊恼的是他必须跟团队一块跑，而让他宽慰的是，他把捷径卖给了他的朋友们。

“钱不是问题，时间才是。”柯蕾尔答道，“需要时间确保营造出势头，需要时间在大选前建立一个组织，需要时间去树立他比媒体想象中还要高大的形象，需要时间来鼓励我们这样汗流浹背的啦啦队的队员们跳槽。”

“不过是个饭前祷告。”布扎·皮特就差轻蔑地啐一口了。突然间，他脸上露出被锤子锤过的表情。“上帝呀，这对内政部的补贴法案意味着什么？我要把全部的钱都给他呀。”

厄克特突然在一棵茂盛雪松下止住脚步，说：“他完全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他悄悄认输了。

“我要……我要想办法取消那个法案。”布扎·皮特的声音弱下来了，他那捍卫民主卫士的斗篷还没有编织出来就成了碎片。

“还有另一个办法。”柯蕾尔提出。

“能维护我的名誉的？”杰弗里·布扎·皮特问道。

“是维护政府的声誉，杰弗里。”她纠正道，“你那个参选补贴法案是用来支持各色小组织的候选人的，越多越好，那没问题。但我们绝不能让汤姆·梅克皮斯有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

“让成千的小米诺鱼一口一口把他咬死，我一直都这么想。”布扎·皮特急声说，他在想此时是不是该由他夺得这主意的原创权。

“与此同时，也要让我们的支持者感到他们有危机，需要用牙齿撕咬才能夺回某种东西。我们要为他们摇旗呐喊，做些事儿让他们感到我们就在身边，让他们明白如果做错了会失去多少。”

“做什么事呢？”杰弗里·布扎·皮特辩论道。

“我认为你才是最有宣传谋略的那位大师呀。”厄克特用他犀利的声调加入了谈话，“杰弗里，你为何不在午餐前去长廊图书馆溜达一下？有很多令人神魂颠倒的初版藏书——萨特、海明威、阿切尔，都是很适合你的。”

“F.U.,可以稍等一会儿吗?”他建议道,担心自己因此出局了。

“杰弗里,去做你该做的事吧,做个好小伙子,滚吧。”

“是,马上——长廊图书馆。午饭时见。”

对他接受侮辱的忍耐力,她很惊奇。她猜测,此刻杰弗里·布扎·皮特肯定在琢磨如何向其他人显摆,他是如何享有被邀浏览首相罕有版本藏书的光荣的。

“他乐意做你刚刚让他去做的事。”她评论道。

“杰弗里没有能力给别人爱,除了给他自己。他对自己缺点的崇拜简直令人震惊,他心里容不下别人。我怀疑这次我是否可以挺得过去,他就更难说了。”

远处响起了招呼午饭的铃声,孩子们更不耐烦的叫声也随之响起来。但是他没有理睬这个召唤,而是抓住她的胳膊,走过平台,跨过横向移动的门,走进了屋子里。他们来到了他的书房,这里门窗紧闭,与世隔绝。她突然觉得自己患了幽闭恐惧症,规则变了。这不再是刚刚在夏日花园里嘲弄杰弗里·布扎·皮特的散步,而是一对一的,她本人面对厄克特的,前所未有的亲密。

“我很抱歉,弗朗西斯,我那样悲观地谈论失败的可能性,没有让你不高兴吧?”

“没有。你努力想要清晰表述,非常坦诚,正是……”他想说“我的心里话”,却改口为,“我自己也一直在严肃地思考这个事情。”

“所以你也认为那可能会发生。”

“我不是个傻瓜,它当然可能发生。我们已在海潮中同舟共济,被海潮冲卷起来时,我们恰好在一起,哪怕一个微小疏忽都可能让我们葬身于水下。”

“一旦我们失误,让他赢得胜利,哪怕一次,我们都将不再有归来之路。汤姆·梅克皮斯决心推行按得票比例确定议员席位的比例代表制——他会改变选举法,让它有利于小的党派——那些小小的米诺鱼们。”

“没谁会愿意长成大狗鱼把政府咬碎的,那样这个国家会陷入混乱。布扎·皮特和梅克皮斯若颁布行政法规,那就让他们做文明

的毁灭者吧，啊哈！”她愣了，他听起来好像在末日启示录般的前景里找到了嘲讽的快乐。

“那你就是历史了。”她提醒他。

“那我就太高兴了！”

她意识到她为什么在这样幽闭的环境中感到恐惧。她此时不是站在一个男人身边，而是站在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巨人雕像旁边。这是她从一开始介入就心知肚明的。她同意与他为伍，不就是为了得到他的庇护，从而拥有一席之地吗？不就是为了得到成为巨人故事中的一员的刺激和体验吗？现在，与他独处，如此接近，她对他的敬畏可不只是一星半点。

“汤姆·梅克皮斯的盔甲中有一道大裂缝。”厄克特生机勃勃地侃侃而谈，“是他的弱中之弱。他必须保持强劲的势头，在足够多的人鼓起勇气跟他共同前进之前，这种势头要看上去不可抵挡。但是招募一支大军，他需要时间。给不给他时间，由我们决定。我们必须密切注视年轻的汤姆。”

“我已经在监视他了。”她有些羞怯地回答道。这件事她原想对谁也不说，怕他不同意。但这种亲密无间的气氛让她放弃了谨慎。

“他有了一个新司机，我先生密友的一个司机。我该怎么说呢？他更愿意分享自己的见闻，尤其是每周他拿到薪水支票的时候。”

“真的？真是干得太美妙了。我早该想到这一点的，是我疏忽了。”

“或者是我学到东西了。”

他用一种新的欣赏的眼光异样地看着她。“我相信是这样的，结果表明你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柯蕾尔，请允许我这样评价你。”

他面对着她拉起她的手，语调变得更加柔软。他已经主动地与她分享了那么多东西，而此时又有一种新的更加迫切的亲密感。“我有个疑问要问。你对汤姆·梅克皮斯的确相当残忍。我是说，从政治的角度上观察，从你对他了如指掌的表现，我有个猜测——一种感觉，即你和他之间曾经……很密切，私人关系吧？”

“对现在很重要吗？”

“不，只要我能确定你的忠诚，其他都不重要了。”

忠诚，靠荷尔蒙绑在一起，至少也会像她与梅克皮斯之间的忠诚那样可靠吧。

“弗朗西斯，你可以确定，请相信我的忠诚。”

她感到自己被他的强大磁力线紧紧拖住。她觉得恐惧，意识到要失控了，她的嘴唇向上靠拢他的。突然她担心了，既担心他，也担心自己的远大理想。她正在坠落，而她内心找不到任何可以抵挡的力量，甚至明白零距离接近他，很可能会毁掉自己，如同煤渣般被遗弃。这事儿已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了。可是，欲火已经焚身，无法遏止。

冰河突然出现。厄克特向后一退，她的手扑了个空。他故意破解了缠在她身上的魔咒。为什么呢？她不会明白的，厄克特也不会说明，甚至对自己都不承认。

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去承认这些事呢？以往他对待其他人就是利用、抛弃，甚至完全毁灭，他对此感到自责。随着时间推移，他觉得自己正在被拖向末日审判，这些旧事愈加沉重地压在心头。可能有些人会误以为这是他的良心发现，或者是他承认了，如果不是梅克皮斯把世界搞得更乱，这类纠葛也不过就是给他带来点悲伤、困惑和焦虑。

然而令他血液变凉的却是另外的原因，是撕心的畏惧，政治家弗朗西斯·厄克特的成功是以男子汉弗朗西斯·厄克特的毁灭为代价的。因为不能有孩子，所以无法传世永生。荒芜戈壁般不孕的身体影响了灵魂，转而又影响了他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莫蒂玛。他对其他女人都只不过是虚伪的掩饰，企图证明自己有生殖能力，但最终是毫无意义的运动，是隔音房间里的一声呐喊。

此时，柯蕾尔站在眼前，性感无比，而他不再自信，张不开了。男子汉弗朗西斯·厄克特的时代结束了。

年老的政治家弗朗西斯·厄克特在感情诱惑和折磨中畏而却步。

“让我们荣幸地把你作为我的好运之花，行吗？”

塞浦路斯首都。成群结队的人络绎不绝进入晚会大门。希腊年轻歌手艾勒可斯在岛上各个年龄层的希族人里都有很多粉丝。年轻的女孩跟随他臀部的韵律扭动，年长的女士倾心于他那蜂蜜滴落在迟钝耳朵上的声音；男人们则被他的手势迷住了，那是他巧妙地把希腊民族形象和情感揉进了希腊灵魂的音乐里而创造出的手势，吸引力远远大过首都奥莫尼亚足球队一开场就连胜三球。为了支持塞浦路斯防务基金，艾勒可斯专程从雅典飞来参加这个特别的音乐晚会。露天会场内的几千名热情观众没人去思考，既然所有的票都是赠送的，这音乐怎么能为国防基金筹款，就像没人注意谁出钱在热情的观众头上悬挂那么多横幅一样。其中一个条幅上写着“我们不会忘记”，这是纪念土耳其人入侵时牺牲者的副歌歌词。此条幅与其他激励灵魂的口号高高地悬挂在一起，例如“让我们用尊严埋葬我们的死者”、“英国人——归还我们的基地”以及“要求与兰花拥有平等权力”。

主教非常显眼，他一身黑袍坐在贵宾席中，周围围着勤勉的神学学生团队。西奥菲勒斯很开心，甚至面对闷热天气和阴啤酒充分供应而导致过度酗酒引发的偶然骚乱时，他都满怀父爱。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艾勒可斯与其他演员一起，唤起、挑逗、冲击、抽打着观众的激情。夜越来越深，他唱起民歌《两个边界领主》的副歌。歌词讲述了一个英勇反抗外国仇敌的故事，这是一个弥漫着时间迷雾的记忆中的故事——一个胜利的故事。观众燃起火柴和蜡烛，与他一起歌唱，一起摇摆。在黑暗中，男人和女人的泪水自由地流淌着，脸庞被希望之光照亮。艾勒可斯的掌心控制着他们的情感。

“你们是不是忘了？”他气喘吁吁地对准麦克风，声音传播出去，撞击着每一个人。

“没有。”他们抽泣着回答。

“你们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吗？”

“不……”

“还有那些为了自由的塞浦路斯献出生命的人？忘了他们中间还有人被埋在无名坟墓里吗？”他的声音更加坚定，怂恿的调子也更浓了。

（后来，主教从报道里获知，当英国大使休·马丁看到歌手艾勒可斯带着情绪把英国人的坟墓问题和土耳其的入侵搅在一起时，大使退场了。）

“没有！”他们以同样坚定的语气呼喊回应。

“你们想把自己的土地送给英军当基地吗？”

他像鲨鱼一样，用有力的尾鳍搅浑了旧恨的浑水。在黑暗中，他们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一个整体。此刻，希腊人同仇敌忾。

“那么，你们想把家园送给杂种土耳其人吗？”

“不！永远不会！”

“你们想让你们的姐妹和女儿被杂种土耳其人蹂躏吗，就像你们的母亲在这些杂种入侵我们国家时的遭遇一样？”他紧握的拳头击向夜空，他的痛苦感染着其他人。

“不！”

“你们想让你们的总统签约说可以吗？可以忘记吗？可以说一切都已过去了吗？允许他们保留他们的盗窃品吗？”

“不，”他们开始高喊：“不！不！不！”

“那你们想对总统说什么？”

“不……不……不……”吼声冲入了尼科西亚的夜空，扑向整个城市。

“好，去告诉他吧！”

大门忽地一下被打开了，成千的人涌出演出场，发现大巴车排着队把他们送到了两公里以外的总统府。他们辱骂卫兵，砸开了大门，把横幅和标语都系在围墙的铁栏杆上。在尼科西亚粉色的月光下，选举之后城里最大的游行出现了。而此时总统府警卫队逮捕了二十三个闹事的人，这一不明智的做法，确保了未来几天报纸的头版标题都会持续与这件事相关。

与此同时，晚会上策划的其他谋略也顺利完成了，甚至最后面的群众加场表演都是按原计划进行的。

第二十四章

政治游戏通常是按一连串的重新思考玩下去的。

“今晚又要乔装打扮一番。”厄克特叹了口气。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夏夜他需要套上正式的晚礼服。有一次会面，也就是与某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交换些无足轻重的客气话，但是随着点酒单不停地变长，独裁者开始炫耀有多少老婆、多少头衔甚至有多少瑞士账户。厄克特对自己说，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其他更有满足感的事上。但那又是什么呢？他居然惊奇地发现自己不知该干什么了，他并没有其他事可干。

“我看到他们在为那个可怜的雕像画桩线。”莫蒂玛凝视着卧室的窗外，“我以为你已经派麦克斯·斯坦布鲁克去阻止此事了。”

“他正想办法呢。”

“这真不可笑。”她继续说道，“再有一个月多一点，你就破了撒切尔首相的纪录了，只有你才应该站在那儿。”

“她也不应该失去她的地位。”他温和地回答道。

她转过身，长了斑点的脸上带有关切之情。“都是梅克皮斯做的混蛋事，弄得你垂头丧气的吧，弗朗西斯？”

“或许有一点吧。”

“这不像你了，居然承认自己的弱点了。”

“莫蒂玛，他在逼我接招。如果我给他时间去组织，去发展，那就意味着是我给了他成功的时间。时间不在我这边，到我这个年龄，就没有时间优势了。”他暗暗诅咒一声，又重新开始扣系蝴蝶领结，“柯蕾尔建议我应该找到某种向他挑战的方式，将自己阵营的大旗高高举起。”

“她倒是成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有趣伙伴。”

他明白她的意思。“不是，莫蒂玛，目前不会有任何杂念分神劳心，过去这些事给我们带来太多烦恼。而现在每个地方都在呼唤我，未来几个月里我必须集中精力。”

“弗朗西斯，人们还把你视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或许能活着看到他们把我当作十恶不赦的恶棍。”

“你怎么了？”她不安地问，“你平常不是这样的。”

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时光留下了无情打劫的痕迹：塌陷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发变得稀少，双眼昏花，眼圈周边还透出衰败的气息。作为男人的厄克特——至少年轻时的厄克特——都留在记忆中了。而有些记忆，他沉思着，比其他的记忆活得更长，拒绝离开。尤其是很多年前某一天的记忆，当时他以军人的职责和国家的名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晚霞正好从窗户穿过，在屋子里涂满深黄色的余晖，那个记忆又回来了。他的双手无力地垂下，领结又开了。

“在塞浦路斯时，我还是个年轻的中尉。”他声音嘶哑，听起来像又抽了烟似的，“发生了一件事，一次与命运之神的不幸冲撞。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也就是说，为了守护女王陛下的和平出现了一次牺牲事件。汤姆·梅克皮斯今天写信给我，他已获知此事，但不知道我也卷入其中。而它一旦被公开，尤其是获知我在这件事中起到的作用的话，他们会摧毁我的。他们会无视我取得的成就，把我当成狼一样剥掉皮的。”

他转过身看着她，说：“如果我给梅克皮斯他想要的，他会将此事追查到底。如果我不给，他就又会紧追不放。两种结果，都是置我于死地的绝妙机会。而且时间在他那边。”

“弗朗西斯，跟他斗。”

“我不知道该如何斗。”

“你的弓上可不止有一根弦呀。”

他走到窗前，站到她身边，拿起她的手，用拇指按摩着，轻轻吻了她的额头。“我弓上有弦，但我不确定我还有没有足够的力气把这个该死的弓拉开了。”他呵呵一笑，是一种她不愿意分享的空

谷飘荡之声，“我们必须还要胜利一次，在身后再增加一次成功的大选。厄克特家族的这个姓，属于你也属于我，必会写入历史。我将成为本世纪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

“也是最伟大的一个。”

“与其把这个归功于我，我更愿意归功于你。我必须找出打败他的方法来，以任何方式摧毁他！而且要迅速，胜败在此一举。”

“弗朗西斯，该怎么办呢？”

“或许那时候我们可以考虑退下来，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会成为一个整日挑剔、让人无法忍受的退休老头。”

“那是你想要的吗？”

“不是。可还有什么能做的呢？其他的我都不会。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与汤姆·梅克皮斯斗的原因。还要与其他人斗。”

莫蒂玛觉得这些话听起来简直就像墓志铭。她紧紧地抱住了他，就像很久没有拥抱了一样，彼此用鼻子轻轻碰着对方松软的皮肤，她害怕他会跌入年龄的空虚深渊。

突然，厄克特的身子挺直了，表情明显开朗了。他的目光被她肩膀后面的东西吸引住了。工人们插完了桩子——是些微型英国国旗，难以置信。此时一台大型草坪修剪机缓缓地朝小旗杆开来。它犹豫地试着接近，前进受阻，被迫慢下来，时走时停，并绕弯避开桩子。在这里使用大型草坪修剪机剪草，有相当大的困难，剪草机转向时，还是把草皮连根都给伤害了，还撞倒了几个小旗帜。很显然，它不是为这么小的空间环境设计的。他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这幅情景。

厄克特兴奋地说：“好啦，亲爱的，一个大将军是不需要亲自拉弓射箭的，他可以让其他人代劳。他所需要的是计策，已经有一两个计策在敲我的大门了。”

* * *

“麦克斯！”他高声传唤。

部长们鱼贯而入，却发现厄克特首相坐在内阁会议室长桌的尽头，而不是习惯性地坐在沃波尔首相的画像下。他用拳头不停地猛击桌子，像板球守门员在等待下一个投球。

农渔食品部部长麦克斯·斯坦布鲁克挤了过来。他站在一旁时，其他人还在转悠，一时无法确定该坐在什么位置合适。

“麦克斯，可爱的小帅哥。”厄克特向走到身旁的环保部部长招呼道，“我们私下谈的雕像的事，还记得吗？还没有签署阻止令，是吧？”

“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地推迟它，F.U.。”斯坦布鲁克力图把这件事说成一个虚幻的胜利，然后才更加怯懦地说，“可是我找不到取消它的合适理由。”

厄克特不满地扫了一眼，然后把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膀上，推他去看窗户。“只有一个理由能驳回如此有意义的工程，那就是他们还没有筹集到足够的钱。”

“但是他们凑够了，有八万英镑。”

“这只是雕像的修建费，维修费呢？”

“F.U.，一个雕像有什么好维修的呢？偶然擦洗鸽子粪便的费用也不会带来巨大的账单。”

“不光是鸟的问题，对吧？想到过恐怖主义吗？”

环保大臣斯坦布鲁克不知所措了。

“内政大臣。”听到厄克特喊他，杰弗里·布扎·皮特立刻挤了过来，其他人也都凑过来了。这显然将是一出道德剧，或者可能要给这个新环保大臣放放血——不论哪种，他们都很感兴趣，不想错过这个热闹。

“杰弗里，你不是说过，我们敬爱的前女领袖的那尊雕像如果安放在唐宁街花园里，将会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明显目标吗？是对他们过去暗杀她未遂的象征性补偿，当然是对他们失望的补偿，而不是给她的，对吗？更不用说这会成为小流氓和涂鸦者们的明显目标了。”

“当然是这样，首相。”

“所以值得采取措施来确保雕像的安全，同时也是确保我们的安全，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安全。或许应该专门为此安装一个摄像监测器。那需要多少费用？”

“首相，您想花多少钱来安装？”

“很好，杰弗里。安装和维护费——每年至少一万英镑，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觉得差不多吧。”

“然后呢，当然，还有每天二十四小时的录像监控，外加夜晚安保人员每小时现场巡视一次的费用。”

“这样不再增加两万英镑是不可能的。”杰弗里给出了结论。

“看到了吧，麦克斯。每年还需再筹集三万英镑。”

斯坦布鲁克部长脸色惨白，好像被放了血。“我认为他们目前的资金，刚好够，没有问题，F.U.。”

“可是你还没考虑到草皮，是吧？让人吃惊的是，这样的事居然被国家环境保护大臣忽略了。”

“草？该死的草皮跟雕像有什么关系？”斯坦布鲁克的观察力和语言表达陷入了混乱。

“都有关系，我会给你解释的，跟我来。”

厄克特猛然打开通向露天平台的门，像个鹅妈妈一样带领着排成队的二十五人沿着阶梯走进了花园，通过了古老砖墙的一扇门，不到一分钟就抵达了要安放雕像的地点。政治保安特警吃惊地急匆匆占据了各个要点，整个架势犹如一群牛仔包围着要阉割的小公牛。

“躲开点！躲开我的草地！”他向他们大声疾呼，“这才是最重要的。”

特勤人员不安地后退到一定距离，不解这老头为何如此紧张，他们不知是该给他拿一支史密斯威森牌的手枪，还是给他拿寿星牌缺铁补血药。

“注意啦，”厄克特双手摊开，下达指令，“这草地。一行接一行地修剪得很美，你们看，一直到……”他做了一个舞台上给跪着的人砍头的手势，“这里。”

他们围到他身边来，像视察一样观察着因摩擦而被撕破损毁的草皮。

“你看，麦克斯，这种草地修剪机太大了，这里用不开。所以要更换另外一种。整个夏季每周要运来两次，这样才能把雕像周边修剪妥当。”

“我确认是这样，还要修剪草坪的边缝。”外交大臣亚瑟·布林布鲁克加入了谈话，好像是在响应首相提倡的一个辉煌夏日的新体育运动。

“谢谢你，亚瑟。再添一台草坪修边机，麦克斯。怎么样，我们刚想象出的这个扯淡的卫生清洁线路，会让我们这座优美城市的绿色空间更为平整亮丽的。你想想看，花匠开着除草机来啦，不好受阻啦！换成零挡，缓慢停下，向你的雕像致敬。”

“哪儿是我的雕像？”斯坦布鲁克咕哝道，此时又有一个玩家加入了草地运动。

“首席大臣，一台小除草机和草坪修边机的仓储费，及在仓储地点与工作地点之间每年往返运输五十次的路费，再加上维修费等乱七八糟的费用，总共要多少钱呢？”听他这么一讲，感觉上，整个伦敦中心一定会为这件事交通中断的。

“我估计至少再加一万英镑。”一位说起话来嘴巴像小金鱼一样一鼓一鼓的年轻点的部长说，“那是最低数目。”

“所以一万，加一万，再加两万，还需四万英镑，麦克斯。”厄克特说道。

“我会跟撒切尔研究会反映的。”

“不是只需要四万英镑，麦克斯，是每年四万英镑。我们需要保证有一笔基金，每年可以产生出那个数目，而且保证至少十年都没问题，否则最后还是纳税人埋单。我们不能那么做。”

“绝对不能，特别是在我马上要宣布冻结护士工资的时候。”卫生大臣激动地强调说。

“财相在哪儿？他的首相需要他。哈，吉姆，别羞答答的。”厄克特召唤道。

在合唱般的欢笑声中，财相被很多喜欢热闹的手，从人群后的安静处拽到了前面。

“财相，我们在谈论一个每年可以提供四万英镑并且连续十年的基金，这笔基金的本金有多大？”

吉姆·巴菲尔德很像狄更斯小说中矮胖的匹克威克，有一头似乎是脑子爆炸后形成的浓发，他抹了抹马甲，抿了下嘴唇。“不习惯算这几千镑小钱，要是在千位后面加上几个零，我算起来就不出问题了，但是……”他又抹了一下马甲，“差不多得需要二十五万英镑吧。不是正式的数字，就是随便那么一说。”

“斯坦布鲁克先生，这个研究会有二十五万英镑吗？外加树立雕像的八万英镑？”

斯坦布鲁克不知此时是否该同大家一起笑，还是跪下来亲吻绿草，或者屈辱地爬走，他垂下头来。“我们不需要雕刻肖像！”一位来自白厅西楼的内阁部长强调道。人群爆发出欢乐的掌声。

“那么非常抱歉地……”

他不用再说了。整个内阁成员都对一个人——厄克特，甚至斯坦布鲁克，鼓掌欢呼起来。仿佛他们在西敏寺政府修剪整洁的草地上看到了十年来最精彩的魔术表演。或许，这真就是他们目睹的最精彩的一次。

厄克特的感觉真好，这显示了他依然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演员。这一点对提醒他们很重要，对提醒自己也很重要。过去的魔鬼被驱逐了，他的观点获得新生，现在要去驱赶未来的魔鬼了。

第二十五章

雄心大志要足够强壮，才能经受起造谣中伤和拳打脚踢。

柯蕾尔匆匆走出下议院图书馆时撞上了他。她紧紧地抱住文件，而他不得不伸出手相扶，避免她摔倒。

“嗨，久违了。”他说。

“你好。”声音很柔和，昔日的化学元素还在两人之间徘徊。汤姆·梅克皮斯不情愿地缩回手，松开了她。“给老板当跑腿的？”他指着文件问道，马上后悔问了这个问题。厄克特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关系。

“如果我暗示还思念你，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我的确想过很多。”

“我相信那一定是真的。”他回嘴道，在男性的自尊被伤害了以后，情不自禁加了点并不是他本意的尖刻，“这些话来自厄克特的助手，我应该把这种关注当作恭维。”

她搜寻他的双眼，但是他目光飘忽，不是投向走廊，就是低垂看着脚下，不愿意让她观察到她造成的伤痕。他的神态与过去分享私密时相比，更像是在幽会腼腆的情人了。

“我希望我们依然是朋友。”她话出口后，为自己的虚伪感到惊奇。其实这想法是她的本意，她保留了对他的爱和尊敬，因为这个男人与她分享的东西太多了。然而她也是想让他跪下屈服的女人。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她已经在另外的路上走了多么远了，或者说，不再是原来的她了。她有了两套身份——政治动物和女人，两个世界——一黑一白。弗朗西斯·厄克特的阴影笼罩着的这个黑色世界，正把她从她的根基和她所爱过的人身边拉走。

“柯蕾尔，此刻这地方只有两派，站在他那边的人和不在他那边的人，不再有中立地带了。”

一个同事路过，他们俩站在尴尬的沉默中，就像自己的秘密已经被出卖给了晚报。

“我没有背叛。”她又开始了，急于向他保证的同时还向自己保证着。

他的眼神因轻蔑而变得犀利。“别再用甜蜜的论证来烦我了，柯蕾尔，我只会吞下一次凝乳。跟随弗朗西斯·厄克特，只有一种结局，成为不择手段的人，面对现实吧，你已出卖了自己。”

“我天生不是干这个的，不像你，汤姆。在这个地方，我必须为我所取得的每一点微小成绩拼搏厮杀。我忍受了所有的恶言嘲讽、屈尊赔笑，甚至咸猪手。男人们所宣讲的平等，只有在吃晚宴时才会付诸实践，也就是AA付款。或许你在预感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可以走开，逃离后也不会有麻烦事，但我却无路可走。就在危机发生的刹那，我也不能拍屁股一走了之。”

“我没有逃走，没有丢下我的原则。”汤姆·梅克皮斯辩解道。

“说得好极了，你去传道吧。汤姆，我们两人都有理想。不同的是我在做一些准备工作，准备在追求理想中遇到挫折，而不是坐在场外嘲讽。”

“我没有坐在场外。”

“你弃场逃离了！”

“某些游戏我实在不想玩。”他的语调暗指至少在政治领域里，她只不过就是一个绣花枕头。

“你知道，汤姆·梅克皮斯，你是个在床上更杰出的男人，至少你知道该他妈的玩什么。”她本没有要刺激他的意思，只是想遮掩自己的痛苦，但是她一直爱说过头话，这句话像钉子穿透丝绸一样，把他们对彼此的尊敬撕碎了。

她知道伤害了他。她幻想自己是穿着长袜的信使，交给了梅克皮斯一个贴有熟悉饰章的信封，然后痛苦不堪地看着，等他打开信封读信时，她会出声抱歉。可现实中的他却再次向她看去，眼中燃

烧的不再是受伤的自尊，而是纯粹的轻蔑。他的眼神告诉她，一切都完了。

“站在他那边的那些人，柯蕾尔，和不站在他那边的那些人。”
他突然转身，大踏步地从他们友谊的废墟上跨了过去。

* * *

唐宁街10号。

尊敬的汤姆：

来函已悉，特此回复。上周在下议院我已作答辩，故无其他补充，对历届政府因安全考量而禁止此类事务之细节讨论及相关政策亦无补充。

你真诚的，
弗朗西斯

此信无论言辞和形式均有故意冒犯之嫌。厄克特的名字是打印的，而非手签——对汤姆·梅克皮斯的请求，他以有经验的国会议员所能想到的最唐突的方式驳回了。对此汤姆或许应该感激，至少，这封信用的是党内同事之间传统的虚伪爱慕之词，也就是说写信人给了面子，落款没有用“你永远的”。

梅克皮斯走进下议院时紧攥着这封信，露出来的一部分看上去像一周前的旧报纸。他为自己的无能发抖。曾经，也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天前，他的一句话就会让这个系统产生出以红色邮筒为单位的文件和报告，现在他却连一个突然的侮辱都应付不了了。

柯蕾尔也把他愚弄了——不仅因为他在仓促中对她说了违心的话，还因为他未料到尽管与玛丽亚有了性爱，对柯蕾尔的旧情却还没有消除。他本应该更清醒，更加收敛控制，但还是因为念着旧情，让她把他弄得像个小男生。

如果说，他坐下听取对欧盟准则（工作人员薪酬协调规则）的辩论时，还只是因为沮丧而生气，那么，几分钟后，他的郁闷和不满就像老鹰飞向沙特的天空一样喷发出来。下议院挤满了人，首相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外交部长博林布鲁克站在公文箱前，滔滔不绝地谈着泥瓦工的日薪，以及要克制宽容的外交大事。

“薪酬！”博林布鲁克故意用自己家乡的口音来演讲，“我也希望能有些他们的薪酬。这些已刊登在周日的报纸上了。”他把一份报纸举过头顶高高挥舞着，“欧盟的一位部长最近在为期十天的访问日本时间带了一名私人翻译。由于疏忽，这个年轻的女士仅仅会说冰岛语和俄罗斯语。”他耸耸肩，像是碰到了无法逾越的难题，“反正，我是不懂，这两种语言我听起来都是一样的，虽说我还是愿意相信她去了就有她的用处。可当他们回来后，却开始要更多的酬劳，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鼓励声、反对声交杂在一起，嘈杂地从四面八方传来，大家都故意用别人可以听到的声音交头接耳（除了记录员）。博林布鲁克补充说：“我想知道我是否也可以这样报销。”

辩论很快变成了音乐大厅，有几个反对派的议员非常恼火，他们试图发言，但是博林布鲁克就像站在多佛海峡的峭壁上一样，带着英雄气概挑衅地观望着，拒绝让出发言权。

“议长先生，凭什么要我们向这些布鲁塞尔的优秀公民奉献更多的钱呢？”他提出了问题，却挥手拒绝了几位想回答的人，“我告诉你们，他们最新的计划之一就是制定一本标准欧洲历史，也会成为我们学校的教材。说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观点统一，共享欢乐。”

几位反对党前排的议员点头同意。他们本不该这样愚蠢的。

博林布鲁克继续情绪激昂地说：“好一篇幻想中的文章！这不是分明在说，德国人从来没有入侵过波兰，意大利人从来没有退却过，法国人从来没有投降过，我们也从来没有赢得二战？”

议事大厅的每一个角落都爆发出了喧嚣声，乱哄哄一片，无法确定谁在支持谁在反对。但是梅克皮斯猛地站了起来，充血的脸色

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他愤怒的程度。博林布鲁克总是愿意探查怒意的程度，让出发言权。

“在下议院这么多年来，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脾气如此急躁，言论如此好战的外交大臣。”梅克皮斯开始发言了，“当欧洲其他国家所有国家都在寻求共同出路时，他似乎仍然热衷于扮演一个顽童。他这样哗众取宠时，国家首相却坐在他旁边，欢呼着鼓励他……”

汤姆·梅克皮斯弄错目标了。博林布鲁克座位旁边，厄克特正在紧跟坐在他后排席位上的柯蕾尔耳语交谈。从梅克皮斯站的角度看，简直就像两人在以鼻子相碰示爱。他被旧情人的背叛激怒了。

“欧洲其他所有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难道我们不应该加入他们，而不再去翻找过去的战争吗？”梅克皮斯问道。

“在我老爹那个时代，他们称那个是绥靖安抚。”博林布鲁克喊道，但并不急着取回发言权，他特别喜欢看到梅克皮斯紧绷如弹簧的样子。

“这个政府重提外交争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掩盖自己国内施政的失败，它已经失去了继续执政要求的道德权威……”梅克皮斯一直演说下去。

坐在附近的前环保部长安妮塔·伯克点头同意，鼓励他继续说。她身边的几位议员也都很认真很努力地倾听着发言，点头赞同，没有加入大厅的喊叫。在此期间，可以听到博林布鲁克的讽刺：“原来他从被踢出内阁后，就找到了道德的正义，是吗？太现实了吧。”

梅克皮斯继续说：“正如最近英国圣公会最高会议上主教们说的那样，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方向，需要新的道德引领者——而我们现在的政府和这位首相根本不想去尝试承担这些。”

博林布鲁克认为他说得太过分了，立刻站起来敲着公文箱说：“与弗朗西斯·厄克特相比，你有什么成绩？”他喊道，“跟他相比，你就像养猪场里一块焦脆的猪肉皮。弗朗西斯·厄克特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富饶，给塞浦路斯带来了和平……”

一提塞浦路斯，就像在梅克皮斯脸上抽了一巴掌。厄克特好像

同样也被电击了，他扯了一下外交大臣的袖子。博林布鲁克对首相这个不同寻常的干涉很诧异，马上坐回到座位上，公文箱的地位被厄克特占据了。下议院立时安静下来，都在关注着下一轮旋转木马游戏的表演。

厄克特清了一下嗓子。“我本不喜欢打断我尊敬的议员朋友的讲话——我宁愿愉快地听他说——但是所有这些与道德准则相关的发言，还有主教们的看法，实在是太混乱太误导人了。你知道的，议长先生，我发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那些花了许多时间警告别人做错事来生会承担恐怖后果的人，却常常对今生保持沉默。他们只会建议说，如果有人打你左脸，把右脸也转过去给他。”他叹息一声，“如果这就是主教们自封要担起的责任，那它绝不可能是政府的责任——至少不是我的政府的责任。我们的职责就是不原谅那些做错事的人，是保护那些没有做过错事的人们。”

梅克皮斯已经戴上了道德标准的长手套来挑战，厄克特决心也戴上长手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别误解，我对这位绅士议员为本政府服务期间做出的贡献怀有崇高的敬意……”厄克特慢慢露出了充满嘲讽的微笑，“但是我不记得在内阁会议桌边，听到过他批评我们做事乱七八糟。在我把他解职之前，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不过失去职位是能让一个人的观念和记忆发生扭曲的。”

长手套又打过来了，啪！

厄克特继续道：“我并不怀疑他个人价值观的真诚，但我觉得这些价值观很奇怪。不可思议的是，仅仅因为主教们这么说，他就来要求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更为奇特的是，仅仅因为欧洲有其他国家这么说过，我们就应该遵循这样那样的行动方案。这道德准则存在于何处？在那种人云亦云、随大流的残缺观念里吗？”

啪！一记耳光。

“道德，是你自己先判断正误，再根据判断来行动。但愿我周围都是实干家吧，不需要那些满口空话的说教者，我非常鄙视这类人。”厄克特的眼神刺向他前同事的座椅方向，“坐在后排，却尽

力地对他人吹毛求疵。在战斗结束之后，有些人会从道德制高点来指责受伤或将死的战士们当初做得不对的地方……”

梅克皮斯尽量表现得很坚强，但内心很受伤。柯蕾尔的奚落仍然响在耳边——她指责他坐在场外——现在就是这样，他们站在一起贬低他。抨击不断袭来时，他观察着四周。那些曾被他认为支持者的人，不安地在座位上移动着，而安妮塔的表情还在催促他往上冲——去做点什么！他站了起来，要求发言。

“够了，不必再说了。”厄克特拒绝了，挥手把他拍下去了。“我从他那里听到的道歉足够我消遣很长时间了。”

梅克皮斯坚持立场，要求发言，他紧握的手举了起来——还抓着厄克特的回信。此时厄克特的忠实拥护者们都在嘲笑他，高喊着让他坐下来。啪！啪！啪！响亮的耳光好像扇了过来。梅克皮斯孤独地站在那里，蔑视着这种抨击，难道就这样站着——不做任何反击，任由厄克特奚落——允许自己被戳、被痛打吗？此时，他的眼神中溢出对极度不公的悲哀，安妮塔的眼里也充满了哀伤。

“自从他失去了职务，”厄克特说道，“他的态度就变得如此挑剔、如此负面，如此充满个人怨恨和伤害，迫使我不得不想，当我们同在一个伟大的政党中时，他都在干什么。”

啪！没有比这更邪恶的人身攻击了！

彻底摊牌了。厄克特对他公开挑战，他没有选择，只能奉陪到底。所有曾与他围成一圈探讨、策划行动的人，此刻都在观察他，想知道他是否接受二人决斗——梅克皮斯对阵厄克特。他明白如果此刻退缩了，以后就不可能再说服任何共谋者加入他的阵营了。而这个决斗来得太快、太早了点，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别太沉不住气，太感情用事”，这是安妮塔多次说过的警告……但他觉得无法忍受，风既然来了，鹰也得与风一起飞翔。如果他与这个政客较量，他将浴火重生为男子汉。这个男子汉内心痛苦，面颊被刺痛，内心因忧郁和愈加渴望要求澄清的狂怒而混乱。

他要求澄清在下议院遭受的公开屈辱，要求澄清他手握的信中那些更多的私下侮辱，要求澄清他为什么拒绝玛丽亚和她父亲的请

求，要求澄清为何偷走了柯蕾尔。

他要求澄清所有的一切，现在就要澄清！

梅克皮斯的位置在后面第三排，他走过侧道进入向下的阶梯通道。他要逃跑吗？整个下议院立刻宁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观望着。他下了阶梯，朝下议院大厅的地面走去，走向地毯上的两道红线。这两道红线分开了执政党和在野党，两道红线之间有两支长剑的距离，这就是划分朋友和对手的楚河汉界。此时他越过了线，心都停止了跳动，寂静无声，原本充满情绪的议事大厅好像冻结了。他们看着梅克皮斯走上了反对党座席的通道阶梯，走上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然后在一个空席位坐下了。

下议院所有人同时喘了一口气，恢复了生机和喧闹。他们目睹了国会生活的一个片段，这非常罕见的一幕。它将被写入编年史，而且会被他们重复地在壁炉旁讲给子孙后代听。梅克皮斯越过了议会大厅分界线，越过了这个象征政治势力范围的地板，意味着他抛弃了自己的政党，撕碎了规则手册并向厄克特宣战，表示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当梅克皮斯望向大厅对面自己曾坐在那里奋斗多年的座椅时，他觉得自己看到弗朗西斯·厄克特嘴边的阴影里有一丝微弱的逃犯的狞笑。

第二十六章

希腊人发明了民主。难怪从此之后，除了喧闹，他们一无所有。

地中海的太阳不友好地凝视着塞浦路斯的首都，烘烤得市中心狭窄的街道如窑砖一样滚烫。英国大使休·马丁抵达装有空调的电力大楼，感觉到了避难所，顿时轻松了。这里原来是发电厂，经过一番大改造后，现在已成为老城区最顶级餐馆之一。当代艺术品的价格与菜单、酒水的价格争相在此媲美，旨在吸引如《塞浦路斯周刊》主编提诺·尼克莱德斯这样极有钱的客人。他决定要对自己邀请的客人做一次深度采访，为此特别预订了通往后院门旁僻静处的桌子。

大使马丁为警卫德雷吉在场向主编表示歉意。最近几天首都尼科西亚的气氛十分混乱肮脏，每天都有夹杂着不同诉求的示威游行，而示威者们也糊涂了，不清楚自己针对的是土耳其人、英国人还是塞浦路斯政府。

“夏日的疯狂。”主编赞同地说。德雷吉坐在了吧台边上。

这里不仅家具和装潢非常时髦，接待时也是用的塞浦路斯最好的传统方式，马丁很快进入了悠闲状态。德雷吉无论如何都享受不了这种奢侈的环境。上次博物馆外冲突事件发生后，他的上司已经向他授予了吐司睾丸勋章，也就是用两根火棍夹住睾丸搅动。“决不能再出问题。”他的上司告诫道，“给你老婆留一份寡妇抚恤金，也比你在晚间电视新闻里狼狈出丑强。”“绝不再犯了。”德雷吉发誓。他目光机警地坐在凳子上，那个看似平常却装了他的“必需品”的旅行手提包就放在他身边的吧台上，他用手指不安地点击着膝盖。

偶尔，也会附和着随意一笑，但绝不与站在吧台边上喝酒的两个塞浦路斯人交谈。

事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了。饭吃到一半时，邻座的一个客人起身过来与主编和大使打招呼。这一举动本身在这个拥挤的餐馆里，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但德雷吉却立刻警觉了，心里诅咒着从窗外射进来刺痛视网膜的强烈阳光，这让他看不清桌边发生的事儿了。他使劲地眨眼，再眨眼，寻找任何不同寻常的迹象。德雷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情形下也不可能注意到——大使在四处张望，他的眼睛惊恐地变大了。马丁被命令把手放在桌上不许动。大概也就是德雷吉刚预感到那位打招呼的客人身边露出了一根形似枪管的东西时，桌子旁通往后院的门突然打开了。德雷吉全身的血管都充满了焦虑，伸手去抓他的袋子。

不可能！去拉旅行包拉链时，他发现拉链被超强胶水封住了。孩子玩的把戏！但是效果却特别好。拉链被粘得纹丝不动，左轮手枪和警报发射器都在里面，但现在就像锁在大使的地窖里一样，无法拿到。

那两人——刚才与德雷吉同坐吧台的那两个人——也随即冲出后门。一个挥舞着某个东西——在刺眼的光线下看上去好像是一支冲锋枪，而另外一个则协助他把大使推到门外去。袭击者的冲锋枪是对准了德雷吉所在的方向的。转眼，他也走了。一切如此迅速，没有一声尖叫，餐馆里大部分顾客还在享受美味的食物。他们第一次警觉，还是德雷吉踢翻酒吧凳子冲向后门时。完全在预料之中，门被锁上了。等德雷吉从餐馆正门冲出去，再绕到旁门进入菊花覆盖的院子时，逃跑的车辆已经加速开走了，消失在老城区狭窄的街道里。他连车型都没有看清，更不用说是车牌号了。

他把英国大使弄丢了。

第二十七章

人生太短暂，何必还要学规则？

他坐在下议院自己的房间里，紧闭窗帘，紧闭双眼。风暴就要刮到他身边，而且极可能无路可退。宿命、天命、诸神的游戏，以什么命名都行，都千方百计地要厄克特此时做一个重大决定。如果他不作为，人们会说他缺的不是机会，而是勇气。

就在梅克皮斯越过了下议院的政党界线，从而改变了国会政治版图二十分钟后，厄克特收到了大使马丁被绑架的报告。危机让他觉得四面楚歌。可是，危机就是契机。两条战线同时向他宣战，第一个是国会，在这条战线上他的技巧和判断无人能比；另一个在遥远的弹丸之地，那里仍然有英国军队驻扎，那地方他非常熟悉，曾把他锻造为真正的男人，搞不好也会让他名誉扫地。而梅克皮斯将会在那里遇到麻烦，因为他甚至连什么是战利品都不懂。

有敲门声，一位秘书探头进来。“首相，内阁成员已经到齐了。”

“告诉他们再等我片刻。”

最后的片刻，最后一次倾听内心的那个声音陈述恐怖的审判。这是血淋淋的天空，人类在此接受末日审判，其他人不敢进去，但弗朗西斯·厄克特敢。他还有要进行的不能耽搁的战争。在战争里，时机就是一切。

而那个时间到了。

他已经让命运的轮盘旋转起来，除了品尝风险带来的快乐外无事可做。厄克特感觉这比几个月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刺激和快乐。从他的房间返回议事大厅只有几米远，他的脚步明显轻快起来。他手里紧紧抓着一份文件，一张他亲自拿在手里、带有国会铁闸门徽章的纸，这是他写的一张便条，这张便条可能最终会进入厄克特图书馆，或者被人厌恶地送到伦敦城堡。这倒是启发了他，或许他应该让内政大臣布扎·皮特在法案里增补一条，给厄克特图书馆或养老基金会这样的教育事业捐款的公司可以减免税额。他觉得还有时间推动这个法案，他算了一下，时间刚好。

下议院已经挤满了人，都听说这次非比寻常地临时召集了所有的内阁部长，这意味着今天下议院的辩论会将相当有戏剧性。当厄克特把那纸张放在公文箱上时，议员席位上发出了秋风扫落叶的沙沙语声。厄克特用手抚摸了一下公文箱奶油色的边，开始发言了。

“议长先生，承蒙您允许，我想发表一个声明。今天下午在下议院，一个议员越过了界限，这个行动本身不仅减少了本政府方面的多数席位，而且带来了一段有损害性的不稳定时期……”这话他不说，其他人也都会这么说，因为他们看了明天的晨报后都会这么讲，因此厄克特认为承认这点也没什么可丢脸的。“这种不稳定，对有效地管理这个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同时，对那种‘我的政府已经从道义上失去了管理权威’的断言，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置之不理。”

他从公文箱处仰起身来，这样可以环视听众，更重要的是引起他们的关注，让他们急不可耐地听他讲话。

“本政府愿意从它的人民而不是那些自封的道德家那里获取权威。我们听取人民的意见，我们信任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谁应该坐在这边的席位上，谁应该坐在反对党的席位上。这都需要人民来决定。”

整个议事大厅的人都瞥向了梅克皮斯，他冷漠地坐在那里，知道厄克特正在挑战他荣誉证书里的每一行字。他尴尬地坐在挤满了

人的席位上，这里居然没有一个他的朋友或支持者。他被孤立了，他跳出来的太早了。

厄克特继续说：“为了结束这个不稳定的时期，我将请示国王陛下解散本届国会，在某些关键的国会事务完成之后，尽可能早地举行大选，也就是四周后的星期四。谢谢诸位。”

厄克特捡起文件，离开了议事大厅。

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下议院的反应就像被攻击的史前动物：先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然后很多喉咙中开始发出混乱的喋喋不休声。最终，这个生物发现自己的尾巴已经被砍掉了，于是发出了持久的痛苦吼声。下议院里到处是愤怒的叫喊。

“天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看到这种事发生。这一天弗朗西斯·厄克特升起了投降的白旗。”媒体专区内一位年轻的书记员撕下了笔记本的一页，他也被这里无政府的气氛感染了。

他旁边的《每日电讯报》记者狄奇·威瑟斯没有激动，观察了一下，把嘴一噘，似乎在吸他的烟斗，说了句：“真是个傻蛋。”

“什么，厄克特吗？”年轻同事忙问道。

“不是厄克特，是你。他不是逃跑了，他是在向梅克皮斯挑战。”狄奇纠正他的同事。

“但是他的民调很低，现在他的政党又分裂了……”

狄奇·威瑟斯回答说：“等着瞧吧，面对选举，没有多少人还有兴趣跳槽加入梅克皮斯。”

狄奇向正在独自走出议事大厅的前外交大臣点头。在这个充满了喧嚷、责骂和指指点点的场所，只有梅克皮斯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说。

第二十八章

希腊人的生活是围绕着废墟和流言建立的。

白天的尼科西亚闷热难熬，到了夜晚，大街上、露天小吃店旁、各个角落边、咖啡店中和星空下的公园里才有真实的生活。街头带热气的闲言碎语在每一条排水沟里流动。红绿灯前的年轻人从车窗探出头，或者在电动脚踏车上与路人交换笑话和香烟，每一个人似乎都因为生意相识甚或血缘相连。但自从土耳其人入侵后，主要是靠血缘关系了。

在这沉闷的气氛中，谣言如微风般在小街僻巷内传播。从凉台传给排队等公交车的人们时，转变成了谎言的寒风。到了法马古斯塔闸门时，风力就可以吹掉你的鼻子了。再过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等它抵达马卡里奥斯大街时，就演变成全面爆发的流行病了。或许有一天，电视可以拯救塞浦路斯人，用麻木代替狂热，把阴谋塞进商业广告节目里。但在那一天来临之前，塞浦路斯人依然会相信所有的传言。

无论怎样，他们都不相信政治家。

用棕榈树叶编织的、被老城威尼斯的城墙阴影笼罩着的屋檐下，一位侍应生正在接待两个英国游客，他非常耐心地解释着菜单，乞求他们尝尝炖脑子，据说这道菜是他的大厨表哥的拿手菜，同时，他还警告他们不要吃鱿鱼。“上周的，太老了。”他像站在坟墓边上一样大摇其头。

一个不过十岁的小男孩在桌子中间散发着传单，看出了他们是英国人后，就停在两个客人面前。“上午好！”他喊道，笑容灿烂地发给每人一张传单，然后继续工作。

“这上面写的是是什么？”女客人问侍应生。

“我们要求英国人滚出塞浦路斯。”他很开心地回答道，然后

偷偷瞅瞅她脸上的表情，“不，这不是针对您的，夫人。是针对军事基地的，仅仅是军事基地。我们欢迎英国人来访或留下，我们爱你们，希望你们在我们的家餐馆里跟我们成为朋友，不是在基地。”他愉快解释的话语里没有表现出一丝仇恨。“来点新鲜乳猪……”

突然，一辆马力不足却高轰着烦人油门的小摩托车吱一声停在了马路边上，侍应生与司机互打招呼。先是摩托司机比比划划，好像在抵挡黑吸血蝙蝠的攻击，接着，侍应生和司机越谈越兴奋，声音愈来愈高。侍应生转身与趴在窗口的表哥说了句话。更多的吼叫声传来——此时侍应生把笔、小本和开酒瓶的起子往桌上一扔——他掉头跑向摩托车时，嘴里还发出蝙蝠战斗般的声音。他表哥追着他骂了几句，侍应生坐上摩托的后座消失在夜幕中。

这位表哥来到客人桌边，脸上满是无奈的克制，他在围裙上擦了一下手，拿起了小本。

“那个……发生了什么事？”女士问道。

他耸耸肩说道：“骨头，他们发现了更多的骨头，所以要到总统府搞另外一次示威。别担心，女士，他到那里喊叫一会儿，半小时后就回来了。现在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他给你们介绍了鱿鱼？”

他们在帕福斯城后面的山岭上找到了一些骨头，埋在橄榄园的一堆石头下。骨头的年代与英国和土耳其战争墓地的骨头不符，而且它们看起来不像人骨。法医鉴定结果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出来，此前会有抗议游行、谣言、捏造和弥天大谎。

在蓝莹莹的天空下，真相如同患了坏疽病的肢体，腐烂于塞浦路斯人煎熬的岁月中。

* * *

尼科西亚总统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建筑。它最初是为代表帝国的早期英国总督修建的，因为在1931年的一次当地民众起义中他的官邸被烧毁了。可是1974年，它又在己人反对时任国家总统马卡里斯大主教的政变中被烧毁了，这次政变导致了土耳其军队非法入侵。这本来是一

次极好的机会，可以彻底抹去大英帝国留在总统官邸的全部痕迹，从而修建一个完全现代塞浦路斯风格的官邸。“但是大不列颠帝国是我们的历史。”据传大主教曾这样说过，“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大主教重新执政后总统府按原貌修复，砂岩雕刻的大英帝国的皇家徽章高悬于总统府正门口，徽章下还刻有“君权天授”一行字。真是不可思议！

现任总统亚里士多德·尼科拉乌同样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个头高高的，背有些驼，身材毫无吸引力。他身体瘦弱，眼冒蓝光，外貌跟大部分塞浦路斯人不一样。总统其实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事就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授经济学，以及娶了一位英国妻子。因为土耳其的侵略造成了这座岛的分裂，他的幸福也随之四分五裂了。他回到塞浦路斯，就是想减轻他没有与同胞们在一起共渡难关的愧疚感。他妻子可没有这种感觉。总统尼科拉乌抱负宏大，他从不轻易接受政治策略和常规让步，也恪守着婚姻的本分。他有些心神不定地坐在办公室里小小的办公桌前，周围有家庭照片和办公设备。总统府大门外的抗议声透过巨大的摩尔人式的拱形石头窗户传进来——今夜的喊声比以往都大——电话里也传来了英国首相的抗议声。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厄克特首相说：“亚里，我必须强调我对此事是多么认真，我不会允许他们绑架我的大使而不受到惩罚。”

尼科拉乌回答：“弗朗西斯，我会尽一切努力找到他的。”

“但是你们还没有找到，你知道他为什么被绑架吗？”厄克特问道。

“两个小时前一家电台接到电话，查不到是哪儿打来的，自称‘福音’，说出了马丁先生胎记的位置，提出了交换条件，要求提供所有隐藏墓地的档案，和贵国政府撤走‘帝国主义前哨’的承诺。电话就是这样说的，墓地和基地。”

“混账的勒索。”厄克特愤怒了。

尼科拉乌总统面前的碗里堆满了刚从花园采摘的新鲜柠檬叶子，他用指尖揉搓了几片，品味着刺鼻的芬芳，这是他压力大时的习惯动作。“至少我们可以鼓励他们来谈谈条件吧？”

厄克特不同意。“亚里，我这边大选马上要开始了。我不能把

同恐怖分子讨价还价作为我竞选的开端。”

“我深信他们还有更多的目的，他们也是冲着我来，企图阻止我签署和平协议。就现在，一群闹事者还在敲打我的大门。”尼科拉乌说道。

在布满成千上万颗星星的夜空下，新一轮抗议浪潮洒落到地面——天啊，他们破门而入了？只有这次他很高兴妻子外出旅游了：她的又一次巴黎之行，了解更多文化，还有，花钱购物。

“我们英国该如何认真地对待这些人？”厄克特询问道。

“你们英国人还没有学会认真对待塞浦路斯人？”尼科拉乌的语调听起来有些讽刺，“我们可能是一个由小酒馆老板和出租车司机构成的国家，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曾经只用少量自制炸弹和偷来的步枪就把英军赶走了。”

“我记得。”

尼科拉乌继续说：“最重要的，我不能忘记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塞浦路斯人被那些让土耳其人进来的人愚弄了，被那些让其他侵略者通过后门进来的人出卖了。现在一些人认为我又要打开前门邀请他们进来，还会铺上欢迎的红地毯。我被称为头号骗子。那些人想要我的头，而不是马丁的头。”

“我没料到您面临的事情如此困难，非常抱歉。”厄克特这样说，其实他没一点儿歉意。

总统搓碎了更多柠檬叶，眼睛凝视着办公室壁炉上方。色彩柔和的墙上挂着一幅女儿的油画肖像，这是他唯一的孩子，他们返回塞浦路斯五个月后出生的。他叫她埃尔皮塔——希腊语“希望”。“只要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和平，弗朗西斯，其他都不重要。”

这个多愁善感的傻蛋，看来塞浦路斯的事情失控了。厄克特很满意眼前的局面，“你认为这些反对和平的找骨头啃的人，也是那些绑架了我的大使的人吗？”

“我相信是。”

“那么又是谁以上帝之名躲在所有这些事情在后面呢？”

尼科拉乌无奈地叹了口气：“我希望我知道。”

她二十三岁，长腿，有一张看上去喜欢冒险而天真的嘴唇。这就是她为什么想成为空勤：她想去经历世事，体验世界的魅力，尤其是男人们的。她从未想过会见到这样一个男人。在头等舱里相遇不到十分钟，他就答应给她一个工作——薪水更高，基本正常上下班。不会再有在无名酒店中与那些拼命想忘记自己年过四十、结婚多次的吝啬男人们飘汗的夜晚了。至少这个男人还没有结过婚。但她没料到，她正在俯视着一支左轮手枪的枪管。

她惊恐地用手捂住脖子。六英尺外，枪管摇晃着，朝下，一次，两次，三次，指着她短上衣的扣子。她的手摸到扣子后，他点了点头。她紧张不安地颤抖着，费了很大劲才解开第一颗扣子，其他接下来的扣子就容易多了。

枪管往左一拨，然后往右，像是刷子扫过她的肩膀，乳罩肩带从两边滑下。整个乳罩掉到地上的衬衣上了。带着茉莉花香味的轻微海风悄悄地爬进窗户，扑上她光亮的皮肤，她开始发抖了。她的乳头紧缩起来，嘴唇也缩了起来。

枪管依然无情地继续在她的身体上周游。她的裙子也被脱了下来，仅剩下内裤。她双臂交叉抱着身体，仿佛是在忏悔。

枪管又动了。这次她没有听从它的指挥，犹豫地停在最后的屏障里，但是枪管再次示意，更加不耐烦地猛烈晃动。她只好按命令行事。当她奉命弯腰时，双乳晃悠悠地垂悬着。她双脚分开站立在那儿。她的腿和他的注意力都被引向那个刮得亮亮的地方。

他凝视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觉得她的内心在融化。此时，他发出了一声史诗般的咕噜声。

“你接受这个工作？”

“是的，仁慈的主。”她用希腊语说的。

“好。我弟弟迪米特里说你想象力丰富，去证明一下吧，然后我们会去粉碎政府。”

第二十九章

忠诚是狗的禀性。

柯蕾尔的旅途非常辛苦，原因是对付无聊的杰里米·柯连塔——他是天生的批评家之一，四十岁左右，矮小怪异，他是南洼泊里地区国会议员的代表。柯连塔觉得把雄心抱负隐藏一分钟都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遮掩他没能实现抱负的失意了。媒体很自然地猜测他很可能加入梅克皮斯造反的行列。据说他被那个举动激励了，而且他一直喜欢别人说他是个人有创意的人。因此，当唐宁街首相府恼火地向他询问情况时，柯连塔以威胁的口气回答说，他选区的党部在给他增加压力，而他有责任倾听和反映他们的呼声。他说，选区党员认为西敏寺政府——弗朗西斯·厄克特的政府，似乎离迷雾笼罩的南洼泊里太遥远了，对这里不够关心。或许，如果首相能给他的选区和他这个选区里多年忠心工作的议员们一个象征性的认可，选区就会改变看法，但在目前的局面下，当忠诚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只不过是柯连塔通常盲目自夸的做法。他的选区党部也不过就是农村女裁缝工会遗弃的一个小组，附加几个多年来连腿都抬不起来的保龄球爱好者。他们愿意去做柯连塔哄骗他们去做的所有事，包括造反跳槽。由于梅克皮斯的叛党，柯连塔有了可以吱吱发声的机会，柯蕾尔自告奋勇地充当这个捕鼠人。

她成为该选区党部年会的嘉宾发言人，会场在酒吧后面的一个房间，聚集了不到三十个幽灵似的人。她身后隔离墙的那边有人在玩台球，不时飞来低级下流的言论。在她身旁，地区党部的主席正

向忠诚的信徒讲话。主席是位退役上校，一个微微驼背、瘦骨嶙峋的高个老头，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块大号铜怀表，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好像在等待晚上的火炮射击时间。

交易开盘了，关于地区党部的金融状况——“还有十四英镑三便士。我再更正一次，女士们，应该是十四英镑三十便士……恶化了……进一步恶化了……不得不考虑关闭办公室了。对于罗伯逊小姐的走，我们都很遗憾……”随之而来的是女性午餐俱乐部该不该允许绅士加入的争吵。“在我们这个年龄，男女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幽灵人物发表了看法。主席继续他的议题说：“既然没有新的提名，”他提高了声音以压住隔壁斯诺克球台上透空而来的恶心语言，“我建议还是原来的人继续照看办公室。”

“干不了了。”反对声从一大堆移动的编织线团后面传来。

“给我一个理由。”主席说。

“特蒂小姐，我们的副会长，”编织针继续绕动着，“上周去世了。”

“哦，听到这消息我很伤心，很难过，我想……”

柯蕾尔的另外一边，本选区的国会议员柯连塔微笑着和蔼地看着他们，像一个称职的小辈。难怪他们成了他掌心的玩物。一年四十英镑就可以把这些人搞定，也就够组织公交车一日游的。这就是威胁说要跟随汤姆·梅克皮斯出走，从而成为全国性大标题造反的温床？“不是不可避免。”柯连塔对柯蕾尔解释道，此时会议差点因为是否要搞旧货集市规划打起来。柯连塔继续说：“但他们深感被孤立了，无人欣赏他们的成绩。如果政府可以找到某种方式证明很关心这个选区……”

“要是给你一个部长职位。”柯蕾尔对他耳语道。

“你会给吗？”

“不会。”

他的下巴惊愕地张着——还能怎么样？“当然喽，我对弗朗西斯执政这么多年所做的一切有极高的评价。遗憾的是，他并不看重我。但这不是个人之间的问题，你理解吧？我的选区党部对此忿忿不平。”

“告诉他们不能那样做。”她要求道，“你一句话，他们就会

乖乖地坐回去钩织茶壶保暖套。”

“我很尊重他们，不能指挥。”柯连塔傲慢地低声说道，“我的选区党部是很传统的，喜欢独立判断，尤其在原则方面。”

主席即将结束讲话，很快杰里米·柯连塔站起来发言了。从面对着柯蕾尔的位置，他的脸转过来一半，肢体语言已露出蔑视和准备跳槽的迹象。他一向无法抵抗可以上头版大标题机会的诱惑。

“我为你深感遗憾。”她耳语道。

“遗憾什么？”

“你的选区和它的原则。”

“你什么意思？”杰里米·柯连塔不解地问道。

“我只是在想，杰里，实际上这里可爱的小老太太们还不知道她们小心谨慎的国会议员每次都会带那么多工作回家。她们要是知道，该会是什么反应呢？”

“你这女人，啰里啰嗦在说什么呢？”

“记得你的那个新秘书吧。你带她回家，去你在道尔芬广场的公寓。每天午餐时间都去。”

“为了工作，没有其他的事。”他的话从嘴角流出来，眼神呆呆地望着前面，不愿与她的眼睛相碰。

“当然，实际上你们这些男人根本不理解这个问题。你们不为我们这些在西敏寺国会工作的女性提供活动场所，因此逼得我们只能嚼舌根，尤其是排队上洗手间时。你对谣言这样传播感到惊奇吧？”

“会谈些……什么？”他的牙齿哒哒作响，脸色发干，看上去像生产线上的肉鸡。

“你了解的，大部分是不来的月经啦、不来的议员啦。例如，为何你上周三错过了常务委员的会议。为何她找口红时，手提包里会掉出来你的竖纹拳击裤衩。我们都笑了。她说你一直专注于某事……”

“上帝呀！”

“别担心。我几乎想不出在什么情况下我会出卖女卫生间的秘密。几乎没有。那里就像一个忏悔室。”

杰里米·柯连塔强咽了一口吐沫。

柯蕾尔继续说：“我相信，杰里，你几乎也想不出有什么情形会让你背叛我们的党。”

主席刚好讲完，轻敲了几下表盘上的玻璃。与此同时，人们鼓掌欢迎选区的议员站起讲话。

独自驾车回伦敦的漫长路途中，柯蕾尔回想着，她还极少听过这样系统而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忠诚于党的原因”的演讲，而这就是她的同事、南洼泊里区国会议员那天晚上在选区的承诺。

* * *

塞浦路斯境内九十九平方英里的英国主权领土，被认为对英国本土的安全也非常重要，它由一系列分散的地块组成，很像一个厌倦了工作的艺术家没有完成的马赛克镶嵌图案。主要的基地有两个，一个是泽凯利亚基地，另一个是阿克罗蒂里基地。这两个基地里有一大批核心防卫设备，从路基雷达的情报收集、大批量军事运输能力的机场和侦察机，到完整的板球场、皇家宪兵监狱、七个学校和几家酒吧。两个基地互相分离，有些设备被铁丝网围着，有些则没有。基地之间还有其他一些设施，包括一排排干净的小屋、水果园、人类古遗址和几个塞浦路斯村庄。

英国主权领土与塞浦路斯领土之间除了道路上的夜间猫眼反光标识外，没有界碑和其他任何标志。英国人似乎有喜欢在路中间画分道线的热情，塞浦路斯人则没有，因此画有中间分道线的道路就是英国主权领土，没有就不是。

基地的外观看上去很美，职责却很枯燥，安保就是一个噩梦。在当地百姓的动乱状态下，英军所能采取的最佳保护措施就是对几个设施区实行隔离警戒，而绝大部分地方没有卫兵或者任何保护措施，完全寄托于塞浦路斯人传统的温和秉性和基本常识，这种信任和寄托随处可见。

因此，阿克罗蒂里盐场交界处的英军机场大门口突然爆发对峙

行动时，安保措施显然完全不行。通往机场大门的隔离措施原本应该是顶上带有螺旋倒刺圈的双层铁丝网围墙，实际上却只有两根涂着红白两色的杆子，它们各自连着两边的水泥柱，由控制室操作，可以升降，作用无非是充当交通栏杆。这里通常无人看守，但有一块写着“注意武装警卫”的牌子在现场执班。额外的防护措施是几块浇灌修剪良好的刺玫瑰丛。通常情况下，这种安保措施都无法让一只奔跑的兔子减速，更别说挡住它了。所以今天门前增加了一道弹性圈蒺藜刺片铁丝网，警卫增加了三倍（达到了六个人之多），停放了一辆白色帆布顶的古董路虎牌巡逻车，上面懒洋洋地闪着蓝色警灯。虽然基地有不算过时的三菱牌巡逻车，但因为这次行动要体现英国的体面，所以没有开出来。

刚过早上八点，对峙就开始了，阿克罗蒂里全村人都来到了基地大门口。村子距离大门只有二百米左右，所以他们没有后勤运输困难。村子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基地，它为基地提供各种吃喝场地，包括中餐买卖点、杂货店和理发店。

“艾乐妮吉·穆，你来这儿到底想干什么？”

“我来抗议英国的剥削。”

讯问停顿了，站在倒刺铁丝网后面执勤的发问者是个中士，他在思考刚听到的话的含义，他被弄糊涂了。刚才说话的姑娘长着迷人的小母鹿般的眼睛，十九岁，昵称艾乐妮。昨晚他俩还一起在阿克罗蒂里的阿姆斯酒馆度过，她都没有说过此事。不管怎么说，他俩已经订婚了，只要他一结束任务就会立刻结婚。他热切地盼望着这一天，为此还变胖了五磅。

“执勤时不准说话！”军纪执行官空军一级准尉厉声呵斥道，他似乎连屁股上都有眼睛。“这些当地人很可能都怀有敌意。”

三个男孩子，其中一个艾乐妮的弟弟，爬上了哨兵岗棚旁边的橄榄树，他们齐声蔑视地叫喊，同时咧着嘴哈哈笑，脸上沾着八角果汁的痕迹。

艾乐妮似乎不太吃惊。或许她的表情来自站在她身后对英军所作所为从来都不感到惊奇的母亲。她母亲不会讲英语，从来不笑，

但总瞪着眼睛。至少，以往的很多次见面她都这样，英军中士比利认为她此时又在瞪眼了，但是要确定很困难，因为她的眼睛正看着别处，这让他非常紧张。不论在看哪儿，他们的包围行动似乎没有动摇。中士感到无论站在什么地方，她都在监督他。比利不安地把

他手里的 SA80 突击步枪抱稳了，他的恋人正在与军士们谈话。

“你们在背后捅我们，上士。”艾乐妮指控道。

“如果你不介意纠正的话，小姐，是空军一级准尉。”

“好，你们在背后捅我们，空军一级准尉。”她有意用尖尖的音调说出他的职务。

“如果我那样做了，一定是用我的支票本捅的，小姐。”

“你们把我们卖给了土耳其人！”这句呼喊来自一个老年男人，他坐在一辆跟他年龄一样老的拖拉机顶部，他的激情超过了对英语的驾驭能力。一颗单独的门牙让他显得十分凶猛。示威者大约四十多人，一致同意他的话，同时振臂高喊。

准尉在狭窄的前线阵地上慢慢地正步走着，走十步，立定，后转，然后重复同样的队列动作。他的军靴在柏油路上发出有韵律的响声，极大地稳住了士兵们。

“如果他们让你们吃苦头的话，记住你们有刀，小伙子们。”准尉咆哮着说，“把它插进去，旋转一下，然后拔出来。”

“我对比利多好，他都没能那样，上士。”艾乐妮冲他喊道。

比利右边的士兵偷偷地笑了，而比利真想把自己扔到带刺的铁丝网上去。准尉脚踏着带马钉的皮鞋一个后转身，转向了抗议者。艾乐妮的母亲直瞪着他，同时视线也没有离开过比利。她还露着牙齿，牙床不停地动着，可能还在咀嚼早饭。

“请称呼空军一级准尉。”他用嘶哑的声音再一次纠正道，“让我们对你们的骚乱保持一点尊敬，小姐。否则我可能发现自己会被逼得要采取报复行动了。”

“如何报复？”艾乐妮问道。

“我和我的小伙子们可能不再光临你叔叔的酒馆了，小姐，那会很遗憾的。”

可准尉再一次失去了主动权。塞浦路斯人群望着天空爆发出一阵喊声，开始挥动手臂。准尉抬头看去，他头上几百英尺处有一个狂热的黄色滑翔伞。滑翔飘游是几英里外库里安悬崖边很受人喜爱的运动，这个滑翔者太逞能了。他不仅闯入了未经授权的领空，而且除了飞行器具外，他完全裸体，他橄榄古铜色身体的细节在飞行伞的衬托下全部展现出来，一览无余。

“那才是我喜欢的真正的男人。”艾乐妮有意让每个人都听见，“我不知道他是否是控制不住了。”

“这会把比利的私生活搞糟的。”一个卫兵嘟囔道。

“也会把我们的雷达监控弄糟的。”准尉补充道，“他们会推测那是什么玩意呢？”

当滑翔者低空飞过时，年轻的女孩儿都在咯咯笑，而年长的女人摇摇头，可能回想起了自己过去的时光。当大家都去注视天空时，气氛急转成了温和的闹剧，只有艾乐妮的母亲还在密切注视着只能自由出汗的比利。

“你今晚有时间吗？”比利带着希望试探地问艾乐妮。

“得让我先抓住那个家伙才行。”艾乐妮大声宣布，她的脑子还高高地飘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上。

此刻，对峙暂时结束了，但准尉不知道这种局面能持续多久。

“你在想什么，长官？那个蠢蛋在——什么？大约二百米左右？朝着太阳的方向垂直射击。想让我试一试？”

准尉突然失去了他的幽默。“你可能会试一试的，伙伴。很快你可能真的就要试一试了。”

比利未来岳母的嘴还在咯吱咯吱地嚼着。

第三十章

迎接首相第一天入住唐宁街的人群，只不过是 在为某天一路欢送他上绞刑架做彩排，公众喜欢观看壮观的绞刑过程。

“该死的。”

一对蓝宝石色彩的孔雀随声附和着这个诅咒。他的庄园位于法国勃艮第金色山岭的中心，他站在城堡的平台上，不由自主地再次咒骂。这座宏伟建筑的周围被角楼围绕，周围萦绕着农用车辆的轮子声，俯瞰着一排排出产“液体黄金”的世界上最好的葡萄园。远处的崖坡上耸立着一座建有城墙和护城河的古老修道院，远古的石头折射出即将消融的晚霞。在这两处之间，是属于他的上千英亩的帝国。明天清晨，第一批近两百位朋友和业务伙伴会陆续为此美景和美酒而来，来表达崇高的敬意，并欣赏修缮后的帝国般辉煌的家园——一个建在石油上的帝国。

但现在油太多了，一整桶油倾倒在地，流出一片，流向周围，流到修剪的草地上，到处都是，又流进有锦鲤鱼的湖里。这种荒诞的蓄意破坏，堪比在上午抢劫股票交易所。

他本不该解雇那个花匠的。他应该先切掉那家伙的睾丸和其他重要器官，再把他扔进井里。如果还有机会抓住那个小杂种，他一定会那么做的。

“真可怕，”太太在一旁抱怨，“一点油洒在错误的地方，竟会带来这么大的损害……”

他突然大张鼻孔，像狐狸接近熟悉的灌木丛似的嗅了嗅风。他在幻觉中看到了石油，甜腻的原油如初榨的特级黄油一样喷出，像

某天从塞浦路斯海上钻井平台喷出那样。他丢掉了这个交易，但这个交易的合同还没有人签。

“本来可能会更糟的。”他安慰太太道，“也可能会更好。”他又在琢磨了，想弄明白在裁剪整齐的和谈协议文件纸的边上抹上一点油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

* * *

“这可是来添乱的。”柯蕾尔猛地把一份最新电讯稿放到厄克特的办公桌上，他快速地浏览了一遍。

据产业消息人士透露，在远离塞浦路斯以外的海域有石油存在。估计开采权将给英国的公司……

“太棒了！”他大声说道，把它扔回桌上，“英国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了。”他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

“但它会激怒希腊人的。”

“为什么？”他从半月形的眼镜框上审判似的看着她。

“他们吃亏了。”

“即使这些报道属实，他们的明天也不会比今天差。”

“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高兴的，因为这伤害了他们的自尊。”

“让我假设你是对的，他们可能会反应过度，那也不能说明塞浦路斯人的过激反应是合理的，是吧？”

“还卷入了一位英国法官，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更复杂了。我们从几个坟墓的纷争又跳进另一个涉及几十亿桶石油的争议中去了。那会有……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而不再是几百个抗议者了。和谈协议、大选……所有一切，突然更复杂了。”

“一如既往，柯蕾尔，在你那双足以激发灵感的眼眸后，你表现出了机敏和高瞻远瞩的心智。”他又继续写他的东西。

他似乎失去了谈论此事的兴趣——他有过兴趣吗？她拿回那份文件，起身离开了。“我不清楚是谁把它透露出去的。”穿过房间时，她这样说道。

“我也不清楚。”门在她身后关闭后，他小声说，“但它省了由我想办法把这事捅出去的麻烦了。”

《太阳报》惊呼“塞岛人幸运找到石油”。

几十亿桶石油在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海域被探查出来。估计这个发现会给这个阳光灿烂的旅游胜地的当地居民带来笑容，给那些排队希望得到开发权的英国公司带来笑容……

该报第二版出来时，记者做了进一步调查并重新写了报道，标题改成了《土耳其的欢喜》。

《独立报》则采取了更加小心的立场。

据工业消息人士说，在塞浦路斯岛的海域发现了储量很大的油田，可能是地中海地区至今以来发现最大的……

该报道出现在两个塞浦路斯社区即将于伦敦签署最后和平协议的敏感时刻。据说沃特灵仲裁团将这个大陆架上石油储藏的归属权判给了土耳其的塞浦路斯社区，并归其独家所有。

昨天晚上，伦敦希腊族塞浦路斯方面的消息人士要求知道掌握决定票权的英国方面，是否把这个有争议的地区投给了土耳其，英国是否事先知道可能有石油的存在。

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最重要的报纸的反应是赤裸裸的，它在头版刊登了通栏大标题，直接宣布：

“被出卖了！”

* * *

他们在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土耳其使馆外面组织了一场示威集会。通知是早上通过塞浦路斯伦敦广播台（LRC）发出的，很短时间就聚集了二百多人。他们试图递交一封抗议信，但刚要过马路就被使馆保安发现了，于是使馆的防爆门关闭了。示威者很守秩序，外交机构保安局的一个武警劝他们回去，他们整个上午都瞪着忧郁的眼睛聚在那里，偶尔在防暴障碍后面喊喊口号。到周末时他们的人数会增加十倍。

老帕索利兹那天早上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经常独来独往，绝不允许身体靠近自己憎恶的土耳其人的房子。这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他却跑到唐宁街的大门口，期望着在那里找到这次被出卖的原因。

难道英国人不是比其他的征服者更经常地出卖人民吗？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把整个岛窃为己有，赖在偷窃来的基地领土不走。他们偷了他的兄弟和坟墓，现在又要拿走石油。你知道惯偷土耳其人会干什么，他们天生就不会装扮。一个绝对不复杂的敌人，割断你喉咙时会把唾沫吐到你眼睛里去，可以确信，他们就是那样的敌人。英国人可不一样！他们用虚伪把你搞得一头雾水，用黄鼠狼的花言巧语来作战。他们蒙骗你变卖家园，把你变成奴隶的时候，可是在乐呵呵地谈着板球规则的。

老帕索利兹扶着唐宁街前的大铁门栅栏站了快半个小时，一个警察忽然被他强烈的专注和苍白的指节吸引，来到他身边。

“你在这儿干什么，老人家？”

“管好你自己的事。”

“你站在这儿，就是我要管的事了。你想干什么？”

“等着看你们的首相。”

“算你走运，他正要出门。”

戴姆勒牌豪华轿车冲出大门后，进入白厅的交通路口时减速了，厄克特看文件时一抬头，看到一个老头在安全屏障那边注视着他。他们的眼睛相遇了，相互盯了没多久，但就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那双燃烧着红宝石般仇恨的眼睛里的力量一下子烤焦了厄克特的内心。朦胧中，透过防弹玻璃窗，他听到了一个字，是那个老头用干裂的嗓子砸向他的，厄克特记得它的意思。

“Piodoti-i-i-i！”

厄克特想起他第一次碰到这个字时的场景，他怎能忘记呢？这字刺刻在一个十八岁男孩的胸部，埃奥卡组织的人把他从他姐姐婚礼现场的家人那里拖出来，他如耗子般萎靡地靠在教堂的墙边上，被枪毙了。这字的意思是：叛徒。

第三十一章

让希腊人谈民主，就如同让美国人讲授餐桌礼仪。

尼科西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表达对英国的抗议。英国的利兰汽车公司已经关闭，英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开不了那么远，连临时列车时刻表都没有。英国大使馆却是一个例外，它是个不想被打都不可能的目标。因土耳其的入侵，它被夹在了一个不到百米宽的指头大小的缓冲区内，这个缓冲区一边紧贴尼科西亚监狱的武装瞭望塔，另一边紧靠着土族塞浦路斯地区边境的巡逻观察台。因此，它身为危险的桥头堡，被开枪打中后让人吃惊的几率为零，不被打中的几率则比零还少，任何一方的子弹命中率都极高，因此，尼科西亚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都不会选择英国使馆作为庇护地。

地处帕福斯城门附近的英国文化交流委员会办事处更加不受示威抗议者们喜欢。自从上次门口闹事后，该办公室用严密的钢制卷帘门把自己罩住了，砖块和瓶子砸上去都会被弹飞，甚至连街道那头兵营的哨兵似乎都与示威者合作，假装没看见。

所以迪米特里，这个负责组织骚乱活动的人，搞不清楚玛莎超市、巴克莱银行这些东西，就决定选择英国航空公司为目标，在其位于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大街正面装饰着大玻璃墙的总部引起骚乱。

黄昏后不久，先遣人员抵达了，他们来自总统府外、现在已成为永久性抗议者的营区。他们用小摩托车、工具车甚至出租车组成了车队，很快又有更多以步行或其他方式抵达的人们加入了抗议大军。福音开始传播了。

抗议初期，他们的组织纪律性特别明显。横幅标语发出去的同时，

指导和抗议须知也会发出。显然，这很管用。神学院学生组织维持秩序，很多人跟迪米特里和他哥哥都是一个村的。这就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大家族。这个黑色豪门企业是精心地建立在农民相互依赖和部落式忠诚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最有成就的儿子失败。

这种纪律性，在示威者人数远多于维稳警察的情况下很有效，因此警察似乎也很满意地退到一旁观察着他们的举动，还有几个警察笑着观望。

更多的示威者陆续抵达，整个大街被堵塞了。警察小分队开始集中精力疏导交通了。一个现场组织者对着手机谈话，认真地听着，然后点点头。他的手在头部慢慢画圈，好像在搅动着充满高压气氛的现场开始活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人群是在和平地高呼口号，挥舞横幅，实际上却像漂涌于潮水上的热油正乘势前进，突然间就包围了整个大楼，并且将身体紧靠在厚厚的大块玻璃窗上，人海中到处发出热油一样的滋滋声。

“英国人滚出去！归还遗骨和基地！”他们高声呼喊。口号可能没有什么创意，也没有保留当年抗议帝国主义运动的原创味道。“要战争，不要和平”的口号却意外地响亮。

他们猛击着固定在水泥桩上的巨大玻璃板窗户——弯腰撞、用肩膀撞、用屁股撞，但都没能撞碎，直到拿来一把大锤，先砸破，再一块一块全部砸碎。尽管如此，此时一切还都在有效控制之中。他们没有抢掠办公室，那个指挥者只是把手机换成了一个喷漆罐，在墙上和展览物品上喷上了口号。

他退到门外时，两桶油已经安放在破碎的门廊两侧，门口的横梁上吊着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拉乌的模拟雕像，上面满是吐沫，雕像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简单地写着“土耳其情人”。

群情激昂的喊声达到了高音巅峰，人数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想要继续控制局面是非常困难了。时间到了，只见火光飞进了每个油桶。霎时，油桶喷出呛人的巨大浓烟，直冲夜空，把旁边人的脸熏得黑一块白一块。油烟蔓延到碎片满地的房子的每一个角落，一

直把它烧到了明日晨报的头版头条。

身在现场的警察局长看到浓烟时，立刻第一次发布了有实质内容的命令。警灯闪烁，警笛急鸣，一辆消防车从人群中慢慢挤过来。但是抗议者们很快便消失在尼科西亚的夜色中，任务完成了，抗争的信息也传递出去了。

没有一个人被逮捕。

在塞浦路斯的黑夜里，黑色的仇恨和冲突即将随时爆发。

焚烧着的英航大楼的三条街区外，坐在奔驰车后排座上的主教西奥菲勒斯放下了电话。他感到晚上的工作完成得很好，是杰出的工作、上帝的工作。

弗朗西斯·厄克特接到有关此事的报告后，也持有同样看法。

* * *

在人类策划的各类阴谋的风暴海洋里，能够傲慢大胆地挺立于波涛之上的，是荒谬和无聊构成的岩礁。但是没有哪一个能比乌啡一案更大胆荒谬的了。

乌啡——它的大名是乌弗——一只三岁的玩赏狗，属查尔斯王小猎犬种类。佩里格林·达克因夫妇宠爱它如同宠爱儿子。他们退休后过着舒适的生活，住在塞浦路斯岛西南一个有沙滩的海边，有一栋鸟瞰珊瑚湾的白色别墅。他们的希腊语讲得支离破碎，就像跟当地人的关系一样，也就与几个附近的商贩是点头之交。有五六千英国人居住在塞浦路斯，每天的生活也都是如此，他们不想与人交朋友。

达克因夫妇马上就需要这些英国人了。他们参加一位遥远的邻居组织的桥牌晚会归来，却发现他们心爱的别墅，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被烧成了灰烬。

更糟糕的是，他们更加珍爱的乌啡不见了踪影。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寻找，在整个海湾哭喊它的名字，埋怨和诅咒塞浦路斯消防队不合理地拖延了那么长的时间才赶到，他们哭了又哭，喊了又喊，

却始终没有找到乌啡。

黎明来了，达克因夫妇站在房子的废墟上，向每一个过路人打听爱狗的消息。过路者当中正好有一个来此地度假的资深专栏记者。据说，凡是勇敢的记者踏过的地方，一定可以发现不幸。他非常同情他们，认真地倾听后还拍了照片。他理解这种无法解释的损失——尽管与其他仇视英国人的暴行相比，他们的损失或许——确实——并不像刚开始那样不可思议。他在构思一个新闻故事，可在这样的时期里，修女被强奸都不算什么新闻了。

第二天早上，新闻报道居然及时地出现在英国最大的报纸上，头版用了一大张引发轰动的照片。一对绝望的英国夫妻站在他们破碎了的塞浦路斯之梦的废墟上，深陷交战双方的火力之间。照片下面有一行刺烧眼球的标题：

《塞浦路斯人吃掉了我的乌啡》。

* * *

夜晚，卤素灯光照在老旧发黑的砖块上，造成强烈的黑白摄影效果。这很像是一个小型追悼会，厄克特沉思着，或许只是戏剧性的偶然。他正了一下领带，身后，国防大臣笔直地立正站着。在新闻摄影灯不停的闪烁中，首相神色严峻，走到了唐宁街前的麦克风旁。

“女士们、先生们，我有一个重要的通告。塞浦路斯事件进一步恶化，不仅我们的大使没有回来，尼科西亚政府也显然不能保障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了。局势很显然被心怀不轨的人利用了，因此我有责任保护英国公民和军人。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个纯粹的预防措施，不得不让英国军事基地进入战备状态，并限制塞浦路斯人进入。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我们的军队已获授权一丝不苟地执行这个任务。这个职责非常敏感，我要求你们用应有的严肃对待此事。”

他面前的记者们争先恐后地倾斜身子，手里高挥着麦克风、录音机和各种电子设备的长杆，好像来了一场科幻世界里怪异植物的

大展览。有位看起来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几分钟的记者拿着本子，身子从安全屏障弯腰探过来，几乎快要碰到地面了，他竭尽全力地往前靠。“首相，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喊道。

“给那些制造麻烦的人一个信息——远离我们的利益。”

“不管怎么说，这种刀剑出鞘的做法是要挑战吗？”

“那些绑架我们大使的人，那些侵犯英国人财产、让英国人生命处于危险中的人，已经在挑战了，我有义务作出反应。”

“要动武吗？”

“这完全是一个自卫措施。”

“塞浦路斯人会这样看吗？”

厄克特嘴部的表情变得更加冷峻，他无法掩饰内心感情变化带来的冷笑。他了解塞浦路斯人，他们的激情，那些善于诡辩的人，可以把战备状态或自卫措施诡辩成入侵。可以预料，在事态得到控制之前，局势会变得越来越糟，非常糟。他不能笑，所以他耸了耸肩膀。

“你这样做获得塞浦路斯总统的许可了吗？”

“不需要。塞浦路斯的基地是我们英国的主权领土。我让我们的军队在那里进入战备状态，就跟我把坦克开到索尔兹伯里平原^①上一样，不需要许可。当然，我已经通知他了。”

“他有何反应？”

厄克特陷入了痛苦。说是总统的恳请，这样会使那些头脑发热的鲁莽人士更为草率鲁莽，被那些本来就反对和平协议的人利用，会增加英国基地的压力。说是总统要求再等几天，等把大使解救回来，但他已经等了好几天了……

“他非常遗憾目前出现了必须采取此行动的必要时，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但是每个拥有良好愿望的人都会理解的，一定会支持这个

^① 索尔兹伯里平原：是英格兰南部的白垩高原，占地300平方英里（780平方公里）。主要位于威尔特郡内，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点，是英格兰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行动的。我的首要职责是保护英国的利益。”

“这会给岛上的旅游业带来损害，首相。”

“不幸地讲，会这样，甚至是一蹶不振。”

“这将会把和平协议置于何地？”

“那需要由塞浦路斯人决定。如果他们自己不愿意要和平，我也无法帮助他们得到和平。”

“这会把大选置于何地？”

“依然进行。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利益的举动，不是为了某个党派。我盼望得到一切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和所有政治派别的支持。我不期望把这个事情变成大选中的一个议题。”

不期望……不成为一个议题，记者狄奇·威瑟斯陷入沉思，这才是核心议题。我分明在看一部盗匪大剧，大选已被绑架，厄克特为自己选择好了角色，扮演国务活动家、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是他在保卫英国的生活方式、板球规则、鲜啤酒、有阳光的午后、布莱克浦海滩、士气、贞操以及其他所有那些与选票相关的东西。还有梅克皮斯，厄克特这次可算把梅克皮斯死死绑住了，就像绑住了一只白条鸡，估计我们的大使被绑得也是这么死。弗朗西斯，你这只老狐狸。

“还有梅克皮斯呢？”狄奇·威瑟斯突然提问，“这会把梅克皮斯置于何地？”

厄克特勉强露出笑容，尽可能地做出“狄奇提的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的样子。梅克皮斯已经出局，四处晃悠。除了去地狱或者再回政坛，他无路可走。想要重新回来，他可要走过找到新合作伙伴的漫漫长途。

“会把梅克皮斯置于何地？我无可奉告。或许你最好去问他本人。”

第三十二章

塞浦路斯已经被塞了太多历史，他们感到胃痛了。

当黎明的第一束光线铺洒在阿克罗蒂里村海边的盐滩上时，一辆破旧不堪的贝德福德牌大客车噗噗轰响着朝英军基地的大门口晃晃悠悠地驶去。它的声音听起来像得病了。状况好的时候，这辆车会用来送孩子们上学，给市场送货。但是近一年来，它总是在比萨饼店的后面卧地不起，因为严重锈蚀，它被宣布报废了。在接近基地入口之前，它喷出的有害烟雾和那种被掏空了肠子的巨龙才能发出的呻吟声，已经预先通报了它的抵达。开到基地门口后，它仿佛被砍杀了一样当场倒下，然后像死去了一样把整个基地的进出口全堵上了。等它喷吐的烟雾散尽，警卫小心翼翼地地上前检查这只史前怪物，才发现车厢里空无一人。

他们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它移开。他们试图把它开走，发动机却打不着火了。车的两边无法挂上拖钩，所以也无法拖走。他们尝试使用千斤顶，不料支撑突然失灵，于是这个大怪物报复性地来了个侧身翻。最终，他们不得不开出推土机，把它推到了路旁。

推开它之前，他们在方向盘边上看到了一个写给中士比利的信封，里面装着艾乐妮的戒指。

* * *

他们又到外面来了，人数更多。两周前示威刚开始时，人还是零星星的，每次只有一小撮人。现在却成了常态，犹如燎原之火，

人数多得难以准确估计了。

抗议者也集中地针对个人了。总统尼科拉乌的名字——抗议的目标——被挂在了每个人的嘴边。他们展现出中世纪暴徒在集市谴责耶稣那样强的逻辑，除了谴责总统，还是谴责总统。

总统府卫队长帕拿尤提进来见总统，他必须打扰他。此刻总统正在二楼的起居室，听女儿埃尔皮塔演奏钢琴，贝多芬的曲子，演奏声调要高昂和长久，才能抵挡从远处大门传来的不停息的喧闹声。

“我们必须驱散这些抗议者，先生。对交通和您，他们都是一个危险。”

“你打算怎么做，卫队长？”总统坐在椅子上，双目紧闭，冥思和倾听时又不安地用手指捏掐着鼻梁。

“我建议调动军队，示威者已经比我的卫队人员还多了。”

尼科拉乌一下子震惊了。“我无法相信我的耳朵，你想让我用军队来对付人民？”

“这些人民——先生——完全就是一伙暴徒。他们已经烧毁了建筑物，人数越聚越多，他们的示威已经让整个尼科西亚都瘫痪了。我的职责是保证总统府的平安。”

“卫队长，我的职责是确保整个国家的平安，这才是危在旦夕的事情，仅此而已。我不会允许你们动用军队和瓦斯对付他们。”

“但是我没有足够的人手确保周围及整个建筑的安全，也就是您的安全，总统先生。”

“我对自己的安全毫不介意。”

“那您的家庭呢？”

尼科拉乌转身看着还在弹钢琴的女儿。她就是他的一切。太太不在，他感觉孤独时，埃尔皮塔就是他身边的伴侣。当他对太太的放纵挥霍感觉愤怒时，女儿的身影总能提醒他对婚姻的亏欠。当他迷茫犹豫不定时，女儿又是一种激励，让他从近期那些琐事中抽身，看到明天的塞浦路斯——埃尔皮塔的塞浦路斯。他就是他疗伤的镇痛软膏。

“就是为她，我必须说不。如果尼科西亚的街头在流血，我

就不能与土耳其人签署和平协议。”

“先生！”卫队长帕拿尤提在乞求了，他的声音压低下来，以免被埃尔皮塔听到，“作为老朋友我要给你个忠告。如果发生流血，你面临的选择也不多，但那将会是谁的血？”

总统走到窗口，从那儿他可以看到灯光投射下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雕像和柏树林的全景。“帕拿尤提，到这儿来。”

卫队长走到总统身边。尼科拉乌打开了窗户。

“那边是什么？”

“一群乌合之众，在您的门口咆哮。”

“但是你再往更远处看，能看到什么吗？”

“老城的灯光。”

“灯光那边，黑暗的地方，是我们国家的另外一半。帕拿尤提，流了这么多年的血之后，现在难道不是到了把两边再一次聚合在一起的时刻吗？”

“先生，这是政治，您的工作。我的工作是为安保。我向您报告，我们必须对外面的那些人采取些什么行动了。”

窗户开着，抗议的吼叫声变得越来越尖锐。

“那么我同他们对话。”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让他们进来几个人，我在台阶那里同他们谈谈。”

“你疯啦！”指挥官无可奈何地说道。

“或许是吧，但无论如何我都要这样做。”

“至少从凉台上与他们谈吧。”

“就是挂着英国皇家徽章的凉台？从那个帝国的狮子后面窥视出去？我想还是算了吧。不行，就在台阶那里会谈吧。”

“但是我无法保证你的绝对安全！”

“那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上帝吧。”

对于卫队长帕拿尤提而言，他整个生涯所受到的职业培训就是不论多么难以接受或者毫无道理的指令，都必须执行。他们计划让二十多人进来，但数量却非常难以控制。门口挤了几千人，等总统

府的大门再次关上时，已经进来两百多人了。他们聚集在大楼外主要入口处的车道上，楼门口有两个装饰性的大炮，各种喷水的怪兽，两个栽花的大桶和一群警卫人员。

尼科拉乌出现时，愤怒的喊声爆发了。总统把手高举在头上，要求他们安静下来。

“塞浦路斯的乡亲们，同胞们，允许我说几句，你们也听一听。”

“土耳其的情人！”有人对他喊道。

“我只爱一样东西，就是塞浦路斯！”

“那么为什么把塞浦路斯给了肮脏的土耳其人，还有英国人？！”

尼科拉乌说：“一想到我们的国家被分裂了，没有人比我更难受的了。我为那些失去了家人、家园和一无所有的人哭泣哀悼。”

“你从来就没有给过他们丝毫同情和帮助。”

卫队长帕拿尤提越来越感到不安。非常明显，尼科拉乌没能掌控人群，他在与一群聋子对话。总统的逻辑和真诚对这群暴徒的狂野情绪丝毫没有作用。

“我的朋友们，还记得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岛的分裂，是什么把土耳其军队引进了我们的海岸吗？那就是我们的争执。当年，大家拒绝听马卡里奥斯总统讲话时，他正是站在这个台阶上。”他指着门两侧挺立着的一根砂岩柱子，“看看这些子弹打出的坑洞吧，当时这些人想把我们的的大主教杀掉。”

柱子上深嵌着一片清晰的圆洞和弹坑，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命令把这些弹孔——政变的遗迹保留下来，就像皇家王旗一样成为遗产的一部分。那是留在石头上的耻辱标记。此刻，尼科拉乌伸出手指摸向马卡里奥斯雕像的斗篷。就在他的手指马上要碰到斗篷时，另外一个弹洞突然出现了，柱子上飞起一团烟雾。紧接着，他听到了枪响。

人群立刻像听到了发令枪一样骚动起来。他们涌向前来，扑向台阶前的警卫，犹如群狗扑鹿。尼科拉乌不知所措，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处在恐惧早期阶段的表现。他只感到自己被卫队长帕拿尤提提了起来，连拖带拉地拽进了大门，门随后被关闭了。几秒钟后，

门外传来野蛮的吼叫和一连串敲击木头门的声音。与此同时，总统府外面的示威者听到了枪声，立刻愤怒至极，把大门挤开了，成千的人沿着车道洪流般地涌进了总统府。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还要去吗？”卫队长咆哮道。

“埃尔皮塔！”尼科拉乌悲哀地呼喊道。

他的女儿已经从个人房间里沿着旋转楼梯跑了下来，她穿过古董、石雕人头、人体躯干雕塑和大量的遗产文物跑下来，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被砸碎扔到地上。

父女俩想要抱在一起，但帕拿尤提把他们分开，分别拽着他们沿着长廊跑去。这是条摩尔人风格的拱形长廊，挂着充满青春活力的挂毯，通过它可以穿过这座U形大楼的中心。逃离途中不时传来玻璃破碎声、狂暴的吼声以及打砸的喧闹声，接着是更多的枪声。

卫队长帕拿尤提领他们来到了总统府中尼科拉乌从来没有到过的一个地方——厨房后面。穿过一扇门，走过石头台阶，又是一扇门，帕拿尤提拿出一把很大的钥匙。他们进入了一条从光秃秃的岩石上凿出来的地道。

“我们把这个地洞称为马卡里奥斯大道。”帕拿尤提小声而紧张地说道，“这是上一次政变时他逃跑的路。”

洞里很凉，灯光很暗，至少有两百米长——尼科拉乌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丧失了判断力。他已经思维混乱了，却还在不安地思考着卫队长的话。“上一次政变。”这也是一次政变？

他们从另外一个门出来了，这是远离圆形露天竞技场游泳池的另一边。尼科拉乌联想起他曾经在竞技场招待过学校的孩子们，上一次事件发生前，英国人还在这里打网球。此刻，他们钻进了树林，一大片在月光下怒目的桉树林。他们身后打砸毁坏的喧闹声越来越激烈了。

他们越过了一块遍布泥板岩和碎石块的干枯河床——尼科拉乌没踩稳，再次被警卫队长随时候命的胳膊拽了起来——他们到达了总统府钩花型铁丝网的围墙边，不知道墙那边是什么地方，反正没有抗议的人群。那些人都冲进总统府去了。身后又传来了低沉的爆

炸声。卫队长拉起他们，继续走。

围墙上又有一道门，卫队长帕拿尤提手里也有钥匙。他好像都准备好了。他们爬上了一个斜坡，站在了一条空荡荡的公路上。

“先生，去哪儿？英国基地？”当年马卡里奥斯总统就逃到了那里，阿克罗蒂里基地，跑进了旧日敌人的怀抱，远离了自己人民高举的拳头。此时，尼科拉乌觉得这个晚上有太多与当年马卡里奥斯总统巧合的色彩了。

“不。不去英国人那里。上山。”

此时，有车开着大灯过来了，帕拿尤提掏出枪来。

“先生，躲到树丛里。”他指挥完，自己站到路中间挥舞着手枪。

车停了下来。不是暴民，是一对老年夫妇吃了晚饭开车回家。这对德国夫妇既不会说希腊语也不会讲英文，但是他们非常理解帕拿尤提挥舞着的枪支语言。

随着一声惊叫，男的一脚把油门踩到底，车猛地冲入夜幕，消失了。帕拿尤提失望地耸耸肩。他能做什么，向一对老夫妻、没有武器的旅游者开枪？

“让我来吧。”埃尔皮塔边说边把他推到了一旁。

下一辆车是一位会计师开的，他停下来，对这个漂亮女孩讲的事越听越怀疑。他道歉说，车快没有油了，而他的母亲还在等他回家，但是他很愿意尽可能地把他们带到想去的地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总统、他的女儿和总统卫队队长一致对他表示感谢，然后上了他破旧的雷诺车。在车上，他们开始争论路程和要去的地方。

尼科拉乌向身后家的方向望去。月亮用天上的火炬愤怒地洒下橘黄色的光，掠过树叶，树梢燃着万点火花。车子行进时，这个幻景令总统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擦干了泪水，握住女儿的手后，他才意识到那根本不是月光。他再一次观望那个光亮时发现，总统府正在被大火夷为平地。

第三十三章

诚实不是政策，而是道德懒散的一个借口。

破旧的雷诺车和疑惑的司机载着他们没跑多远，就到了赫兹租车公司的停车场。卫队长帕拿尤提得到了另外一辆车。这辆车没有钥匙，迫切需要加满油，可帕拿尤提的口袋里只有他平常用来从售烟机买香烟的零钱，这也是他们三人的全部财产。总统尼科拉乌看到卫队长也有疏忽和准备不妥的地方，心里隐隐有一丝庆幸，可以说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自己也不完全是个大笨蛋了。

当他们离开尼科西亚城区，走上通往特罗多斯山区的道路时，尼科拉乌总统进入了梦乡。紧张和恐惧——他已承认这点了——让他全身无力，他被一种极度沉重的消耗击倒了。他们都不知道还可以相信谁——这是一次简单的暴乱，还是一次流血政变的尝试？如果是政变，它成功了吗？这些只有抵达山里的总统别墅后才能弄清楚。盛夏期间可以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如果未来几天内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在那里管理国家。

离目的地还有十英里时，他才醒。上山的路开始变得蜿蜒曲折。他们行驶在浓郁的松树林里，车灯照射着密集的树干，就像彷徨地站在那里排着队的税务官。离开主道后，车子拐进了一条通往别墅大院的狭窄、陡峭的下山小道。直到柔和的车灯照亮了道路两旁熟悉的院子的木栅栏，他们的情绪才为之一振。

“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埃尔皮塔小声说。大山对她而言，永远是可以探险、可以藏身的地方。

“如果需要，从这里直接开下去，便是阿克罗蒂里基地。”卫

队长帕拿尤提补充道，实际是给出一种暗示或提醒。

尼科拉乌依旧保持沉默，他摇下车窗，让含着树脂甜味的空气涌进来，为他带着瘀伤的灵魂疗伤。车下传来车轮碾碎干枯松果的声音。别墅那边没有飘扬的旗帜，没有岗亭和警卫，没有欢迎的灯光或狗的咆哮，因为无人知道他们到来。熟悉的绿色屋顶出现了——金属的波浪形屋顶，是特罗斯山区的流行风格，用来应付大雪——像老电影里的镜头一闪而过。低矮的菜园墙后，西红柿长得很旺盛，似在微风中摇晃着欢迎的手势。车慢慢地在前院转了个圈，停靠到别墅门前。月亮在尼科西亚城上空是那么愤怒，而在此处的山里，它被亿万颗娇羞的星星围着，露出了成熟甜瓜的黄色。月亮在恭候，月光清扫了前院，照亮了通向绿色双开门的道路。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门开着。”走到门口的埃尔皮塔松了口气，小声说道。

“让我来，小姐。”卫队长坚持着，领先进入了黑暗的门厅通道。他笨拙地寻找着灯的开关，突然注意到一丝光线从里面一个大厅的门缝里射了出来。他想可能是某些愚笨的维修工忘了关门和关灯……

他们走进客厅，环顾一看，惊呆了。里面被全副武装的人员占据了，只有两个人坐在那里，其余人一律站着，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他们。

一个角落的椅子上绑着一个人，他憔悴呆滞的眼睛下的嘴巴被胶带封住了，他就是英国大使。

正前方的壁炉旁坐着一个人，他偶尔吸一口雪茄，歪扭的嘴唇露出了打招呼似的微笑，他就是西奥菲勒斯。

“Kopiaste（希腊语：过来坐坐，我们聊聊）。”他用希腊语说，“我们坐下谈谈吧。”

* * *

“难怪我们找不到你们的藏身之地。”总统尼科拉乌叹息道。西奥菲勒斯举起人头马白兰地酒杯，对此赞扬表示敬意。“你

都没想到去你的后院找一下，就更不用说去你的卧室里看看喽。其他人就更不敢想了。我在这里什么都有——通讯、安全、食物。现在，靠上帝之手，连你都在这儿了。”

像被捆到椅子上的英国大使和其他人质一样，尼科拉乌测试着捆绑他的绳索。跟他想的一样，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举动。“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

“主在神秘地移动。”西奥菲勒斯深沉的话语中带着轻快的讽刺，仿佛是在唱诵圣餐前感恩的祈祷。他突然粗哑地大笑起来，说：“主给了你三个选择。”他伸出手指数着，“留在总统府的废墟中死亡，或者跑到英国宿敌的一个基地里与他们合葬在政治坟墓中，我本来希望你选择这个——那样你就会给国家留个回忆，一只被所有咖啡厅踢出去的长着癣疥的狗。或者，第三个选择，自己把自己送到我这里来。这个选择我也是喜欢的，显然，你没有看见我在院子边上的警卫。”

“看起来很多事情我都没有看见过。”

尼科拉乌的话语中有明显的悲哀，他的目光扫射到女儿被捆绑的地方。“你想伤害我们？”

“如果需要的话。”

“以上帝的名义，你希望得到些什么？”

“奇怪啦，我要用上帝的名义得到一切。第一，我们将封锁英军基地，直到把他们逼得打好铺盖卷回老家去。同时，我担心，到时你会特别忙，忙得没法飞往伦敦参加与土耳其人的签字仪式了。还有很多紧急的事务需要你处理，例如，签发一条把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基地全部国有化的总统令。然后呢，我建议，你很可能感到身心疲惫，无法继续应付紧张的总统事务，你将交出总统的权力。”

“交给你？休想。”

“错了，我尊敬的尼科拉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神职人员。时机合适的时候，我成为塞浦路斯大主教还是可能的，可是我没有意愿接替你的职位。这个职位太紧张太不安了，你没有感觉到吗？”说完，他仰坐在这个到处都是朴实家具的小屋里。尼科拉乌注意到

在他的黑色牧师袍下露出了黄色的袜子。西奥菲勒斯继续说：“不管怎样，我还有太多的其他……事务，对，我关心的事务。”

“那么，是谁呢？”

“怎么样，我的兄弟迪米特里？”

迪米特里笑了，表情狰狞可怕。

“他最好还是把牙修整一下，否则所有婴儿都会做噩梦的。”

埃尔皮塔啐了一口。

迪米特里的笑容没了。

“你这样做是逃脱不了惩罚的。”尼科拉乌挑战地说道。

“那是当然，我一定会的。我拥有所有优势：英国大使的陪伴，塞浦路斯总统的耳朵……”

“我不会帮你一点忙的。”尼科拉乌答道。

“不仅有他的耳朵。”西奥菲勒斯平静地继续说，“还有他的屁股。当然，或许更重要的，还有他女儿的屁股。”

迪米特里走向埃尔皮塔，显然带着一种威胁，要把她的傲慢打下去，但是他突然改变了战术，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把手一点点地向下移到她的脖子和肩膀上。他再次狰狞地笑了。

一声似乎被掐住脖子的抗议嘶喊从尼科拉乌的喉咙里冲出。

“我想所有的王牌都握在我手中了。”西奥菲勒斯毫无表情地说道。

第三十四章

一份宣言就像一套裁剪合身的西装，其作用就是防止政客们原形毕露。

他每到一地都会收到本党参选大军“好哇！”的欢呼。在这些竞选议员的本党同事面前，厄克特展示了坚实的肌肉，显示出宝刀不老的领军锐气。现在他几乎很快就能听到急不可耐的战马跺步声以及战刀与刀鞘碰触的沙声。一支大军随时准备进入战斗。

这件事干得也不错，选举改革方案通过了，在夕阳余晖下，又一届国会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从第二天开始，所有的候选人都会冲杀出来。大家的肺腑里充满了激情与勇气，但所有的鼻孔都可以嗅到死亡的气息——只是希望这是别人的，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的。

厄克特的大军告别了，去参加选举大战了，他们因吉祥的征兆而心情愉悦。每个小时都传来新民调和报业巨子朝着支持他们的方向前进的消息，已经听到敌人的好几位将军，不是朝着战斗的方向，而是改道向奇尔峒丘陵国家自然保护区进军了，如果幸运之光愿意指引他们，占领贵族院的荣誉席位应该没问题。

至于倒霉的反对党派军队领导人迪克·克拉伦斯，占卜家们已经聚集在他的大帐外，他们为他作了生动的预测：他要么艰难地杀出一条血路，要么被砍落马。反正是骡子是马，都要在三周后的星期四才能见分晓。

而所有的消息里，却没有梅克皮斯的音讯，连影子都没有。他是一个光杆司令。

发动选战的时刻到了。

她开始颤抖和喊叫，叫得像一只被揍的狗。满屋都是她的叫喊声，喊声从开着的窗户飘出，但他没有停下来。

梅克皮斯打电话说他需要她，玛丽亚很激动。她进门后把包一扔，他也很激动，却不是那种小心翼翼的探险锻炼，更多的是一种野蛮的报复性攻击。一切都结束后，他把头埋在了枕头里，为她无声的眼泪而羞愧。

“你从来没有这样过。”她悲哀地说，觉得自己嘴里有血的味道。

当他的脸最终从枕头上抬起来时，眼睛也红肿了。“我不期望你会原谅我，我从来没有那样做过。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十足的笨蛋，抱歉。”

“你应该道歉。”

有那么一会儿，她幻想着报复计划，想到她或许应该打他，拿切面包的刀把他割成两片，但他们的关系不只是性爱，甚至还超越了爱情。不知怎么，她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她没有跑到厨房去，而是注视着他眼里的迷惑。“难受的一天？”

“前所未有的，最残忍的一天。就像我要亲手毁掉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东西。以前，我珍惜它如同珍惜其他的一切，现在它反过来要摧毁我。”

她用胳膊支撑着趴在他旁边，准备听下去。他拿了支烟抽。

“这是最后一次首相质询时间。我到得很早，但长椅已很拥挤。他们有意地挤成一堆，不给我留地方。我挤了进去，坐在长椅的最边上，胳膊和肩膀抱在一起，就像小学生挤校车那样。此时玛乔丽出现了——你知道，就是看起来像只脱毛黄松鼠，在早餐前扔路障的那位。她站在那里，等待有人让她过去。所以我……挪动了，站起来让她过去了。结果他们又挤了过来，把我彻底挤出了椅子。他们都在笑我，拿我开心。”他被羞辱了，情绪很低落，“下议院的两边都没有我的座位了，我只好坐在可恶的地板上。”

慢慢地，她开始咯咯大笑。

“你也笑我？”他眼神里带着不满的气愤，但真相越来越清楚了。“我也活该，表现得像个孩子。”一种自嘲的表情不情愿地悄悄出现在唇边，“因为当时太怕人耻笑了。”他看起来神色有些尴尬。

她用嘴唇轻轻地吻了吻他脸上的皱纹。

“但是，更多的是让我明白了自己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的挫败感。厄克特站在那里，接受他的追随者的欢呼，而我们剩下的人，就是加冕时看热闹的人群。”

“你没有试着说点跟塞浦路斯有关的事？”

“给他机会去扮演丘吉尔首相？你难道没听他昨晚讲话的内容？‘英国人站在哪里，我们就也会站在那里。英国人在哪里跌倒，我们就会在那里把他扶起来……’”梅克皮斯用手将她松了的头发盘了起来，“我面临一生以来最重要的搏斗，除了你以外，我没有一个同伴，甚至安妮塔都不能看着我的眼睛了。”

怒火熄灭了，这个强悍的男人变成了一个迷茫的小男孩。

“当初有很多人许诺要跟我一块儿干，现在似乎没有一个人还有能保住自己席位的自信。我全部的希望也就是我还能保住自己的议席，否则……”他泄气地钻进了枕头。

“在西敏寺国会以外，还是有很多普通人愿意跟着你的，你并不孤独。”

“真的？”

“你知道这是真的。”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呀，没有政党，没有朋友，不再有议题。厄克特像恶毒巫师一样，让它们全部消失了。”

“越过厄克特，搞公平竞选。这样你就能给人民一个跟你一起走的理由了。”

“没有政治机器的支持，这条路将无比漫长。”

“讲的就是这个好主意。”

“什么？”

“一次长征。把你的事业交给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在你自己的选区推销自己，与民众一起走，同他们谈话，向世界展示你的

力量。”

他坐了起来，问：“关键是什么？”

“这个办法可以显示你到底得到了多少支持。你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在大选后成为一个真正有实力、有权威的人物，即使你没有政党和一百个议会的席位。你要成为那些失望的、被目前这个体制抛弃了的人的代言人，这可谓是一个人的革命运动。”

他蜷起了双腿，把下巴放在膝盖上思考着。“媒体关注的可能性很高。长征从什么地方开始？从曼城经过伯明翰到伦敦？这是国家最大的三个城市，可以在每个城市发表演讲，路途中接受采访。”

她补充说：“被支持者簇拥着，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而不是陈旧的随行保镖。一个新鲜玩意儿，跟其他人完全不同的选战方式。”

“用展示全国性支持的方式，来打败我的选区里政府竞选团队的传统方法。”被激情所鼓舞，他开始在床垫上跳跃，但这种气氛突然又立刻消失了。

“我们有时间吗？初期这需要很大的声势，然后是逐渐壮大，还要保持有持续发展的势头。”

“我来协助提供初期的造势活动。给我三天时间，我将把两千希腊族塞浦路斯人送到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在所有的主要大街上张贴支持海报，每个城镇都有组织好的后援队。之后就要取决于你自己和运气了。”

“如果起步失败，一切就会逐渐消失，我的政治生涯就彻底毁掉了。”

“如果你不试，你就已经完蛋了，你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我想，没啦。除了你以外。”

她把他拉向自己，“来吧，先向我展示一下你会如何完美地去完成这件事。”

“如果我要按计划走完这条长路，我是不是最好保留一下体力……”

但是他的连声抗议已经太晚了。

* * *

“过来，科德，天很热，到花园里来。”

首相府特勤科科长二级警督科德跟着首相穿过内阁会议厅，走下楼梯，来到了周边是围墙的花园。厄克特指着欧洲花楸树下阴凉处的一条长凳，他们一起坐下了，同时叫了茶水。

这种亲密关系的特权可不是轻易赠送的，这可是科德多年来凭着忠诚和无可挑剔的服务换来的信任。他没有结婚，除了表现出机械性的幽默感外，没有表露过其他表情。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警察，没有其他嗜好和兴趣，只喜欢率领保护厄克特个人安全的团队，连提升的机会他都拒绝了，就是为了能够留住这个职位。他是一个出奇沉默寡言的人，大家只知道他的姓，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首相夫人莫蒂玛曾经试图让他对歌剧产生兴趣，偶尔有传言厄克特夫妇是他唯一的朋友。但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有一次，在北安普敦郡打猎，厄克特击中了一只野鸡的翅膀，它正好从天上掉在他们面前，可怜的野鸡扑动翅膀挣扎着。其他人还没想到该怎么办，科德就掏出左轮手枪解决了此事。在那么近的距离中，他使用了9毫米的子弹，把野鸡的内脏炸得向四面八方溅出好几英尺。后来厄克特向妻子谈到此事说，这一点真不是为了娱乐，分明有该死的震慑作用。

此时科德的双膝上放着一个红色的小档案夹。

“可能意义不大，我不是专干这个的，先生。”他讲话节奏短促，如同快速突袭，特别像连串的机关枪声。“最近几天，这个当地的希腊族塞浦路斯广播台火山喷发一般地批评您，而最猛烈的批评来自这个人。”他把档案夹递了过去，“伊凡杰洛斯·帕索利兹，他与您年龄相仿，好像在北伦敦有一个小吃铺。除了他似乎与梅克皮斯有联系之外，我们对了解得不多。他的电台直播原声带附在档案后面……”科德开始用一种单调的声音引述和模仿老头的部分讲话，“你应该受到惩罚，把你的皮从撒谎的骨头上剥下来，大部分扔给狗吃，剩下的全都埋到深坑里，还记得你用过同样的方式吧。

他曾提到您忘记了他的兄弟，他是那位先生……”

“是的，科德，我知道这位先生是谁了。”厄克特小声对他说，凝视着档案里的照片，“我没有忘记他的兄弟。”

厄克特觉得口干，很想喝一口旁边的茶，但只要这腐烂已久的恶毒眼光还盯着他，他知道他的手就会发抖得不听使唤。他突然合上了档案夹。他知道那两兄弟的名字了。他在自己门前的台阶前还见过这个老头，感受过那双拒绝消逝的仇恨眼睛，仿佛是多年前的小鬼在全球搜寻他。

“估计是一个没有危害的老怪人。”科德说这句话时忘记了老人的年龄与厄克特差不多，“但是他威胁了您。接下来您要外出和参加选战，我们不能对他的这些言论坐视不理，不该冒任何风险。您想让我们怎么处理他？警告他，拘留他一段时间，还是不去理会他？大选期间，这些言论牵涉对您个人的直接攻击，因此我想还是由您自己决定。现在这个时候，甚至连停车罚款单都能跟政治挂上钩。”

“谢谢你，科德。”厄克特温和地回答道。一阵轻柔的风掠过金银花丛，又飘过草地，碰了一下厄克特的眉毛。他感到汗渍流进眼角。一阵刺痛。

“问题是，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一点事不做，可能会更糟糕。他那些恐吓，他在电台说的无聊废话。您想要我去让他闭嘴吗？”科德问道。

厄克特头脑里还有其他的声音在悄悄说话，全部扫走了迷雾般的疑虑，帮他看得更加清楚并做出最终决定。

“不，科德，不是这个人，别动他，不需要创造烈士。但是这个电台……”

“伦敦塞浦路斯广播电台。”

“它一定违反了管理准则：种族关系法、选举法、一系列广播管理条例。”

“我敢说它所在的地点很可能藏有非法物品，几乎可以保证会有这些东西。”

“是的，我猜你会找到的。让我们把它关了，撤销他们的广播

执照。让他们闭上臭嘴。这样就不会冒把老帕索利兹变成一个公众同情的话题的风险了。你觉得呢？”

“只要您告诉我什么时候把他们的灯灭了，马上就能办妥。”

“太棒了。科德，现在跟我说说那老头跟梅克皮斯的关系……”

* * *

“现在发现他与老头的闺女有一腿。”

汤姆·梅克皮斯没有浪费时间，柯蕾尔沉思着，心里装着一只因为挥杆失误而来回蹦跳的高尔夫球。

“这事让我吃惊的是，”厄克特说，“你没有听到一点风声。那司机没有跟你说过。看来他们干这事就像专挑小胡同走的加勒比海的猫，很注意避人耳目。”

柯蕾尔也很吃惊。司机一定知道，告诉过她老公。啊，肯定是这样。老公没有告诉她，也不会告诉她。怕影响她的情绪，或许是吧……

“我们需要知道得更多些。他是不是穿得像绿林侠客罗宾汉？从国会记事录堆砌的山上跳下？他那样大的金块可要比十字架的碎片贵重多了。”厄克特继续说，“可以用来鼓励那些瘸腿的骡子们，在报纸上一起站起来，就像变成猛兽了一样。”

所有这些都是窥探隐私，寻找别人的弱点。她开始意识到，这可不是最好的方法。不是她老公约翰尼斯的为人。她老公并不是她在喀尔森家认识的第一个人。柯蕾尔和她老公的儿子本尼，在大学里是同龄人，好得超过同学关系。他俩的事始于牛津大学的夏季学期，当他们把船撑到彻韦尔河上游一棵宁静得像是在搞密谋的柳树下时，两人坠入了爱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整个夏季，他们在希腊扎金索斯岛的蓝旗沙滩和甜瓜园里沉溺享乐，放纵情欲。一天晚上，他俩跑去观看海龟爬上海岸下蛋。他们喝了很多酒，还带上了一瓶。他们碰到了一个孤零零的上了年纪的男人。本尼建议一起喝酒，后来又提议让他一起与她做爱。为什么不呢？本尼若是单身，也不会放弃这样的好事的。她只好遵命了，躺在了到处都是海龟的

温暖的沙滩上。从那以后，她与本尼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如初了。在此之前，他们努力分享着性事的快乐和欲望，但是这件事过后，她什么都不想说了。这是一个错误，把球踢到自己球门里了，这也让她认识到她或许拥有一个女人的身体，但对如何使用它缺乏判断，对本尼也缺乏判断。她不想谈论这事。而他越来越嫉妒，难以释怀地被她在月光下兴奋亢进地扭动身子的回忆所折磨。从回去的路上他们就开始争吵，一直吵到大学最后一年分手。

后来，过了很久，好像是来生来世了，她碰见了现在的老公约翰尼斯。她不想坠入他的情海，尽量阻止，却还是上了他的豪华客船。很多年后她与本尼再次见面，约翰尼斯看到了他们脸上的痛苦表情，他就明白了。他没有责怪任何人，非常理解本尼决定离开，去管理斯德哥尔摩那边公司的决定。本尼极少回来，约翰尼斯也从来没有问过。

约翰尼斯真是与弗朗西斯·厄克特有天壤之别。厄克特总是为了谋求私利寻找别人的弱点，那些隐私的碎片一旦被曝光，就会把彻底摧毁一个人的名声。对于弗朗西斯来说，每一个正直的人都是一个威胁，需要被砍成树桩。她开始认识到，在厄克特的面前不能有连绵的山脉、壮观的悬崖、陡斜的峡谷，只能是荒芜的、平坦的、空荡荡的荒原，也只能允许他一个人把影子投射在那里。

她今天获取了珍贵的教训。她觉得弗朗西斯·厄克特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她并不很欣赏他。

第三十五章

天国没有民主，我想上帝这样安排自有他的道理。

他们发现自己不可能在三天之内组织一次浩大的长途跋涉式游行竞选运动，但五天后，他们的创造却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原本担忧竞选指挥部会放弃首先采用这个选战的创意，但是没想到它的新意居然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已经有好几条不错的新闻出现在报刊和电视上了。五万份小册子印制完毕，他们匆忙组织的行进式游行显得朴实无华，让人觉得真诚。此外，有一个小广告公司为T恤衫创作了一个缩写的标志“F.U. Too.”，意思是你也加入进来吧。但它正好与首相名字缩写F.U.相同，典型的文字游戏。梅克皮斯看了后，叹了口气，却没有责怪任何人——如果活动规模小到他足以控制，那就代表他已经失败了。只有越野游行的线路是他能牢牢把握的，他就是竞选运动的权威。选战游行路线从曼城市政厅旁边的阿尔伯特广场开始，到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结束，十四天要走完二百多英里长的路程，前进中，在有些地方会停留片刻。但无论成败，他们已经开始了行军式的选战。

第一个周日的上午，人数不到两千，而且选战的政治色彩被弄得含混不清了——主流人群是带着家庭成员的塞浦路斯人，但是环保人士、激进的素食主义者、一小群递交完请愿书就走了的反狩猎人士、一个在坎布里亚郡开办了自由性爱苜蓿草公社的梅克皮斯的大学女同学、三个来自博比·查尔顿总统党的候选人都出现了。伴随出现的还有足够数量的报社和电视记者，他们有助于推动游行的曝光度和社会效应。记者们来后，四处看看并高调地指导两句，回

去写些虚伪的、充满贬斥别人言论的通讯报道。《梅克皮斯宣战》是《每日电讯报》的标题，但文章旁边却是一张其他事的大照片，：来自曼城阿科洛婆里举重队的三个队员在劝解阳光兄弟会的候选人时穿上了他的衣服。其他人写了行军式游行里混乱的联合阵线，也有关于梅克皮斯和他多种色彩的政治表述。但关键是他们都作了报道，让很多人知道了。这就给了梅克皮斯一个机会。

* * *

厄克特首相乘坐的竞选大巴车被称为“战车”，车身外面采用了凯芙拉纤维和防迫击炮弹的装甲材料，内部设有分隔的房间，是专门为厄克特竞选设计制造的交通工具。他配有专车司机的戴姆勒牌车队的车太小，普通选民不容易亲近——而竞选战车每停一地也会被警卫用警戒线隔离开，但是普通选民还是能够钻进来。他们除了不摸雨刷外，对其他什么东西都要摸一摸，并且经常会触动报警系统，警报器的分贝越高，赶过来执勤的警察就越多，他们会把选民们赶出去，不让再摸。此时，这辆战车在返回伦敦的途中，悄无声息地划破夜间的空气前进。除了空调的嗡嗡声和坐在前舱的助手清点今天竞选情况的小声嘀咕外，没有任何声音打扰首相的安宁。

竞选集会很成功，诘问者的影子都没法溜进会场大厅。演讲的效果很好，而且连厄克特也承认，录像的效果更好，尽管莫蒂玛总在调整音乐磁道。晚上的活动反倒把下午活动的遗憾给弥补了过来。下午去参观一个工厂，是生产赶牛用的电棒等农业设备的。记者团里某些钻牛角尖的人，居然发现了最大的单笔赶牛电棒订单不是农业单位发出的，而是扎伊尔国家警察总部的。哈哈，举丸挠痒棍。厄克特宣布他会亲自用一根电棒去测试安排这次访问的那个笨蛋。

但那个电视访问已在晚间六点的新闻播出。此时主要新闻图片和明早的标题将会有更多的报道。今天不算坏，他闭上了眼睛，在这个类似坦克炮塔的指挥所里，边思考边休息——他所处的大巴中部的包厢是防弹加固和超级隔音的。

有人在扯他的袖子。“首相，很抱歉打扰您，唐宁街有个电话，您需要加扰频器保密。”

拿起电话机时，他麻木而疲劳地大脑中忽然蔓延着一种预感。对方是他的私人秘书。

“首相，我们开扰频器吗？”

厄克特按下了红色的键。在上次竞选期间，他们发现有一辆车尾随着竞选战车，车上装有精密的监听设备，可以收集到手机和传真机的信号。当他得知那些偷听者既不是来自反对党派也不是北爱尔兰共和军时，他很失望。如果他们来自其中任何一方，都会让他占多数的席位再增加一倍。可惜的是，他们只是一个地区小报记者站的自由撰稿人。他们承认违反了电讯管理法，愿意接受罚款一百英镑的处罚，但是他们把跟踪活动的细节卖给了《镜报》，却挣了好几千英镑。厄克特背后还是很佩服他们的创造力的，但是这件事让他的公务员们对工作事务像放屁那样不敢轻易泄露了。他在竞选途中被打扰，这预示着将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他非常专注地听了几分钟，直到听完电话，把电话挂了为止，几乎什么也没说。

“麻烦事？”莫蒂玛从车的另一边她的座椅上询问，她正在为很多信签名。

“对某人而言。”

“谁？”莫蒂玛问道。

“尚不得而知。”他的眼睛眨了几下，从沉思中回到现实，“从塞浦路斯来了通报，看来我们的大使和他们的总统都还活着，没事，作为人质被扣在山里。”

“被谁？”

他笑了，他真感到好笑，“被一个混蛋主教。”

“你必须把他们解救出来。”

厄克特转过来仔细看着莫蒂玛，她一点儿也不享受他的幽默。

“一切都会好的，莫蒂玛。”

“不会的。”她回答道，音调非常恐惧而尖锐，“未必会。”

在大巴里微弱的夜灯下，他能感觉到而不是看到她的苦恼。他挪过来坐到她的身边。

“弗朗西斯，你可能永远不会原谅我……”她嚼咬着脸颊里面的软肉。

“我从来不觉得事需要原谅你。”他答道。

“是厄克特图书馆和养老金，我一直都在制定计划……”

他点点头。

“安排和落实基金的事情。”莫蒂玛说道。

“我很高兴。”

“弗朗西斯，我与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总统纽厄司做了一笔交易。如果我能够帮他获得有利于土耳其一方的仲裁判决，他保证会付给我一笔咨询费作为图书馆基金。”

“那么我们有基金了吗？”

“在苏黎世银行。”

“你……帮他取得满意的仲裁了？”

“我还不知道。我与沃特灵谈过，但我不知道是否会有帮助。关键是，纽厄司也不知道。我告诉他我可以搞定，所以他很高兴。”

“有多高兴？”

“一千万美金。”莫蒂玛答道。

“那也就是油海里的一滴。”厄克特没有惊讶。

“这样的安排在那个世界里属于很正常的商业活动……”

“中间人的佣金。”厄克特同意道。

“……我有他签名同意这样安排的确认信。他也有一封我的信。每人一封，确保我们的真诚，没有中间人及多余的备份，只在他和我之间，没有人知道。”

厄克特仔细考虑刚才听到的话，他的手指挺得笔直，好像在同更高一级的权威人士恳谈。他似乎找到了答案，慢慢地转向了他的妻子。

“那么，有什么问题呢？”

“我也与尼科拉乌总统的妻子做了同样的交易。”

他困惑地摇了摇头。

“在一次英联邦夫人活动上，她来找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个在这种活动中相处得很好。她刚从巴黎过来，她在那里有很好的关系，或许有个情人。我不确定。无论怎样，她听说过有石油的非常具体的报告，她说这对她贫穷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对巴黎某个重要的石油富商也很重要。他们两个对任何帮助都会非常感激……所以，我们做了个交易。我只说了会尽力帮助，但不是保证。我只需要她在办成后付款即可。若是希腊人丢掉这个水域，或没有打出石油，就不需要任何费用，只有这两个条件。所有的交易只通过她本人，我不会与任何人见面，我的名字决不能透露给巴黎的那些人。”

“很明智。这第二个条件呢？”

“四百万美金。”

“这次惨败，她一定非常失望吧。”厄克特说道。

“我们抱头痛哭。”

“她先生知道吗？”

“不，他是一个不谙世故的学者……”

“他是一个希腊政治家。”厄克特纠正道。

“我确信，他不知道。这会牵涉出很多关于她的问题。该如何说呢？比如像她巴黎的朋友。”

“那么还有什么让你这么忧心忡忡？”厄克特问道。

“我给她的另外一封信，看来放在总统府的保险柜里了。现在即使这封信还在，她也不知道在谁那里。”

他讲话的语调非常缓慢低沉，“那可是非常遗憾的呀。”这句话明显含义很多。

她眼睛低垂，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总想找个合适的时候告诉你，你会怨恨我吗？”

很长时间，他在夜晚灯光的阴影里看着她，直到她的眼睛抬起来迎着他的眼神。

“莫蒂玛，你为我做了你该做的一切。无论我攀登得多么高，你总在我身旁。我们所取得的一切，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你

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爱你。”

她顿时感激得泪如泉涌，但眼睛里面依然带有一丝恐惧的冷光。

“弗朗西斯，这封信可能落入了坏人之手。它会毁掉我的，也可以毁掉你。”

“如果……它落入坏人之手的话。”

“你考虑过必须要做什么吗？我们必须保证这封信的安全，把总统抢回来。派军队进去吧，镇压那些塞浦路斯暴徒，必须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和力量。”

“莫蒂玛，你没有感觉到吗，那正是我要执行到底的行动计划。”

* * *

广播电台的人做好了预防袭击的准备。显然，他们自己琢磨出来要出事——或许是因为政府索取了最近全部节目的录音带，或许是因为设在霍尔本区无线电管理局官员的电话泄露出了某些欠考虑的字眼。警方的三辆厢式货车和无线电管理局的一辆厢式货车抵达布什胡同18号时，全部的们都被堵住了，广播频道里全部是充满深情的倾诉，看来真把自己当成了又一次匈牙利起义。当然，这与节目主持人弗朗哥没有关系。刚看到事情有一点不好的苗头，他立刻拔腿溜了，借口要去处理与官僚们发生的可能要影响他大学课程的争论。即便他留下，电台的人也可能会把他装进顶住大门的铁文件柜里，给柜子再增加点重量，把门顶得更结实些。

这种对政府的反抗行为从来就是象征性的。有这么多窗户，这么多人手里拿着大铁锤，他们抵挡不了多久的。一位警察一脚踢开了播音室的门，说了声“对不起，先生”，同时伸手关了电源。塞浦路斯伦敦广播电台的电波从此便消逝了。关电源的同时，警察腿一跪，正好压在了制作人的手指上，从来就没有搞清过这究竟是事故还是故意。

但是，电台被封的最后一刻，这些激动的塞浦路斯人还是成功播出了最后一句蔑视的呼喊，是塞浦路斯语的埃奥卡抵抗英军组织

的战斗口号：

“不自由，毋宁死！”

* * *

老帕索利兹从市场买了蔬菜和新鲜螃蟹回来，发现餐馆正面的平面玻璃被砸碎了，用来遮掩的窗帘也被撕成了碎片。一个邻居告诉他，一辆车开过来，从里面跳出一个拿大锤的男人，十分镇静地砸了三下，就把玻璃敲碎了。

老帕索利兹不相信警察，他没有报警，可是他们却来了。一个便衣走过来，晃着一个无法辨认名字的证件。

“先生，我们没有太多可以做的。”他解释道，“问题是，像你这样喜欢直言的男士，容易在这样的特殊时刻把自己变成被袭击的对象。在某些区域，反对塞浦路斯人的情绪非常高涨，知道失踪的大使发生了什么吧。如果类似事情再次发生，也不会令人吃惊的。”

他合上笔记本，撩开剩余的窗帘，向屋里窥视。

“另外，先生，我会通知税务局你已经准备好接受他们来检查增值税（VAT）了，可以吗？”

* * *

布鲁塞尔会议之前，法国外长正坐在那里看文件。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外长例会，是个具有戏剧元素的会议。他在想，英国人今天该练习一点爬行动作了，会议将会迫使那个可恶的博林布鲁克尴尬，而这个法国人今天期望好好地利用这个场面。最近几周内，他受够了这个英国人的欺侮，很珍惜这个能教训一下他的机会，让他知道赠送惩罚不光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独家天赋特权。

他的幻想被一只抓住他肩膀的大手打断了。

“你好，艾伦。”

该死的家伙。博林布鲁克总是把他的名字英语化，又总是拒绝

把音发正确。

“期盼今天有一个完美的会议，艾伦。你知道的，需要得到你在塞浦路斯事情上的支持。”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想目前不应该急于去……”

但这个英国外长已经开始向他猛烈地游说了，就像观看着一辆推土机在使劲地除草。

“你是知道的，此事可能要动动手脚，很可能需要派遣军队进去。我正在考虑，艾伦。给我们派点军队，表示一点国际合作的诚意，这就是你们应该做的。毕竟，我们在努力解决一个国际纠纷，共同让塞浦路斯恢复秩序和民主。我们会照顾你们的士兵，保证他们不会有任何伤亡。”

“他们当然会自己照顾好自已的。”法国外长回答道，摆出一副得意的神态，“但是你是在建议我们法国的军队去帮忙解决你们英国人自己弄糟的事吗？”

“非常对。”

“不可能。”

“你太让我吃惊了。”博林布鲁克说道，惊奇得满脸皱纹，“我本想你会抓住这个机会，嗨，这可给了你们法国人一次与赢家为伍的机会。”

啪的一下，博林布鲁克的另一只手落在了法国人的肩上，虽是闹着玩的一拍，可法国外长觉得他的锁骨似乎被打断了。他把装有简短记录的文件夹扔到了一旁，脖子红得像最好的勃艮第红酒。他已经知道在这个会上该如何发言了。

会上，法国外长表现得坚定而倔强，他不会动摇，而且其他大部分的、伙伴也没有任何动摇迹象，甚至连传统的和稀泥的妥协字眼都不见了。英国政府所有的请求都被拒绝了，而且是直截了当地拒绝。Non！没有象征性的军队，没有适当的制裁，连鼓励或者理解的字眼都没有。欧洲背弃了博林布鲁克。

在漫长的整个会议期间，博林布鲁克争论、哄骗、强求、威胁地预测了各种极端后果，但毫无效果。举手投票时，他伸出的手孤

独得像一根兰卡夏的波叶大黄杆^①，最后只能无奈傻笑。

他们有一点不了解，他陷入了沉默。英国正值大选期间，欧洲对英国说了不，在我们英国人生命有危险时，遗弃了我们。这将会令二战初期的敦刻尔克精神再次张扬起来。选民们将会在每个政府管理的居民区插上英国米字旗，会在附近的教堂祈祷中赞扬亚瑟·布林布鲁克，当然还有弗朗西斯·厄克特。正如 F.U. 首相预测，这些外长一定会拒绝的。

真他妈的精彩。

^① 波叶大黄：蓼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于山坡、石隙、草原。开花时会抽出一根很高的蕊，看上去孤零零的。

第三十六章

如果你想让骆驼走动起来，就必须用棍子猛击它的屁股，而且棍子越粗它就越听话。因此我身边总是放了很多棍子。

今天是星期四，离大选刚好还有两周。

“首相，我很担心，我们不应该鲁莽行事。这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坦率地说，我们还从来没有准备过如何应付这样的意外事件。入侵塞浦路斯，如果您愿意这么想的话。”

“别担心，将军，我已经考虑过你提的问题了。”

英军负责军事行动的副总长、勋爵昆汀·杨布拉德中将清了清嗓子，他不习惯有人对他的军事判断质问或者改进。“请恕我直言，首相，我们没有找到能简要介绍一下地形的人。我们连这个总统别墅到底是什么样儿都不清楚。”

“将军，别再找啦。我在塞浦路斯服兵役时，去过那里几回。它原来是英国总督夏天避暑的官邸。它不会有太大变化，塞浦路斯人习惯坚守传统，也懒得改变。”

“即便如此，还有很多政治难题，我必须要有-定的准备时间。”他环顾四周向战时内阁成员寻求支援，国防大臣正在整理简报，准备加入谈话。

“不行！”厄克特用手砰地一击内阁的桌子，“你这是在给那个混蛋主教争取更多的时间，他会利用这时间增强他的地位，因而会增加我们所有人的代价……”

更不用说会增加让莫蒂玛的信落入坏人之手的机会了。

“但是还会有后勤支援的问题，我们绝不可盲目闯入。”杨布

拉德争辩道。

厄克特环顾了内阁军情指挥部（COBRA），内阁专案小组人已聚齐，他们负责处理厄克特称之为“免除圣职行动”的事务。除了副总长杨布拉德外，在座的还有外交大臣博林布鲁克、国防大臣、大法官（负责法律事务）以及前来协助表述和宣传以后胜利的党主席。军方将领曾经内部议论过，表示不赞同让党主席进入军事指挥部，担心在两周大选前，把这个事搞得似乎太有政党政治色彩了。他们太对了，但那又怎么样呢？

内政部长布扎·皮特曾要求加入，实际上是乞求。因为不论什么时候，此事都会是新闻头条，所以他想卷土重来。他留给厄克特个人办公室一张辩解纸条，声称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三大部门首脑之一，他的加入非常重要。但这是紧张的一天，厄克特根本没工夫答复他。他居然敢对他的私人秘书说“生活注定让这个后生无限失望”。此时，厄克特想到布扎·皮特，觉得他至少不是个懦夫，不像某些人。厄克特直视着这位将军。

“它们说的所谓后勤问题是什么？”

杨布拉德深吸了口气回答：“自从外长在欧洲的那个可怕的讨论被报道后，”他在桌面上摆出了一副谴责的神态，决心把这个归咎到政客身上去，“塞浦路斯社区有些势力已经把我们的战备当作宣战了。我在塞浦路斯当地驻军的指挥官报告说，当地民众的仇视情绪增长得很快，它使我们可能采取的任何进攻都变得更复杂了。”

“我们犹豫的时间越长，局面就会越复杂。”厄克特道。

“在目前这个阶段，有太多不可估量的因素，我无法保证一定成功。”

“你无法保证英国军队能够鞭抽一个混蛋主教？”厄克特难以控制住他的嘲笑了。

“以我的观点，成功是实现了目标而没有失去生命。”

“犹豫不决预示着灾难。时机、时机、时机，将军，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总统别墅离我们的阿克罗蒂里基地只有二十英里，还都是路况良好的公路。你的茶都没凉我们就能赶到。”

“但是……”

“有武装人员在阿克罗蒂里大门口等待伏击我们的军车吗？你是不是担心这个呢？”

“有阻碍物……”

“别说啦，将军。不要再找借口了，时间已经到了。”

厄克特紧盯着这个军人，同时伸手抓起面前放在内阁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把话筒搁在耳朵上了。

“给我接空军的雷将军。”

“首相，”杨布拉德脸憋得紫红，大声反对，“给军队发布命令、使用通讯体系都是要经过我的！我们不能让政治家干扰我们的军事行动和……”

“将军，你已经强调过这是一个政治行动，不仅仅是军事行动了。你在否认首相有权力与地区指挥官直接商谈事务吗？”

杨布拉德很不服气，瞪着眼睛但没说话，似乎对于自己的职权范围也不是很清楚了。空军的雷少将不仅是英军驻塞浦路斯部队的总司令，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主权基地行政区长官，相当于塞浦路斯岛英国领地的总督，一个人有两顶官帽。但是目前他戴哪一顶？杨布拉德费劲地琢磨着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宪法礼节和先例，还有与设在诺斯伍德镇总部的通讯指挥系统的关系。这个指挥链是由撒哈拉大沙漠上空的卫星来连接各地完美运作的。此时，厄克特已经与身在阿克罗蒂里的艾匹斯克皮卫戍区总司令兼行政长官开始通话了。

“雷将军，我是首相。我是从内阁军情指挥部与你通话的，我了解到你的基地被障碍物给封住了。”

接听电话时他没有出声。

“我明白啦，有两百多名妇女用婴儿推车和儿童座椅堵塞了你们的大门。”厄克特瞥向杨布拉德的那一眼犹如毒蛇嘶嘶地吐出了信子，“以你的观点看，突破婴儿推车这样的障碍物，会给英国的军人带来生命危险吗？”

他在接听电话，异常寂静。

“我想也不会。既然是这种情况，雷将军，我的命令是让你们

把总统别墅给封锁住。不能让主教和人质走掉，同时不能让任何人进入。我要你把它封得水泄不通，必须马上行动。然后等待进一步的指令，清楚吗？”

接着，厄克特目视了一圈内阁指挥部房间内的所有人员：“先生们，我们的意见一致了吗？”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杨布拉德。既然命令都已经下达，再去争执，无疑等于专业性的自杀。那样，杨布拉德只能别无选择地辞职。而且，正如厄克特所知，他不是个莽夫，不会突然去做轻率之事。此时这位将军低下头看眼前的文件，似乎发现了某种需要全神贯注的东西。

* * *

这位新闻记者预感那个时刻马上就要到了。他是从整个夜晚铁丝网后、艾匹斯克皮卫戍区大楼周边明显增加的喧闹声、军令声、军靴声、发动机声作出的判断。他虽然看不见，但能感觉到基地大门附近的活动发生了变化。圈滚式蒺藜刺片铁丝网后的步伐加快了，反应敏锐了，就像一个笨重的相扑运动员，正在准备一下子压在对手的身上。门口的那些女人们也感到了变化，呼唤着她们的孩子，把他们更加紧密地搂抱在一起，相互安慰着，眼睛里透露出不安和危险。她们聚集在一起，悄悄地传递说，团结就是胜利。她们把所有的婴儿车和座椅都拴在一起，至少要一个小时才可解开。

但是素以“毒刺”闻名的雷将军，可没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刚到黎明时刻，第一个行动的迹象出现了：两辆橄榄色的车辆快速开出，随着紧急刹车声，停在了离大门口只有几英寸的地方。示威者最前排的几个女人站起来想看个清楚，而她们是第一批被救火车的强大水柱击中打趴下的。这种车辆虽然不是为防暴游行设计的，也没有把喷水嘴调到最大的强度，但这种水流的冲击力度——雷将军的新闻发言人后来称之为“温和劝说方式”——却非常可怕。不到一分钟，大门前示威的人群在孩子们哭喊的洪流中被冲开了。他们在大门口的草地边上和下水道口附近抽泣时，军人们开始一队

队地行动了。第一队人马忙着把刺片铁丝网拖向大门的一侧，另外一队医疗人员跑到妇女儿童人群里去照料受伤者，这些伤基本上都是由喷水枪造成的擦伤和瘀伤，同时他们还会送上热咖啡和牛奶。第三队是武装宪兵，负责在被冲翻的进满水的婴儿车里搜寻，以确定是不是空车。他们在一辆车里找到一个熟睡的婴儿，立即转交给了坐在草地边上发懵的母亲。然后小分队发出了“无危险”信号。

随着柴油发动机的轰鸣，一条长蛇般的车队出现了，打头阵的是四吨重越野卡车。车队以时速三十英里的速度碾撞过用婴儿车构筑的乱七八糟的障碍物，用沉重的车轮把它们碾成了碎片。后面跟着救护车、路虎越野吉普车、一辆信号通信车和更多的四吨越野卡车，它们飞驰在这些障碍物的碎片上，犹如雪橇滑翔在新鲜的雪地上。留在他们身后的是孩子们的眼泪和抽泣着的女人拾捡碎片的场面，或许她们觉得捡回去还能用吧。跟在身后的还有一个兴高采烈的新闻摄影记者。

车队沿着主要公路快速进山，经过大坝后，一直行驶到蜿蜒如蛇的黑色柏油盘山路上才慢下来，这条路弯弯曲曲地穿过松树林。空气明显变得凉快多了。下山时，透过挡速箱，司机们坐在驾驶室里也可以闻到松香的甜味。车队没有遇到抵抗。由鲁弗斯·圣奥宾中校率领的五十三人组成的特遣队，包括战斗人员、四名特殊通讯兵、一个班的佯攻士兵和卫生兵，配备如此齐全是为了以防万一。

两个小时时他们抵达那里。在群山的最高峰上，有一座巨大的高尔夫球形的雷达站，他们在那个圆顶建筑物下面离开了主路，从一个峡谷的入口处往下接近目标，这峡谷里长满了高大挺拔如旗杆的松树。在这个峡谷顶部的公路入口处，他们留下了两名士兵和一卷蒺藜刺片铁丝网护栏，足够封锁住狭窄的入口。在峡谷最底部主要的高速路入口处，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封锁布置。两个封锁点之间，有一块铺满松果壳、可以避开别墅绿色铁皮屋顶视线的地带，其余的人员全部分散隐蔽于此，在这里，他们可以秘密监视别墅，又可确保部队通讯畅通。

这一切都是在四个小时内完成的。

那天晚上玛丽亚站在身边，梅克皮斯在特伦特河畔的陶器小镇斯托克的南边举行了集会。他们的长征式竞选活动已经进行到第五天了，现在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原来的新鲜感已经没有了，很多起哄的人也离开了，尤其是那些观望或捣蛋的人，他们的目的也许就是围观梅克皮斯跳楼吧。就梅克皮斯的境况来说，他早已经跳下去了，所以他们感兴趣的仅仅是他跳下后有什么可怕的结果，然而他们失望啦。梅克皮斯又从地上蹦了起来。

今天继续跟着梅克皮斯走的大部分人，都是具有同样抗议目标。仅有一小部分人是从一开始就跟着他走的，还有一部分人只跟了一天。更多的人跟着走上一个小时或者一英里，他们推着孩子，举着旗帜或标语，高兴地接受沿途移动式烤羊肉串小店和希腊生意人提供的各种免费招待。然而人数一天一天明显减少。在竞选行军队伍前面散发传单的人依然干劲很足，他们的决心没有动摇，可是媒体对这个看似没有尽头，又没有特别事件发生的步行竞选活动的报道却很有限了，电视新闻的转播热情也已衰落了。至少今天是如此。

在当代战争中，对于军事行动成功的最大障碍，常常不是对手的枪口，而是照相机的镜头。怀里抱着婴儿的妇女被英军高压水龙头喷射的照片本身就象火焰喷射器那样，点燃了整个午间新闻。这些动感很强的绝妙照片让很多观众既困惑又反感，他们习惯看遥远的土地上胜利的惊险大片，英军战胜了装甲师团或者征服黑毛怪人，而不是打赢了无自卫能力的妇女儿童。军车在一片儿童坐车堆里横冲直撞，就像狼群穿过西伯利亚的村庄，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悲伤、眼泪和更多的愤怒。

因此，那个周五的晚上，梅克皮斯发觉有很多新人加入了他的事业。更多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聚集在他身旁，而且比以前更加坚定。那些有欧洲政治理想的人们因被外交大臣博林布鲁克的举止所激怒也前来参加他的活动。还来了很多反战主义者，他们挥舞着标语牌“Make Peace”（实现和平——而“梅克皮斯”的拼写恰好是

Makepeace)。同反战人士在一起的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喜欢政治，只是午间新闻的照片让他们觉得要站出来显示主流英国人是正派的。到处是标语口号、演讲、怀里抱着的婴儿、临时即兴的民歌演唱会和塞浦路斯舞蹈演出，这些活动都显示着长征竞选事业获得了新生。

在公园里的黄昏时分，大家手牵着手，一同唱歌来分享共同的情感。他们举起上千支摇曳的蜡烛，让公园的大地像钻石一样闪烁着，充满了宝石般的希望，这个希望让他们脸上熠熠发光，精神焕发。人群前有一个用粗壮的英格兰橡树干临时修建的讲台，梅克皮斯就站在上面为追随者演讲，给更远处的人们演讲，给整个国家演讲。

“我们已经出发了，有一支车队在遥远的地方也出发了，然而今天，那个地方却离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很近，它叫塞浦路斯。但是我们两支队伍彼此的目标居然如此相反。他们在那里追求战争，我们在这里谈论和平。他们在那里推走怀中的婴儿，我们展开手臂欢迎所有人。他们相信军队的力量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相信为了和平而联合起来的责任感才是答案。他们在那里响应弗朗西斯·厄克特的召唤，我们要说不！现在不，明天不，永远都说不！”

很多人从电视里观看了、在广播里收听了梅克皮斯的演讲，他们决定要去追随他了。

* * *

老帕索利兹看到电视里的各种报道，更加感到被遗弃了。看到妇女和儿童被英国大兵粗鲁对待、被冲倒后丢到路边，他怒火中烧。他脑海中浮现着很久以前曾经经历过的模糊记忆，那种朦胧中的传奇受难故事，但怎么也找不到真相。记忆和感情愚弄着上了年纪的老人。

老帕索利兹把韦伯利牌左轮枪放在面前，以防砸他餐厅的人万一再回来，他孤独地坐在空寂无人、被毁了的餐厅里，看着电视里的梅克皮斯。在很多塞浦路斯人眼里，这位英国人越来越像一位英雄，是当今的拜伦，但是老帕索利兹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这个男人把他唯一的女儿霸占了，把她活生生地拿走了。不是把她像

雕像一样拿走，不是用希腊方式拿走，而是空着手拿走了。因为英国人一直这样干。而且这个英国人自命不凡，竟敢在电视中公然索取属于他两个勇敢兄弟和其他人的荣誉——若不是残酷的命运开玩笑——这不也都应是属于老帕索利兹的荣誉吗？

他喝着酒，对梅克皮斯的名字啐着吐沫，同时更加仇恨弗朗西斯·厄克特。

这时，他听到有人来到了他餐厅的门口，他感到他们就在外面了，撕扯着临时钉在损坏的窗户上的胶合板，偷偷地笑着踢掉残留在那里的玻璃。他们回来啦！他大吼一声，向门口扑去，猛然打开门，冲到了街上。他看到的不是拿着大锤的人，而是三个年轻人，显然比喝醉了酒还可恶，他们在乱写乱画。

“敢在这里乱画，我要杀了你们。”他发誓说，向他们走了过来。

“嘿，你在和谁的军队拼杀，你这个该死的老笨蛋？”三个人转过身来，虚张声势地回答。

“一比三。我喜欢这个比例。”一个人嘲笑道。

“混蛋塞浦路斯人不应该在这里，这里不是他们的国家。”另一个补充说。

他们几乎要扑向他了，可是在街灯的微弱光线里，看到老头正用左轮手枪对着他们，目光疯狂。此时他们可没有闲心留下来，看一下那枪或者发了疯的枪主是否是在玩真的。

第三十七章

政治远比爱情诚实。因为在政治中，你总期待着背叛。

唐宁街后面是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那里有一条狭窄的 L 形道路，路边有一个大的暗箱。暗箱里几米长的空间都是英国电讯公司的线路，箱子旁边的墙上有一个洞，传输信号的电缆可以通过此洞直接进入唐宁街首相府。只要接通，在地球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收到这里的电视信号，不到两个小时即可做到。

军事行动往往会有力地促进视频技术的发展。美国 CNN 电视台在海湾战争中的所为，令全世界的国防机构后来都决定在作战时也如此安排——尽管公众报道方面的规模要比 CNN 小多了。抵达山区后，圣奥宾中校的通讯兵们从四吨军用卡车上卸下很多铁箱子，取出遥控设备支架，在别墅的两边各安装了一个遥控监视摄像头，同时把分成几块的两米大圆盘式卫星天线拼装起来，然后用罗盘定位器把它对准，锁定赤道线上空欧洲电信卫星组织的同步卫星。从那儿，测试信号飞向伦敦码头区附近的一个卫星信号接收转换站，通过英国电信塔，传入了内阁军情指挥部的两台监视器中。

弗朗西斯·厄克特似乎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

* * *

屏幕忽闪了几下后，画面出现了，画面中是坚实而平凡的总统别墅，三层小楼，所有的百叶窗都紧紧地关着。它坐落在纠缠交错的高大树木中，外面涂着的绿颜色带来了一点戏剧感。

“看上去像是在某个潦倒教区里教区长的维多利亚式住宅。”外长博林布鲁克小声说。

“差不多就是那样的房子。”厄克特回答道。他让技术人员离开这个房间后，启动了红色电话机，“请报告，圣奥宾中校。你的声音在扩音器放出，内阁军情指挥部的其他成员都可以听到，我们在显示器上可以看到图像。”

“这个地区已经被控制，首相。只有一条进出线路，我们已经封锁。别墅周边地形不是很有利，山的一边是松树和荆棘丛，潜入一两个人没有问题，但他们无法把全部的人弄出来。还不包括那个女的和主教，首相。我们已经把他们堵在里面了。”

“太好了。你估计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

“此时还很难说。正像您在屏幕上看到的，别墅主楼附近还有其他建筑，这会给我们很好的掩护，但我们不知道在这些建筑中是否有哨兵。若有，接近前他们就有可能发现我们。我建议利用夜幕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我相信通过夜视镜会了解到需要的信息。”

“非常好。”

“问题是，厄克特先生，别墅本身是古老的石头结构，这种房子他们不再修建了。”

“是这样，我记得。”

“是一种有利的防守阵地，”圣奥宾继续说，“房顶是波纹金属材料，会发出敲鼓一样的声音。外面一侧的房子里可能会有哨兵，另外一侧是空荡的草地，通向直升机停机坪。周边田野上覆盖着会发声的风干的松树碎枝叶，走上去如同踩到了焦脆的玉米片。如果他们不是沉睡状态，就会发现我们，从相对远的地方就能听到的。”

副总长用鼻子“哼”了一声，那种傲慢劲儿虽说没太过分，但是意思够明白的了。

“能让我跟主教大人直接通话吗？”厄克特询问道。

“可以，我让下士霍金斯爬上电线杆即可进入他的电话线，大约五分钟吧。”

“请你们马上安排。”

他们开始等待下士霍金斯爬杆接通电话，如果成功，他可能被授予杰出空战十字勋章。此时，杨布拉德又重新提出他的想法。他强调说不可能采取突袭，现场没有特种兵，普通军队必须等待、推迟，通过疲劳战术来降低主教一伙人的士气。使用武力强行解救人质是个闹剧，更可能导致导致人质的死亡。

对所有这些观点，厄克特都没有答复。此时电话接通了。

“是西奥菲勒斯主教吗？我是弗朗西斯·厄克特首相。”

“终于来电话啦，什么耽搁了你？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我尊敬的主教，耽搁我的是需要用军队把你们扣押人质的别墅围起来。包围已经完成，你们现在是我的俘虏了。”

电话那边传来了捧腹大笑。“原谅我，首相，我忘了你们英国人在危难时都会保持这么棒的幽默感。”

“但是时间在我这边，主教。这些军队可以在那里停留数周，如果需要的话，甚至数月。”

“如果你相信，厄克特先生，那你就是个蠢蛋。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把军队调到这里意味着什么吗？你们入侵了塞浦路斯——我的国家。就在我们谈话时，抵抗的潮水会淹没这个岛屿，你们在这里没有朋友。你们就像老牌帝国主义暴徒，蹲在我门口的时间越长，我的力量就越强，越容易把你们永远地从这个岛上彻底清除掉。时间到了，是时候该完成早些年未竟事业了。为什么你就以为我会坐在这里等待你呢？你难道就没有想到这是我给你设下的陷阱？”

夜幕正在降临，遍地是长长的阴影，别墅的轮廓笼罩上了更加悲观的色彩。厄克特的声音降到更加深沉的音调：“我还没有从那个方面想过。”

国防大臣赶紧遮挡着眼睛，避开首相的视线，假装在思考问题。副总长杨布拉德从椅子上站起来，采取了她的祖先伊齐基尔进攻克里米亚黑海港口前骑上战马的姿势，他不断膨胀的眼球充满了正义。主教刺耳但是清晰明了的声音继续在房间里回荡。

“我有足够喝数个星期的酒、吃数个月的食物，首相。我不急。噢，对啦，我忘了，还有四个人质。我是相信人生有来世的，只要

我嗅到了接近别墅的英国大兵的袜子味，我会不带任何遗憾地强迫他们加速去寻找来世的生活。”

“这是你身为基督教徒应该有的观点吗？”厄克特责问道。

“我们塞浦路斯有一个说法：主教的儿子是魔鬼的孙子。我们是一个神父和海盗混合的国家，没有人搞得清楚他们的区别。”他轻声地笑了。

厄克特的声音不那么有把握了，听起来像是泄气了。“主教，没有必要采取暴力手段。我不想有伤亡。”

“很不幸，我推测必有一伤，厄克特先生。”

“谁？”

“你，我尊敬的首相。你还有什么——离大选还有十三天的时间？我不信英国人民会考虑再选择一个不幸被塞浦路斯主教羞辱的人做首相，因为我要求你在大选日之前宣布英国离开基地。”

“我怎么会同意撤出主权基地呢？”

“因为你不同意，我会给你们的报社寄去马丁先生切成片的耳朵。”

“我明白了。”

“我希望你明白。”

厄克特停顿了一下。“主教，有商讨的余地吗？”

片刻停顿。“或许时间吧。五年之内撤出而不是立刻。当然还要有大量的援助。你看，厄克特先生，我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吧？”

“我需要想想，给我思考的时间。”

“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给你。”他又哈哈大笑起来，并把电话挂断了。

笔挺地坐在桌边的杨布拉德显示出更为露骨的轻蔑态度。“我告诉过你要等待。”他很得意地说。

“我告诉过你时间在主教手里，不在我这边。”厄克特反驳道。

“但是你说你需要时间去思考……”

“我不需要思考，我已经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那是？”

厄克特最后看了一下电视上的场景。“我会把这个杂种烧出来。”

第三十八章

对于有些人，死亡是刺激的冒险；对另一些人，它是消失的过程。一个人持什么样的观点，更多地取决于谁死，是他人死还是自己死。

“三男一女，一共是四个人质，在楼下的同一个房间里。首相，这是我们用夜视镜观察到的。如您所见，白天别墅所有的窗户都是关闭的，但是晚上他们会打开一些用来透气。我们查明有七个绑架者在里面，包括主教，另有三个在外面的房子里瞭望。”

“鼓一样的金属屋顶，坚硬的石头墙，百叶窗紧闭，门极可能是锁上的。”厄克特仔细思考着，“圣奥宾中校，如果我要你去接近，你会如何行动？”

副总长杨布拉德在内阁指挥屋的桌子最那头立正站了起来。

“中校，稍等。”厄克特指示道，随手关闭了对讲机，“杨布拉德将军，任何人从桌边站起，就表示要离开，而不是要发言。”

“但这非常荒唐！我们必须等待时机，从心理上把他们拖垮，从而给我们争取时间送进一个班的SAS特种兵。圣奥宾的人马是普通陆军，他们不具备特种部队作战能力。他们不能像瞎子一样进去。根本不应该进去。”

“你才是瞎子。他想让我们等待，拖延。此时，他一直在安排组织中，等到明天就会有一支坐着婴儿车的儿童大军抵达，他会给你创造另外一个推迟的理由。”

“请考虑等待时机吧，我求您了。”

“要把握时机，将军。”

厄克特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不会让步，而且主意已定。这个军人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他气愤的语调已经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厌恶。

“是什么魔鬼在驱使你？”

“政治的领导地位要求有很多的牺牲。”

“但是让谁牺牲？一个傻瓜向水里扔了一块石头，一千个年轻人即使被淹死也要将它捞上来吗？”

“如果这次出了问题，我就是牺牲者，而你可以在我的坟墓上跳捷格舞^①。”

“我的脚已经在打拍子了。”

侮辱首相的言辞如倾倒糖浆一样沉重而缓慢地倾泻出来，坐在杨布拉德身后的一排军事顾问们吃惊地吸了一口冷气。

厄克特的眼睛一动不动。“你不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译成舞蹈节拍保存吧，将军？”

“我不希望在此事上有任何误解。我想我还是按你的规矩处理吧，厄克特先生。”

说完，这位全权掌握军事指挥大权的副总长大踏步离开了内阁军情指挥部。

* * *

“主教，早上好。”

“啊，我尊敬的厄克特先生。Kalimera（早安）！你晚上休息得很好，我想是这样，对吧？没有不祥之梦吧？”

“几乎没睡，一直在想问题。”

“我能荣幸地知道你的思考把你引导向何处吗？”

“引导我去做笔交易。交换吧。”

“但是，有一个‘但是’。我听到你喉咙里有不适的隆隆声。注意别让自己窒息了。”

① 捷格舞：一种轻松快速的三拍子舞。

“你昨天列出的条件是办不到的。”

西奥菲勒斯的声音里飘出嘲讽的味道：“你希望在自己的葬礼上弄虚作假吗？”

“我希望挺过来，非常希望。但是你想一下，如果让我公开宣布——我该怎么表达呢——我承认塞浦路斯人要求归还基地区域的正当要求，而且要在我大选前夕宣布，那么，这正像你说的，我就会成为阵亡者了。但这满足了谁的意愿呢？不是你的呀。一周后的星期四，就会有一个新首相。这个首相不会有义务和责任来落实我的保证。恰好相反，他很可能就是因为许诺要维护基地的每一寸土地而高票当选进驻首相官邸的。”

“我将扣留你们的大使，把他变成碎块。”

“完全没错。可是没有赢家呀。”

主教犹豫了，他手中的王牌似乎明显地变软了，玩下去更困难了。

“你暗示英国人会说话不算话，就像他们过去常干的那样。”

“算是一种表述方法吧。”

话筒中传来猛灌了一口饮料的啧啧声。需要考虑了，停顿的时间延长了。“你说过一个方案，一个反建议？”主教问道。

“你放了大使，作为回报，我给你一张关于基地的书面保证。”

“英国文件！”主教嘲笑道。

“还附有一揽子援助。我同意这个援助计划中会有很多你想要的东西，主教。全是私下交易。”

“我理解。”

“你也要理解有关援助和基地的交易不能在大选前公布。你懂的，你需要我在唐宁街来实现这些许诺。你要帮我赢得大选。”

“但我怎么知道以后你会不会遵守诺言呢？”

“你会得到我的签名……”

“这不够！”

“和一大笔一揽子计划的预付款，作为诚意。预付现金，直接交到你手里。这点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做到。”

“厄克特先生，我开始喜欢你了，一个和我思维一致的人。”

“我们有共同利益，主教，或许甚至是共同的命运。”

“一个美好事业的开始。”西奥菲勒斯轻松地笑了。

“我相信你们塞浦路斯有一个俗语，每个人都会把被子往他们自己那边扯。”

“但目前看来至少好像我们要分享同一张床了……”

声音变弱了，电话那头传来打扰的声音。可以听到主教生硬地在问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人困惑。这时他又开始通话了。

“厄克特，你这个英国杂种。你想干什么？”

* * *

特罗斯山区是塞浦路斯蓊郁青葱的心脏。高耸的山脊一直连绵到奥林匹斯主峰，起到了云帽的作用，把东地中海的海风都给吸收了，减轻了平原压抑的热浪，带来了丰富的雨水，令地中海大部分的岛屿对它羡慕不已。但特罗斯山区也不总是这样令人羡慕。雨水主要集中在冬天，而在夏季的几个月中，大地一片炙热。在松木焦土和贫瘠土坑之间树荫斑驳的空地上，森林中的蕨类植物干枯地死去，春天出现的成片鲜花也萎缩地露出了曾经饱满现已干瘪的根茎。这些蕨类植物和倒下的干枯林木产生了易爆炸的混合气体，而足以把它们吹散的凉风，将成为死亡的前兆。灾难来不来，就看一颗火星了。

特罗斯山后面有很多让人看了难受的旧山火留下来的疤痕，以寂寞的焦土来证明火焰的力量——证明山火的吼声和烟雾就像喷云吐雾的蒸汽机车，而且有着蒸汽机车的速度。熟悉大山的人都会深深地恐惧山火的烈焰。

第一小缕烟雾是从一条旅游线路入口处的路边滚滚升向天空的，这条路在总统山庄下面，通往凯尔多念瀑布。一个没熄灭的烟头、阳光对随意扔掉的玻璃瓶的折射、雷电的一道火花，有太多可以引起火灾的解释了，但后果只有一个。轻飘的烟雾升入天空，像小猫第一次一点点离开母亲身边那样。火势蔓延得很快，主教安排在三

楼上的岗哨已经可以看见了。此时西奥菲勒斯也立刻爬上楼梯，亲自观察，大火带着狮子般的吼声过来了。

* * *

他把电话从机架上拿起来。“厄克特，这是玩什么把戏？你让四个人质这样死去，真太愚蠢了！”

“主教，仔细听我说。你要是碰一下这些人质，你和我都完了。我会被指责，而你会被大卸八块。到时我除了派部队冲进去外，没有其他选择。”

“你假装这火不是你放的？骗子！”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告诉我，这是你见到的第一场山火吗？引起山火的原因有上千种，重要的是扑灭它。我的军队已经在与山火搏斗了。如果你想离开别墅，我将会安排安全撤离……”

“我们要留下！”

“那就留下，但是别碰人质。记住你和我在这件事上，生是一起生，死是一起死。我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厄克特，我不信任你，但是你可以信任我。我用我神职的生命发誓，只要我见到任何英国士兵接近这个别墅，我就会把其中一个人质从顶层楼上的窗户扔下去。只是向你表达我的诚意。如果你无法让山火远离这个别墅，我将会接受你撤离的建议，但我会把另一个人质留在火灰里。你听到了吗？”

“再清楚不过了。可是没有必要那样做。我获知已经有两架装有灭火设备的直升机正向你那里飞去。别墅会很安全的。”

“如果它不安全，你最好为自己的灵魂祷告吧。”

* * *

威塞克斯 HC2 型运兵的直升机曾是军队主要的空中运输设备，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早就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体积更大、设备更

精密，可以在前线作战环境下飞行的新机种。但是塞浦路斯不是前线——至少目前还不是。威塞克斯直升机是他们的全部所有，用来应付目前的任务还是足够的。

从阿克罗蒂里基地起飞，用不了十五分钟，名为阿尔法号、布拉娃号的两架直升机下面都悬挂着笨重的造雨大桶。它们编队飞行，越过了库里斯河水库大坝。下面翡翠般的湍急河水朝海边上犹如水泥烤箱的第二大城利马索尔流去。双引擎直升机从峡谷那边飞出后，轰隆声传得更远。在附近三个葡萄园做活的村民们还没看到它们就已经知道它们马上要到了。它们升高了，四片旋翼桨叶更加急促地抓住稀薄的山地空气。由于要保持队形和速度，旋转扭力增加了。机组人员开始紧张起来，正如所预测的那样，可以看到在他们前方，那恶旋转的黑色烟柱站立在明亮的天空中。

他们在距离火情飞行不到两分钟的地方找到了水源，这是一个鳟鱼养殖场，厢式养鱼池里都是手指大小的养殖鱼。一架直升机能把一百五十加仑的水和水塘上面的保护网提走——那可是一个农民半年的工作。旋翼桨叶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遮住了农场人员疑惑而绝望的喊声，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士兵们具有讽刺意味的致谢与点头，两架飞机在养殖场人员失落的泪水中飞向了别墅。

* * *

按照哥哥的指示，迪米特里检查了四个人质的绑绳，把他们的腿和上身都捆起来，以确保他们无法移动，没有逃跑的机会。一如既往，他对埃尔皮塔特别关怀，借检查绳索之机，他的眼睛和手在她的衬衣外掐摸了一遍，用长茧的手掌摩挲着她的大腿，使劲地抓挤，满嘴酒臭气喷得她满脸都是。他的眼睛里全是被肾上腺素和欲望刺激出的淫邪目光。

“在这结束之前，我的美人，我会让你了解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什么做成的。”他傻笑道。

“请别绑这么紧，我腿上的血液没法流动了。”

他在她前面蹲下来，解开了捆带，把衣裙撩到膝盖上，按摩着她的腿肌。

埃尔皮塔用模特般的表情笑了，然后对准他的胯部猛地飞起一脚。

当他终于可以不再痛苦挣扎，能喘上气后，就开始威胁地咆哮起来。不管他哥哥曾经如何告诫过他要按照怎样的步骤来得到她，他现在都要对这个小鲜肉干点什么了。他晃晃悠悠地爬起来，弯着腰一只手捂着痛处，另一只手往后一收，接着怒气冲冲地一拳打到她脸上。他手上的戒指在她脸颊上擦出了一道深红色的伤口。他冷笑着，弯下腰贴着她的脸，想看到她会屈服。她父亲不安地大喊起来。

埃尔皮塔含着泪水笑了，朝他脸上吐了口吐沫。

迪米特里又要打她时，突然被人揪住了领子，头上还挨了一拳。他被打趴在地，吃惊地翻身一看，高大的哥哥举拳

还要揍他。

“傻蛋！”西奥菲勒斯咆哮道，“难道你的脑袋除了想这个就不能想别的了吗？”

迪米特里想要顶嘴还手，而西奥菲勒斯也还要再出手揍他，突然他们两人都愣住了，争吵也停止了。远处传来了轰鸣如雷的直升机声。

第三十九章

良心像一个石块，永远在等待你因它犯错误。

两架直升机来临，盘旋在三百英尺的上空，下面是山头上众多挤挤攘攘的旅游商店和廉价餐馆，飞机从古老黑松林的缝隙中穿绕下降。在这个高度，机组人员已经感受到了下面噗噗冒出的热浪，超热气流不停地冲击机体下部，驾驶员顽强地操控着飞机。大火被风扇起，顺着大山的气流用力搅起无数个小旋涡、小气浪，令它们向四面八方散去，烈焰紧随其后，向山野攀登，一点点地接近总统别墅。

阿尔法号率先俯冲投下水弹，此刻驾驶员根据坐在机身后部观察人员的指挥飞行。观察员紧系飞行安全吊带的身子探出机身外，很难找到可以造成冲击力的准确投放点。从高空看下去，只能看见黑色浓烟在烈焰上空乱舞的旋涡。第一次要在一个目标区内投水，用水压住烟雾，使其出现一道清楚的观察缝。

阿拉法号悬浮在空中，调整好尾翼，果断地向前飞去，擦过主烈焰的边缘。它飞行的速度是四十节^①。驾驶员不安地扫描了几眼扭矩测量仪表，此时他被迫使用几乎是最大的马力来应付高度、突现的热度和沉重负荷混合因素构成的复杂飞行局面，飞机已经从灵活的海豚变成了笨拙的胖鸭妈妈。一不小心，他就有可能把这个传动

^① 节：一般用于舰船的航行速度，在某些地方用于表示飞机的飞行速度，比如飞机的起飞、降落等速度较慢的地方。一节代表每小时一海里，一海里约为 1.852 千米。

装置弄坏。在实际上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形下，这些操作对投水几乎毫无帮助。威塞克斯型直升机下垂的机头提供的有限前视区全被飘飞的烟雾挡住了。驾驶员被上帝和他的机组成员所掌控，而且他知道其中一个成员昨天晚上多喝了一扎吉尼斯黑啤酒。

为了能看清楚一点，机组观察员一只手抓住把柄，一只脚踏上起落架的轮子，身子完全在外面了。“稳住。稳住。向左平移十英尺。天啊，真他妈的热。稳住。”整个飞机在他的手中，驾驶员听从他的指挥。观察员尽力搜寻着正确的投放点。突然一阵风把底下的烟雾吹得切开了一道缝，他感觉他看到了，那正是他想要找到的理想投放点。他猛然一拉控制缆绳，造雨机的阀门打开了。半吨水喷洒出去，直升机像是被解放的飞燕，一下子飞向前去。水喷在二百平方千米面积的树林上，可是还有数千平方千米面积的森林在燃烧。

第一架直升机已飞回那个鳟鱼养殖场加水去了。第二架飞机布拉娃号也调整好了位置，或许这个飞机尾部的指挥观察员犹豫了那么一下，从上面看好像他洒下去的水覆盖了阿尔法号所洒下的同一个地区。实际是一次浪费的喷洒，但从地面看却很壮观，水从空中落下来的几秒里，天空中映出一道弧形彩虹，很快烟雾和水蒸气形成的大幕又把太阳遮住了。加满水的直升机来回往返，对准新目标不断喷洒，希望、高温、黑暗、更多的火焰开始反复循环。

山火依然在燃烧，犹如火龙的舌头，一舔就是一片，它像是被激怒了，挑战性地毁灭了前进路上的一切东西，直奔总统别墅的方向。

鳟鱼池塘的水已经枯竭。寻找新水源会耽误更多宝贵时间。

扑灭山火的力量开始衰弱了。

* * *

“请发点慈悲吧，厄克特先生，山火离别墅不到一百米了。”

主教的调子改变了，声音中的不可一世消失了，完全被焦虑取代了。他也看到直升机的进攻被大自然打败了。

“他们在尽最大努力。另一架直升机已经从阿克罗蒂里紧急飞

过来了。”然而厄克特听起来也不那么自信了。“他们的问题是要找到合适的水源。”

“我不想再听了，英国人！”

“主教，让我把你和你们的人都撤离了吧。我向你承诺……”

“正如我已经向你承诺了。如果我被迫离开此地，其中的一个人质会被留下。他的生死就交到你的手里了。”

“那我还能做什么，主教？”

“祈祷吧，你这个该死的。跪下来吧。”

“我已跪下了。”

* * *

火焰离别墅只有七十米左右了，正持续无情地扑来。院子外围的那圈蒺藜铁丝网已与山火交战过，被烧成了破碎的黑色线条。一蓬蓬闪着星光的灰烬在空气对流中飘向空中，落在了别墅前的草地上，迸跳到了铁皮屋顶上。

布拉娃号直升机最后一次飞过，喷洒下的水没有什么效果，而附近的水源已经用尽。飞行员按动了抛弃电钮，把喷雨桶扔了下来，放弃了灭火的最后希望，认了输。

西奥菲勒斯看到这一切，更为焦虑了。他谋划的计划本应万无一失，没有任何人能破坏。可他没想到上帝会来妨碍他的计划。

透过半开的百叶窗观察外面时，他觉得自己被冰冷的命运紧箍着。某个人要去死——必须死，他已向神发过誓。当要做决定的时刻临近时，他感到手在发抖，他把手深深藏进了长袍的褶皱里。

可戏还没有完。就在主教窥视窗外时，布拉娃号直升机盘旋于烈火未烧到的前方地面上空，接近了别墅主楼的上方。它缓慢地一点一点地移动，直到离地面还有五十英尺高处，轮子已经擦到松树的尖顶，悬飞在建筑物与烧过来的山火之间。旋翼桨叶把巨大的倒灌风力吹向大树。一条与火搏斗的新战线拉开了。直升机推移出一道风墙，直到与烧过来的山火相遇，两个气团开始了在风力下的角力。

烟雾和灰尘组合成令人窒息的气浪，被直升机的气流推向四面八方，直升机被围在一个无法透视的碎渣飞扬的雾团中。火焰痛苦地用舌头向上舔去，碰到钢铁肌肉产生的一千五百马力强化的风暴后被迫退去。布拉娃号没有杀死火焰，但逼得它转向寻找新的方向去烧了。而布拉娃号机组以勇气和技术，在无视线的烟雾中悬浮着，成功地把山火与别墅隔开了。与此同时，阿尔法号和新来的援救直升机，继续着它们的洒水灭火工作。

别墅楼里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喧闹声。旋翼桨叶产生的风力冲上波纹金属房顶，就像用铁锤在敲鼓，楼里听不见其他任何声音，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百叶窗晃动着，一根烟囱掉了下来，波纹房顶的铁皮开始松动，人的思维都会被这无法抗拒的狂暴声音摇晃得几近崩溃。

西奥菲勒斯从楼上的窗户看到这场面后有一种解脱感，他笑了。滚滚而来的烈焰被阻止了，他心情好多了。毕竟他不用非杀人不可了。

* * *

他们选择了一个方形小窗户，通过它可以进入楼里较为黑暗的凹处，或者较为僻静的地方。小窗户又是离山火最远的地点。

作为他们目标的别墅，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名为阿蒂尔·兰波^①的法国诗人设计的，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尽管生命短暂，他的经历却非常丰富，一生沉溺于放纵、酗酒、同性恋，这些都是建立于他成功事业之上的挥霍。他是一个军火商、探险家、贸易商、文学家，以及建筑师。他的建筑设计，不管怎么看，都是极为普通的，这个别墅能够存在至今，完全是因为石头坚固，而不是因为美丽或实用。厨房的设计尤其糟糕，狭窄又阴暗，因此后来又在旁边扩建了一个小的储藏室，并配有一个用来采光的小窗户。储藏室的窗户与别墅的其他窗户风格毫不匹配。那些高大的窗户带有优雅的装饰性。而

① 阿蒂尔·兰波：出生于法国阿登省夏尔城，十九世纪末法国著名象征派诗人。

这个窗户连两平方英尺都不到，是别墅建筑里唯一没有百叶窗帘的。

他们准确地知道人质关押的位置，是在远离厨房的另外一边的客厅里。他们推测至少有与人质同样数目的警卫在看守他们，另外包括主教在内的三个人应在窗户前瞭望山火。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吧主教一伙全干掉。

队长鲁珀特·达尔文上尉被派来指挥突袭小分队。他是普通步兵，今年三十二岁，是一位勇敢而有经验的军人，但没有立过战功。他曾经在北爱尔兰和中东的阿曼驻扎过，参加过联合国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的维和工作。他曾在空军基地司令雷少将的学校读过书——他们是远亲——但十有八九是因为他曾在北爱尔兰给 SAS 特种部队站过两个小时的岗，而绝不是什么血缘关系，导致了他被选来指挥这个小分队。六位普通但很有经验的步兵，加上他们的队长，正好与敌对分子一对一，他们携带着 SA80 短把自动步枪、烟雾弹、闪光弹，脸上涂着黑色的油彩，从离山火最远、最偏僻的方向由上而下地接近别墅，身上穿的伪装服为他们在烟雾缭绕的树林中穿行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他们来到离别墅不到二十米的陡坡处，每一脚都会导致脚下浓厚的松针如溪流般沿着陡峭的山坡滑落，这声音很容易让他们暴露。他们躲在干裂的松树干后，一直等待着别墅外屋子里的三个瞭望哨被干掉——这三位专注于观察直升机灭火过程，连哼都没哼就死掉了。若不是先干掉了他们，突袭多半会有变数。小分队最后朝百叶窗望去，担心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窥视的眼睛和惊恐的枪口，达尔文队长和他的队员从松树后面一涌而出，连跑带滑地完成了最后一段，贴到厨房储藏室的墙边。四周没有喊声，没有惊恐的叫声，也没有枪声——只有螺旋桨的轰鸣声，声音之大让身在别墅楼房最远端的突袭队员都有如同处在雪崩中的感觉。

达尔文侧着身子一点一点接近窗户，他的背紧贴着墙，感到汗从脊梁骨流了下来。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刻，只要此时一动，就只能进不能退了。你的生命就取决于军人生涯中受到的培训，那些都是从上千年军事作战史中总结的教训；此外，决定生死的还有巨大的

运气。这时你该忘记恐惧来祈祷，今天，你必须活下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口呼吸，然后扭身向窗户里看去。

厨房空无一人，不奇怪，这时候谁还会想着喝咖啡呢？运气不错，他觉得好受多了。为了避免击碎玻璃时发出声音，他们在窗户上贴上胶布，露出一小块玻璃，用玻璃刀切出一个洞，从里面把窗户插销打开了。整个开窗过程不到三十秒，下一个三十秒，达尔文和两个队员已经在屋里了，其余的也迅速翻越进来。

这小舱室般的厨房很狭窄，没有掩体，没有地方可跑可藏。如果主教手下的任何一个人把他们堵在这个封闭的地方，这里简直就要成为屠宰场。需要尽快离开这里。他们悄悄地出去了，从餐厅那些精美的深色家具中穿过。桌上放着脏乱的盘子、奶酪、面包渣、水果、几个空酒瓶、撕破的香烟盒，餐柜上有两支冲锋枪和几盒子弹。除了油画里的马卡里奥斯用忧郁的深色眼睛盯着他们外，不见一个人影。

进了楼里后，直升机的轰隆声好像更加残忍了，石头墙之间的回音也更强烈，震得人头痛，根本不可能用言语来交流了。数小时前小队统一培训了战斗命令，并进行过严格考核，所以，此时的指挥都是通过手语来进行的。他们知道餐厅的那边是从正门进来的中央门厅，正门边上有一扇半开的百叶窗，那里应该有一个瞭望哨，他整个上午都应该在那里，如果他在刚才的十分钟里离开了，就真是太疯狂了。从门厅上楼到最上面一层，他们估计会发现另外一个瞭望哨兵。据说主教此时应该在中间楼层的主卧室里观望火情。门厅那边就是关押四个人质的客厅——他们希望——剩余的四个敌对分子都在那里。这样人数就对上了。或许，可以一对一地干掉。

正门旁的警戒位置是关键点，只要把它拿下，就可以控制上下楼和进出客厅的人。但他们不能开枪或弄出声音来，否则就会成为断在锁里的钥匙。

餐厅的橡木格板门悄悄地开了，达尔文不由冷笑。这位原本是神学生的战士，可能在理论上花费了太多时间，所以实际操作技能弱得可怜。他大口吸着烟，而他的手抓式机关枪放在一张相当远的

椅子上，远到他永远没有机会再拿到。他还没有转过身，一个中士便冲了上去，一手用刺刀尖对准他的脖子，一手捂住他的嘴。他一动不动，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他吓得咽了一口吐沫，刀尖同时刺进了他的喉咙。他祷告一般跪下了，接着又倒在了地上。解决了一个。

达尔文心里明白，攻打客厅不可能这么简单，人质所处的位置很关键。如果人质都被劫持者分散开，一旦有枪战，就会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从门上的裂缝里扫了一眼，不由得骂了一句。其中一个家伙坐在人质身边，面朝窗户方向。而窗户那边，逆着强烈的光线勾勒出肩并肩向外看的人形轮廓，是两个站着的劫持者。竟然只有三个劫持者了。

男性人质都被绑成一排，也是面朝窗户，但是年轻的女人在他们身后，脸朝着门的方向，她的一边脸颊红肿着，脏衬衣上被扯掉了两颗纽扣。看到达尔文抹着油彩的脸时，她黑色的眼睛里闪出了亮光。他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上，她闭上了眼睛，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胶皮底军靴在地毯上没有发出明显的声音。坐在椅子上的劫持者的头被枪托一击，软塌塌地倒向地板前，发出了一声很低的呻吟。站在窗前朝外看的两人仍然没有反应，直升机的轰鸣声如此强烈，令人失去了其他感觉。两个突袭队员站在了人质和两个劫持者之间，形成一道人墙，另外两个队员接近了窗户前的两个人。枪管顶住了他们的背，劫持者因惊恐而僵住了。一个立刻接受了命运，慌忙扔下武器举起手来；而另外一个猛然转身，决心一拼，他眼神里带着仇恨，胳膊扫向自动步枪短小的枪管。他脸上立刻挨了一枪托，鼻梁断了，血立时喷出。他瘫倒在地板上，痛苦地呻吟着。

达尔文对人质做了简单检查，确认了他们都活着，只是马丁大使被抓了将近两个星期显得格外虚弱苍白。而任何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主教和另一个目标的准确位置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而且噪音也让他们无法细致交流。

达尔文询问大使的情况时，被一个队员脸上突然出现的惊恐吸引了。他转身，看到已获自由的女孩从地板上散乱着的很多小型武器中捡起了一把枪，站在被打断鼻梁的那家伙跟前。她使劲踢着

他让他抬头。他停止了呻吟，抬头看到她眼中的神情，伸出血淋淋的手求饶。

埃尔皮塔任由他匍匐拜求，直到她看到他满脸紧绷着恐惧，就像一根拧紧的钢琴弦。此时她开枪了，一梭子弹打得迪米特里的右膝盖骨肉横飞。“下一次，你这个杂种，将会爬着来见我。”

迪米特里的身子开始抽搐，他想用手护着破碎的膝盖，而每动一下都伴随着如千伏高压电击般的疼痛，令他声嘶力竭地号叫。

她把枪交给了达尔文，就像某个炎热的下午在总统府草地上分发点心那样平常，然后照料父亲去了。

队长觉得不舒服。他失控了，战斗计划暴露了。枪声和迪米特里的痛苦喊叫，肯定会被尚未发现的敌人听到。他已经确保了人质安全，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他需要独自去完成下一步的工作。

在琢磨如何上楼梯时，他嘴巴发干，手指僵硬地放在枪的扳机边。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厄克特只介绍了地面这一层——走上楼梯后的楼层平台上有太多的门，任何一扇门都会突然打开，发出怒火般的枪弹。这让他想起在北爱尔兰的一段经历。那是十一月的一天，他被派往德里城距河边不远的欧马拉街，进入一栋散乱的连体房里抓一名北爱尔兰共和军的嫌疑犯，房子没有壁纸和地毯。最上边的短楼梯旁只有两扇门，其中一扇开了一道缝。他犹豫了——是一个无辜的平民或孩子会从厕所里出来，还是嫌疑人会出来投降？

一支阿玛莱特 5.56 毫米自动步枪用子弹给了他答案。子弹斜着穿透了他的锁骨后，打断了身后掩护他的中士的喉管。他们两人从楼梯上滚下来，达尔文痛苦地缩成了一团，看着他的战友已无生命迹象的眼睛。中士的寡妇得到了抚恤金，达尔文得到了养伤的假期和表彰。那个北爱尔兰共和军谋杀者缴械投降后被判无期徒刑。这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再有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个杀手竟然就可以获得假释重新出现在大街上了。受伤后的好几个月里，他常常梦到死去战友的眼睛。那个场面不应该在这里重演。

除了痛苦扭动的迪米特里外，主教其余的手下都已经被金属线反捆起来了。他揪住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歹徒，推着他前进，登上了

楼梯。用主教的手下作为盾牌，给自己加了一份保险。

他们上楼了，达尔文的一切感官都在嗡嗡作响。离铅皮的屋顶和螺旋桨的震动越近，他脑子里的砰砰声就越急切。这里的木地板都在颤动。屋顶上的一块金属盖板松动了，在下旋风的冲力下，有节奏地摆动。真是个震耳欲聋的地方，好像正在被成排的炮火攻击。

顶层的左边，楼道阴暗，装潢得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寄宿公寓。照片、油画、开关拉线及轻微晃动的灯罩，还有古董摊上的小物品。还有门，太多该死的门了。

“你说英文吗？”达尔文需要对着他的俘虏的耳朵大喊。

“我有布里斯托大学的硕士文凭。”

“你想死吗？”

俘虏摇摇头。

“那么你去开门。要非常慢，要让你的朋友认出是你。”

他把俘虏的手捆住放到身前，他们沿着楼道蹑手蹑足地走。达尔文推着他的人盾来到了第一扇门，他们小心翼翼地拧动了铜把手，门开了——是个壁柜，除了日常的房间用品外，没有威胁之物。有那么一刻，达尔文觉得自己是个傻瓜，后来又觉得至少这个傻瓜还在呼吸。

继续前进。第二扇门后是个浴室，第三个是无人的卧室。紧迫感逐渐增加了，他必须要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达尔文擦掉流进眼睛里的汗水。

下一扇门摇摇欲坠，里面没有反插，俘虏用他被捆着的潮湿的手顺利地拧动了光亮的铜把手。开了一个小缝，又开大几英寸。面前是以拉美斗士雕像姿势背对着他们站着的主教，他正在向窗外观望。他后面是尊敬地跟他保持了三步距离、注意力也在外面的警卫，他正是原本应该在楼下客厅看守人质却不知去向的四警卫之一，原来他在这里。

看来他们还没有听到楼下的任何声响。

达尔文信心倍增，继续躲在人盾后面猫着腰前进，但刚走进门，俘虏的脚就碰上了椅子腿，把椅子弄翻了。靠近窗户的警卫转过身来，

边喊边抬起了枪口。他看到这个人盾，认出来是同伙，但已经开枪了。达尔文也开了枪，他手里的俘虏痛苦地后退了一下，变得越来越重，慢慢地滚倒在地。达尔文看到了他胸口上那两个咕嘟冒血的深洞，迸出的热血喷在他脸上。主教转过身来，并不太在意自己的保镖已经倒在身后窗边的墙根下，胸口被一轮速射打开了一个洞。

西奥菲勒斯面对达尔文，有意地审视着地上的两具尸体。他在选择，然而别无选择了。逃脱不了，一切结束了。冒险的游戏玩得太过头了。他一耸肩，失望地吐出一大口气，慢慢地举起了手，教袍的衣袖从胳膊上滑落下来，露出了他喜爱的劳力士表和白色丝绸衬衣。窗外闪耀的阳光和山火之光映出他伸出的手臂的轮廓，真有一种被钉上了十字架的感觉。

就像在北爱尔兰的德里那天一样，达尔文擦掉了脸颊上的血迹。他眨了眨眼，以适应屋子里的光亮，他看清了西奥菲勒斯的苦笑。“我投降。”主教的嘴巴在动，或许是在叫喊，但根本无法听见。

达尔文举手一枪，一颗子弹穿过主教戴在心脏前面的木质十字架。他双脚一抬，沉重地向后倒去，砸向窗户，从栽了下去，留下一地玻璃碎片和毫无生命的窗洞。他最后一眼看到属于西奥菲勒斯的东西，是他飘浮的教袍下摆、脚上鲜亮的黄袜子和凉鞋。

厄克特是对的。他在卫星电话里跟达尔文讲完了别墅的地形后，向他道歉。

“首相，您道歉？”

“是的，指挥官。这个主教，如果活捉，不可避免地要送交塞浦路斯法庭。他在那里有很多朋友。我怀疑他更可能被选为总统，而不是被宣判有罪。那样的话，我们对付恐怖分子岂不就前功尽弃了，是吧？”

“是的，首相。”

“我记得我还是士兵的时候，在塞浦路斯干的是和你现在同样的工作，与埃奥卡恐怖分子作战。那个大主教，马卡里奥斯，当时领导恐怖分子，用教会的基金给他们付钱，给他们指令。他们不仅杀了我们的士兵，还杀了很多英国平民，甚至妇女。我们熟知这些

情况，把他流放了。后来，我们却让他成为塞浦路斯总统。我们太软弱了，指挥官。”

“是的，首相。”

“即使他们关了他一段时间，也于事无补。如果把蛇蛋放在一边不管，这种祸害只能变得更加强壮，然后它改头换面，以更加危险的形式再冲出来。我相信对付蛇蛋永远只有一个方法。”

“首相，是什么呢？”

“踩碎它，指挥官。”

* * *

他们在监视器里看到了一切。森林和厨房窗户之间飞跃的影子，前门百叶窗边上令人迷惑的闪光，逼近的山火，从二楼窗户猛然飞出的黑色大块物体，如掉下的一袋煤炭，四位心怀感激的人质多少天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在太阳下的快乐。

山火奇迹般被水扑灭了，喷洒雨雾的直升机的效果跟别墅的局面一样，改善得非常快。

厄克特私下里非常高兴，杨布拉德回来了。他的顶头上司命令他回来，上司指示说不论首相的干涉有多么不理智，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军队的代表必须待在他身边给予建议，必要时表示反对。甚至在厄克特取得了辉煌胜利后，这个争议还未结束。

军方建议，从内阁军情指挥部的角度要求在现场的圣奥宾中校把人质的安全交给阿克罗蒂里基地负责。但是厄克特再次拒绝了，坚持认为这已经不再是军事问题，它已经转变成了政治事件，而政治则要求这个胜利必须得到欢庆和赞美，以保证以尼科拉乌总统为代表的合法政府的稳定，并以此来羞辱他的政敌。如果偷偷地躲在英军的铁丝网后面，会让总统刚刚获得的有利地位全部消失。

因此厄克特颁布命令，先护送疲惫不堪的总统和其他人在附近酒店休息一夜，第二天，也就是周日早上，由圣奥宾中校的英军车队保驾护航，不要把他们送到英军基地，而是把他们直接送到首都

尼科西亚，去这个政府和权力的所在地。去媒体面前，让他们把胜利的消息传遍整个岛国；去象征总统府被毁坏的地方，以羞辱所有的政敌；去莫蒂玛的信可能存在的地方。

还有，为了把胜利的影响尽可能地增至最大程度，厄克特刻意记住提醒他的工作人员，把他们所知道的电视网络和新闻摄影记者全都邀请上，来见证他的成功。

* * *

黄昏降临，别墅里因囚禁和突袭而留下的残渣碎片已经被打扫干净，厄克特怀着一种透心凉的感觉看着监视器，总觉得周围的气氛令人很不舒服。光线逐渐变暗，太阳正在落山，斜长的影子跨过整个别墅的地面——很多年前，厄克特他们就是在这座大山的边上如此清扫战场的。厄克特沉思地注视着监视器里他的战胜之地，在凉飕飕的晚风吹拂下，一块灰烬突然窜起火苗，点着了一棵干燥的松树的皮，开始慢慢地燃烧起来，宛如新生。他看着看着，想起来了，这棵树也猛然变成了吞噬一切的烈焰。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生命的循环完成了，结束了。在电视屏幕以外，厄克特看到乔治和尤里皮兹烧焦的手指正愤怒地指着他。

第四十章

恐惧会逼人孤注一掷，从而摒弃那些虚荣的自满而展示出真实的能力。那些怕死的人，从来就没有认真地生活过。

胜利。这个词一直占据着周六晚间新闻的头条，尽管还没有新的照片可以进一步展示它。

“我要求不要把我正式安排到这个战时内阁。人们会误认为我是未来领袖的继位人——你知道，毕竟我是自丘吉尔以来最年轻的内政大臣。现在我们在大选，不是角逐党魁，所以我谢绝了。但弗朗西斯当然会自始至终地向我咨询。”

桌子那边，杰弗里·布扎·皮特露出了看上去谦虚、坚毅和颇有成就感的笑容。笑容里还传递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我知道你想用美丽的嘴唇吻遍我的全身，但是我真的很有地位，必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晚宴上的女性伙伴受到鼓励后，喉咙里发出了兴奋的咯咯声。苦恼了多年以后，她与当议员的丈夫大约两个月前分手了，他只专注于深夜议会的游说、周末接待、回复电话和答复选民的信件，对她来说他太自私了，乏味得无可救药。她知道跟布扎·皮特搞在一起会是个闹剧，但她已经很久没有那个了，来一回可能会蛮有趣又快乐的，假如他对鸳鸯被下的花样不熟，那就更好玩了。她以前连个副部长都没有高攀过，更别说是内阁部长了。她为自己高兴。

“真的？”她娇滴滴地叫了起来，心里在想他的那个是不是跟他的自负膨胀得一样大。

“现在非常棘手，不能谈细节，你理解吧，但是我提议我们应

该尽快赶到那里，释放人质并给那些塞浦路斯混蛋一顿教训。”

“狠打一顿屁股。”

“是的，类似那样吧。”

“你真棒，杰弗里。”她露骨地眨着眼皮，他自鸣得意地笑了。他一点也不含蓄。她期盼着。

“很紧张，”他附和着说，浓重的眼眉跳了几下，“偶尔很孤独。”终于来了。他犹如税务核对单一样难懂。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他继续说道，同时从酒杯上方盯着她，他的前额上全是烛光折射出的奇怪图案。

“成为首相？”

“现在和以后我都没有这样的雄心大志……”他忙不迭地反复解释，好似在吟诵连祷文。

她伸出手来，先碰了一下他的手指头，然后又摸了摸他的手背。天啊，他在床上应该会很棒的，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跟他玩一回至少没有复杂的婚外情之嫌。

“杰弗里，告诉我你的秘密。我这个人守口如瓶。”

“是吗？你真是这样？”

“当然是了。告诉我，若是国家机密就别说，不过你是处女座吗？”

* * *

“妈咪，我真希望现在你也能跟我们一起吃早点。”

与孩子们一起吃早饭是柯蕾尔坚持要做的事，否则在一天的其他时间里，政治活动不会允许她有机会与孩子们在一起了。但还是不能保证每天都陪孩子，有时周日也很难实现。“我知道，亲爱的，你还记得上次的竞选我忙成什么样子吧。”

“你在哪里？”

“米德兰地区的某个地方，老实说，我也不清楚是哪儿。昨天下午我下了火车，一辆车把我拉走了，到现在都是一团糊涂。但是我今天晚上会回去的，你们睡了以后到。”

“我的小炸弹样的哮喘喷吸器用光了。”

“蓝色的还是棕色的？”

“蓝的。”

“我会找一家还开门的药店。”柯蕾尔在手中《周日快讯》的头版特大标题边上潦草地记下了一行提醒自己的字，这个标题是《F.U. 的福克兰群岛》。

“我今晚会给你带一瓶回家的。我希望你和艾比穿上我给你们找出来的衣服。”柯蕾尔说道。

戴安娜没有理睬穿衣的事，她在想另外的事。“妈咪？”

“哎，亲爱的。”

“什么是战争？”

“你在讲什么呢？”

“我们在打塞浦路斯，是吧？为什么？”

“不是整个塞浦路斯，亲爱的。只是几个坏人。”

“就是那些推婴儿车的女士们。”

“事实上不是。”

“但是厄克特先生杀了那个主教，是吧？”

“不是。不是厄克特先生本人干的。”她虽然嘴里这么说，但女儿的天真里的某些东西却在她心里引起了反应。

“可是为什么呢？”戴安娜坚持追问，嘴里还嚼着全麦烤面包。

柯蕾尔踌躇不定，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早上的报纸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为前一天在特罗多斯山区的成功喝彩，甚至那些非政府支持者也提到了“弗朗西斯的大兵们”。某些较为严肃的报纸刊登了首相与军方顾问发生分歧的报道，也有首相非比寻常的、不合适的独自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报道，但是鉴于行动成功，军方看来在低调处理自尊受伤这件事。毕竟行动的成功胜过任何争议。

所以为什么柯蕾尔要对此不开心呢？

“以后我会给你解释一切的，亲爱的。记住刷牙。”

* * *

“这次可抓住你了！”

随着一声兴奋的大喊，厄克特把遥控器轻轻一抖，反对党领袖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

在近二十分钟的早间电视新闻里，迪克·克拉伦斯正努力逃避失败，但坚持不懈的质询不仅彻底弄垮了他的语言才智，而且攻破了顾问们为他准备的每一道防线，一直被逼到宣布认输。最后，他只好承认了行动成功。是的，弗朗西斯·厄克特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怀疑，年轻的迪克在这个领域里能待的时间不长了。”厄克特对莫蒂玛说。在竞选活动只剩下十天的时候，反对党的领袖失去了抗争对立派的能力，命运之神是他的严厉审判者。

早餐桌的另一边，莫蒂玛从正在阅读的报纸上抬起头来。“报纸好像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她把仔细叠好并画了线的三篇社论递给他，它们都宣布大选实际上已经结束。

厄克特一边喝着中国产的上等正山小种红茶^①一边仔细阅读这些社论，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边摇了摇头说：“他们的结论下得太早了。迪克·克拉伦斯是完了，因为他天生无用。但还有反对派。”

“梅克皮斯？”

“还能是谁呢？”

“一个没有政党的人”

“但是有一支大军。”

“一支遭受攻击的大军，首相。”特勤科长科德的声音。他悄然站在门口，把路都堵上了。厄克特夫妇这么多年来都习惯他这种来去无声的行动方式了。莫蒂玛甚至连睡衣都懒得整理一下。

“你有前线的消息，科德？”

“是的，首相。梅克皮斯先生会面临一场战斗。自从昨天晚上

^① 正山小种：世界上最早的红茶，亦称红茶鼻祖，由福建武夷山深处汉族茶农于明朝中后期机缘之下创制而成。

的新闻广播后，各个极端英国民族主义团体都开始组织活动了。梅克皮斯今天傍晚抵达伯明翰时，他们会给他一个小的下马威。他们想用你对待主教的方法来对待他。”

“太不幸了。”莫蒂玛自言自语地说，就好像她在选择裤袜那样。

“那么应该做什么，科德？”

“取决于您是否想让伯明翰的街头出现暴乱。”

“确定是暴力吗？”

“可能会是那样。如果您希望的话，首相。”

“我希望不那样，科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那种事一旦失控，他就成了烈士。不过，如果暴乱的威胁足够让梅克皮斯先生放弃他的行军竞选，那该有多好。”

“你认为他会放弃那么做？”莫蒂玛怀疑地突然插嘴道。

“我对此有疑虑。那会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点。我们可以呼吁、请求甚至乞求，但是我不认为他会听的。”厄克特说道。

“那么？”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地区警察总监以威胁良好的公共秩序为由，命令梅克皮斯放弃游行式选战，可以吗，科德？”

“根据我的经验，首相，总监们一般都不会听的……”

“他提出想要骑士爵位，为此他会完全言听计从的。”

“……在这类事上，不一定总愿意听从的。”

“但是，这样做会不会更好些呢？”厄克特在科德面前摊开双手，似乎是面对一个天使，“梅克皮斯已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朋友，现在又成为挑战国家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暴乱的凶兆看起来是他和另外一些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样他就从烈士变成了威胁公共安全的人。我们需要逮捕他了。”他拍了拍手，继续说“当然，先要说明我们是非常不情愿的，而且是在给了他大量的警告之后，再禁止他。”

“这样可以根据 1986 年的公共秩序法案来处理，首相。我想是第 13 章，可以关三个月，同时罚款。”科德补充道。

“正是这个意思，科德。能做吗？”

科德点点头。

“我们做到天衣无缝了吧。”厄克特说。

“还有一个人，厄克特先生。”

科德手里拿着那个红色的档案夹，看起来比上一次要厚很多。

“老帕索利兹。”

“是的，首相。我们一直在盯着他。总之，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老怪人。看起来他有一支枪，曾拿出来威胁过他人。档案里显示他曾是埃奥卡成员。”

轰然一声，厄克特感觉好像站在一棵燃烧的树旁，他的肉体被火炙烤着，面前像是放了一个开着门的烤箱。

“我们认为应该把他拘起来。但我想还是先请示您为好。”

各种声音又在追逐着他，有警告的，有指示的，相互冲突的指令搅得人心烦意乱。过了好一会儿，他从心头的残块碎片里摆脱出来，开口说话了。

“他在哪儿？”

“猫在他那个被砸掉了窗户的窝里。”

“好。那就让他待在那里。某个持枪的人与梅克皮斯那么亲近，受伤还有血债，英国人的血债。要举证可真是太方便了。”

“甚至老头儿们到时候都有用，首相。”

“你可以那样说，科德……”

* * *

柯蕾尔急匆匆地穿过当地电台的旋转门，她赶来接受采访，已经晚了几分钟。她一脸怒气地小声抱怨给她安排选举议程的那些缺乏个性的本党官员。女人早上总是需要多一点的准备时间，而不是像某些光头秃顶的内阁同事那样，总穿同一件汤迹斑斑的细条服装，没准还是他老婆二十年前买的。她已经跑了三家药店，终于找到一家开门的，而且买到了戴安娜需要的药。

“我是柯蕾尔·喀尔森。”她向服务台旁邈邈的年轻接待员说道。他连头都没有抬，眼睛不愿意离开体育版面。“有你的口信。”

他含着一嘴口香糖说，递给她一张破纸条，“你给这个号码打电话。他说很紧急。”

没有名字，她也不认识这个号码，但它是白厅的总机号。“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他抬起头来看看了她，有点热情了，他在注意她的衣装饰物，而不是她的名字。他慢慢地点头同意时，对她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

她拨了电话，是唐宁街特勤科长科德。

“这条线路安全吗？”他问道。

这个接待员开始用心术不正的情欲眼光打量着她，不洁净的眼睛像推拿一样紧贴着她丰满的胸部，看不够。

“如果你是说我们的谈话能否被人听到，”柯蕾尔答道，同时反盯着接待员，“不会被任何有智慧的生命听到的。”

接待员挑衅般地点口香糖吹了个大泡泡，泡泡和他的自信同时破灭了，在他的下巴上留下了一层粉色的痕迹。最后他愠怒地一瞪眼，缩回椅子里看他的报纸去了。电话里沉默了片刻，科德绞尽脑汁理解她刚才隐晦的话语，冷嘲热讽不是他的强项。“你的热心的司机，”他还是小心地问，“今天上班吗？”

“不上。”她回答道。上个星期这个司机都在伦敦和游行竞选线路之间往返穿梭，送秘书、送信、送浆洗的衣服，他无法提供新的偷听来的信息。柯蕾尔有种解脱感。

她感到肮脏，科德都知道了。她的秘密在扩散，内心的懊悔也在扩散。起初她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无伤大雅的小闹剧，但是现在她无法掩饰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是对她朋友的出卖。这种忘乎所以的作为使她感到贬低了自己的人格，举止如同厄克特一样了。

那个接待员又开始盯着她了，是偷偷地看。

她转过身，背对着他，不再看他的花痴眼。

“没有，司机没有上班。”她喃喃而语，觉得自己像是个在押犯，要接受有罪无罪的审问。无罪，她想坚持那样说。但她在哄骗谁呢？

“好吧。”科德快速说。

“你为什么要问？”她正要询问，但是太晚了，科德已经挂机。

第四十一章

唐宁街首相府有一条简单的规定：进门时，你应当把你的原则和节操留在门口。

梅克皮斯站在坎诺克镇圣约瑟夫教区教堂门口已被岁月磨损的台阶上，这里距伯明翰市中心约十五英里。早上他参加了分享圣餐活动，得到了牧师的祝福。他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尽管是不是特别严格。他非常清楚政治家偶然展现对神灵的虔诚，会带来很多益处，已经有很多基督教会团体加入了行军行列，他们聚集在“为和平行走”的横幅下，这个教会的钟楼此时就披挂着这样一个横幅。那天早上，还有很多其他人参加集会，他们的动机与宗教的关系不大，在他们中间还出现了新的两类人员。第一类人是反对党领袖迪克·克拉伦斯的支持者和其党内的中坚分子，第一次公开地在五颜六色的旗帜中展示了他们的标志，加入到抗议的人群。他们也像厄克特和大部分媒体编辑以及很多人一样，认定克拉伦斯的事业已经失败，把他遗弃了。此时他们深陷在对克拉伦斯的失望和对厄克特的愤恨之中，所以转身投到唯一可以挑战厄克特的这面旗帜下，也就是托马斯·梅克皮斯。

第二类人却更为引人注目，尽管人数相对少，但是喧闹声很大。

这群人身上披着米字国旗，文着文身，戴着鼻环，眼角高挑，眼神刻薄，头上顶着木槌式短发，被一群摄影记者追逐着，被当地治安警临时慌忙设立的障碍墙围起来，他们就是光头党。这些人依然不改传统本色，举止猥亵，唾液横飞，谩骂不止。由于天色尚早，他们对来这里聚会的热情还不高，但天色渐晚时，他们将民族斗

士为由聚在一起成为巡游闹事分子。

“渣滓泛滥起来了。”玛丽亚小声对梅克皮斯说道。

“并不全是。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这样评论还为时太早。”

“出来支持厄克特的人，也都是些奇形怪状的人。我想我们应该把这当作一个成功的迹象吧。”玛丽亚说道。

“我可不这样看。这情况令我不安，这类人与周边携儿带女的家庭混在一起。”

“别担心，”她再次让他放心地说，“警察会关照他们的。”

* * *

即便把英国与塞浦路斯有两个小时时差的因素考虑进去，他们进入特罗多斯山地旅游区的行动，也远比他们的军事作战缓慢多了。前一天傍晚，圣奥宾中校要强征总统别墅约几英里外的松峰酒店顶层的全部房间。这让酒店经理立时轻微中风，有好几分钟他都想拒绝。但他是个拿着不定期工作许可的德国人，才没有心情与塞浦路斯总统蛮缠，再说他拿的薪水对付不了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所以，他用了一个小时时间来重新安排客人的房间，该挤的就要挤一下——当然也涉及尊严问题，尤其是客人们听说在总统一行次日早晨离开之前他们不能离开酒店时，全都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谩骂和抱怨。幸亏埃尔皮塔走到每一个餐桌前感谢、解释和要求谅解。她悲惨的故事和脸颊上的伤疤让大家恼怒的情绪平和了很多，听到财政部将为本周内住在这个酒店的所有客人埋单时，这里的一切才算搞定了。

然而，总统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他已精疲力竭了。他打电话告诉两位部长第二天他将返回首都的消息后就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卫队长帕拿尤提坚持由他在总统房门外通宵执勤。因此没人去唤醒他，当然也没有叫醒的必要。从酒店到首都尼科西亚，开车只需两个小时。

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露水已经消失，蟋蟀和飞燕的叫声取代了周日上午唱诗班的合唱声。眼前的景色柔和如蜂蜜，周边的櫻桃

树后是一片天然山谷，这与总统别墅所在的那种树木密布的峡谷景色是多么不同啊。尼科拉乌总统像他的女儿那样亲自走了一圈，感谢了酒店的每一个人，但遇险的过度疲劳却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走动的身影和眼睛下方青灰色黑眼圈里。他苍老了。他紧紧地拉住埃尔皮塔的胳膊，好像还是在担心有谁会把她抢走。

圣奥宾中校越来越烦躁。他们要等到中午才可以离开，要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驾车，而总统已经衰弱无力，经不起再次折磨了。

“别为我担心，中校。”尼科拉乌尽量让他放心，“我是塞浦路斯人，习惯了稍微高一点的温度。”

中校服从这个政治家，今天他的话就是命令。他比他的军方领导更不愿意接受尼科西亚的命令，这个首都都是一个阴谋场，混乱的街道和满口乱语的市民都让头脑清晰的军人感到不适应。但是基地的司令已经提醒了他，军人要服从命令，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

太阳已经爬过了最高点，可是温度表依然在上升，他们终于出发了。前面开道、后面压阵用的都是四吨重的军用卡车，中间是路虎牌军用吉普，车队包括四十八名英国士兵和四个被解救的人质。军方就是否要从艾匹斯克皮基地派遣更多军队参与护送进行了长时间激烈辩论，但被首相否决了。这个行动是展示取得胜利的游行，而不是另外一次入侵。

达尔文和他的队员以及微波信号兵已经满载总统的谢意返回军营。

“你一定要到尼科西亚来看我们，上尉。请接受我们的一点心意。”

“也许奖励一两枚勋章？”埃尔皮塔调皮地补充道。

“这是我们的荣幸，小姐。”

达尔文上尉笔挺地对他们敬礼告别，总统对这名军人的感激难于言表，他双手抱住了他的救星，以巴尔干地区好兄弟告别的方式，亲吻了上尉的脸颊。

“请您多保重，阁下。”达尔文脸红了，小声道别道。

“别担心，我亲爱的达尔文上尉，最坏的已经过去了。你成功之后，剩下的就会很容易了。”

周日的快乐气氛显然还没有出现。三百多人与他一起步行竞选，据说他抵达伯明翰城市中心时，会有一万人在等待，梅克皮斯本应该满意了。但是，那些光头党人一整天都在沿着他们的行进路线来回开车，吹着牛角和小号，摇晃着旗帜，从车窗探出身来挥舞着紧握的拳头，吐口水，用棍子捅人，还威胁说前面会有更多麻烦等着呢。有几个支持者试图平息此事，呼吁保持克制，但午后到了一个小镇时，空啤酒罐和其他垃圾朝他们扔了过来。一个跳英国民间莫里斯舞的演员被击倒，好几个带着孩子的人退出了行军行列。

梅克皮斯几次向警察寻求帮助，要求他们采取措施制止这些干扰行为，但是执勤的警察太少，根本对付不了这些挑衅者。看到远处停着一大片闪着警灯的警车，聚集着不停走动的警察，看上去很亢奋，好像马上就要行动了时，梅克皮斯感到一阵轻松。一个警察大步径直朝他走来。

“阁下，我是支队长哈丁。”警官敬礼后作了自我介绍。梅克皮斯没有停下来，甚至没有放慢步伐，警官只好跟在后面走。

“欢迎支队长来到，见到你们真是很高兴。”他握了一下手，“这些游手好闲的人正在骚扰我们，故意找茬闹事。”

“您讲得很对，我为此非常担心，阁下。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有一个抵制你们游行的活动正在准备中，他们将与你们在城市中心对抗，这些人是由数千名光头党、英国民族联合阵线那类人、新纳粹分子及各种乱七八糟的人渣组成的。你们刚刚看到的是打前锋的摩托车队，具备了所有暴力危险成分的潜在迹象。”

一辆车鸣着笛朝警车相反的方向开过去了。带有文身图案的屁股从车窗里伸了出来。

“清除他们。”梅克皮斯厉声说道，“我们是和平的抗议，是家庭式的活动，不是一个找借口闹事的活动。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这事？”

“这非常困难，梅克皮斯先生。”

“别光搓手，你们应该采取行动。”

“我接到的指令是阻止它，阁下。”

“太棒了。”

“我想您没有明白。我接到的命令是禁止所有集会活动，包括光头党的行军，还有您的行军活动，阁下。”

“你开什么鬼玩笑！”梅克皮斯突然停下来，觉得又意外又气愤，他向身后的人群挥手，让他们继续前进。步行队伍从两边绕了过去。

警官坚持说：“两种游行碰到一起，一定会造成暴力，影响正常秩序。”

“那么就禁止他们的游行。我的游行是和平的。”

“无论孰是孰非——我也在思考你们哪一方是对的，阁下——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中。他们可能是人行道上的垃圾，但他们也有投票权和平等的表达权利。”

“从车窗伸出来没洗的脏屁股来表达？能表达什么？”

“他们有资格保持他们的政治观点，阁下。”

“这种搞笑是令人恶心的，哈丁先生。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把他们从街上扫除掉。”

“如果我阻止一个游行，同时就得阻止另一个。”

梅克皮斯被这个人死皮赖脸的诡辩搞得越来越恼怒。他再一次疾步走了起来，被支持者们簇拥着前进，但他发现那位警官后面又多了四个警员跟随。

“这是粗暴的敲诈，支队长。”

“是在保护和平。”

“我才是保护和平的人。这也是我竞选国会议员的目的。”

“组织这样规模的游行本身就让公众秩序紧张，这里有无政府主义者、好斗的动物解放者、自称‘一个世界斗士’的激进环保分子团体、反纳粹联盟、某个……”

“我这里绝大部分都是爱好和平的普通家庭。我无法控制那些跟在我们后面的人。”

“讲得很好。”警官说道。

“司法正义不可能如此盲目。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是吧，支

队长？”

但是哈丁不想进一步争论，不能在梅克皮斯支持者的人海里再争论下去。他的脑子锁定在预先想好的合适的执法准则上，他开口了。

“阁下，按 1986 年公共秩序法案中的第十二条，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公众游行会导致公共秩序紊乱、严重财产损坏，或者严重影响社区生活，因此依据该法案赋予我的权力，我命令你停止游行，并遣返你的支持者。”

“不可能。”

这位警官焦虑地用锃亮的皮鞋头不停来回交换着点击地面。“梅克皮斯先生，我必须警告你，在此事上不遵守警官的法律命令是一种犯罪行为，会令你面对法律的起诉。”

“走开，你这十足的傻瓜！”

* * *

特罗斯多斯山区下山的道路盘来盘去，就像孩子头上的蝴蝶结，车队穿过松林区令人不适的不平稳的道路。军用卡车不适宜高速拐弯。碎石路上的气温很高，车轮卷起灰尘的旋涡，令眼睛发痒、舌头发涩。他们的右手方向是古阿米安多斯的石棉矿，看上去像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灰色大坑怒视着他们，那是被丁字斧和推土机搞出来的灰尘肆虐的地貌。圣奥宾难受地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

在路的另一边，他们路过了一个纪念碑，它让人想起较为温和的特罗斯多斯山区。旁边还有一个水槽，流淌着从附近泉眼里流出的冰凉的水。圣奥宾看到碑文：“此碑为纪念修建尼科西亚—特罗斯多斯公路而立——维多利亚女王及女皇 1900 年”。一百年过去了，还要英国人来保释这些人，圣奥宾沉思着。或者说，还在干涉他们。他没有理睬旁边的希腊文上的涂鸦。

在一个拐弯处，车队遇到了第一个大的阻击，一个 BBC 电视小组，圣奥宾预料过，此行遇到的骚扰大军的先头部队一定是可怕的媒体。他们在向车队招手，渴求帮助。他们站在打开发动机罩的汽

车旁，张着嘴的发动机盖里滋滋冒着蒸汽。急不可耐的编辑们尝到了仓促租车、着急赶路的苦果。圣奥宾中校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绕过他们，疾驰而去。

道路继续环抱着大山蜿蜒下坡，到拐弯处时不见了，好像被松树挡住了。就在此时，圣奥宾看到了人工劈开的峡谷，公路从切开的巨大岩石中间穿过。路两边的峭壁和未处理好的斜坡，像是正在愤怒哭喊的大山的伤疤，令人想起人类是如何用炸药和铲车把大山的一边弄出来这么大的一个伤口，然后又是多么不专业地铺上滚烫的沥青来消毒的。车过去以后，两边落下的碎石子就是大山落下的眼泪。

这里不适于居住，还容易导致幽闭恐惧症，看不见任何树木或者其他植物生长，因此不是个适宜停留之地。然而前面某个蠢货却踩上了刹车。

* * *

梅克皮斯继承了爱尔兰母亲家族的一种性情，它原本已经从两代人身上消失了：就是只要感到愤慨、碰到不公就立刻冲动，因此阻碍了他的判断力，导致他急于找到某个面前的人或事来发泄情绪，正如他当时越过了下议院的分界线那样。他从来都不十分清楚是该向原则让步，还是该用古老凯尔特人的激情来支配自己，可这就是他的性格，他行事的作风——话又说回来，脱离了激情的原则也就没有意义了。现在一个领子上挂着几粒果核的警官挡了他的道，并告知他的行为与那些把屁股亮到车窗外的纳粹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混蛋！警官支队长向他贴近时，他举起手准备推开他。或者是要揍这个人？在任何警员找机会动手之前，玛丽亚及时高声制止了他。

“除了政治理由外，别给他们任何动手的理由。”她叮嘱道。

梅克皮斯停止了行进，跟着他的人也慢了下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逐渐围聚在梅克皮斯和警察周围，行进游行让竞选活动突然变成了乱哄哄的吵架。

哈丁警官强装出一副安抚性的笑脸。“请不要这样，梅克皮斯先生，没有人比我更遗憾了。我们也想尽可能简单地把这事了结。我们在一英里之外的路边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场地，是一个体育场，我们很期待您能在那里结束行走游行，并解散支持者。鉴于暴力威胁还笼罩在整个社区，我们是不会让你们进入市中心的。”

梅克皮斯不停地眨着眼睛，尽量拨开愤怒的迷雾，理清思路。玛丽亚抢先说道：“支队长，那么明天还禁止吗？后天呢？下个周末在伦敦呢？”

哈丁耸耸肩。“不归我管了，小姐。那取决于当地警方了。但是如果暴力的威胁依然存在……”

“所以你们会让一小股流氓把我的竞选运动从路上赶出去？”梅克皮斯厉声说道。

“我很抱歉。”

“如果我拒绝服从，你们怎么办呢？”

“梅克皮斯先生，我已经给你传达了终止这个游行的法律禁令。如果你拒绝，就会让我别无选择，只好逮捕你。我们双方都不希望这样，这对你的竞选也不会有好处的。”

“你让我来做个决断。”

其他人也在判断。人群越挤越密，他们已经认识到警察不是来保护梅克皮斯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安了。

“阁下，我不会假装懂政治，但是我要完成工作。所以让我们和平地结束这个行军式游行吧。”

“不行，我想我们要走另外的路线。逮捕我或者离开我。”梅克皮斯再一次启程，同时从他面前的人群中挤了出去。

“请别这样，阁下……”

哈丁在后面伸手拽他，梅克皮斯甩开了他的手。哈丁急忙走到他身旁。

“阁下，您可以保持沉默。您所说的所有一切，都将成为……”

后面的话被阿科洛婆里举重队队员反对的咆哮声淹没了，他们朝人群中挤来。抱着孩子的父母们被撞开，有些人被撞倒了，混乱

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行进竞选运动突然被推到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危险边缘。这是哈丁设计的？梅克皮斯竟然没见到新纳粹运动人员的影子就被拘捕了？玛丽亚非常有力量地挡在了梅克皮斯和一些健壮的“肌肉人”前面，大声用海员们的希腊语训斥，并挥手让他们退下。

梅克皮斯的双臂都被警员控制了，但他没有挣扎或反抗。相反，他也呼吁要安静守秩序。“放松些，搞好游行竞选运动。”他向周边的人群大声疾呼，“等我弄清、解决了这个荒唐事儿，我会立刻回来的。”

但是哈丁佯装的笑容消失了。“不可能，梅克皮斯先生，我不认为我们会允许的，一点都不可能。”

* * *

劈开的公路被八辆破旧的贝德福德牌、奔驰牌公共汽车堵住了。它们侧身横在公路中间，四辆一个纵队，前面是一排低矮的巨石和松树干，前进的通路被堵死了。路两侧是陡立的岩壁，也没有绕道的可能。但是所有的公共汽车上都空无一人，门半开着，可怕的寂静绝不会被误判。圣奥宾感到喉咙里充满了恐惧和怒气。

“退回去！”他扯着嗓子喊道，在头顶上比划着掉头回去的圆圈手势，他的司机灵巧地来了个掉头，驶向公路的另一边。四吨重的军用卡车打着呼噜，轰隆隆地抱怨着，如搁浅的鲸鱼一样艰难地慢慢掉头。

他们进入这个岩石峡谷路不到三分钟，退回来时，谷口却已经大变样。路上坐着两百多个女孩，像是搞夏季野餐活动的小女生，穿着校服聊着天，年龄不过十五岁，就像一道岩石墙一样阻止车辆通过。路虎吉普车急忙刹车，卷起一阵灰尘。

被围困了。他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了其他东西，地面上铺满了从高处投下来的影子。圣奥宾中校朝山谷两侧的岩石上望去，大约高四十英尺的顶部折射出了一排如同大蓟草花的人影。他们都带有

武器。

这会儿，他看到稍远处有两个黑色物体，映在瓦蓝的天空中。那不是武器，而是电视摄像机。

圣奥宾突然觉得很难受，他知道自己从此要成为名人了。

* * *

梅克皮斯当然早就是名人了，现在却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类别：臭名远扬的名人。他被逮捕后，离开行进竞选队伍，被带到了路边的一家教堂。他被安排在一座母子雕像旁，拒绝了进一步合作，至少在稍后的两分钟内不再合作。他看到一辆电视转播车停下来，电视组的人马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他需要给他们争取点时间，如果他被捕的剧情没有在黄金时段播出，那就没有丝毫意义了。

玛丽亚在他的身旁，挥手召唤行进的人群，与此同时，梅克皮斯拒绝移动脚步，他把胳膊环抱在胸前，有意不理睬被包围着的哈丁警官的眼神和命令。而此时电视摄像已经就绪，传声器杆已经伸过来，摄像机前红色的工作灯信号不停地闪烁着。

他非常缓慢地伸出了紧握的双手，就像在祷告一样。面对再一次要求他离开的命令，他摇了摇头，再一次拒绝了。他把握着拳的双手进一步朝前递了过去，然后紧闭双眼。他们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们甩开了，表示自己哪儿都不去了。支队长很不情愿地下了命令，一副手铐咔嚓戴在了他的手腕上。

梅克皮斯睁开了眼睛，目光炯炯。他高高地举起了被铐的双手，一个勇敢的斗士，挥动着手铐让所有人看见。

“一个被铐住的英国人！”他大声疾呼。

玛丽亚也举起了她的双手，又有人举起，周围的所有参加者都举起了双手，要求被逮捕。失去了主意的警员看着支队长哈丁，等待指示。见鬼，他不能把这里变成冤狱，逮捕所有的无辜者。梅克皮斯的表演足够充分了。他紧张地扯了一下袖子上的镣铐，摇摇头。

此时，只有在此时，梅克皮斯让他们把自己带走了。

行走竞选的人们继续着游行。每当有警察过来时，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双手伸给他们，请求戴上手铐。这些人里有神父，有抱着婴儿的母亲，有孩子，甚至还有坐轮椅的残障者。每一次，警察都转身离开了。

* * *

那天晚上，电视新闻中心的主编们都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该如何在新闻节目里平衡政党政治，确保在竞选期间所有的方面都有大体均等的出镜时间，以免被指控有偏见。结果大部分人都同意将反对党领袖克拉伦斯在海边小镇拥抱老奶奶们的镜头删除。编辑完毕后，他们拿到的是令人嫉妒的硬新闻和抓眼球镜头的组合，电视新闻的最佳状态。节目通过了。

第二个问题，决策较为困难，要决定两条新闻哪个上头条。一些编辑选择梅克皮斯，大部分人选择圣奥宾中校。《好一个祸不单行》是第二天《每日镜报》的大标题。行走竞选中断、护送人质绕道被困这些新闻都是编辑喜闻乐见的事儿。

莫蒂玛朝厄克特看了一眼，眼角浮起了焦虑的皱纹。他明白这种表情。

“莫蒂玛，我不知道这该如何结束。我们再也无法控制了。傻瓜们在走近，而我们的命运在他们手里，要取决于那些无教养的暴徒们的投票。”

“圣奥宾，梅克皮斯，关于对他们的报道是有利呢，还是添乱？”

“谁知道呢，我所能确信的是，这些都是顶头风，因此有些舰船在飓风停息前会忙乱个不停的。”

第四十二章

绝不能表现出软弱，绝不能。我唯一可以跪下的理由就是想要攻击对方腰带以下的部位。

拘留所的中士非常冷漠地清点着梅克皮斯的个人物品。一包擦手纸、一管治疗脚上水泡的软膏、两支笔（一支圆珠笔和一支金光闪闪的派克多福钢笔）、一把梳子、一只手表、一个纸夹、一部手机、三封早上游行时别人塞给他的支持信，这就是从他口袋里掏出来的全部个人物品。没有现金，没有信用卡，没有用来维生的东西。

“我可以把你当作流浪犯处理。”中士打趣地说道。

“我是在游行竞选，不是休闲去逛约翰·路易斯百货商场。”梅克皮斯以冷幽默的形式回答。

“这样啊，我想，我至少无法给你定个商店行窃罪了。”

中士把有关个人事项的其他栏目都填写完毕后，却在“职业”这一栏犹豫了。

“既然目前是国会休止期间，从技术角度上看，我已不再是一个议员。”梅克皮斯解释说，“这样我就是个失业者了。”

中士吸了吸鼻子，舔了舔笔尖，写下了“竞选候选人”，然后开始背诵正式警告函的文字：“你因以下违规行为而被起诉。你可以保持沉默，除非你想要说话……”

“我想说话，中士，真的。我不想待在这里一声不吭。”

“这就是你的案子的问题。据我了解，梅克皮斯先生，你自己反复声明，一旦出去，就会立即参加竞选游行活动——这恰恰是你被捕的原因。”

“对的。”

“不能那样做，是吧，阁下？”

“你会再次逮捕我？”梅克皮斯问道。

“不。至少现在不会。不必要了。既然你拒绝答应任何保释条件，我只好拘留你了。”

“那是你的权力。”

“我有权拘留你二十四小时，阁下，这是法律。我猜你也投过这个法律的赞成票吧。给你一点思考的时间，冷静下来。在下次开庭的时候，我们会把你交给地区法院。”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快到周一中午一点了，“也就是周二吧。”

“那天我应该在班伯里^①，距伦敦只有一半的路程了。”

“恐怕你这个周二不行了。”

“在你把我关进去之前，请将手铐摘下来，可以吗？”

“不行，阁下。但我确信，尽管没有羽绒被，你依然会觉得你的牢笼非常舒适。”

“也没有正义。”

“有没有，那是法院来决定的。”

“没错，幸运的是最终还要由人民来决定。”

* * *

银盘似的月亮升到了空中，劈开的山谷披上了一层惨淡乏味的月光。公路两边陡坡的顶上点起了灯，看起来像是用汽车电瓶带动的，还有偶然出现的耀眼的电视摄像灯。路那边孩子们坐的地方点亮了一排蜡烛，让警戒线有一种节日气氛。每二十分钟左右，就会有四十多个小女生站起来，被新来的孩子们替换。他们用大巴车来回接送的方式，维护着这样的人墙。但是“他们”究竟是谁，尚不得而知。

^① 班伯里：（Banbury）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海港城市。

没人开过枪，但是公路两旁高坡上占领者们的意图是很清楚的。每一次圣奥宾中校的人接近由公共汽车组成的障碍墙二十米处时，陡壁上的人就举起步枪来，子弹推上膛，手指紧扣着扳机。即使没有护送总统和他女儿的任务，反抗也是没有意义的。军人们没有掩护，若不从孩子群里冲过去，他们连退路都没有，因此他们只好坐在那里，干瞪着眼，成为对方袭击的目标。

一旦太阳从天空中消失，夜幕就像一把黑伞一样笼罩在车队的头顶，他们发现山区白日高温的空气是如此脆弱，温度又降得如此低，只能靠星光取暖了。食物和饮水开始实行配给制了，没有人料到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他们可以闻到从警戒线那边飘来涂抹有大蒜和迷迭香的烧烤羊肉的味道，真是一种折磨。

这时候，蜡烛警戒线那边走来了三个人。一个人举着榨油手提灯，另外一个人提着一大塑料瓶水。

“晚上好，英国人。”拿灯的人边走边向圣奥宾打招呼。这是一个满脸皱纹约六十岁的塞浦路斯人，嘴边山羊角形状的小胡子遮住了他的嘴。他举着另一只手，来表明他没有带武器。“我希望你们过得很不舒服。”

“这是什么意思？”中校盘问道，“你们知道上千名英国士兵会在数个小时内赶到这里。”

“你和你车队的每一个人会在数分钟内死掉，英国人。最好别凭猜测来谈话。”

“你们想干什么？”

“要你们投降。”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过分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们想要你们知道英国人在这个岛上不受欢迎，插手我们事务的英国军人不受欢迎。将你们扣留在这里直至投降，我们要向世界证明，你们的那套霸道行径已经结束。”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认为你可以阻止它。”

“艾匹斯克皮的司令正在营救我们。”

“恰恰相反，我们已经与你们的空军基地少将雷司令谈过，告诉他只要他手指一动，他就得为很多人的死亡负责。”

“你们已经同他联系了？”

“对。我们觉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是很公平的，因为我们一直怀疑你们车队的通讯设备可能做不到这点。”

猜得太对了。被困在特罗斯多斯山区一个劈开的山谷里，用为战斗而设计的通讯频道与遥远的艾匹斯克皮基地联络，他们还不如通过下水道从地球向月亮喊话呢。圣奥宾一直侥幸地想，只要基地一发现他们失踪就会派出搜寻小分队。

“那……”中校不知该问什么了。

“你的上司似乎在向伦敦请示。恐怕你们要在这里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了。”

“我们没有食物，非常缺水。”圣奥宾解释道，注意到水瓶。

“任何希望得到食物和水的人，都会被当作客人，我们会欢迎和帮助他们。但他们不能携带武器，也不允许再返回了。”

拿水的人把水瓶放到了烛光线的那一边，很诱人，但却不能去拿。

“恐怕这次我们无法接受你们塞浦路斯人的好客之情了。”圣奥宾以冷幽默的态度答复道。

“现在可能是这样，但咱们走着瞧。”他望了一眼繁星满天的夜空，那里很快就会挂起中东的火球——太阳。“咱们走着瞧。”

塞浦路斯人转身走向自己的阵线。

“哎，问一下，你们是谁？”圣奥宾问道。

“只是普通的塞浦路斯人，我来自斯皮利亚村。”

“主教的人？”

老头转过身，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包金的牙齿在油灯下闪闪发光。“你还不知道，是吧，英国人，从昨天起，这个岛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主教的人啦。”

说完，他消失在黑暗中。

* * *

“你找不到车队的人，吉姆？”

“不是的，长官。”飞行中队长回答道，天一亮他就亲自驾驶侦察机出去了，“他们在通往尼科西亚的主路上，正好在斯皮利亚村的下方。”

在空军基地司令办公室墙上巨大的地图上，中队长指示着车队所在的位置，说：“被大客车形成的路障堵在劈开的公路上，还有……”他对因咳嗽而中断谈话表示歉意，“好像还被聚集在那里的女学生们堵住了。”

“你开玩笑吧。”雷将军猛吸了口气说道。

“小女生们好像还在跳舞，长官。”

“这是什么，狂欢周？”

“有那么点意思，长官。排着长队的汽车和大巴车从四面八方向那里赶去。看上去那里好像正在变成旅游胜地。不论它是什么，派出分队去解围也没有用，他们很可能被堵在塞车的大军里。”

“直升机行吗？”

“我们只能悬浮在劈开的山间公路上方几英尺处，像蝴蝶一样没有任何保护。他们不用开枪，只用石头就能把我们打下来。比在市场上尝一下椰子更容易。”

基地司令的声音变了个调。“那该怎么办呢，吉姆？”

“要是知道怎么办，那我就太高明了，长官。”

雷将军突然坐到面对电话的椅子上，他知道电话铃很快就会响起的。“我跟你们说，老朋友，伦敦那边肯定不喜欢这个，一点都不会喜欢的。”

“那他就活该倒霉吧。”

* * *

上午的大选新闻发布会近乎一片混乱。厄克特出现在党总部的

演讲台上，讲台下有一行工整的魔术贴组成的口号：“共同发展”。他有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新闻发布稿，农业部长也有一份精心准备的稿件，旨在赞美伟大的英国渔民正在扩大财源。但是媒体却没有拿到他的这份新闻稿。

以什么角度发布梅克皮斯和军队的消息已经被反复研讨过了，基调是“无可评论”。第一件事因正在司法程序中，完全取决于法庭的定论，第二件事则属于国家安全问题。“你们需要等待和观察。”党主席这样介绍，但是记者们当然不愿意等待，他们群起而抨击政府的这个态度。

“我们的军队真是被一群小女生给挡住了？”

“事情真不是那么简单……”厄克特答道。

“你能确认军方是反对车队开往尼科西亚的吗？”

“这种私下的商讨必须保密……”

“真有人处于危险之中，还是就是简单的‘新乌龙女校’闹剧？”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厄克特纠正记者的提法。

“你们会派遣特种部队过去吗？最好派迈克尔·杰克逊去。”
一个记者附议。

“先生们，这些都与农业无关……”

“噢，首相，是准备挖出一个胜利吗？”

今天早上电视摄像灯光的温度似乎特别高。厄克特能感到汗水刺痛了头皮，而首相是不能被看到出汗的，也不能展现出有压力和烦恼的样子。残忍的电视镜头只允许政客们有兴奋的表情，但他却没有兴奋的感觉。

“首相，您对梅克皮斯怎么看？首相府与伯明翰警察之间跟他被拘留这件事有关系吗？”

柯蕾尔从侧面盯着厄克特的面孔，与此同时，她心里很纠结，手段、目标、真相、原则、实用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政治。野草把玫瑰遮盖了。她知道他会撒谎、欺骗，也许他在他的位置上也会这样做——除非她永远爬不到那个位置，她不会吗？她一直信任他，太天真了。她觉得还有很多要学习和了解的，包括对自己的了解，

而且她还有很多事要做。

大家都在等着答案，厄克特用责备的眼神看了一下手表。“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原谅我不能多留，没想到今天特别忙。”

* * *

即便是独自一人，她也要完成今天的徒步游行。步行竞选路线，从伯明翰南部 M40 和 M42 两条高速路交界处的一个农场到莎士比亚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全程十五英里。继续行走的目的是告诉汤姆·梅克皮斯，在他的事业中，他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

经过昨晚的混乱之后，她提前来到出发地点，坐在有露水的草地上等待。早晨的时间过得格外缓慢，把她的精神头磨掉不少。也许这个姿态没有一点意义，但还是必须要有的，有时姿态本身就意味着全部意义。

而且其他人似乎也同意这点。

梅克皮斯的运动已经像春日的黄水仙花一般发蔓延了，也许还没有开花，但嫩芽已经大胆地穿破了压上面的冰雪。人们来了。有的是全家人都来了，有的是与朋友一起；有的坐公共汽车，有的坐火车，还有步行来的；有些人很严肃，有些人唱着歌；举着横幅的，抱着婴儿的……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如同涓涓细流汇集于农场的空地，将此处变成了伸张正义的汹涌洪流。此时，可以感到抵达的人群显然是志同道合的。第一批流动式烤肉串车辆抵达了，她终于坚强地笑了。

现在，她无需再虚构出一个巨大的成功标志、春天到来的有力象征。场面这么大，那些媒体杜鹃鸟们离这里不会太远了。

早上九点时，聚集的人数接近五千了。对周一早上的聚会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玛丽亚在这个竞选运动中迅速成长，她的自信、判断力、独立性都越发成熟了。过去，她只在三十多个小学生面前讲过话，从未面对过眼前这种人数多得可怕的场面。他们就是按照鼓点行进的大

军，在梅克皮斯缺席的情况下，必须有人带领他们。所有的目光都对准了她。

她登上了后援队里一辆雷诺厢式货车的顶部，面对民众。喧闹声逐渐停止，所有眼睛都望着她。她难以表达自己心里的感受，却能够感觉到他们都理解她，而且能够分享她的心情。

一阵凉风从她的脸庞吹过，将她黑色的头发吹散到脑后，脸颊上浮出一片反抗的红色。此时，她非常痛苦地慢慢把紧攥的双手举过头顶，这是梅克皮斯前一天做过的动作，是他双手被铐住的样子。五千双手举向天空，蔑视强权地紧扣着手指，人群中的很多人发出了共同的吼声。

农场入口处的停车点有一辆警用指挥车，传出了紧张地向警方高层指挥系统汇报的声音，现场也有治安队长直接向地区总队长汇报的声音。在警方高层尚未答复之前，步行式竞选大军已经出发了。现场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步行竞选的暴力分子，至少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都没有，光头党们还在被窝里酣睡呢。不论如何，竞选游行大军已经离开伯明翰走向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特福镇了，脱离了西米德兰警方管区。谢天谢地，他们总算走了，而华威郡的警方可能又得捡起这个包袱了。

他们会怎么办？把这些游行的人统统逮捕？

对讲机传来轻松的声音：“队长，与他们吻别啦。”

* * *

劈开的山口在黎明粉色的晨曦中闪着湿漉漉的光亮，像是一只正张着嘴等待猛地一口咬住猎物的狼。可惜好景不长，刚到晌午，湿润的空气被烤干了，枕状熔岩构成的岩石反复交叉折射着太阳光，路面的温度已经达到华氏九十度^①左右，而且还在继续攀升。

总统尼科拉乌睡得很不好，他年轻时身体也不是很结实。在别

① 华氏九十度：约三十二摄氏度。

墅里消耗了太多元气和活力，加上过去几天的紧张，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冰冷的夜间山风渗入了他的骨头，即使有早饭吃，他也没有胃口了。他目光呆滞，开始发烧了。

但是尊严还在。

大家把他安排在最后一辆军用卡车上，这也是现有条件下能给予他的最大关照。他一个字儿也没有抱怨，一直对自己的女儿勇敢微笑着，但他心里明白，他的焦虑无法掩藏。午后的温度，即便在阴影下也会升到华氏一百度^①以上。

圣奥宾每个小时都会巡视被围困的车队，尽量保持大家的士气，强调说若是塞浦路斯人要想伤害车队的人，他们早就做了。

“塞族人是友好的，长官。”一个下士确信地说道，同时用一块破布擦了一下红扑扑的脸蛋，“我想起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儿。不过，小时候我们农场有很多甲壳虫，我踩死它们，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只有我尝试用放大镜活烧这些讨厌的东西时，我老爸用皮带抽了我一下。我觉得我开始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了。”

圣奥宾不愿意卷进这种单一的推理，很快便离开了。下一辆卡车是尼科拉乌的车。

“给我找点水，埃尔皮塔。”她的父亲喊道，正好圣奥宾出现在他身边。

埃尔皮塔不在身边时，他转向这个军人说：“中校，我深感抱歉地对你说，我不确定我还能坚持多久。”

圣奥宾跪在了他的身边。“总统先生，”他耳语说，“你女儿去找的水是我们的最后一杯水了。我也无法确认我们还能再坚持多长时间。”

* * *

直升机定期在劈开的山口上空盘旋执行侦察任务，这使得他们

① 华氏一百度：约三十八摄氏度。

可以断断续续地通过无线电与外界联系了。用此方法，他们告知基地，食物和饮水已经用完，也了解到没有人知道他们将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解救出去。

黄昏降临时，一架威塞克斯直升机出现在远处地平线上，它飞得快而低，不超过二百英尺高，机舱尾部的门朝外反扣着。飞到头顶时，两个封闭式桶罐出现了，它们被扔了下来，丝质降落伞披着夕阳的红色余晖，载着水罐缓缓地飘了下来。士兵们看到水罐飘下，用嘶哑的喉咙发出了一阵阵零落的欢呼。直升机转了一圈准备另一次空投。

水罐大约降到一百英尺时，路旁的陡壁上突然响起了两声枪响。降落伞被打爆了，变成了一片雾状碎片，空投物品直坠地面。水罐在冲力下摔爆了，其中一个水罐差一点把一个惊呆了的士兵送到来世去。

威塞克斯直升机朝下晃了一下鼻子，放弃了它的任务，消失在傍晚的天空中。

* * *

莫蒂玛被夏夜的雷声惊醒。此时是凌晨三点，空气潮湿压抑，窗外的夜幕被暴雨来临前的白色闪电撕开了。他在窗户旁，还没有睡觉。她来到他的身旁，挽住了他的胳膊，如同链条相连。“你有烦恼了，弗朗西斯。”

“众神们今晚有烦恼了。我感到……”他耸耸肩，没有把话说完。

“弗朗西斯，这可不是你我之间隐藏秘密的时候。”

他深吸了口气，又来了一遍。“我感到他们似乎在为我相互开战，那些天上的诸神。他们在争斗谁来处置弗朗西斯·厄克特。”

“谁将坐在他的身旁分享胜利。”她纠正道。

他没有争辩，也没有被说服。窗外亮起闪电，她看到的只是他的满脸阴影，看起来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骷髅上的两个黑洞。响彻耳边的雷声好像是从地狱里传来的镣铐声。这样的心境让她恐惧。

“是什么事？”她盘问他，“别不告诉我。”

他眨了几下眼皮恢复了生气，低下头来表示歉意。“我们永远都是无话不说的，莫蒂玛。一切，胜利和伤痛。但是现在，我恐怕会……”

“一个担忧由两个人来承担，就变成了半个。”

“我不想让你受拖累。”

“是我软弱，还是因为饶舌，而让你感到需要保护我？”

“但愿我能保护你。”他温柔地反驳说，“我珍惜你超过其他任何人。而我的恐惧更像孩子们的幻境，可惜它却是那么真实。”

她把他的胳膊抱得更紧。气氛令人窒息，窗外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我告诉过你有关塞浦路斯的事，涉及牺牲，很多年以前了。”

他接着说，“它发生在现在被围堵的车队附近三英里处，就在斯皮利亚村附近。它成了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一棵烈焰熊熊的松树。像一个火炬，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梦中忽明忽暗地闪着。”

“有时沉溺于梦中是不健康的。”

“我又看到那棵树了。那一天，在总统别墅的旁边，它再一次燃烧起来。”

“那是未来胜利的象征。”她给出了解释。

“也许一个生命完成了轮回。”

“是一次修炼的结束，全部完成。象征着力量。”

“完成了自身轮回的生命不可能再走一圈，莫蒂玛。”

人终究要死去，谈到这点，她无法争辩。然而谈话还是有益的，他看上去轻松了些。忧心被分担了一部分，他内心的疑虑受到了挑战，从而略有释放。看到这些变化，莫蒂玛的心情也好多了。一道三叉戟式的闪电出现在英国电讯公司的高塔上空，随后是一阵隆隆鼓声般的炸雷，摇晃着整个屋顶。

“弗朗西斯，你计划做什么？”

“做我一直在做的事，做我唯一知道该如何做的事吧。拼搏。希望我的神灵们胜利。”

他转过身来抱住她，大雨哗哗下了起来。神灵的打斗结束了。

他们已经准备好随时处置他了。

* * *

午夜过后，快两点了，玛丽亚突然听到有人在敲她汽车旅馆的门。由于当天游行进军成功的兴奋和对汤姆·梅克皮斯明天出庭的担心，她一直未能入睡。敲门声持续不停。她把被子扔到一边，赶忙站到屋子中间，她开始犹豫了，是谁呢？什么事这么紧急？为什么他们竟然事先没有打电话呢？她身上只穿着一件汤姆的衬衣。

“是谁？”她谨慎地问道。

门外廊道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没有任何凶兆。玛丽亚把门打开一道缝，但仍然挂着安全链。

“我给汤姆带来一个口信。”这个女人宣称，审视着门后的眼睛和一绺松散的头发表。

“汤姆”，这个词已经成了玛丽亚新的生命口令，什么都解决了。她把铁链划开，慢慢地打开了门。此人是柯蕾尔。玛丽亚没有完全认出她来，柯蕾尔却认出了那件衬衣——原来是真的，他们已经是恋人了。她的双腿很美，修长而矫健，汤姆总是喜欢优美的腿。“我想我最好进去，在这过道里，你我都太暴露了。”

眼前的衬衣、长腿和有着长而黑的松散头发的秀气脸庞让开了路。

“你好，我是柯蕾尔·喀尔森。”她伸出了手，“弗朗西斯·厄克特的国私秘书。”

本能地，玛丽亚一下子后退了一步，她那睡眠惺忪、半理解的表情立刻变成了强烈的反感。“出去，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

“但是我有事要告诉你。”柯蕾尔自有她的理由，“跟汤姆有关。”

“弗朗西斯·厄克特绝不会帮汤姆一个手指头的。”

“你说得很对，但是我会帮。”

“你？”她一点都没有想掩饰蔑视的情感，“为什么？”

她该如何解释？最难对之解释的人就是玛丽亚了。“也许因为

帮他，我就能帮我自己吧。”

玛丽亚仔细打量着对面的这个女人。金发女性的脸庞跟自己多么不同：发廊里最时髦的发型，意大利挎肩包，神态高雅，很有气场。这一切都是玛丽亚所不具备的。她有很多理由不信任这个女人，但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表明柯蕾尔没有睡过觉。自从她听到汤姆被捕后，她的确没有。她猛然理解了为什么首相府特勤科长科德急于知道那个司机会不会出现在有麻烦的地方。科德知道会有麻烦发生，一定是他预先计划的，而科德身后只有一位老板。

“帮助你自己？我不相信任何与弗朗西斯·厄克特有关的人。”
玛丽亚坚定地说。

“我们都与弗朗西斯·厄克特有关，不论我们喜不喜欢。汤姆才是最重要的。”

玛丽亚站在卧室中间，两手环抱在穿着衬衣的胸前，只是出于对汤姆的关心，她才努力克制着咄咄逼人的态度，也或许只是女人对女人的直觉。

“你会背叛厄克特？”玛丽亚问。

“我还是把自己的行为视为言行一致。我不认为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那样做过，我想以此弥补。”

“如何弥补？”

“来告诫汤姆，他的被捕不是偶然的。后面是政治手段，唐宁街的政治。”

“你的证据在哪里？”

“我没有，只是怀疑。”

“没有其他的了。”

“这一点已经足够让我冒相当大的风险开夜车到你这里来了。”

“风险？”

“如果弗朗西斯发现，也就没有回去的意义了。”

“这简直就是个诡计，一种扰乱人心的玩法，另外一种把戏。”

“拜托啦。让汤姆自己做决定。告诉他，我认为是厄克特在后面。”

玛丽亚没有说话。

“还有一件事，”柯蕾尔继续说，“厄克特知道你们是情人。他如果需要，会利用此事来做文章的。”

“不要威胁我。”她开始愤怒了。

“我在救你们。”

“厄克特无法证明任何事！”

“我忠告你，选举结束前别上他的床，也别穿他的衬衣。”

玛丽亚低头看了看自己睡觉穿的衣物，然后再看柯蕾尔，直觉突然让她醒悟了。“他曾经说过有某个人会给他暗示。某个政治人物，与我完全不同。”她仔细琢磨着那双疲劳的眼睛，努力想发现她内心的东西，说道，“某个知道他衬衣的人。”

“某个仍然非常关心他的人。”

“我们共有的东西比我想到的要多。”玛丽亚很不愉快地承认了，“他还在想着你。”

“我也仍然在想着他，正如你看到的。”

“但更多的是你自己。”玛丽亚的声调变成了指责。

“或许吧。尤其是对我自己的家庭考虑得更多。”她本来没有打算自我暴露和分享秘密，她也不确信这是否有帮助，“你打算怎么办？”

“你打算怎么办？”玛丽亚反问道。

“我不清楚。”

“可笑的是，”玛丽亚一边把她送到门边，一边回答说，“我也不清楚。”

第四十三章

千万不要相信希腊男人。希腊女人不会那么做，她们最了解他们。

《独立报》的头版是一张头发花白的塞浦路斯老头的照片。他坐在一把外八字腿式的餐厅椅子上，头上的军人贝雷帽歪斜地横过眉毛，豁牙咧嘴的笑容快要把栗色的脸庞撑裂了。一支严重磨损的1914年前造的滑膛枪斜靠在他的膝盖一边，而另一边是一个玲珑敏捷的十六岁女学生。就是这样一批人马让英军蒙了羞，他们“以曲棍球杆和火铳一类的武器扣住车队来索取赎金”。这就是《独立报》的断言。

《太阳报》的用词就没那么圆滑了，它的通栏标题是《塞岛人要与你对话，厄克特》。报道通篇谈的是希腊人狂欢节式的气氛，却几乎没提英军的悲惨境遇和忧虑。

媒体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一致的：弗朗西斯·厄克特从胜利者变成了失败的火鸡。对于舰队街的报业而言，两天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么将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雷将军？”

内阁指挥部里飘荡着一股家具清洁剂的味道，看来要修改政府机关的清洁卫生时间表，远比一场战争更耗时。从连接内阁指挥部的卫星线路那边传来了夹杂着咳嗽的道歉声：“首相，军事行动非常困难。”

“困难？”厄克特厉声问道，“你是在告诉我处理不了此事吗？”

内阁桌子的那边，杨布拉德副总长脸色变了。看不见的塞浦路斯那边，气氛也变了。这位空军少将是个哈罗公学毕业生，对槌球具有玩命的热情，绝对不适合来干军人这一套。雷将军顽强地吸了

吸鼻子，声音通过网线传来，如同一只公牛在抵制斗牛士的诱惑。

“阁下，很难。您还记得吧，当初我是反对这个远征行动的。”

“对付不了女学生！”

“的确是这样。我无法策划一个既不伤害女学生又不危及我的士兵生命的方案。”

“你是在说你没有办法吗？”

“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或许会有政治解决方案吧。”

“你在建议我同一小撮海盗们谈判？”

“他们不完全是那样，首相。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没有明确的领导层，无法跟一个具体的人谈判。他们就是一些简单的塞浦路斯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联合在一起，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离开。”

“尼科拉乌总统怎么办？”

“他们似乎也想让他离开。阁下，这个地方很难找到崇拜政治家的热情。”

厄克特没有理睬这句他确信是故意讥讽的话，他还需要雷将军。

“我这么努力地工作，就是要给这个岛国带来和平。如果他们把尼科拉乌扔出去，就是要把跟他签署的和平协议给扔掉。”

“这一千多年来，他们从来就没享有过和平。他们喜欢炸药管这类东西，甚至打鱼时都使用它。他们没有协议也挺过来了。”

“那么，如果他们喜欢战斗，少将，我建议我们最好满足他们一次。”

* * *

“被告如何辩解？有罪还是无罪？”

法庭大厅镶板贴面的墙上浮着厚厚的灰尘，挤满人的大厅里一片沉寂。外面还聚集着数千人。人们没有继续竞选游行，他们需要到这里来。从高高的窗户射进来的阳光，在被告席上呈现出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光环，仿佛是BBC4在拍摄改编的现代版电影《圣女贞德》。被告被烧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无罪！”

不包括弗朗西斯·厄克特在内，那边的人也准备好了搏斗。

* * *

“如果你无法接近车队，少将，那就让车队开到你那儿去。让车队开出来，粉碎这个路障，向他们摊牌。”烫如炭火的言辞在厄克特的嘴边滚动。

“仅凭对他们虚张声势的预感，你愿意冒着丢失生命的风险吗？”

“用重火力压制住路两边的陡壁顶端，让他们抬不起头。如果需要，用火炮炸飞他们。”他把滚烫的词语一个接一个地吐了出去。

“上一次清点人数，那里可有半打电视记者在山脊上，首相。”

“你会吃惊地看到那些记者逃跑的速度的。”

“怎么对待女学生？”

“催泪弹。打散她们。”厄克特挥着手，好像已经开始指挥作战了。这些动作雷将军是看不到的。

“女学生没有四吨重的卡车跑得快。”

“你在反对我，少将？”

“在陈述事实。”

“反对得太过分了。就按这个简单方案执行。”

“这是个头脑简单的方案。”

言辞激烈的交锋如同动脉里冲动的热血突然颤抖着慢了下来，就像手腕被切开放血了。

“雷将军，我没有听错吧？”

“这不是一个游戏，首相。这是命在旦夕的事。”

“整个国家的未来也处于危机之中。”

“原谅我，首相，这行动远比你把我的个人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更难办。”

“我是在这么遥远的距离中闻到了拒绝执行命令的臭气了吗？”

“你可以那样认为。”

“雷，我现在直接命令你，把那个车队开出来。”

一个简短的停顿，似乎是数码卫星系统碰到了转换语言编码问题。然而话音传来时，整个内阁指挥部都听得极为清楚。

“不能执行，阁下。”

* * *

“还有多少人在星期日的和平游行中被捕，哈丁支队长？”梅克皮斯在作自我辩护。

“没有了，阁下。”

“那么你们为什么单把我一个人挑出来呢？”

“因为我们相信你在这个游行的组织者，梅克皮斯先生。”

“你说得很对，支队长。我是组织者，被告承认这一点。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这个游行竞选的组织者。”

旁听席上有一个胖胖的护士长，脸颊红红的，脑后盘了个圆圆的发髻。她正要鼓掌喝彩，玛丽亚却制止了她，让她保持安静。审判长做了一处笔录。

“那么另一个示威活动，支队长，示威的光头党。就是那些你们非常担心会影响公众秩序的脓包。他们有多少人被逮捕了？”

这个警官知道答案，但他还是查了一下笔记。这样让他觉得自己很权威，也让他有时间思考答复。

“阁下，抓了十五人。”

审判长又作了记录。这个数字显示这是一个严重的骚乱事件了。

“以什么罪名，支队长？”

“阁下，什么罪名？”

“是的，难道不是按照惯例以犯罪的名义抓人的吗？”

旁听席上爆发出笑声，审判长的眉头皱了起来，直到声音消失。

哈丁再次查阅他的笔记本。“逮捕的罪名很多，有酗酒、妨碍治安、举止可能影响他人，还有四人服用麻醉品，一人涉嫌露阴。”

“显然是一批惹事精，难怪你们忧心忡忡呢。”

警官没敢接话。梅克皮斯目前说的话，总是偏向肯定他的观点。

“我知道足总杯的半决赛最近在伯明翰举行。你记得有多少人被拘捕了吗？”

“记不住了，不能随便说，阁下。”

“那我告诉你。”梅克皮斯看了一下剪报资料，“八十三人。那天有好几百警察执勤，你们知道会有麻烦发生的。”

“有大的赛事时总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取消这个比赛，发出一个禁止令呢？像对待我的游行一样？”

“这不是一码事呀，对吧？”

“当然不是的，支队长，完全不是一码事。与上个周末在国家展览中心的演唱会相比，也不是一码事。你们当时抓了一百多人。所以，企图骚扰我游行的人能够造成的混乱与那两件事产生的混乱相比，也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连鲍威尔牛肉汁都算不上，你或许会这样说吧？”

哈丁沉默了。

“好吧，我会这样说的，我认为你不敢评论此事。”

就连审判长都偷偷笑了。

“支队长，那么让我回到你能够评论的事情上来吧。的确，这些是你必须说明的事。这些光头党、新纳粹分子、制造事端者，你怎么叫他们都行，是因为酗酒、吸毒、猥亵被拘捕了，是你说的吧？”

哈丁点点头。

“他们没有因为违反公共秩序法案罪名而被拘捕？”

“我不理解你的这个问题……”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支队长。你能确认我是唯一因为游行走路而被捕的吗？其他人都是因犯有你们必须制止的行为，不管是示威、织围巾还是在广场玩倒立而被捕的吗？”

哈丁似乎想点头承认，可是头就是低不下来。

“快点说吧，支队长。需要我像挤牙膏那样给你挤出来吗？周日那天好几千人里，我是唯一一个因为徒步游行而被逮捕的，是，或者，不是呢？”

“从技术的角度讲是那样的，阁下。”

“太棒了。那么，我们得到了确认，我的竞选游行是非常和平的，对伯明翰警察治安区来说，甚至光头党的活动也是相对平静的，而我却是你们唯一选择逮捕的……”为了戏剧性地强调此事，他有意停顿了一下，“一个危害了公众秩序的人。”他对着哈丁笑了，表明没有什么恶意，“危害了谁的公共秩序，支队长？”

“请再说一遍？”

“危害了谁家的公共秩序？显然有人已经对我的活动定了调子，如果我继续竞选游行，会对他造成危害。但这只是个推断，不是事实。那是你的推断吗？是你独自决定逮捕我的吗？”

“哎哟，不是，阁下，只是在非常谨慎地考虑之后……”

“谁考虑后？是谁？你在代表谁执法？”

哈丁料到会有这一时刻的，这些做法必然会暴露警方的行动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策划的，一直通到顶层。尽管预料到了，但他抚摸着证人席位栏杆的手指开始发白了。“我是奉本区警察总监的指令执行公务的。”

“我不知道他又是从谁那里得到指令的。”

“你什么意思？”

梅克皮斯抬头望了一下听众席中玛丽亚的眼神。他笑了。她点点头，总是心领神会。他要运用柯蕾尔的情报了，他还能有什么损失呢？

“你能否告诉我在我被捕前，总监的办公室是否与唐宁街有过联系？”

“我不理解这个问题。”

“这太容易了，支队长。按照法律，你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来拘捕我。因此，这就更可能是一个政治问题了。谁给你政治方面的压力了吗？”

“那纯属猜测。”

“那是你的判断，我的游行竞选可能造成混乱才是纯粹的猜测。”

“但是这个判断，它给了我在法律框架下的权利，发出禁令，而你有义务去服从这些法令。”

“就是在纽伦堡战犯法庭，也没人以这样的说法来辩护，是吧，

支队长？”梅克皮斯嘲弄道，“快说事实吧，”他哄逗着问，“有政治压力吗？”

“当然没有。”

“你可以确认总监办公室和任何一个政治家的办公室之间没有合同吗？”

“我……不知道。”哈丁非常认真地申明，而且开始脸红了。首相、他的总监和一位前外长之间的势力争斗，完全超出了他二十三年的经历。提前退休的后果在召唤他了。

“所以你无法确认。”

“当然无法确认，我不是……”

“让我完全弄清楚。你能够否认警察逮捕我是因为受到了政治压力吗？”

哈丁绝望地看着审判台。三位法官手里紧握着笔，毫无表情地盯着他。

“我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简单的‘能’或者‘不能’。你能否认吗？”

“不能。”

“谢谢你，哈丁支队长。我没有进一步需要打扰你的问题了。”

* * *

内阁军情指挥部旨在解决敌对局面，而不是制造新的对立，它今天面临的境况不太好。

“杨布拉德，我想让雷离职，新的任命在一个小时内完成。”

“这很困难，首相。”

“你们都是些混蛋！难道要让争吵取代英国军队硬骨头的美誉吗？用一名军官取代另一名军官究竟有什么困难呢？”

“没有什么困难，首相。这很简单，但是我不能替你干这件事。”

“你拒绝我？”

“正是。”

首相骂了一句简短的脏话。

“我意识到为了这个拒绝，你会把我的脑袋拍卖掉的。”杨布拉德继续说，“但是我向你保证，我站在绞刑架上的讲话绝对精彩，这个日子也许很快了。我会举个例子，讲述每一个阶段你都排斥、罔顾军事顾问的忠告，导致自己陷入了困境。我会指出我们在塞浦路斯军事努力的本质和时机被扭曲了，我只能理解为它变成了一个大选的日程表——当然，我也许会错误理解你的动机，但它已成为闹剧，连纯粹的政治欺骗都算不上。它让你尽所能地表演，但是我会高兴地让其他人自己来作结论。”他清了清嗓子，露出充满蔑视的敷衍一笑，“我让我自己吃惊，原来我还是很享受自己发表这样的讲话的。可是我却无法快乐起来因为要公开谴责你，要你为即将造成的一切死亡负责，英国人和塞浦路斯人的死亡，这些都是你的闹剧将可能造成的后果。”

“你不敢。”厄克特喘着气说。突然，他的呼吸出现了困难。

“首相，外边那些都是勇敢的士兵，我的孩子们，无辜的孩子们。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受到伤害，我用军官的名义发誓，我会把你钉在这个国家每一个投票站前的高处。”

内阁屋里的棕色毛绒桌布被厄克特紧握拳头的手抓皱了。一层浑浊的薄膜在他的眼睛上迅速扩散，令眼球失去了光亮。他向前望去，却看不到东西，他失明了。或者那边没有东西，只有黑暗？他感觉自己正向一个虚无的地方坠落下去。

将军再一次清了清嗓子，把眼前的文件整理成整齐的一小捆。

“在全球人都在观看的镜头下，把眼前变成对孩子的屠杀场，完全就是疯了。我做不到，也不愿成为参与者中的一员。”他站了起来，拉直了军装，摆了维京海盗在火葬柴堆前的姿势，“现在，阁下，我可以得到您的许可离开了吗？”

* * *

“我被无辜地送到这个法庭，完全是因为我所从事的政治活动。”

我的观点令某些人不快。街上有些势利小人试图阻挡我的行军式竞选；还有一些人徘徊在阴暗处，其实是同伙。这些人不愿意接受英国人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不承认他们有开创自己道路的权利，不承认他们有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我们为这些权利，与外敌打过两次世界大战了。如今我们必须面对内部的一个敌人。我被指责为不爱国，然而没有人比我更爱这个国家；我被指控煽动暴力，然而我只为和平游行；我因被起诉犯罪而被带到这个法庭然而没有人比我更需要紧密地依赖正义。我干了什么，要被起诉？如果一个人做了不正当的行为，却因为服从了勒令而避免了被起诉，那么一个人拒绝不正确的勒令，也同样不能成为被告。固执是存在于英国橡树中、备受尊崇的品质。我反抗警方，不是因为我不尊重他们，而是因为我更加敬重英国人天生的一种权利，就是大声说‘我要按我的方式生活’的权利——是你们所有人都有的品质！如果成为英国人是犯罪，那么我承认我有罪；如果热爱自由和公平竞争是犯罪，那么，我同样也有罪；如果维护和平是违法的，那么，我再一次承认有罪；如果相信这个国家应该得到更美好的政治形态是违背道德，那么谴责我吧，把我永远地关起来吧。现在就宣判吧。因为我绝不会掩藏我的观点，也绝不会为了一官半职放弃它，更不会关起门来做交易，去支持我在阳光下反对的东西。我没有政党，只有政治信仰，在这种政治信仰里，只有对法律的尊敬，只有对我的国家的爱，只有为了和平的牺牲。还有就是对践踏普通男人、女人权利的那些人的蔑视和挑战。正是他们，而不是我，力图把这个法庭变成玩弄政治的工具。如果他们在伯明翰这里，在英格兰心脏地区这么做并且成功了，那么他们还能停得下来吗？我们不需要问一下他们是谁吗？”

* * *

“坐下，坐下。”厄克特要求道，竭力想重新评估这个局面。但是杨布拉德仍然站立着。

厄克特感到衰竭无力了，他伸手拿他的水杯。大家都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他猛地一口气喝干了水，嘴角留下了水珠，上嘴唇也显得湿润了。他的眼皮不安地眨动着，抬起头来看着杨布拉德。“坐下，军人。还有人正面临危险。让我们好好谈谈吧。”

僵硬且明显不情愿地，将军坐下来了。

没有人发言，厄克特啃咬着一个手指关节，努力想恢复感觉，哪怕是痛觉。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飘起来了，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从远处观察着这群人，从高处盯着坐在首相的椅子上一动不动的那个人。他像是一只陷落在琥珀里的苍蝇，一个历史的牺牲者。

“我向你道歉，将军，如果我表现得很鲁莽，那不是我的本意。”他无法感受到说出这些字的舌头了，声音不自然地紧绷着，仿佛吞下了纯芥末。

杨布拉德露出了态度软化的表情，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如果你忠告我没有军事方面的解决方案，”厄克特继续说道，依然很生硬，“你可有其他什么建议？”

杨布拉德简单地摇了摇头。

“其他人呢？”厄克特环顾四周问道。他第一次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一次都没有咨询过内阁军情指挥部其他成员的意见，哪怕只是个橡皮图章，也有它自己的用处啊。

谁都无法可说，此时将军咳嗽了一下。“雷是在现场的人，我信任他汇报的任何事情。”

厄克特点点头。

“雷，”将军大声呼唤，“请谈谈你的想法。”

“先生们，我的想法。”声音从千里之外传来，“是这样的，这已是一个政治局面了，也只能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

“请放开随便谈，基地司令。”厄克特沙哑地说道。

“我也是很不情愿地得出这个结论的，如果塞浦路斯人想要回基地，我们几乎无法阻挡他们。现在，明年，不久的某个时间，他们终究会赢。这件事是大势所趋。”

“但是基地是我们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监听岗位，放弃它们对

我们的军事和情报方面都是灾难性的损失。”厄克特反驳道。

“这取决于怎么看，阁下。塞浦路斯人并不是不喜欢我们存在，他们确实是很欢迎我们的。撇开目前的热点不说，他们非常善良友好。基地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和很多工作机会。他们只是反对我们是他们国家不动产的拥有者。”

“雷，你的建议是什么？”杨布拉德催促道。

“如果我是个政治家，阁下，”——他的语调表明他很庆幸他不是——“我会考虑签署一个协议，保证我们还都是朋友。让他们知道我们乐意归还这个基地的产权证，然后与他们签署一个租赁协议，继续使用基地。我们保留基地，塞浦路斯人保持收入，皆大欢喜。”

“很吸引人。”杨布拉德轻声说道。

厄克特表情冷酷，心像一块被冰冻的地一样慢慢裂开了。他安静地坐在那里，而一些独立的想法从周边旋转而来。

党主席摇摇头说：“这将是政治上的灾难。”

“也未必，如果我们先提出，就不是了。”国防大臣反驳道，“这样可以在这个岛上维护我们和平使者的名誉。毕竟，谁能反对呢？迪克·克拉伦斯早就在塞浦路斯的事务上公开地支持我们，他不会发出反对的声音了。”

“另一个可能发声的人是汤姆·梅克皮斯，他已经被捕了。”大法官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兴奋。

一种热烈的气氛让屋子有了点暖气儿，渐渐融化了厄克特冻僵的思想。也许那个苍蝇没有把自己埋在琥珀里，也许它仅仅是蹭了一下蜘蛛网，可能又挣脱了，获得自由了。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议论。一个犹豫的脑袋伸进门来，随后秘书进来了，他直接走到首相跟前，把一张纸条放在桌上，然后离开了。

慢慢地，厄克特的眼睛注意到了它，并把它读完了。

不论那个苍蝇如何挣扎，看来还是没有逃脱。

第四十四章

政治的规则很简单：不要期盼太多，不能企图太少，总之千万千万不可高枕无忧睡大觉。

即将坠落的太阳在劈开的公路入口处撒下来浓重的阴影。温度依然在华氏一百度以上，尼科拉乌总统却浑身发抖，整个下午他都是这样。他心跳不规则，声音微弱而颤抖，头脑却依然清晰。

“我不能离开，埃尔皮塔。”

“如果你留在这里，爸爸，你会死的。”她跪在他身边，抚摸着他的眉毛。

“我不怕。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已经适应死亡的威胁了。”他企图用轻松的心态驱散压抑的气氛，但没有做到。空气中持续弥漫着让人窒息的臭气，气氛无助。卡车里惨淡微弱的灯光，把他脸上的颜色都给吞噬了，留下两个黑洞般的眼睛，一闪一闪地在脸颊上挣扎，身体的其他部分看起来像凝固的蜡一样。

“跟我一起来吧。”她的乞求中显露出绝望。她把他拉起来，触摸到了他脆弱手指中的每一根骨头，但是他拒绝离开毯子做成的床垫。他也不确定就算自己想试试，还是不是能起来。

“您应该考虑撤离，阁下。”黑暗逐渐把卡车最远端拉入了夜幕，圣奥宾中校介入了，他模糊的身影蹲在总统身边。“没有必要在这种无意义的地方受折磨。”

“中校，这真是……你们太难能可贵了。”尼科拉乌的呼吸很微弱了，他在竭力寻找合适的话语。“但是你们冒险来解救我们，我不能丢弃我们的英国朋友逃跑。”

“爸爸，成熟些吧。”

她的责难扫过他的脸。他目光呆滞而茫然，努力想要聚焦。

“他们不是为了我们的命来的，是为了那个大使的命，为了厄克特先生的面子。”她继续说，“对吗，中校？”

圣奥宾耸耸肩。“我是军人，只按命令行事。在一个士兵接受的培训中，没有要求问为什么。”

尼科拉乌总统轻微地抬了一下手，微弱地表示不同意。“但是厄克特先生一直是我们的好伙伴，埃尔皮塔。这个和平……”

“是我们的和平，不是他的。不管怎么说，和平的愿望可能已经没有了。”

老头退缩了。他能够忍受的苦难，就是把希望建立在他所奋斗成功的事业上，而失败的想法令他瞬间虚弱下来。“请告诉我，我还没有把它给丢了。”

“你不可能同时在两条战线上拼搏，爸爸，在出让给土耳其人那么多东西的同时，又屈服于英国人。正如我们热爱和平一样，我们塞浦路斯人也要我们的尊严，而且有些时候尊严更重要。”

他的手摇摇晃晃地伸向女儿。“我所做的一切，埃尔皮塔，为了你和像你一样的人，我已经完成了，为未来尽力了。”

“不是那样，爸爸，你没有完成。”

尼科拉乌开始不安地哽咽了。圣奥宾弯下身来，小声说：“镇静点，小姐。”但她根本不听。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你离开这里，加入到外面的人们中去。”她继续说道。

“为什么？为什么？”她父亲呻吟着。

“因为，爸爸，他们是正确的。因为英国人用领主和主人的姿态占领塞浦路斯的土地是错误的。”

“你从来都没有谈过这些事情。”

“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其他人。但是塞浦路斯正在变化，正在成长。”她转向圣奥宾说，“上校，相信我，作为朋友，任何时间在我的家里你都受到欢迎。但我不欢迎你到我家里去，

是因为你有特权可以随便去。”

他点点头，但没有说话。要求撤销英国设在塞浦路斯这个遥远的岗哨，对于驻扎塞浦路斯的英国军人而言，可不是小说里的情节，而是残酷的现实要求。

“你为什么这样严厉地责备我，埃尔皮塔？”断断续续的微弱话语从总统的嗓子眼中飘出来。

“因为我爱你，爸爸；因为我不想让你的生命在失败中结束；因为如果我们跨越那条线去加入他们，那你做出的选择我认为不仅对这个岛来说是正确的，对你来说也是最好的。拯救尊严，是的，从被英国人搞得支离破碎的塞浦路斯事务中争回一小点正义，也可能挽救和平。”

圣奥宾抱歉地咳嗽了一下。“阁下，外边的先生们坚持，如果您辞去总统职位，您和女儿都可以马上离开此地。”

“总统的职位已经变成了断腿的椅子，坐在上面也不舒服了。”尼科拉乌说道。

“爸爸，在你自己的民族社区没有实现和平之前，你是无法与土耳其人实现和平的。”

“好像在我自己家里也是这样了。”尼科拉乌躺回用毯子临时做成的枕头上，极度疲劳，但很清醒。他骨瘦如柴的手指抓着女儿的手，一紧一松地像是他的心跳，他竭力想从复杂的情感中找到一条出路。

“该怎么办？我要争取更多成果，是应该保留总统职位，还是辞去呢？”

“爸爸，在这儿等死，你什么也得不到。”

“难道非要失去所有的东西？总统职位？和平？你，埃尔皮塔？”

“爸爸，你永远不会失去我的爱。”她悄悄耳语。他好像从她的话语里获得了力量，充满信心地抓紧她的手，艰难地用胳膊支撑着坐了起来，现在他能看到的，也只是照亮他的床的微弱车灯。

“中校，如果我决定离开，你会允许吗？”

“阁下，您不是我的俘虏。”

“那么，如果你不介意，我要行动了。”

中校点点头，走过来试图帮他起来。埃尔皮塔挥手让他离开。

“中校，不用你，谢谢。如果他能够，我愿意我父亲不是借助英国人的肩膀，而是自己走到他的塞浦路斯同胞中去。”

“我的确觉得比刚才有力气了。”她父亲认可道。

“你为什么认为我一直在恨你，爸爸？”她问道，同时深情地吻了他一下。“你生气的时候，总是那么固执。”

她扶着父亲下了卡车，转身对圣奥宾说：“我说话算数的，中校。永远欢迎你到我家做客，作为朋友来。”

黄昏时分了。烛光忽明忽暗，一个塞浦路斯小女孩温柔的歌声颤微微地飘荡在晚霞里；最后的火焰般的紫霞贴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像手指正在关上黑夜的幕帘。这位塞浦路斯总统，胳膊靠着女儿的扶持，叛离了英国人，行走了约五十米后，走进了自己的同胞之中。

* * *

那天上午，新的玻璃窗和前门都已运到，税单和受邀与增值税审查官会面的通知也抵达了。“范吉利斯”小吃店准备开张了，而恶狼般的官吏们也开始围了过来，越来越近。

老帕索利兹感到四面八方都有人追踪他。在电视里，他看到梅克皮斯在法院外欣喜若狂的镜头，竟然还以被拷住的姿态在头顶上高举着双手，蜂拥而至的人群也作出同样手势与他呼应，他好像在接受人群的奉迎和狂热的认可。这个胜利者，一个英国人，据老帕索利兹所知，他连塞浦路斯的土地都没有踩过，却被当作他家乡的拯救者。老帕索利兹认为这个荣誉建立在别人的牺牲之上，包括他和他牺牲的家人。

屏幕上也有来自塞岛的欢乐场面的镜头。关节变形、如同古老橄榄树一样老态龙钟的老头们，居然在与年轻的女孩子欢歌起舞，挥舞着步枪和瓶子，好像是电影《希腊人佐巴》里的镜头，他们在庆祝总统尼科拉乌的背叛和新生。

他看到所有地区的人都在高兴地庆祝，而他，老帕索利兹却与那些快乐无关。这本来是他的胜利和成果，然而就像他的整个人生那样，再一次都与他无关。

那些带有皇冠标志的官方信封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们在追捕他，这些英帝国主义的特务很多年前就对他这么干过，跟踪到他每一个藏身之处，让他无处躲避。

在房子里他痛苦不安，就像一条藏在树缝里、被铁锹铲出的虫子一样扭动着，绝望的露珠掉进了他的眼睛，他十分难受，心灵全被痛苦糊住了。随着一声绝望的大喊，他疯狂了。他把电视机屏幕当作撒旦的眼睛，用手里的酒瓶狠狠地砸去。伴随着破碎的声音，酒瓶弹了回来，击中了新装好的窗户，传来了破碎声。

范吉利斯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 * *

与老帕索利兹一样，厄克特也在看相同的新闻报道，他也有同样的绝望之感。他看到梅克皮斯在头顶举起紧攥的双手，放下，举起，再放下。对厄克特而言，梅克皮斯抓住的似乎是短剑的剑柄，厄克特能感到刺客的刀锋一次又一次捅进自己的身体。梅克皮斯的胜利就是他的厄运。

已经很晚了，他传唤科德。“你还在工作呢？”

“考虑到你可能需要有人陪伴。”

“你真是太好了。你是个好人的好人，科德。好人呀。”停顿了一下，“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办。”

科德认真地听着，同时仔细地上下打量着首相。厄克特僵硬的表情类似屠宰场的屠夫，他的声音出奇干燥，举止非常机械。一个突变了的人，或者正处在变化中的人。他正挣扎着掩饰绝望的心情。

厄克特说完后，科德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

他可从来没有质询过任何命令。

厄克特声音嘶哑得快接近耳语了，似乎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

“我已经下命令让塞浦路斯的军队投降，我没有选择。接受失败，就是对我身体内每一块骨头的冒犯。失败会杀死我的，科德，那些人会活剥我的皮，用长矛戳穿我的头颅。不管怎么说，我必须用我所能采取的任何方式继续拼搏。”

“但为什么是这个方式？”

“请别再问我，科德。我自己都不太明白。也许因为它是我唯一剩下的选择了吧。”

* * *

灾难性的震撼声势已经形成了，彻底不可阻挡。然而，曾挡住过不断上涨的洪水的大坝，就算马上要撑不住了，也得过几个小时才会看见第一批裂缝。无法逆转的羞辱性新闻，也就是圣奥宾的士兵们宣布放下武器，和塞浦路斯人进行无条件谈判的消息，没有赶上晨报时间，早间电视新闻的图片又因为是夜间拍摄的而模糊不清，因此尚未产生普遍的冲击力。尽管如此，内部坍塌的隆隆声却到处都能听到了。

起源于代表米尔顿凯恩斯区国会议员嘴里的喧闹声，与其说像隆隆地震声，还不如说是不断咚咚敲击着的号召武装起来的鼓声。上一次内阁改组令他升迁的希望破灭后，他马甲下面藏着的正义似乎越来越多，现在紧绷的马甲扣子再也控制不住它们了。“汤姆很多年来都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他是在停在他家前院的广播发射车的后座上宣布的。“汤姆和我都忠心为党工作，我对汤姆充满了敬重。”像在暴风雨的海中抓到了救生绳一样，他紧紧抓住了那个名字，不断重复着，似乎在说服别人去相信他自己刚刚相信的事。“这个行军竞选今天晚些时候会通过我的选区，我非常希望加入进去。”

争着祝福汤姆·梅克皮斯的战斗打响了。

“党既不属于弗朗西斯·厄克特，也不属于其他任何一个人。我认为厄克特先生应该宣布他将在这个大选后立即退位。我对继位人的选择是汤姆·梅克皮斯。”

“如果首相不这样宣布呢？”伦敦播音室的主持人问道。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他还有其他任何选择。”

来自党总部的报告说，竞选活动的积极分子要求立刻辞职的电话潮水般涌了进来——是否是要求首相让米尔顿凯恩斯区的那个议员辞职，报告没有说清楚。然而党总部不久又发出一份新闻稿，否定此报告的存在，但是当记者们查询此事时，总机占线，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

来自塞浦路斯的报道，尼科拉乌总统正式辞职，新政府的一号公告宣布他的继位人是前副总统克里斯托都卢，他在岛上拥有宝马车（BMW）的特许经营权。“我们的抗争不会于此停息，”他正在一个人声鼎沸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面前如鲜花般摆放着一大束麦克风，“不会让先祖们的鲜血白流，在这个岛上的全部土地回归塞浦路斯人掌控之前绝不罢休。”至此，甚至很多记者也开始鼓掌了。

“我认为我们应该寻求各种途径来与我们的土耳其邻居实现和平，此前我不能签署目前提出的和平协议。对海洋石油资源更加公平的划分是很重要的，而我会立刻联系纽厄司总统，要求进一步的商谈。”站在他旁边的正是埃尔皮塔，她看上去不太自然但是很美丽，在得到点头鼓励后，她开始宣读父亲从医院病床边写来的支持声明。

整整一天，大坝上的裂纹越来越宽，支持的声浪干枯了，挑战的细流却变成了澎湃激昂的要把弗朗西斯·厄克特冲掉的反叛喷泉。

到了第二天上午，群众的情绪接近歇斯底里。给唐宁街送早版报纸的货车的一个轮毂罩松动了，噪音在狭窄街道上的回声就像当年驶向伦敦旧刑场的囚车从鹅卵石道路上碾过的声音。由于两个主要党的有关成员和一些压力集团都宣称梅克皮斯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因此大选的结果预测彻底颠倒，让人头晕眼花。党内路线分崩离析导致了混乱不堪的内斗，成群的记者在撕裂的队伍中穿梭着，寻找脱离弗朗西斯·厄克特阵营并会对其造成更大伤害的变节人员。一个电话民调显示，只有低于百分之十的选民想让厄克特继续担任首相。对此民调结果撰写的一篇社论居然声称，这些人肯定都曾是反对党的支持者。有人联系过很多曾担任过内阁职务的竞选人，询问

他们谁应该成为他们的领袖，回答压倒性地一致：梅克皮斯——如果他想当的话。但是梅克皮斯没有被触动，没有任何表态。此时他的游行竞选大军正向米尔顿凯恩斯城的郊区蜿蜒挺进，每一小时都有成千加入。

每一分钟，背叛唐宁街的反叛人群似乎都在增大。上午媒体在引证某些谈话时，还只能用匿名，说是来自执政党的某高层人士，到了午后，引述的讲话都有了具体的名字；后排议员们在小家庭和小心眼妻子的压力下，在自己将被排列在行刑墙之前，急忙调头加入了行刑队。据说部长们频繁地相互联系，密谋公开造反。据报道，当天晚上伦敦至少有两个部长级的大聚会，商讨换掉首相——已经不再讨论“要不要”，而是“什么时候换”和“如何换”的问题了。内容报道如此详细，导致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改换了聚会的地点。

贾斯珀·麦金托什新近购买的报纸《论坛报》的头版，以一个整版刊登了所有报道里最奇葩的指控。大照片展示了生病和疲劳的英军士兵，有些人因脱水和中暑躺在担架上。与照片相匹配的是通栏大标题：“F.U. 策划了细菌战”。

有关人士担心，昨天晚上，首相在被迫投降之前计划对塞浦路斯人使用生化武器。而卷入这场失败之战的英国士兵们的身体出现告急状况。据称是被他们自己的生化武器污染的，这些生化武器是弗朗西斯·厄克特亲自下令秘密装在军队里的。“这类命令可以让厄克特成为战争罪犯，是对人权公约最严重的违背。”一个和平运动发言人说道。

报业大王麦金托什的帆船此刻正在圣凯瑟琳船埠，它是一个紧挨伦敦塔桥的时髦船泊地。突然，电话响了。

“你为什么刊登了那条消息，你明明知道那不是真相？”话筒里声音嘶哑，有一点苏格兰东部低地的口音，只有他极度疲劳时，才会带出这个口音。

“真相，弗朗西斯？那对你可是一件奇怪的新外装喽。”

“你为什么刊登了那条消息？”厄克特再一次询问。

“因为它会给你带来伤害，让你疼。这就是原因。”麦金托什

身后传来开香槟酒塞的声音和银铃般的女性笑声。

“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谅解。”

“是的。但是只要你有机会，你就可以把棍子捅到我的眼睛里。现在该轮到这么干了。你已经完了，弗朗西斯。你不再有东西可以威胁我了，不再有税务规则的变化，没有垄断的身份。从今天起的一周后，他们会把你吊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投票站。我会来主持这场欢庆。”

“难道没有什么我们能够……”

但是电话已经挂断了。

第四十五章

我愿意悠闲地老去，在一个地方有时间悠闲地了结一切，包括死亡。

当天夜里，他把他的内阁成员们，也是所谓的宫廷禁卫军召唤来，单独与每个人会面。他们将阻止任何敌人接近到可以攻击恺撒大帝的距离，除非他们已经战死在国会山一样的台阶上了。至少，理论上他们应该这样做。

柯蕾尔反对单独会见每个人，但厄克特非常坚持。此时，内阁成员像羊群一样焦虑不安，如果一只跑了，其余的都会跟着的。不如把他们赶到一起，圈起来，盯住他们，让他们没有力量去拉帮结派。在他们还没有反叛，加入造反的行列之前，他可以恐吓他们，让他们主动表示支持。但他心里明白，他们做不到，最终还是要让人失望的。

厄克特坐在内阁会议室里专门为首相预留的椅子上，那是唯一一把带有扶手的椅子。三部电话机在他身边，桌子上其他地方空荡荡的，临时记录本和部长的标牌都拿掉了，只有悲凉的棕色绒布盖在上面。他想让他的部长们无处可藏，拿掉那些可以遮挡脸庞的标牌。他想真实地看清一切。此时外面飘起了小雨。

厄克特本来想从博林布鲁克开始，但是这个外交大臣刚开完布鲁塞尔部长会议，正往回赶，不知在什么地方给耽误了。他最先见到的反而是特里·惠廷顿——他真希望是见惠廷顿的老婆而不是他本人，至少可以得到爽快的回答。敲门声，柯蕾尔带着惠廷顿进来了，他好像很不愿意来。

“进来吧，特里。”厄克特安详地说道，“你脚下是我的断头台，

不是你的。”

这个部长坐在了对面，不安地用一块手帕轻轻擦嘴，然后悄悄地移到太阳穴附近，抹去出现的汗迹。

“特里，让我们直接谈要点吧。你还会继续支持我担任首相吗？”

“你会永远得到我个人的支持，首相。”一个哆嗦的笑意出现在他湿润的嘴唇上，却又很快蒸发了。“但是我看不到我们怎么能够赢得选举，你知道，随着……”

“随着我？”

“随着目前局势的发展。”

他在哀鸣，更像一只羊了。

“你会公开表态支持我吗？”

惠廷顿紧张得让太阳穴上的汗迹发展成了一片湿漉漉的汗水。

“外面的局面已经非常困难了。”他小声说道，戴着皮圈的手腕挥了起来。“我绝不愿意你被击败，弗朗西斯。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必须告诉你，我不认为你能赢得大选。或许，或许……你应该考虑辞职。你知道，以保护你没有被打败的纪录。”

听起来是预先准备好的，借别人嘴里的话。一个告诫新娘子保持好运的民谣掠过他的脑海，“一点新，一点旧，一点借，一点蓝^①。”

“你太太是怎么想的？”

“她有同样的感觉。”惠廷顿补充道。回答过快令他暴露了马脚。

厄克特身子朝前倾斜了一点，说：“来自我内阁成员的明确支持，会减轻对一艘正在下沉的船的冲击力。”

惠廷顿的嘴唇焦虑地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只是晃了晃胳膊。他感觉他已经在水里游泳了。

“那你至少允许我在周末的时候再做决定吧？在此之前不公开表态行吗？”

^① 此为西方谚语，表明新娘结婚时身上必须有四样东西，代表四种含义，这四样东西必须符合：一点旧的，一点新的，一点借来的，一点蓝色的。对此解释不一，主要寄托了对新人走向新生活的祝福。

惠廷顿点头同意了，随后低下头，不敢朝前看。他感到眼睛刺痛，不清楚是汗水流了进去，还是他马上要哭了。

厄克特的手腕轻轻地一抬，让他离开了。柯蕾尔已把门打开，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

下一个进来的是麦克斯威尔·斯坦布鲁克。

“是麦克斯？”

“弗朗西斯，首先，我想告诉您，我是多么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为我，为党，为这个国家。我说的是真话，最真诚的。”

“所以你会力挺我？公开地？”

斯坦布鲁克摇摇头。“游戏已经结束，亲爱的老哥。很抱歉，您不可能赢得大选了。”

“麦克斯，是我培养了您。”

“我懂。所以我也会与您一起离开的。我是非常诚实地承认这一点的。这也是为什么您也应该认识到，我在诚实地指出您目前所处的局面。”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弗朗西斯，目前离开这里最好的机会和方式就是在大选开始前宣布辞职。这样也可以给其他人一半机会。另外，您还可以保持不败的纪录。历史书中将会这样记载：‘他在所有的大选中保持不败。’这也是不错的墓志铭。”

保持不败纪录，惠廷顿也用过同样的说辞。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真是有趣的巧合。

“你愿意发表一个支持我的声明吗？”

“如果那是您所希望的话，我愿意。但以我之见，这对您没有什么好处。”

真让人伤心，他原来对斯坦布鲁克抱有希望。此时他感到大船最下面起了一阵摇动，底部传来破碎声，吃水线下开始出现新的裂缝。

“至少要感谢你是如此诚实。请给我时间让我考虑到本周末，在此之前保持沉默，行吗？”

“我向您保证，我发誓做到，弗朗西斯。”

斯坦布鲁克煞有介事地绕过桌子，走到厄克特身边，伸出他发

誓的手。近距离地观察，厄克特看到他缺少睡眠的眼睛充满血丝。至少斯坦布鲁克过得也不容易。

下一个是科林·卡奇普尔，他哭泣着，声泪俱下，在整个交谈期间几乎没有连贯的语句。

“科林，以你看，我应该怎么办？”

“保护……”伴着抽泣声，“保护……”又是咳嗽声。

“我想你是要说，现在我应该辞职，以保护我大选不败的纪录和在历史书上的地位。是这样吗？”

科林·卡奇普尔点点头。又是见鬼的巧合。他们一直在彩排，都是些可怜玩意儿。

理丁顿除外。这位国防大臣大步迈进房间，但是不愿意坐下，而是笔直地站在离门很近的桌子那头。他的枪驳领西装紧扣着，一副接受检阅的架势。

“首相，我坐在你桌子边上的时间太长了。在最近几天的内阁军情会议上，我看到你为了政治目的而大肆滥用职权，为了你个人的光彩和救世主形象不顾英国士兵的生命安全。”

“你以前为什么不提这些呢？”

“你以前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你从不咨询任何人，从来都是盛气凌人。”

讲得太真实了。厄克特早就料到他从理丁顿那里能得到的就是这些，他在最后一次内阁军情指挥部会议上就已经拒绝支持他，而是与其他人一道坚持圣奥宾及其士兵应该以放下武器来结束悲惨遭遇。

厄克特张嘴笑了，好像要接受最后一根香烟。“如果国防部都拒绝了，那么谁来保卫我？”

“没有听懂，可以再重复一遍吗？”

“我在琢磨。我还有可能请求你公开声明支持吗？”

厄克特的话语中带有一种异想天开的调子，似乎他从目前的境地中发现了幽默。理丁顿露出一副“你真是不可理喻”的表情，保持沉默。

“我最后请求一件事，”首相继续道，“你在内阁桌边坐了八年之久，作为回报，我向你请求给我两天时间。到周六那天，我将

公开宣布我的意图。在此期间，如果你不能支持我，只要能做到至少不公开攻击我，我就会非常感激，留给我点尊严，给这个党留下点别人可以拿起来用的东西。”

理丁顿脸上一副二战时英国军队从法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顽强表情，但是他默许了。他勉强点点头，然后一转后脚跟，迈步离开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种完全静止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内阁会议室。厄克特一动不动，看起来连呼吸都没有了。柯蕾尔一直谨慎地坐在门边的角落里，不由开始思考他是否进入了医学上说的迷睡，那样深沉，他的灵魂好像游离了身体。侧面太阳穴上跳动的脉搏，似乎是他生命的唯一迹象，数秒钟跳一下，直到……直到何时？被抛弃是不可避免的，他很明白这点。他回到了现实，又与她在了一起。

“这样的面谈就如同用死兔子给锅炉填料一样，是吧？”他一脸冰冷地小声说。

他的那种镇静，令她惊叹不已，他从容的幽默感让她十分敬佩。“我在想他会怎么做。”她温柔地问，指的是墙上油画里的罗伯特·沃波尔首相，他是历史上执掌首相大权时间最长的一位。

厄克特起身，扶住白色大理石的壁炉架，仔细端详壁炉上方的这幅油画。“最近几天，我也对他琢磨了很多回。”他温和地说道，

“他们指责他腐败，谴责他，甚至把他关进了伦敦城堡。还在麦金托什插手媒体之前，他就被称为战争贩子。”此时厄克特眼神里融入了感情，就像孩子的糖果一样甜。“他们逼迫他辞职。而他总是能找到一条路，从困境里跳回来。永远都会。”

“一个光辉的榜样。”

“历史用一种魔鬼般的奇怪方式处理事情。我不知道历史是否会对我仁慈。”

“这对您很重要吗？”

他突然转过身来，眼睛里燃烧着屈辱的火焰。“这是我唯一所拥有的东西。”

那种痛苦的怨恨外裹着顽强的幽默，就在即将要喷发出来时，门外传来了急匆匆的混乱声。门一下子被打开了，亚瑟·博林布鲁

克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了进来。

“还有你，布鲁图^①？”厄克特引用了恺撒大帝被谋杀死去之前的一句话。

“请再说一遍？”博林布鲁克没有听懂。

厄克特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仿佛要把厌恶之意和自我怜悯的成分从眼睛里晃掉，然后他笑了。“开了个小玩笑，亚瑟，布鲁塞尔有什么新闻吗？”

“全都是该死的外国人的。抱歉没能早点来，弗朗西斯。”

“你已经跟我在一起了。”厄克特说道。

“我会一直跟到最后一口气。回来的路上，我用车载电话向报业协会口述了一个支持声明。”

“那么我要加倍欢迎你。”

“可恶的是，弗朗西斯，这样做对你或我一丁点好处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是在跳高，这是不可否认的。而梅克皮斯那个家伙选举靠的是玩球。”

* * *

梅克皮斯的竞选大军继续挺进，向着鲁顿城进军。每个小时都会给梅克皮斯带来更多的支持，而且距离伦敦又近了一步。每前进一步，游行队伍的长度都会增加，步伐都会减慢，给伦敦大都市警察总监以关注的理由。但在伯明翰警方惨败后，伦敦警方不敢禁止竞选游行进入国家首都了。

所以他们可以顺利前进，朝着特拉法尔加广场前进，向着为弗朗西斯·厄克特举行火葬的柴堆前进。

^① 公元前44年3月15日，元老院举行会议，恺撒虽事前得到警告说在会议上有人要刺杀他，却仍只身前往，最终被刺杀。当恺撒看到他最信任的布鲁图一剑刺进了他的大腿时，惊喊道：“啊，还有你，布鲁图！”随即倒下。

第四十六章

爱情让生活丰富多彩，但是为了让一个男人真正幸福并且有方向感，必须使用憎恨。

他借着月光偷偷溜了出来，甚至没有让科德跟着。他通过唐宁街的新闻办公室进入迷宫般的廊道，这些廊道连接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和坐落在白厅大街的内阁办公室，路过曾经是都铎王朝网球场的老墙。

虽然已是午夜，城市中心依然繁忙，车来车往，白厅大街几乎成了送货车辆和夜间公交车辆的赛车场。繁忙的交通有助于隐蔽，使他不显眼。他走下内阁办公室的台阶，从一个吃惊的保安面前走过，又低头避开了全天守候在唐宁街入口处的警察的目光。乔治·唐宁本人就是个无赖，在英格兰内战期间充当保皇派和宪政派两军的间谍，一个善于两面逢迎、毫无原则和忠诚的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却得到了骑士爵位，这个王国最重要的一条街居然用了他的名字来命名。反观自己，弗朗西斯·厄克特，如果这个名字获许镌刻在墓碑上，他会觉得非常幸运。

街上到处都是纪念死者的标志。国家战争英雄纪念碑，见证过砍下查理一世国王头颅的宴会大厦，以及纪念捐躯长眠永垂不朽英雄的雕像，比比皆是。这条大街曾经是从查令十字街到圣玛格丽教堂的葬礼必行之路。直到有一天，国王厌烦了窗外平民们整日奔丧的哀号声，于是在圣马丁教堂给他们开辟了新的公墓区，这样死者可以到那里入土，而不必再经过国王的窗前影响他的晚宴了。在夜晚的阴影里，头顶一轮弯月，你可能听到这条街上偶尔传来古老骨

头的嘎吱嘎吱声，这真是一个令人回忆往事的地方。他太期盼能名留青史被人记住了，否则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他站在西敏寺的石头桥上，注视着黑乎乎的泥沙潮水不停冲刷桥墩，激起低沉的浪花声，多么像萦绕在心头的《相约在今生》电影中的美丽呼唤。他脚下是张着大口的无限飘渺的空间，跳下去如同躺进挖开的墓地那样容易，可以得到永恒的宁静和解脱。他人生所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未竟事业，已经随时可以放弃了。然而他绝不会那么做，走一条懦夫的路。那绝不是一条会被人们永远缅怀的道路。

他敲响了带有蔷薇花饰的尖顶铁栏杆门，此门通向国会西北角有花园的院子——是议员们进入下议院外围地区的入口。国会议员在大选期间被禁止进入西敏寺宫，即国会大厦，除非是来取信。在大选期间，议员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议员的权力了，但是他们的选民仍然会写信抱怨下水道堵塞、邻居纠纷、失踪的国家社会保险支票等琐事。这些都压得政治家们苦不堪言，然而措辞恰当的复函，却可能赢到选票。听到敲门声的警察急忙打开铁栏杆门，同时向他敬礼致敬。厄克特顺利地进来了，鹅卵石的地面上响起他离去的嗒嗒脚步声。此时困意朦胧的警察刚醒过神来，连忙记录下他的观察，而且疑惑地想，究竟为什么首相会大半夜亲自来这里领取邮件。当然，他是有资格这么做的。

厄克特没有去专为议员们服务的收发室，因为此时已关门，相反，他踏上楼梯，沿着拱形石头通道，来到了下议院的后面——他没碰见任何人。但他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跟随着他的还有脚步的回音，像是一大群遥远而来的记忆。他走到了位于议事大厅后面的长长的廊道里，通常这里会被繁忙的口信传递和信息交流搞得人声嘈杂，而现在只有鬼神们还在活跃。他前面挺立着通向议事大厅接待室的哥特式大门。它们本应该是锁住的，正像第二道通向议事大厅的正门那样，但是由于电工们忙于重新铺设音响系统，反复地开启和关闭大门的系统，会让他们的工作时间加倍。所以门没有上锁，安装在巨大黄铜枢纽上的门一推就开了。

下议院大厅漆黑一片，偶然被从西边高墙上窗户里照射进来的

惨淡月光打破，但是他本能地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地方。这里是他曾站过的舞台，是所有舞台中最伟大的。他不记得登上过多少回，而这个舞台从未失去过威严。这充满历史感的气氛，紧紧地拥抱着他，让他心潮起伏，兴奋不已；他可以感受到四周弥漫着几个世纪的记忆，窃窃私语的伟人的鬼魂就在附近等待着他弗朗西斯·厄克特，等待他加入他们的行列。

恍惚中他感到他已经来了。他从左右晃动着胳膊肘、高举着日程表的人群中挤了过来，跨过跷着的大腿，朝他的座位走去。他突然被绊了一下，不得不用手抓住下院管理员的桌边，回头一看，是某人伸出来的脚——是格莱斯顿首相的，还是潇洒的迪斯雷利首相的，或许丘吉尔首相的？他是听到了女性手提包的关闭声，还是闻到了哈瓦那雪茄的怪味呢？他已走到了他的座席前，那是留给首相的，一如既往地等待着他。坐下后，他享受着这个皮座席给予礼仪待遇的微妙感觉，品味着座席纤维里含有决策重大事件的刺激感，它总是令人热血沸腾。他已经准备好接受他们的质询。但是今晚他们都非常安静，每个人都等待着他讲话，倾听他说的每一个字，这会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面对他们的期待，他站了起来，迈开有力的双腿走到公文箱前，双手抓住它，手掌在两边镶铜的边缘上搓摸了几下，充满了自信和无畏。无论代价有多高，他一定要在历史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让所有的人知道，尤其是让那些整天围着他的侏儒般的虚弱者和政敌知道。要让他们记住弗朗西斯·厄克特，而且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发抖，绝不能让他们忘了。

不管代价有多高。

他猛烈地捶击着公文箱，整个议事大厅回荡起巨大的回音，如同飘荡千年的欢呼的雷声。他可以听到他们都在欢呼，那些伟大的首相，其中一位是女士；他们发出一致认同的欢呼声，来自这个大厅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历史和记忆还活在那里，他们谈到了痛苦，谈到了为建立传奇而作出的牺牲，谈到胜利和荣誉只属于抓住了时机的有个性、有胆略的人。他们高度赞扬了他，弗朗西斯·厄克特。

众神都对他表示了欢迎和鼓励。

“对不起，厄克特先生，您不应该在这里。”

他转过身来。议长座椅的影子下站着一名西敏寺宫的警察。

“您不应该在这里。”他重复道。

“你也是这样看？似乎目前所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

“不，阁下，我只是就事论事。”警察颇有些窘迫地回答说，“我只是说您在这里是违规的。”

“警官，我向你道歉。我来这里仅是为了……看最后一眼。在大选之前，找一个回顾和思考的机会。毕竟在这里很长时间了。”他突然完全从幻觉里醒来了。

“别担忧，厄克特先生。我相信没有人会介意的。”

“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厄克特请求道。

“当然喽，阁下。”

警察尊敬地点了一下头，照亮了手电筒。厄克特向众神告别了，只是对这一时刻的告别。

* * *

老帕索利兹习惯在天亮前起床，这种山地游击战的习性依然控制着老头的意志。虽然他喜欢在夜幕掩护下安静地思念过去的时光，但还是愿意到当地市场去购买最新鲜的鱼，也是掩饰他在悄悄经营的一个习惯。

一双敌视的眼睛目送他离开了，就在他挑选贝壳蟹和旗鱼肉片时，怀有敌意的人开始干坏事了。像老帕索利兹曾有过的一次类似行动那样，这个坏蛋同样也是借助了夜幕的掩护。

当老帕索利兹拿着大大小小的纸包食品拐进街道时，发现路被很长的塑料警戒带和一名警察拦住了。

“抱歉，先生。在他们没有把火压灭之前，不能让任何人进去。”所有的食品包都掉在了人行道上。

“但那是我的家。”

一百米之外围了一圈救火车，他家的窗户空洞洞地看着街道，他新装修的餐馆被烧得四处张着大口，像是没有牙齿的嘴在苦笑。他刚离开一个小时多一点。大火却在更短的时间内毁掉了他的全部家当。

* * *

那天早上，他们向沃特福德镇进军，那里已经是伦敦的远郊了，是他们将胜利抵达伦敦市中心前的最后一站，游行路线的两侧已经挂满了梅克皮斯的肖像和其他象征胜利的装饰物，像是玫瑰花瓣，撒满了他们要走的道路，用欢迎征服者的形式迎接一位和平爱好者。时间还剩下最后一天了。

第四十七章

抓住此刻，抓住这把匕首，在别人没有杀死你之前先把他们杀死。否则，不如去自杀吧。

柯蕾尔被叫来见他，他在书房写信。见到柯蕾尔到来，他立刻高兴起来。他看上去压力过度、脸色苍白，心却显得更加平静了，仿佛他停止了跟不可阻挡的激流搏斗，最终心甘情愿地顺流而下了。

“我能做点什么吗？”她说。

“如果你想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正在列一个名单，把一些小装饰品和小荣誉送给那些热心肠的人。”他专注地看着她，说，“我的辞呈表。”首相的辞呈表通常会请求国王授予一些人贵族身份或勋章。

“您已决定离开了？”

“大势所趋，在这件事上，我不再有发言权。但是在我离开前的程序中……”他摇晃着那份名单，“我能为你请求授予荣誉吗？”

“我没有什么想要的。”她平静地回答道。

“或许，为你的先生呢？”

她摇摇头。

他陷入了沉思。“我的医生，还有科德，尤其是莫蒂玛，她必须得到荣誉。”

“您听起来，”柯蕾尔缓慢地谈出想法，“在打理您最贴心的东西，就像一个人躺在他的……”

“临终的卧床上？”他讲出了她想说的话。他的脸颊有了一点血色，一种无畏的表情洗去了眼睛周边的抑郁。“不会的！”他充

满感情地说，“我想永远活着。”

他回到办公桌前。“告诉我，你认为杰弗里值得什么样的奖励？”

“你想给他奖励？”这些话像是嗓子里卡住了饼干一样地挤了出来。

“可是他的确干得不错，应该得到一些褒奖。”一种讽刺的笑容挂在他的嘴唇边，但是没有更多的表达，只是眼神如冰一样冷漠。

“你可能也注意到他昨天没能到内阁会议室来参加我们的小会，他给我发短信说他不在伦敦，正在全国各地搞竞选活动，因此我打电话找到他。他发誓，他对我很忠诚。他说，这就是他在各选区努力工作的原因。乐此不疲，他是一个乐此不疲的人。你知道吧，他听起来好像快哭了。”

她非常困惑地摇摇头。

“天啊，你误判他了，杰弗里，我们的杰弗里从来都不缺少激情，更不会懒惰。”

“他对自己的事绝对尽心尽力，但是对他人的呢？”

“还行吧，我的确问过他是否可以公开声明支持我，他马上同意了。我已经得到了一份声明。”

他是指放在办公桌角落上的一份新闻发布稿，她快速读了一遍。声明要求全党团结，强调所取得的成绩；呼吁大家患难与共，继续拼搏，尽管处在困难时期，但胜利还是有希望的。它也谈了未来的信仰。

“但是没有一处提及您的名字。”

“确实如此。他吹响了号角，却没有赞美我，甚至连我的墓志铭都不提。这是他个人追求领袖地位发出的第一声呼喊。他想得到我的位置。”

“你没估计到他会有这么大的野心？”

“绝对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想给他荣誉？”

“干这个工作，用词是很重要的，而我已经学会了小心地使用词语。”听起来他似乎要开始讲课了。“我刚才在问你，他值得什

么奖励。”

“让他失望。但是荣誉地位这类事情仍然会在你的权力掌控之中吗？”

“我可能受了致命伤，但那只会让我更危险，而不是失去能力。我还是首相。我能够刺穿他，刺穿他们所有人，如果我想。”

“你会这样做吗？”

“对他而言，”他考虑了一下，最后一次，“会的。”

“为什么你不宽容些呢？”

他拿起三个信封，尚未封口。“因为有些人是为毁灭别人而生的，杰弗里就是其中之一。”他封上了第一封信，收信人是杰弗里·布扎·皮特选区的地方党主席，信中遗憾地写道：“根据目前的新局面，曾经提议的骑士爵位不得不取消了。”

“因为在个人毁灭的进程中，”厄克特接着说：“杰弗里会毁灭这个党。”他用舌头舔了一下第二个信封的封胶，此信发给下议院特权委员会主席，里面装了一封杰弗里的辞职信，上面详细地叙述了他利用职权淫乱和泄露金融机密的事件。信的日期正好是当天的。

“还因为他已经背叛了我。”第三个信封里面也装了一份杰弗里的辞职信，他封上了信封，上面写着《世界新闻报》总编收。

“权力是为了使用的，柯蕾尔。用来掌握人们和他们的命运的。我们谈经济，谈道德，其实我们谈的都是人。”

“在他们毁灭我们之前，消灭那些人。是这样吗？”

“不是！”他的目光非常尖刻。“你必须明白，可你却不明白。我们正在设想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那是我们的设想和他们的未来。人民就是我们搞建设的板块材料，而你 not 损坏几块砖瓦，是不可能建成一座庙宇的。”

“我不是刚说过吗，在他们毁灭你之前，消灭他们。”

他摇摇头，但是没有生气。“不是这样。从事政治，我们是自己摧毁自己。我们掌管政治大权，工作搞得这么好，而我们几乎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尽管那些帮助可以随时得到。”

他封上第四个信封，是寄给安妮塔·伯克的丈夫的。里面有一张她正在和国防大臣理丁顿极为亲热地交谈的照片，那种姿势即便是按照集体负责制最宽松的解释，也是不允许的。这对于党内要继续他的领袖地位和班子的人是一个双重打击。

“政治只允许屈指可数的人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到其管理的疆土上。如果你希望成功，就必须站在高处，不能总是卑躬屈膝地同情那些拥挤在阴影里的大众。那是修女们的工作。”

“我与修女无缘。”

“其实我也真想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柯蕾尔。你是否了解自己。”

“弗朗西斯，我不是你。我也不像你。所以我也不想从你这里得到任何东西。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了。”

“是什么呢？”

“对权力的看法。来自权力内部的想法。”

“从一个巨匠的脚边看到的。”

“从一个已经自己毁灭了自己的人那里看到的。”

“他还可能是自己解救自己的人。”

“我看不出来怎么能做到。”

“那是因为，正如你自己所说的，你不像我。毕竟，你也是另外一个要脱离我的人。”她能感觉他的话音里没有憎恨。他又封上了一封信，是给《每日邮报》的总编的。里面有一份环保大臣麦克斯·斯坦布鲁克的出生证，它可以证明他既是私生子又是犹太人。在麦克斯未来竞争领袖地位的风暴海域中，这可是双倍压沉他指挥舰的货物。太滑稽了。厄克特喜欢麦克斯·斯坦布鲁克，他很优秀。但他也许太优秀了，那就成了问题。

“弗朗西斯，我还没有背离你呢。我还在这里。”

“所以我在问自己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那种傻女孩，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哭着跑掉了。”

“你不是。那是我的内阁里的成熟男人们干的事。”

“还因为我还能从你这里学到东西，从这些混乱的局势里学到

东西。如果你允许的话。”

“你是想看到最后尸体的解剖。”

“当我有机会时，会去发现如何能做得更好些。”

“噢，你有雄心大志？”

“我想过一段时间，你会破坏我学习的机会，用对待他们的方式把我赶出政治圈，不过我正在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

“我已经没有多长时间学习了，但你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学的。”

“譬如？”

“你认为谁会在我离去之后，担任党的领袖呢？”

“汤姆。”

“若是他不想当，或者没有办法担任呢？”

“斯坦布鲁克，理丁顿，或许吧。”

“但是你看，他们都……”他把那一堆信摆正了，“把自己给毁了。他们不会成为领袖。”

“还能有谁呢？”

“恐怕只有亚瑟了。”

“博林布鲁克？他会是个大灾难！”

“他很受欢迎的。党在大选中被彻底击败后，他们会抓住任何还在漂浮的东西自救。”

“他会令党分裂的。”

“或许吧。”他的眼神仿佛看得越来越遥远，联想翩翩。“冬天最冷的时候他们将围坐在篝火旁，抱怨那些曾经反对弗朗西斯·厄克特的愚蠢行为。他们会说，毕竟他不是个很坏的人，也可能说是个很棒的家伙，或许，最优秀的领袖之一。”

她难以置信地低下头来。“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哇，你尝试写的历史甚至来自……”

“甚至来自坟墓那边。”他内心思维的清晰表达，令她内心崇拜的神圣突然也变得简单明了。他起身绕过桌子，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胳膊。“吻我吗？”

在他的书房里，他想要得到她。欲望通过血管奔腾着，一种重

新迸发出来的生命力，还有强烈的性欲，是摇曳欲灭的蜡烛的最后一次闪烁，或许是新的能量，新电源让他身体硬朗起来，刺激了他的胃口。这一次他不会退缩了。

她摇摇头。“曾经想过，或许，弗朗西斯，但不是现在。”

“我误解你了吗？”

“没有，但是你误解了时间。时机才是一切。”

* * *

一直折腾到下午，他们才让老帕索利兹进去探望他那被烧成废墟的家。陪着他的有一个消防员，帮忙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挑出来重新使用的东西，随后这个地方就被木板封闭起来了。

整个屋子已经坍塌。他很吃惊地看到了烧成炭黑色的残余物品，闻到了令人厌恶的刺鼻灰烬臭味，而几个小时之前，这些都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个场面让他鼻子和眼睛发酸，泪水不由下来了。

“先生，是挺让人难受的。”消防员非常同情地劝说，“但是这样想一下，幸运的是，你不在其中，尤其是早上。你有保险吗？”

老帕索利兹察觉到边上有可疑的痕迹。

“我们会写一个报告的，有证据表明是故意纵火……”

消防员在一旁唠唠叨叨地说着，老帕索利兹凄凉地在废墟里转悠，用他的拐棍拨开淋湿的灰烬。“范吉利斯”餐馆变得小多了，楼层已被烧塌，四周的隔离墙也被烧没了。一切都是黑的，烧焦了。椽子和参差不齐的横梁残片散落得到处都是，很像是布满碎骨头的中世纪埋尸坑底部。原来是二楼的一面墙上，耷拉着一个洗手盆；老式搪瓷浴缸掉了下来，翻扣在厨房里。在以前是厨房的地方，他翻动着，扒戳着，希望找出点逃过这场火劫的有用之物。突然他的拐棍碰到了一个金属物品，是那顶英军的头盔，曾经装饰在他的后门上，它已经被烧成了一个扁盘子。“范吉利斯”小吃店没了。

“老头，你估计是什么人把你的房子烧掉的？”

老帕索利兹正站在曾是他食品储藏室的地方。墙已经没有了，

冰箱烧化了，留下来的是与其他气味混在一起的烤焦的臭肉味。他闭上眼睛想：这就是发生在兄弟乔治和尤里皮兹身上的那种情景吗？是被同一批战争和死亡游戏的制造者烧的吗？这么多年后，他们还不住手。

“他们让我一无所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消防员问道，关心取代了怀疑。

“我的衣物，我的手杖。”老帕索利兹回答道。此时他想到了枪，正插在他的皮带上。他还有枪，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社会救济部门会关照你的。”

“不需要，我有一个女儿！”他厉声说道，极度为自己的独立自主，他不需要英国人的任何帮助。可过了一刻后，又忧心忡忡地说：“她明天才回来。”

他一屁股坐在倒扣着的浴缸上，前额顶着手杖，一个驼背眼花的老头，满身都是晦气和疲倦。他身穿黑色衣服，头戴黑色贝雷帽，坐在烧成煤黑色的环境中，仿佛融入此境再也不离开了。消防员要检查一下房后面与邻居相邻的墙是否结实，于是就留下他一人沉溺于安静的痛苦中。

正当老帕索利兹琢磨着他眼前的世界末日时，一个影子突然出现了。昨天还是门厅，而今天却变成了一个撕裂开的洞的对方站着一个人。陌生人身穿黑色皮衣，戴着头盔，身旁一辆摩托车，肩膀上有一个快件公司送信员的对讲机，正在呼喊他的名字：“帕索利兹的快件。”

一个纸夹板递给了他，让他签名。然后一个夹层保护的马尼拉信封也被递给了他。快递员没再说任何话，骑车走了。

他用骨节扭曲的手指笨拙地撕开了邮包，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临时放在膝盖上。一开始，他搞不懂是怎么回事。里面有一张麦克尔·卡洛里斯的照片，是那位年轻的埃奥卡战士。他的眼睛里充满蔑视，袒露着第二天就被套上了绳索的脖子。这张照片前一天晚上还好好地挂在他餐馆的墙上。另外还有一张褪色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军官，老帕索利兹没有立刻认出他来。两个烧焦了的

十字架从他颤抖的手指缝里掉落下来——天啊，记忆猛烈地敲击着他，令他喘不上气，几乎快把他击倒在地了。这些刻有名字的小十字架还是他送给兄弟乔治和尤里皮兹的。

从地上捡起十字架时，老帕索利兹周边的黑色世界似乎静止了，只有泪水在流动，冲洗着粘在上面的烟尘。

事情还没有结束。信封里又滑落出来两张纸。第一张是英军服役记录的影印件，叙述了一个在苏格兰兵团服役的低级别军官的短暂生涯——从他在爱丁堡入伍直到去埃及服役，1956年被派驻塞浦路斯。

老帕索利兹在那页服役记录的上方找到了名字——现在他知道谁是那张照片上年轻的英国军官了——中尉，后来成了首相的弗朗西斯·尤恩·厄克特。

第二张纸是一份制作得非常粗糙的传单，呼吁所有人明天去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参加大会。

终于，老帕索利兹知道多年来他在寻找的这个人的身份了。这个人谋杀了他的两个兄弟。那种一直澎湃了不知多少个世纪要为希腊争取荣誉的激情，此刻在老帕索利兹的身上燃烧起来，他知道他该干什么了。

* * *

莫蒂玛醒来后发现，他又不在床上了。她顺着声音来到狭窄的厨房。他正忙着在冰箱里找东西，她突然出现了。

“如果我惊扰了你，我很抱歉。”他带着歉意地说道。

“为什么睡不着觉，弗朗西斯？”

“好像没有什么睡意。”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终结的语调。“再说，”他换了个缓和的说法，“我饿了。”他眼前有一大块苏格兰邓迪饼和车达奶酪，是他童年的美味，是当年全家跨越苏格兰高地原生态沼泽地觅猎松鸡和野鹿时的必备食品。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尝过了，他几乎忘记了它蜜甜的味道。他慢慢地咀嚼起来，享受着其中的乐趣。

“弗朗西斯，最近几日，你对夜半大餐的兴趣超过了对我的兴趣。你把我放在外面，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眼睛从我身边飘过去。你既听不到我说话，也不回答我的问题。是你心中的焦躁和气愤，才让你在床上无法入睡。”

“噩梦。它们很烦人。”

“我做你老婆很长时间了，知道你不是因为噩梦在烦。”她激动地反驳。

“莫蒂玛，睡觉去吧。”

他又吃了一口，但是她没有动。

“你不是因为噩梦不睡觉的，弗朗西斯，你不是孩子。我也不是。你以前从没有这样对待过我。”她的表情非常痛苦。“你在生我的气。”

“没有。”

“责怪我那封信的愚蠢行为。”

“没有！”

“认为我帮助他们毁灭了你。”她责备他，但更多的是责备自己。

“我们毁灭了我们自己。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是否有那封信都无所谓。该做的事也都做了。”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吗？”

他注视着她，没有说话。他又开始咀嚼，并仔细地掰下奶酪和果饼，把碎屑归集起来。

“你又不理我了。”

“有些路程我们只能各走各的。”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弗朗西斯，好像你不再信任我了。”

他把盘子推到一边，看着她。“对你，我的情意没有变，或者我的心没有变。经过这么多年的困难时刻，你是我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在黑暗中唯一可以摸到的人，我知道你会在那里。如果你感到我的沉默伤害了你，那都是我的错，不是你的，我祈求你原谅。莫蒂玛，你必须知道我爱你。你是我唯一永远爱的女人。”他说得那么动情，丝毫不能怀疑他的诚意。

“弗朗西斯，你还要干什么呢？”她再一次问道，要求信任。

“拼搏。用我所有的力量，捍卫我所取得的一切。”

“用什么方式？”

“有太多的人终生唯恐做错事情和犯错，因此他们除了在恐惧里生活了一辈子外一无所成，无用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他的眼神闪烁着蔑视和挑战的光亮。“我不会顺从地走进黑夜。这个世界会听到我的离去，并且记住我。”

“这听上去太像到了末日，弗朗西斯。你让我害怕。”

“如果我生命此刻终结，莫蒂玛，只有唯一的一个遗憾，那就是我把你留在了身后。而我们都知道这时刻一定会来的。重要的是，我能够在身后留下什么——自豪，尊严，和人们永远的敬重。”他笑了，“还有那个图书馆。”

“我不敢想象生活中没有你。”

“正如我不敢想象生活里没有那个东西一样。”他在个人最私有的空间中挥舞着象征权威的手臂。“但那个时刻一定会来的，当身体已经衰竭，精神已经疲惫，刀剑因战斗而迟钝——甚至爱情也该休息了的时候。能够永生的只有名字，只有命运挑选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才能做到，甚至当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消逝之后，名字依然长存不朽。我要你信任我，莫蒂玛。支持我，这一次无论是什么我都要努力一搏。”

“我永远都会的。”

“要知道我无论做什么，为的都是咱们两个人。”

“还是像以前一样什么都没变。”她似乎轻松了，理解带来了一种安慰。她早就知道他不像其他的男人。他按照自己的规则活着，若是到了他按照自己规则离开人世时，她也不会吃惊的。不论这个时刻何时出现，必定都是他自己选择的。当她抱住他时，她挤出了一个笑脸。

他非常温柔地吻她。“我有那么多感谢你的理由，我不知该从哪儿说起了。让我从你做的糕点开始吧，它真好吃，莫蒂玛。我还想吃一块。”

“我跟你一块吃吧，可以吗？”

第四十八章

在一片恐惧和失败的黑暗中，即使是一点悲惨的火花都会成为希望之光。

在远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①圆顶的天际，黎明刚刚破晓，露出了一抹晨曦，宛如刚刚愈合的粉红色伤口。集会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好几个小时。通向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所有路口都竖起了绕道行驶的标志，海报和他的肖像花花绿绿地装饰在很多电灯杆和商店的橱窗上，标语牌和横幅都正在喷写中，记者们仍在巧妙地构思新的句子，譬如“一支信仰无敌的大军”、“无法抵抗的革命风暴”等。梅克皮斯无处不在，人人都在谈论这个名字。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会有多少人加入梅克皮斯从沃特福德出发的最后一段竞选游行，会有多少人在游行终点等待着欢迎他。尽管伯明翰西米德兰地区惨败的警察成为广受民众嘲讽的笑柄，首都的警察总监还是决定不能放任自流以免出事。虽然面对无法掌握人数的压力，但也没有迹象显示会出什么乱子，特拉法尔加广场喷泉池的水全部放干了，下面巨大的水泵房也被检查了是否有可疑的包裹，金属栏障像超市购物车辆一样整齐摆放在整个广场上。广场上的鸽子群，这种鸟类的混血动物，抱怨般地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咔嚓”喧闹声，时不时抗议般集体升空，像一大片旋转的羽绒带子，搞得

^① 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世界著名宗教圣地，为世界第五大教堂，位于英国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是伦敦的宗教中心，建筑为华丽的巴洛克风格，是世界第二大圆顶教堂，最早于604年建立，后又历经45年，于17世纪末重新建成。

天上黑压压一片，来表示对人类持续打扰自己的不满，每次落下来时，还要发出一阵愤怒的鸣叫。它们的家园被侵犯了，至少这一天，整个广场都要被占用。

厄克特很早就起来洗澡，莫蒂玛用喝汤的杯子给他冲了一大杯奶茶送到浴室，热气和热水恢复了他脸颊上因缺少睡眠而失去的光泽。她似乎听到了他的嘀咕声，或许在呼唤她？但她询问时，得到的答复是他在练习最后的竞选发言。她注意到他从来没有动过演讲写作组给他起草的一大堆稿子。“他们认为我不会赢。”他解释说，“时间会证明一切。”他也没有动过公文箱。

洗浴完毕，他又仔细修剪了指甲，悠闲得好像世界上所有时间都由他随意使用；此时广场周边的人群栏障已经全部到位并且相互连接上了。一些关键地点也放置了小数量的栏障，例如白厅大街，尤其是唐宁街入口处，以防万一，也有保护重地的警告之意。不到一周后，梅克皮斯的义勇军们也将会依法占据权力的走廊。

他从衣橱里选择了最喜爱的深蓝色西装和一件白色棉布衬衣，摆放在床上观察。他试过几条领带是否与西装搭配。他原想戴上莫蒂玛在爱丁堡城堡下面的一家工艺品摊位上给他买的那条，那是她最后一次访问艺术节的爱心表示，但它的图案是手工画的一朵小花，于是他改戴了当兵时他那个团的领带，随后就套上丝绸晨衣去吃早饭了。他情绪饱满，胃口很好，在鸡蛋煮熟前就把填字游戏完成了。

当天集会的组织工作遇到了两个问题。豪斯戈警队支队长是负责集会安保的警官，他不允许两辆从第一天开始就紧跟游行大军的移动烤肉车进入广场。梅克皮斯争辩说，它们是吉祥物，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是这场大战役的老兵，他们有权来到庆功会场。但是支队长坚持认为烤肉车周边会非常拥挤，有很大的潜在危险。在拥挤的人群中，车辆容易被挤翻，而在存有暴力的人群中，这类车辆可能会成为暴徒们攻击的武器、路障或者就是一团熊熊的篝火。警官坚持不让通行，不同意冒险。梅克皮斯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邀请两位烤肉车的老板兼司机马里奥斯和米凯利斯两人坐到他的演讲台上。这个小的演讲台搭建在纳尔逊海军上将纪念碑下面的铁狮子

之间。“下个星期，你们可以直接开到唐宁街去。”他开玩笑地说。这是他第一次允许自己暗示会在那里接待支持者。

第二个争议涉及他们的人数。豪斯戈支队长想把人数限制在一万五千人以内，但对这个问题梅克皮斯无法给予任何保证。他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参加。梅克皮斯没法控制游行人员，相反，正如他向支队长解释的那样，是游行人员控制着他。但是无论怎么讲，这个问题都不大，梅克皮斯用一种明显很讽刺的说法解释，通常警察对游行人数的清点都会比游行组织人员吹牛的数字低很多。警官考虑到低调谨慎可能更有助于升迁，决定模仿站在那里对一切视而不见的纳尔逊海军上将。他增加了两个治安小分队——22人组成的独立治安警察机动小组——以备应急。敬礼以后，他满意地离去了。

其他部门也都很忙。负责英格兰急救事业的是圣约翰救护机构，他们在广场东北角圣马丁教堂的地下室建立了临时急救站，这里实际上是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整个上午，电视记者们争先恐后讨价还价地占领了广场周边的屋顶和窗户，决心要占据最具优势的拍摄点，他们直接付给办公楼管理人员相当可观的现金“打扰费”。虽然集会人数只有一万五千人，这仍然是人们记忆中最大的竞选聚会。

对外面发生的一切，厄克特似乎完全忘记了。他舒适地坐在自己最喜欢的皮椅子上，依然裹着晨衣读着书。他首先阅读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直接浏览最后几页。他觉得那是一幕幕伟大的戏剧：愤怒，伤心，背叛。然后，阅读《尤利乌斯·恺撒》，他最爱看的戏。此时他想到的是另外一个伟大的谋杀。然而他不知道人们对他会不会比对待撒切尔首相更仁慈些。厄克特思考着，必须一刀结束伟大恺撒的痛苦，决定性的一击，不能犹豫。在死亡的挣扎中，寻求活着时周围嫉妒的小人们不肯授予他的赞美和欢呼。这就是伟大不朽的生命终结的方式。

梅克皮斯竞选游行的最后一程开始了。这么多天来，他们沿着从切斯特城到伦敦城被称为“沃灵顿大街”的古罗马大道一路走下来。今天，他们像古罗马军团那样大步进军，五六个人一排，密密麻麻的队伍长约两英里。随着时间推进，队伍越来越长。这支大军离首

都的中心越来越近。两支管乐队和一群苏格兰风笛手不知何时加入进来，给游行队伍增添了狂欢节的气氛。梅克皮斯和玛丽亚经过艾治瓦尔镇的印度寺庙前时，人们给他们戴上了花环，甚至把紧跟着的警察流动车也装饰成了彩车。穿着衬衣制服的警察满面笑容地向孩子们挥手，仿佛是在争先恐后地往伯明翰同事们依然流血的伤口上撒盐。兴奋欢庆的喧闹声越来越高，梅克皮斯几乎已经听不清整个早上都在陪着他的电台和报社记者们说的话了，但还有人急切地要来弥补音量的不足。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等待梅克皮斯的是五花八门的政治压力集团，涵盖了整个政治光谱。他们霸着媒体的麦克风不放，滔滔不绝地谈自己才是梅克皮斯的支持者。甚至前内阁部长安妮塔·伯克也在那里，申辩她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代表着非常多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原本就是她和她的党传统价值的核心部分。当被问及传统的涵义里面是否不包括目前党的核心时，她笑了。“或许不包括马上要过去的那位。”她承认了。

游行队伍拐进皮卡迪利大街时，他们路过了帕默斯顿子爵^①共三层楼的故居。他曾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一位伟大的外长，七十岁时成为英国年龄最大，也是最后一位死在任职位置上的首相。整条街都有一种那样的先兆，街道两侧装饰的旗帜纹丝不动地默默敬礼。专售高端作者书籍的哈查兹书店^②的橱窗里摆满了梅克皮斯几年前写的一本书，此书在几个小时前几乎脱销，梅克皮斯边走边顺便给几位购书者签名。司机们向他鸣笛致敬，公交车上的乘客招手致意，游客们忙着索取签名。争取和平的长途跋涉游行，已然变成胜利欢庆的活动。连梅克皮斯都很惊奇，尤其是走完伦敦以私家俱乐部著称的蓓尔美尔大街，进入中间挺立着高大纳尔逊海军上将击败法国联合舰队的胜利纪念碑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时，他感到周边巨大的建筑群，把广场围得像圆形露天竞技场一样。他曾有意在海德公园^③附

① 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英国政治家、首相（1855-1865），自由党创建人之一。

② 哈查兹书店：位于皮卡迪利广场，堪称英国最有年头的贵族书店。

③ 海德公园：伦敦最知名的公园，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地区。

近短暂停留，让步行的大军走到他前面去。看到人流，他知道人数足有一万五千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游行人员的洪流正在向更大的人海奔去，更多的人正在广场里等待他的到来。他的身影出现后，风笛声立刻响起，广场上爆发了激动的浪潮，挥手欢呼的人群和摇晃的彩旗标语波涛汹涌。兴奋的声浪涌起，人潮更加汹涌澎湃。欢呼声中的各种口音代表着全国各地的民众，甚至还有海外托管地来的人们。在纳尔逊勋爵的身下聚集了四万多人，直到不断涌来的人流只能向特拉法尔加广场周边外围扩散时，纳尔逊才注意到了他们的热情。像先知摩西劈开红海的浪潮开通了脚下的逃生之路那样，梅克皮斯走进人们为他闪开的一条通道，双手高举，在头顶上方紧紧地握住，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认可声。

即便是在唐宁街厚厚的防震玻璃窗后面，厄克特也不会误解这种吼声，那些在古罗马竞技场地窖里等待的手无寸铁只崇拜上帝的基督徒们也听到过这样的吼声。厄克特从不对基督精神存有幻想，除非不把他的肉奉献给狮子，不留骨头给老鼠们争抢。相信自己，像恺撒大帝一样死去，而不是如同罪人一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呀。梅克皮斯登上了演讲台，又传来了一阵欢呼的震动。恰恰就在此时，厄克特把书籍放到了一边，开始打扮。他忘了戴袖扣，于是挑选了一对他父亲戴过的刻有家族字母组合的九克拉黄金袖扣。他站在穿衣镜前，用求婚者的苛刻态度检查着自己的外表。他咨询了莫蒂玛的意见。除了那条领带，剩下的她都满意。

“但是你下午要干什么去，弗朗西斯，竟然穿戴这么整齐？”

“噢，我打算去汤姆·梅克皮斯的小聚会上发言。”

* * *

厄克特对着镜子调整着领带，一只耳朵听着收音机里梅克皮斯刚开始的演讲，另一只耳朵对首相府特勤科长科德的说话置若罔闻。“朋友们、兄弟们。非常抱歉——姐妹们！”他刚听到梅克皮斯的这些呼喊，科德的声音就把其他的声音压倒了。

“您不能这么做！”这个特勤警官申明道，几乎要叫喊起来。

“你不能阻止我，我亲爱的科德。”厄克特非常平静地回答道。

“没有预先采取安保措施。”

“人们的意外惊奇就是我们的安保措施。没有人会预料到我会去。”

“首相，外面那里有成千上万反对你的人。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就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让你知道他们有多么不喜欢你。你还想置身于他们中间？”

“就是要置身于他们中间。完全准确。”

“不行！”科德的猛烈反对是真心的。“这简直是疯了。”

“科德，这是历史。”

“首相，我可以以老朋友的身份说话吗？”

厄克特转过身来看看他。“对我而言，科德，你永远都是。”

“最近你一直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个可能……”——很尴尬的停顿——“影响了你的判断力？”

“说得很委婉，谢谢你。”他把双手放在对方的肩膀上，让他能够放下心来。“但老朋友，你说巨大压力影响判断力，其实正相反，我的判断更加清晰了。你是看到了被吊死的前景吗？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宣布你不会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上司今后会让我去干交警贴罚款单的活儿去的。你是知道这个后果的，是吧？”

“那样的话，你将是这个领域里第一位有骑士爵位的人。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辞职表，科德。我是个苏格兰人，不是很大方的，但是你应该知道你在我的荣誉名单上。”

科德眨了眨眼，认为这跟他要说的事是两码事，摇摇头又回到了刚才说的事上。“我必须阻止你去。”

“科德，你不能。”

“厄克特夫人，”他换了个方式寻求援助，“你要拦住他吗？”

像厄克特一样，莫蒂玛一直在穿衣镜前审视她的外装，刷掉想象中的衣服褶子。“我也不可能阻挡他，科德。”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要跟他一起去。”

“天啊，你也去？”厄克特惊叫起来，不信地问道。

她绕到他面前，关心并温柔地抱住他，紧紧地注视他的眼睛。“是的，弗朗西斯，我也去。我已经跟你走到了今天，如果你不介意，我要跟你再多走几步。即使你介意，我也要去的。”

他开始激动了，想找些话来反驳，但是她把手指放在他的嘴唇上，让它安静。

“不就是在那条路上随便散散步，”她用耳语说，“我不会阻碍你回来的。”

第四十九章

一个人在西敏寺国会可以死上一千次，而在战场上，只能死一次。

他牵着莫蒂玛的手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的台阶上。头顶上是夏日的天空，飘浮着淡淡的云朵，那云朵跟高射炮射击后留下的痕迹很像，而他身后是正在对着随身对讲机大吼的特勤科长科德。厄克特转过身厉声斥责了他。

“不用，科德！不需要大批警队。我不想躲在人墙后面，没有理由与民众对立。我不需要保护。”

语调是如此严厉，不容任何争议。科德朝对讲机小声说了两句后，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首相，作为您家人的朋友，我能陪着您吗？”

厄克特笑了。“以这样的方式，你永远都会受欢迎。”

他们顺路而行。当他们来到高大的钢制栏杆的尽头时，遇到了两个警察，一个站在岗棚外，身穿制服，他对厄克特举手敬礼，另一个对着电话机急促而激动地讲话。但为时已晚，大门已经打开，他们走进了白厅大街。

大批民众还在想方设法挤进广场，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逐渐堵塞了道路。警察支队长动用了他的备用小分队，而且可能会需要更多支援。厄克特夫妇一出现在白厅大街上，立刻就被人认出来了。

“F.U.也来了！F.U.也来了！”一个年轻人唱喊起来，他伸着脖子，像某个干洗店的电视广告里那位上半身被吊起来的男士一样一脸惊讶，莫蒂玛则回头用尖刻而带有斥责的女性眼光瞪了他一

眼。他的鲁莽劲儿一下子没了，嗓音颤抖着低了下来，就像汽车发动机风扇的皮带滑掉了一样。没人理睬他的叫喊，本次集会反对的大人物出现了，人群小小骚动起来，平时都是在电视里看到他，被象征权力的标志紧紧地围着。而今天从外表来看，他只不过是跟妻子享受周末阳光下的散步。对那些打招呼的人，厄克特夫妇点头致谢，而谩骂者则接受了莫蒂玛最恐怖的瞪视。他们沿着约五百米长的白厅大街向广场走去，路过了皇家骑兵团那些骑在马上岗哨；此时人群里发出一种意外兴奋的震颤声，而不是排斥声，这种声音像一道弧形波纹一样冲在人群前面，预告着他们的到来。他们来到广场上拥挤人群的边缘时，震颤的波纹变成了冲击波，在前面密密麻麻的人体构成的海洋中冲开了一条通道。厄克特来啦！厄克特来啦！很多人，尤其是那些看不清正在纳尔逊纪念碑那边讲话的梅克皮斯的人，现在转身反而能看到他们要反对的人物了。

厄克特的时机是上天赐予的——或者说，正好在适合瘟疫爆发的时刻，取决于每个人怎么看。梅克皮斯的演讲进行到结束语部分时，他发现相当大一部分听众明显地失去了兴趣。他跟着人海中那片掉转头的人群看去，一股强势的逆流冲来，把人们的目光都给吸引了。玛丽亚也被人们的兴趣所吸引，走到演讲台的边缘，想看清骚动的根源；她脸上猛然出现了惊慌和迷惑的表情，梅克皮斯讲话的语气因此变弱了，整个会场的注意力立刻发生了巨大改变。

支队长豪斯戈很快会见到他们。看到厄克特身影的第一时间，他立刻通知了苏格兰场^①的情报部；他毫不客气地用最下流的脏话朝着对讲机诅咒。随后他传唤安保战术分队，这些都是经过特殊培训的警察，此刻他们坐在斯普林花园街的几辆大巴里待命，这是他专门预留的警力。但他觉得不够，他真希望能再有一百多个这样的警察。

“我不允许你们继续前行了，首相。”

“你阻止不了我，支队长。”

“但我没有足够的人员，在人群里为你开出一条路。”

^① 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代称。

“我不想要暴力。”厄克特严厉地回答。然后，以更温和的语气说：“请让你的人都退到一边去。”

警官豪斯戈困惑不解，但还是服从了。

厄克特横穿过马路来到人群中，面对一片望着他的人群，他紧紧拉住了莫蒂玛的手。从这一刻起，他明白一切失去了控制，他成了自己一直在从事的伟大的政治游戏里的另一名小卒子。这些直直地盯着他的面孔冷漠里又带着惊愕。他点点头，笑着又朝前面走了两步。

英国人愤世嫉俗，总是愿意相信人类的软弱，愿意每天在媒体的巧妙引导下共同用怀疑的态度看待一切问题。然而一旦实际接触，他们外在的礼貌甚至达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把他们的真实感情藏在一块木制的屏风后面，就像他们要求把庸俗的《世界新闻报》送来的时候，一定要裹在高雅的《周日电讯报》里面那样。如果希特勒不是让英国首相张伯伦去贝希特斯加登跟他会面，而是自己飞到伦敦来，整个英国都会排起队来与他握手。英国人处理这种面对面的交往，真的很笨拙。

厄克特和莫蒂玛面前的人群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厄克特先后退一点，腾出地方让他们过来。很多人甚至不由自主地对他们笑了。就这样，厄克特夫妇慢慢地手挽着手，像进入了舞厅一样，退退进进地向着演讲台的方向挪动。

台下发生的事，对梅克皮斯的冲击力是灾难性的。他知道他失去了人群的注意力，现在他看到人群就像在皇帝面前的嫔妃一样把头扭开了。梅克皮斯对此半开玩笑地在麦克风里说，他没有预料到会有增援部队抵达，然后他也走到主席台边上查看骚动的原因。他看到了厄克特和他的夫人，还有科德，他跟在后面稍远一点，他们已到了讲坛边上，开始上台阶了。

“汤姆，下午好。”厄克特招呼道。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原谅我，我没有扰乱你的意思。而是该做的都已做了，你赢了。我对争斗已经厌倦，汤姆。”

“承蒙您这么说。”他怀疑地问，“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或许是在失败中挽救一点自尊和尊敬吧。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你的演讲，开始时你谈到你是在悲痛中做的这一切，而不是在愤怒中做的。以同样的精神，我来这里是为了表达我安抚的希望，如果不是为了你我，那么至少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但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爱我的国家，因为我领导这个国家这么长的时间，我不希望我的职业生涯在憔悴的痛苦和愤怒中结束。我犯了错误，对你非常不公平。我希望有机会公开道歉。”

“什么——这里？现在？”

“请你允许。”

“绝不！”玛丽亚拦住了。“你不能这样，让他把你的集会绑架了。”

“我只希望道歉。”

“那么到《泰晤士报》上发广告去。”

“玛丽亚，玛丽亚。”梅克皮斯温和地责备她说，“这是我们的集会，都是我们的支持者，不是他的。我一直批评说弗朗西斯·厄克特治理下的英国缺少言论自由和激情，难道汤姆·梅克皮斯治理下的英国也要以同样丑陋的方式开始吗？除了他的公开道歉，我会丢失什么呢？这样说吧，”他改成诙谐的话语，尽量缓和她的抗议，“如果我让他离开，他可能会遭遇私刑的。”

“那我可以讲了吗？”厄克特问道。

梅克皮斯转身对着麦克风说：“好像厄克特先生对我们的集会感受很深，他特地亲自前来向我们致歉。”

人们从刚才面对面拘谨的气氛中释放出来，立刻爆发了真实的感情，讥讽的口哨声和嘲骂声响成一片。

“不要这样。”梅克皮斯的一只手在摇晃。“不能像某个人，我们有原谅和宽容之心。让我们先听听他说什么，然后再谴责他。”

梅克皮斯让出麦克风时，周边的喊声依然没有平静。

“我才不在乎他是否遭受死刑。”玛丽亚抱怨着，“我宁愿看

着他被打死。”

她真是比梅克皮斯更适合当领袖啊，厄克特心里想，但没有说话，替她惋惜，她若是选择了一个更好的床上伙伴该有多好呀。他朝前走去，莫蒂玛陪在他身边。嘲讽的喊声逐渐增强，整个广场上谴责的声浪此起彼伏，越来越猛烈。面前高举的胳膊和仰起的脸汇成的海洋变得暴躁起来，像愤怒的浪潮爆发一样冲向高大纪念碑的底部，带着一股要把他吞下去的气势。

突然，厄克特的双手在空中挥舞起来。“挺进者们！为了和平挺进的人们，我向你们致敬！”

此时他好像往烈火上盖上了一个毯子。瞬间，一切平息了。

“我们把人们的错误刻在他们的墓碑上，把他们的成果与骨头一起埋葬。如果那就是我的命运，那么我认了。”

即使还有三三两两继续抗议的人，此时也被其他人“嘘”得安静了下来。这不是他们期待的他应该说的话。

“这是一个庆祝和平的集会，而我很感激你们的领袖汤姆·梅克皮斯允许我站在这里对你们讲话。我也是以和平的精神，还有和解的精神来到这里的。因为竞选活动结束后，就该是接受人民裁决的时候，无论个人有多么伤痛，都要包扎好伤口，要向前走，要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今天对这个国家的希望，与我第一次担任你们的首相时的希望没有什么不同。我不否认我还希望能继续留在唐宁街当首相，如果这样做显得我很自私的话，那么我接受这个指责。如果有欲望是一个罪过，那么我认罪。

“我一直对我的首相职位有强烈的欲望，因为在一个政治家的生命中，没有比领导这个国家、领导你们和它的人民更有使命感和荣誉感了。你们非常仁慈地赋予了我超过十年这种荣誉，如果你们选择了不再给我这个荣誉，那么我没有任何抱怨，当然也不会抱怨汤姆·梅克皮斯，因为他是一个正派的人。

“我对人民的福祉也有很大的欲望，因为一个国家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变得伟大。如果他们今天的幸福感和富裕程度已经达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水平，那么我一点都不会在乎这个功劳归于谁。对

于一个领导人来说，看到这些梦想的实现就已经足够了，而如果其他人要把这繁荣归功于欧洲的影响，归功于统计的委婉术语，或者归功于经济上的偶然，那么，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怨言。”

人群里有人发出了喊声。

“绝不抱怨！甚至不抱怨汤姆·梅克皮斯。因为他曾经是我政府的一员，为此工作了很多年。他是一个正派的人。”厄克特继续说道。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对我们的国家一直抱有欲望，希望将它恢复到世界列强的行列中去，一个大英国。不应简单地成为那些无名国家中的又一个无名鼠辈，而是要建立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抬头挺胸自豪地说‘我是英国人’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因说出这句话而受到尊重的国家，在欧洲尤其要实现这一点。我不是要反对欧洲。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有人说我会是最后一个欧洲人，而是因为我是第一个英国人。这一直是我的欲望，如果我的这种欲望与你们的看法不一致，正如汤姆·梅克皮斯不同意我的观点一样，那么我没有抱怨。

“今天早些时候，汤姆·梅克皮斯说我欠你们一个道歉，我听到了他的话，一个正直的人的话，听得很认真。如果你们以及其他正直的男人和女人都认为我欠了这个道歉，那么要多少我就给多少。正如我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把我的心和生命都慷慨地奉献给了你们一样。”

他的声音似乎到了感情崩溃的边缘，此时整个广场鸦雀无声。玛丽亚用严厉的责备眼神瞪着梅克皮斯；他也一脸铁青地盯着他的鞋。厄克特看起来正在人群中搜索，仿佛要看到每个人和所有的人，或者在找某人。在高处和路面上，媒体评论员们正很快地尝试改写他们的解说词。

“但是让我说一下，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不是因为英国而是因为塞浦路斯。那是一个我非常熟悉、热爱的岛屿。你们很多人，不仅不会同意我过去在塞浦路斯做的事，也不会同意我为它做的进一步努力。指责我说我制造了对立和流血，但那不是我要做的。

我的抱负，正如你们所知，是给这个岛带来和平，终止流血，让社区和解。我失败了，但是，这只是在那个不快乐的地方上千年以来无数次尝试失败中的一次。而面对可能再失败的前景并没有阻止我继续尝试。是的，倘若你愿意那样理解，和平就是我的欲望，为什么不呢？如果我因此丢掉了职务，那么热爱和平的普通塞浦路斯人不是要遭受更大损失吗？”

就在这时，厄克特看到了那个人在人群中向前移动，驼着背一瘸一拐地动着，他脸部的表情几乎都藏在贝雷帽下面。他越来越近了。

“有人不愿意看到塞浦路斯实现和平。那些恶人，喜欢暴力的人。他们不懂和平，不愿意生活中有和平，宁愿一直徘徊在过去的死亡和失踪的坟墓里，而不是期盼新的生活；当我们这些人寻求和解时，他们却竭力寻找着塞浦路斯与我们国家之间的分歧。”

他对梅克皮斯发出了猛烈的攻击，然而吃惊的是，人群中几乎没有反对的喊声。“要归还骨头，要归还基地。”一个离演讲台很近的抗议者挥舞着标语牌，高喊起来。

“不对，不要误解我。我不是来反驳汤姆·梅克皮斯的观点的，无论那些观点多么正派，我来此地是要表明还有一个，一个真正的解决方式。如果在英国和塞浦路斯利益方面有分歧，那我不会因为说过我是英国人、是英国领导人而道歉。这是我唯一不会道歉的地方。我很自豪地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或许是我太爱这个国家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直就是个错误——一个悲惨的错误。而且悲惨地令我为此付出了代价的错误。”

玛丽亚非常激动地小声向梅克皮斯喊叫，用头朝麦克风方向示意，但是梅克皮斯摇了摇头，把一只手放在她身上，要她克制。已经太晚了。这个时刻已经属于厄克特夫妇了。

仿佛是为了强调这一点，莫蒂玛紧紧地站到了丈夫的肩后，任何人想要抢走话筒，必须先要把她拖走才行。

老帕索利兹蹒跚地挤到了人群的最前面。他扶靠着拐棍恰好站在演讲台正前方，离厄克特站的地方不到十二英尺（3.66米）。他抬起头，露出了贝雷帽下因痛苦而变形的表情，就像一只落入陷阱

里的猛兽，刚刚自己咬断一条腿正要逃跑时却发现猎人就在身旁那样。他觉得厄克特举起了大棒，将会劈头盖脑雨点般砸在他那毫无保护的头颅上。

“有些人总是不会忘记，也不可能忘记。那是一些邪恶的人，他们沉溺于回忆和令人无法相信的自私自利之中，他们宁可牺牲整个社区，就为了个人的家族世仇。”他紧紧地盯着老帕索利兹。“那才是邪恶的欲望。不是为了和平的欲望而战斗，而是为了复仇而战斗。无论是过去的战斗还是任何复仇的战斗，那些病态的脑袋总是拒绝忘记。”

老帕索利兹的嘴从来没有这么激动地抖动过，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厄克特用心地琢磨着他，如同一个演员正在舞台上进行一生中最精彩的表演那样，努力地感受观众，激起他们的情感，让他们感觉到淋漓尽致的折磨。他把全部精神都投入到了演技发挥中，此刻的厄克特已经不再关心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事了。

“除了莫蒂玛，我没有家庭成员了。”他转过身来看着她，那是个绝对信任和感激的表情。“我没有孩子，没有兄弟姐妹。汤姆·梅克皮斯今天宣称你们都是兄弟姐妹……”他的声音里出现了一种茫然，他让这声音飘在整个广场上空。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没有人再急于呼唤梅克皮斯的名字了。厄克特掌控了他们，改变了他们。这场剧快谢幕了。

他朝着老帕索利兹笑了，一种带着英国人傲慢气息的冷笑。老帕索利兹在那张照片里看到过同样的冷笑——年轻的中尉厄克特在塞浦路斯拍照时的冷笑。现在他又在嘲笑、蔑视，向他喷射着带有吐沫的字眼。老头的手伸向了腰带，而厄克特的视线也从没有离开过他。

“或许梅克皮斯有资格那样宣称。但如果他宣称活着的人是兄弟姐妹，那么让我称呼那些逝去的人也是兄弟姐妹吧。”

老帕索利兹似乎要哭了，下巴抖动着。厄克特要称呼这些死者为兄弟，乔治，还有尤里皮兹，而这个人他自己就是魔鬼……

“那些像我一样有过美好梦想的孩子和兄弟姐妹们，在塞浦路

斯过去的年代里失去了生命，他们为和平做出了牺牲，这个和平也一直是追求的……”

他突然停住了，感到气不够用，某种东西堵在胸口。他低下头，看了一块深色的斑迹在干净的衬衣上变大。此时，第二块斑迹又出现了，他觉得膝盖发软，但还没有倒下。他的身子好像不听使唤了，但他还是转向了莫蒂玛，看到了她眼中的表情，朝她伸出手，要去抱住她，保护她；他的背上又挨了重重一击，把他推向了她的怀抱。当他身边响起了“砰砰”两声时，他已倒在了木地板上。视线已经模糊不清，但他还是看到科德站在前边，手中的枪对着人群。他看到莫蒂玛强忍着痛苦弯下腰来。他的眼睛里又出现了某种非常亮的东西。那是太阳吗？还是燃烧的树？它越来越亮了。

“莫蒂玛？莫蒂玛！你在哪儿？”

她就在身边，但是他的眼睛散光了；她抓住他的手，但他不再有了感觉了。没有了痛苦，或许，这是一种心机用尽，回光返照的感觉。兴奋，胜利，直至游戏结束时，他骗过了所有人。生命终结时，他欺骗了他们。他欺骗了除莫蒂玛外所有的人。

他的嘴唇动了动，她吻着他，不顾一切地紧紧抱住他，也不顾从他身上流出的血和周围人对她的呼唤。

他笑了，他的眼睛再一次可以看见她了。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都毁灭了。”

她再一次吻着他，吻了很久很久，直到科德弯腰把她与尸体分开。

尾 声

整个国家屏住呼吸。人们看了一遍又一遍电视转播弗朗西斯·厄克特的场面，他受到致命伤时，还转身保护性地扑向莫蒂玛。真是高尚的举止。媒体甚至称赞道，死得伟大。

对伊凡杰洛斯·帕索利兹来说却不是这样。他甚至死在了厄克特的前面，是被科德的子弹击毙的。从此，他谋杀首相的动机不会再有人知道，小报把此事称为“英国的肯尼迪遇刺案”，但公众却知道该责怪谁。那就是托马斯·梅克皮斯。他最亲密的助手，几乎立刻就被披露了，与他有通奸关系的情人就是那个凶手老头的女儿。尽管大选日之前的很长时间内，选民心里已经把当时的情况作为不利梅克皮斯的证据了，但阴谋犯罪指控方却无法在法庭拿出证据来。

从周一开始一直到投票日，厄克特的遗体以国家礼仪的形式安放在西敏寺国会大厅里，公众可以排队观瞻遗容。投票日那天，他们又排队用数字回报了他重新团结起来的党，创下了现代选举史上史无前例的纪录。

他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厄克特的遗愿发展。杰弗里·布扎·皮特选区的党主席收到骑士爵位被撤销的信后，因心脏病发作，死在家里厨房的地板上了，不能再谴责杰弗里了；而杰弗里声称下议院特权委员会和《世界新闻报》收到的信是伪造的。的确，他写辞职书时手指颤抖，所以这种说法也是有说服力的。再说，总编辑觉得，让一个刚成为寡妇的悲伤女人荣誉扫地也无利可图。所以，杰弗里逃脱一劫——至少是目前——从而进入了新的政府。

新的政府现在在麦克斯威尔·斯坦布鲁克的领导之下，他的犹太人背景和不清楚的父母背景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对他竞选首相没有造成直接伤害。党认为这不影响他的能力。他任命柯蕾尔担任了一个部长。

伯爵夫人莫蒂玛花了两年时间才建立了厄克特图书馆，它建在泰晤士河边政府捐助的一块地上。很多年以后，塞浦路斯的和平谈判才又真正地开始了。过了更长的时间之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们试图将人们对弗朗西斯·厄克特的过度感激的回忆驱逐出去。

他们没有成功。

译者的话

厄克特最后一赌，赌赢了他的人生。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天天都在做最后一赌。既然是赌，除了经验、实力和知识，就得看运气了。

英国国会议员出身的作家 Michael Dobbs 以英国政界为背景写下了因揭露政治阴暗面而闻名于世的三部曲：《纸牌屋》《玩转国王》和《最后一击》。这三本书被 BBC 改编成了电视剧。若干年后，美国人买去了电视剧版权，创作了美国版《纸牌屋》，但美国不是这套小说的诞生地，我想说的是，他们没有这种文化的根基。

何雨珈女士翻译的《纸牌屋》一出版，我就幸运地获得了拜读的机会，更加幸运地是获得了翻译《最后一击》的机会，最为幸运的是，书里描写的东西大都是与我过去二十八年生活有关的，尤其是语言和历史事件，但是这些恰恰没有成为我的优势，它们令我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就像“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厄克特的遗愿发展的”的那样，把时间给耽误了，部分影响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计划。但我依然幸运，林苑中先生和苏辛女士不仅宽宏地谅解了我，而且给予了我很多帮助，让我觉得欠了他们很多很多。在此，向我的“幸运之星”们深深致谢。

此书在语言理解上没有太多的问题，因为我还有一位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朋友 George Cooke，他会经常帮我理解文中出现的一些粗俗的口语和习语。他不仅是英国萨里翻译局的总裁（Surrey Translation Bureau），而且曾经与原书作者有过书信交往。遗憾的是，出版时间已非常紧迫，而语言翻译的修改雕琢是永无止境的，

而且，就像梅克皮斯天生就不是领袖那样，我也不是做文学翻译家的料，所以译出的文字粗俗简陋，恐误后人，唯希望大家能够“得意忘形”，多多体味故事的精义吧。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太太，她不仅是我的第一读者，而且是保证了我一日三餐的大厨，否则即使到了我有机会像厄克特那样说出最后一句话“都毁灭了”的时候，这本书也还是译不出来的。

幸村

2015年于伦敦 Twickenham



纸牌屋

HOUSE of CARDS

继击败前任首相、战胜英国国王之后，弗朗西斯·厄克特的声望抵达巅峰，即将成为英国历史上连任时间最长的首相。而随着年纪增大，政府内外国期望他退休的呼声越来越高，几股势力开始围绕“扳倒厄克特”布局，外交大臣梅克皮斯更直接产生了重大威胁。

一直以武装方式求取独立的英国殖民地塞浦路斯，在政客操纵下，准备与长期有边境争端的希腊签署和平协议。厄克特欲促成此事，为自己增添国际性政绩，却不料此事竟极有可能揭穿他人生中最大的丑闻。

各方势力、各种线索如怒潮澎湃拧股绞杀，处于浪潮之尖的厄克特不但职位难保，更有可能遗臭万年。而他想要的，不只是权力，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野心。

怎么办？



Letv 乐视网



Baidu 百科

儒意欣欣
RUYIXINXIN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畅销

ISBN 978-7-5500-1400-8



9 787550 014008 >

定价：39.80元